道教五派丹法精选

王沐选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第四集

样本库

道教五派丹法精选（第四集）

［元］丘处机等著

王沐选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医药图书

1190245

道教五派丹法精选
第四集
[元] 丘处机等著
王　沐选编
*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静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8.125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
印数：0001—2500
ISBN　7-80013-258-7/R·255
定价：9.40元

第四集目录

大丹直指

大丹直指卷上……一

大丹直指卷下……二四

玉溪子丹经指要

玉溪子丹经指要卷上……二九

玉溪子丹经指要卷中……五七

玉溪子丹经指要卷下……七三

仙佛合宗语录

吉王朱太和十九问……九二

伍太十九问……一一〇

听心斋客问

听心斋客问……五二三

席上腐谈

席上腐谈卷之上……五三六

席上腐谈卷之下……五五二

终止……五六九

重印说明

中国道教的养生历史源远流长，其养生的古籍浩如烟海，这对今天探索人体生命科学的人们，无疑是一笔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如何在卷帙浩繁的宝藏中发掘精萃代表著作，为人类的健身事业服务，是当前人们关心的重要问题。

为此，我们特请中国道教协会理事、中华气功协会文献委员会顾问、著名道教丹法专家王沐先生，从众多的养生书籍中，精选道教五大派系正宗的丹功功法献给读者。

道教的丹功源于道家，它是总结中国三千多年养生术而发展成的最高成果。自魏伯阳著「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开始，丹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因古人择徒慎重，使前一时期的著作隐晦难懂。到唐朝以后，在著作中才初露端倪，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功法。与此同时，道教也逐步形成了五大派别。

《道教五派丹法精选》正是从这一时期著作中，精选出五大派别代表人物的经典著作予以重印。每派著作前，有王沐先生序言，对各派的源流、著者生平及丹法要点均有简述。所选著作，浅显实用，兼顾理论，通俗易懂，不仅对初学者是一部入门的参考书，而且对有一定练功基础的人，也有指点捷径，去伪存真的益处。

王沐先生青年时拜师，深得道教正宗丹法真传。五十年来博览群籍，精研功理，练功不辍，尤对道教正宗丹功有精深造诣，虽年逾八十，仍神采奕奕，健如青年。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将《道教五派丹法精选》分五集选编重印，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由于时间仓促，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本书所据版本为上海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本等。

R247.5/31

中国科学院科学文献服务部

一九八九年十月

序

道教丹功自南宋以来，分衍为南、北二宗，其后又有综合二宗之中派，以及明、清间之东派、西派。前三集已将中、南、东、西四派功法作了介绍，本集主要选辑北派功法著作，以供参考。

内丹学说，宗承《道德》、《阴符》，效法自然之道，兼综《易》学。如丘处机《大丹直指》谓人与天地禀受一同，未生之前，在胎中混混沌沌，为先天之气；出胎后，脐内一寸三分所藏元阳真气不曾相亲，逐时耗散，以至病夭。并指出「金丹之秘在乎一性一命而已。性者天也，常潜于顶；命者地也，常潜于脐。顶者性根也，脐者命蒂也」。（卷下）心中藏正阳之精名汞、木、龙，脐中藏元阴真气名铅、金、虎。「先使水火二气上下相交，升降相结，用意勾引，脱出真精气，混合于中宫，使气周流于一身，气满神旺，结成大丹。非特长生益寿，若功行兼修，可跻圣位」。（卷上）书中还用图、诀、诀义等予以说明，并依修炼节次，分功法为小、中、大三成。谓非炼就金液还丹不能延年，非太阳炼形不能脱胎换骨，非三田既济不能长生。亦可下周天火候足后，直接修炼神入顶，按此道行之，百日丹结，三百日丹药成，三年胎仙就，「自然阳神从顶门出入，来去无碍」。

又李简易纂集《玉溪子丹经指要》云：「内丹之道，先以乾坤为鼎器，次以坎离

为药物，余六十卦为火候，有采取烹炼之节，有温养沐浴之宜，夺造化之神功，体天地之作用。」（卷中）其中假土宰、丹元之口，阐发内炼之机，对内丹之秘理，叙述颇详。自言其丹法得一至人，顿悟七返九还之旨，开玉重阳《金关玉锁集》，而为《悟真篇指要》、《长生不视》之书及《辩惑论》。或问法语，尤虑法象未尽，又述《羲皇作用》，以明符火进退。可谓泄「天机」矣。

本集收录上两书，于北宗丹法之理，以大略俱备，学者当互为参详。《仙佛合宗语录》为明伍守阳答弟子问，由伍守虚集注而成。伍守阳（公元一五五二—一六四〇）号冲虚子，江西南昌人。幼孤贫力学，精于性理，通晓佛家三昧真谛。后师事全真龙门派高道曹还阳、李涊丸、王常月，苦志修持，精求实证。其学本属北宗清修一派，后经清柳华阳阐演，且在修持炼养上有较大区别，后世学者又多效仿，门庭极广，故世人又有伍柳之称。与北宗丹法相比，该派较为繁锁，且以修气脉与小周天功夫为主，参揉佛理及禅定工夫。但说理浅显，指点详明，玄机奥语，率皆直指。「斯录阐发仙宗，而以佛宗为印证，故名合宗，无非使天下后世知性命双修为要也。向有《天仙正理直论》九章，敷陈仙理，次第详明。复述《仙佛合宗》九章，以阐《直论》未宣之秘法」。是书涉及面极为广泛，对内炼之药物、水源、采炼、火候、沐浴、鼎炉、炼精、炼气、炼神、还虚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论及，并且还涉及到外丹与服食诸方面的知识。书中诸说，可谓博采百家之精英，融为浑然之一体。因为语录体裁，文冗见繁，驳杂琐碎，未能贯通。然喜读书者，正不妨去芜存菁，或可能有更精进者，此为编辑之希望。该书收入《道藏辑要》毕集，未有单本行世，鲜为人知。

本集将《仙佛合宗语录》重加整理。原《伍柳仙踪》一书中第二十四页有「太和十九问」，实际各书中只有十问，亦未加注。《道藏辑要》毕集则收伍冲虚自注，其次是太初五问关于火候问题，再次则为李羲人七问关于大小周天及「化」的意义，包括如何化法，何谓三遇等。此外还有关于鼓琴招凤、敲竹唤龟的解释。以下又有或问十三条，为杂问，均有伍冲虚及其弟守虚之注解，是可补正《仙佛合宗》之散失。

关于伍守虚生卒年月，道教辞典载生于明隆庆年，羽化于崇祯十五年，此说不确。我有一康熙年刊本，在伍冲虚传纪中有「怀宗之季，守阳偕弟道入山中，留书于世，莫知所终」。但北京白云观记载中言其赴山西，拜王常月为师，后在北京白云观为律师，传戒授徒。与吉王往还已久，不能不有以自隐也。

修持炼养之术，法则多门。明万尚父著《听心斋客问》谓修行有三要，即炼精、调息、养心。云：「精能炼则基立，而息可调；息能调则念住，而心可养；心能养则神清，而道可居」。其旨在「虚静无为」，不必安炉立鼎，采药物，看火候，重在「静」字上做工夫。若能「心归虚静，身入无为，动静两忘，到这地位，三宫自然升降，百脉自然流通，精自化气，气自化神，神自还虚」。指出在行功过程中，「凡所有象，皆是虚妄，乃自己识神所化」。应「心若不动，见如不见，自然消灭，无境可

魔也」。所以炼功者切莫信幻景以为真，执著追求。

本集收录诸书，主要以北宗清修一派丹法为本旨，融静功为一体。陈撄宁先生对静功至为推崇，曾著《静功疗养法》和《静功总说》，指出静功，重在「静」而不在「气」，静功有利无弊，而气功有利有弊，且适应面狭隘。另有宋瑜琰《席上腐谈》，代表明末丹经风格，语言通俗，能指出要点，所以也将其一并收入，亦可代表明末北派功法。

王　沐

一九八九年十月

大丹直指卷上

稱六

大丹直指卷下

稱七

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稱八

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中

稱九

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下

稱十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上海涵芬樓影印

大丹直指卷上 并序

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丘處機述

仙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體天法象則而行之可也天地本太空一氣靜極則動變而為二輕清向上為陽為天重濁向下為陰為地既分而為二亦不能靜因天氣先動降下以合地氣至極復升地氣本不升因天氣混合引帶而上至極復降上下相須不已化生萬物天化日月星辰地化河海山嶽次第而萬物生蓋萬物得陰陽升降之氣方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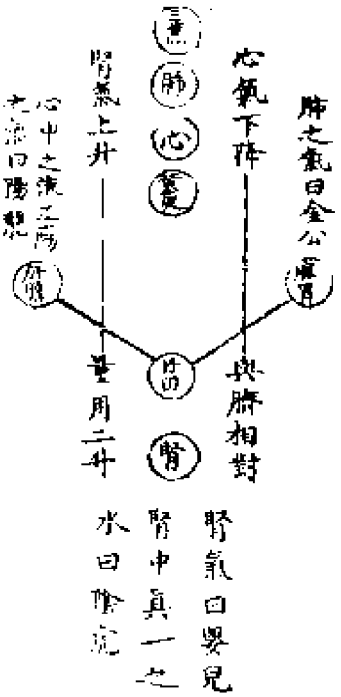
得日月精華錬煞方實日月運行周迴自有運路不得中氣斡旋不轉蓋中氣屬北斗所居斗柄破軍（即中天大星非北方也）對指天罡逐時轉移日月星辰隨指自運斗經云天罡所指晝夜常輪是也天地分降日月運行不失其時（節六）萬物化生無有窮已蓋人與天地稟受一同始因父母二氣交感混合成珠內藏一點元陽眞氣外包精血與母命帶相連母受胎之後自覺有物一呼一吸皆到彼處與所受胎元之氣相通先生兩腎其餘臟腑次第相生

至十月胎圓氣足未生之前在母腹中雙手掩其面九竅未通受母氣滋養混混沌沌純一不雜是為先天之氣纔至氣滿神具精足臍內不納母之氣血與母命蒂相離神氣向上頭轉向下降生一出母腹雙手自開真氣散於九竅呼吸從口鼻出入是為後天也臍內一寸三分所存元陽真氣更不曾相親迷忘本來面目逐時耗散以致病夭憂愁思慮喜怒哀樂但臍在人身之中名曰中宮命府混沌神室黃庭丹田神氣穴歸根竅復命關鴻

濛竅百會穴生門太乙神爐本來面目異名甚多此處包藏精髓貫通百脉滋養一身淨躲躲赤洒洒無可把蓋常人不能覩者被七情六慾所牽迷忘本來去處呼吸之氣止到氣海往來（氣海在上脘六寸臍下一寸三分所存元陽真氣名曰命府也）既不曾得到中宮命府與元氣真氣相接全木相間隔如何得龍虎交媾化生純粹又不知運動之機（陰符云天發殺機是也）如何是氣液流轉以鍊神形蓋心屬火中藏正陽之精名曰汞木龍腎屬水中藏元陽真氣名曰鉛金虎先使水火二氣上下相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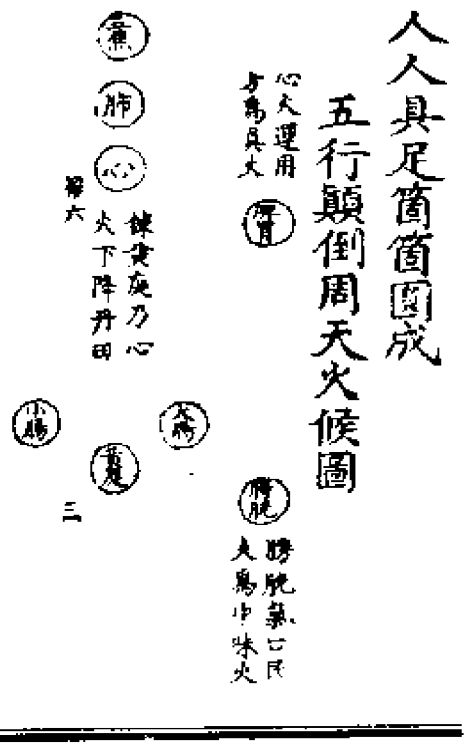
升降相接用意勾引脫出眞精眞氣混合於中宮用神火烹鍊使氣周流於一身氣滿神壯結成大丹非特長生益壽若功行兼修可躋聖位謹謹詳述于後

五行顚倒龍虎交媾圖



人人具足箇箇圓成

五行顚倒周天火候圖



天地升降日月往來一闔一闢進退存亡易曰知進退存亡其惟聖人乎

三田返復肘後飛金精圖

悅悅惚惚其中有物窅窅冥冥其中有精清者濁之源漸入真道

三田返復金液還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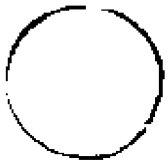
五炁朝元太陽鍊形圖

丹就五炁自朝元鍊形換骨
神水交合三田既濟圖

門觀起火鍊神合道圖
四向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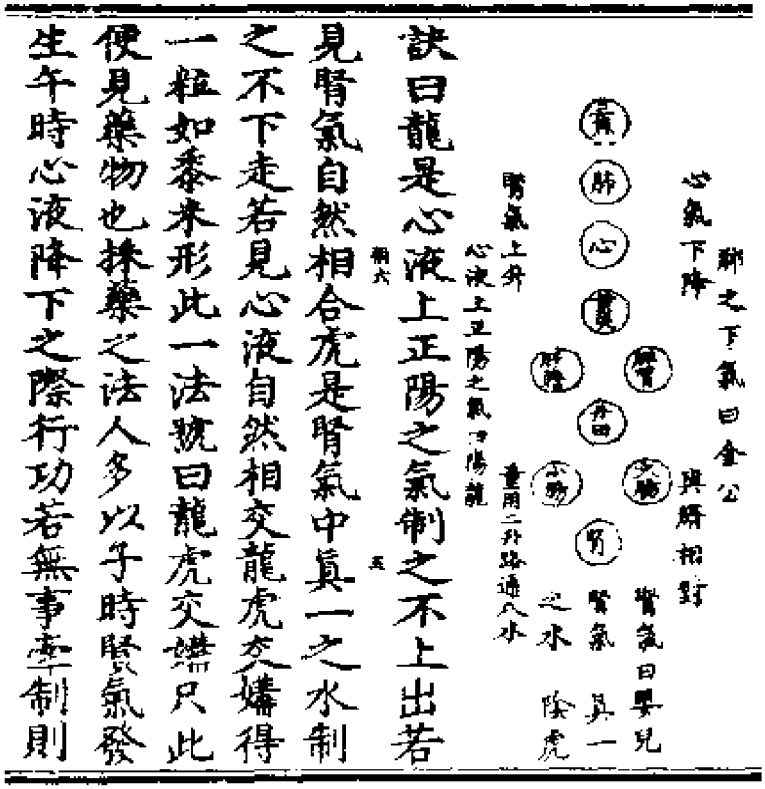
乃寫火焰

棄殼外仙超凡入聖圖



不敢輕泄
略舉寫意
別具在後

五行顛倒龍虎交媾訣并圖



訣曰龍是心液上正陽之氣制之不上出若見腎氣自然相合虎是腎氣中真一之水制之不下走若見心液自然相交龍虎交媾得一粒如黍米形此一法號曰龍虎交媾只此便見藥物也採藥之法人多以子時腎氣發生午時心液降下之際行功若無事牽制則

可若有事又是對過殊不知法乾坤之妙舉腎氣則是午降心液則是午不以時刻皆可但初行之法閉目內視中宮絕慮忘思寞心滿口含津勿吐勿咽到此便飲刀圭之事別有口訣不敢閉寫微微斂身垂不升舉盤膝升身正坐（脚訣不得只如常坐）左手兌起外腎右手掩生門（臍也）塞兌戶（口也）開天門（鼻也是為玄牝之門）須要一刀割斷然後鼻中入氣（入者為吸為息為陰為水只要平吸入息後鼻內無以意輕輕送入中宮至尾閭（所謂玄關共層）充開泥泥沈沈（狀氣極乃從夾脊三關至鼻中輕輕

放出（出者為呼為消為陽為火經輕放出使耳內無聞其聲）聽氣自出意且不可離中宮（黃者性也神也真土也黃婆也）但所入氣息入中宮與元陽真氣相接相合（經云接天地無涯之氣續父母有限之身即天地合其德也）使水火二氣上下往來相須（天地升降一門也）勾引腎中真氣（鉛也虎也）心中木液（乘也載也）交媾混合於中宮（謂之五行俱全和會一家）自然暢美（經云氣入臍為息神入氣為胎胎息相合名曰大乙含真）此謂龍虎交媾便是藥物一纔有藥如母有胎便覺中宮有物（所謂圓陀陀活潑潑）當用火符錬養方得藥物不散

右件用法始覺咽乾以覺心沖次覺無味如啞子嘗餳其味難說是氣交合而曰交媾每一日行一交得一物狀如黍米還於黃庭之中自可益壽延年若用火候錬之三百日數足自然凝結形若彈丸色同朱（第六）橘號曰內丹如龍有珠龍之有珠可以昇舉人有內丹自然長生不死矣（大）

口訣云

陰有陽兮陽有陰　陰陽裏面更重尋
學人不達玄微理　虛度光陰謾用心

五行顛倒龍虎交媾火候訣義

華陽施眞人曰腎水也水中生氣號曰眞火火中暗藏眞一之水而曰陰虎心火也火中生液號曰眞水水上暗附正陽之氣而曰陽龍故龍虎非是肝肺之像乃心腎之眞陰陽也二物混合爲一當用意便爲子時也自然凝結（須知冬至不在子時）形如黍米之大每日得一粒僧人名爲舍利道士號曰玄珠每日增眞氣一丈延壽不可計數三百日氣結丹凝狀如彈丸色同朱橘自可長生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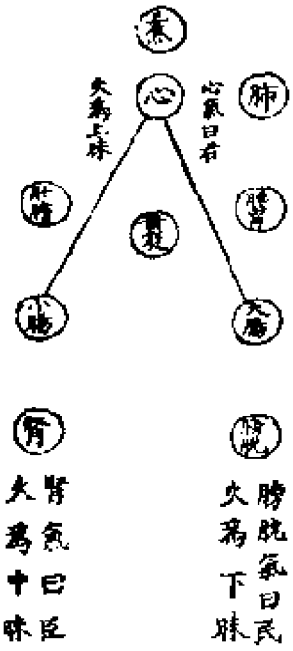
訣曰

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陽龍元向離宮出陰虎還從坎位生二物會時爲道本五方行盡得丹名

火候圖

第六

心氣運行方爲眞火



七

運火行候火者心也神也性也離也日也意也前採藥二氣升降之際不以意守中宮藥物如何得住如何得運轉聖人藏隱以日陽太火也歸寸土帥戊時子時者即是意也神性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是也一纔二氣升降採藥便加時在中宮行火矣火候圖云從外發年候月候日發時居中經云斗柄運周天在人會攢簇又曰火功若用三十日妙用無方一箇時便是也中宮即對子宮意一指一陽自生經云月之圓存乎口訣時之子妙在心傳二炁如月之二弦兩箇半月相合則圓意到中宮便是子府也復卦起行至三陽水金兩停膀胱至臍和暖

應地天泰卦到此只要把捉一塵不著無思念也方得龍虎交媾漸而陽氣向上以至滿身遍體和暖應乾卦藥物透頂亦如風雨潮浪沸滾藥熟化金液如冷泉自降是應姤卦漸涼至濟應否卦丹田火氣漸微應剝卦是一周天此一法號曰周天火候用時行之微微飲身輕輕脊腹凝息數定鉢兩默運心氣下至丹田鼻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但以意常在中宮意是神子神是氣母神馭氣其氣自然從尾閭穴入夾脊三關直上轆轤穴天關在

後入崑崙復下丹田周流運轉不絕北方正氣（腎氣也）為河車所謂河車不敢暫留停運入崑崙峯頂中宮是機（意也）觸機天關即應所謂神機密運是也

訣曰

神入氣為胎（呼六）　氣入臍為息（吸八）

右件依時用法臍腹氣聚自熱若用補虛益氣春三月下火四兩夏三月下火六兩秋三月下火八兩冬三月下火二兩若用鍊龍虎交媾第一百日下火五兩自酉至

亥第二百日下火十兩自申至亥第三百日下火十五兩自午至亥三百日火足丹凝純陽氣生凝息數念珠一百箇是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計數珠加減隨時

口訣

脅腹運心方是火　舍津引息始成丹

學人不達玄微理　虛度時光過百年

（加時不數火文關節過可準年正月一日下火方數火）

五行顛倒周天火候訣義

華陽施眞人曰心為五陽之主腎為五陰之

主五陰升而為水五陽降而為火當用乾之時以心氣下入丹田號曰進火若用補虛益氣當常行周之數一周年奪十年氣補十年虛若行地户之時龍虎交媾法心腎之真陰真陽凝結成黍米大下還黃庭計定數而進火候三百日足曰陰內鍊陽火自合周天

右件不以龍虎交媾上下火候是為安樂常行之法若用龍虎交媾相兼而行是為鍊丹抽添之火五兩鍊精成汞十兩鍊汞成砂十五兩鍊砂成丹三百日火候不差

自然丹就純陽氣生內鍊五藏號曰鍊氣成神外鍊四肢號曰鍊形服氣若不鍊五藏不鍊四肢止是丹成自可長生若用鍊形而曰地仙形神俱妙若用鍊氣而曰神仙棄殼超凡

真人曰鍊質不交陰鬼壯燒丹母使火龍飛佳人才孕正當年花落黃昏聚會難不避主人腸欲斷時來須索閉陽關（如不行大候不安樂延年背後三關通曰三田返復中宮五內鍊体小成法行運用曰五行顛倒斷入中成長生不死之道乃曰陸地神仙如得非入罪及九祖懊之痛之）

三田返復肘後飛金精圖

此一法號曰肘後飛金精本法用子時後午時前是氣生時披衣正坐握固存神先存後升先升後偃凸胷偃脊是開中關平坐昂頭是開上關先升後存下腰自股漸漸舉腰升身而凸胷偃脊是開下關已後氣熱盛上關

之下方可舉腰升身正坐一撞三關都過補腦髓自然面紅骨健肌白身輕是名返老還童而長生不死之法也年少行之不老老者行之還童

口訣

肘後金精節次般　存身偃仰過三關
學人能悟玄微理　返老還童自不難

三田返復肘後飛金精訣義

華陽施眞人曰午時以肺之精華之氣併在腎中號曰金精金精者金水未分肺腎之氣

合而為一當時用法自尾閭穴下關般至夾
脊中關自中關般至玉京上關節次開關已
後一撞三關直入泥丸不止補腦之虛延年
益壽返老還童而又抽腎之氣不犯黃庭但
得下火鍊方純陽氣生是也老人衰老若曾
前法內下功兼脩不可單行此法可以返老
還童不百日面紅骨健氣壯身輕若似龍虎
交媾周天火候三件相兼而行是為抽添鉛
汞漸而延年益壽抽添之法如採藥行火之
候陰魔所撓緣入邪念恐把捉不得腎氣順

行向下走泄謂之危險即當抽添（出氣為鉛腎中氣也）添汞（入氣為汞心中氣也）如入氣至中宮留住其出氣以意引過尾閭穴升身偃脊抽提外腎使氣從尾閭入夾脊雙關直上天關入崑崙使龍不上奔虎不下走邪念即止如氣未覺過再偃（補六）再抽直使氣過謂之肘後飛金精畢矣初行費力久則甚易

眞人曰

頂戴蟠宮一朵花　朝遊蓬島暮還家
能乘乾馬奔龍騎　解使坤牛駕虎車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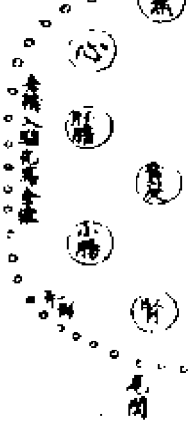
玉京山下羊兒闖　金水河邊石虎眠
金針挑出雙蝴蝶　旋飛到楚王宮

大抵高以下爲基深以淺爲始若人單行龍虎交媾止是補虛益氣活血注顏若人單行火候止可悅其肌膚壯其筋骨若行飛金精法止可返老還童健骨輕身若能通行此三訣甚爲有益蓋龍虎相交一物如黍米還黃庭中若不用火候不能鍊之凝結其周天火候止是虛氣聚在丹田不得龍虎交媾玄珠

不能留之安住二法已是相須二用肘後抽腎氣入腦不全陰中之陽前犯純陽之丹玄中玄妙中妙矣一百日口內生甘津身有神光骨健顏紅肌白腹腰二百日漸厭葷腥常聞異香行步如飛睡夢自然減少三百日飲食自絕寒暑自耐涎汗涕淚自無疾病災難自除靜中時聞遠樂之聲默室漸見紅光之色若見此景勿疑是爲小驗至誠行之神異不可備載

三田返復金液還丹訣圖

肺眉華蓋咽喉雀重樓口爲玉池允户齒牙爲
天門天柱眉間爲玉堂額爲天庭頂爲天宮
耳爲雙市門腎氣傳肝氣肝氣傳脾氣脾氣
傳肺氣肺氣傳心氣心氣傳脾氣脾氣傳腎
氣是爲五行循環而曰小還丹也上田入中
田中田入下田三田迎復而曰大還丹也



此法金液還丹須要升腰舉身正坐雙閉兩
耳勿令透出舌拄上腭有清涼香美津液不
漱而咽矣
右件肘後飛金精節次開關已至一撞三
關金精入腦補髓益氣既而面紅骨健顏
嫩身輕當依時刻惟要升腰平坐不昂不
偃自覺真氣入腦急用二掌緊閉兩耳自
然腎氣入腦造化金液下降如淋灰相似
每日下火一兩誠恐火多火少火氣多則
頭痛火少則金精不飛須行加減如行火

大猛遍身壯熱不可再進火恐火炎熏燒頭目太陽作痛口舌燒破必傷藥物當減息意離中宮聽火自然無不相傷却不要外思邪想須用沐浴如行火至金木兩停欲飛不飛之時欲濟不濟之際最要正意守持一念不生若思念纔生即是塵垢塵者陰也陰者魔也被魔所障三關即閉不通也須要斬除其意一正二氣自合以結大丹師云洗滌塵垢道云沐浴金丹悟眞篇云刑德臨門藥相之到此金丹宜沐浴

二月三陰三陽和暖花木正開忽被陰寒風雨所摧不能結子謂之德中有刑如行功陰魔作障也八月三陰三陽溫涼萬物漸肅殺之時得天氣和暖花木回芽再開謂之刑中有德謂守正止念却得陽和也所謂沐浴防危險妙用在抽添

口訣

河車般運入崑崙　須是牢關雙市門
擊動震雷霹靂鼓　急收甘雨洒乾坤

三田返復金液還丹訣義

華陽子曰前件龍虎交媾周天火候肘後飛金精單行是安樂延年三二百歲盡不出五行顛倒循環生成傳送之功用功不差收錬一氣而已此金液還丹不止補腦益髓而抽鉛添汞漸有還童之功腦實髓滿用法制之神水自上膀而下清涼甘美復自肺間下入黃庭號曰金液還丹一如壓丹之虛陽二氣以變丹砂爲金而曰金丹金丹一粒自可長生與天地齊久故曰中成人不下前功直要金液還丹不用法取之神水不降縱或致功

强令頂水下降並無甘美之味令人腦虛疾多與人無益

行功應驗

初時漸覺丹田黃庭有物和暖真氣上行耳聞風雨之聲漸漸頂內有箏箏金玉之音腮門內謂之天池有金液沸湧如涼泉降下或流面上或流上腦或如珠露之狀或從上膀入口其味甘美久則頂內如笙簧琴瑟絲竹之音又如鶴唳猿啼蟬聲之聲諸般自然之韻無所比擬但於行時夢中聞霹靂之聲是

眞氣衝開頂陽骨以通九宮神初入室宮中乍起向上須自驚恐閉目自坐之際或時一大物驚跳起開目却無是陽神未壯切勿驚懼著念久而神壯自無隱顯莫測變化無窮將來自知凡見聞皆不著相但聽其自然若著相即是幻也

眞人曰瓊漿醞就從天降靈藥生成任海枯飲酒須教一百杯東遊西泛自怡娛從來神水出高源奔出黃庭頂刻間

五氣朝元太陽鍊形訣圖

係中成法長生不死此法至親父子不傳如輕泄及與奚義觀者定主災橫及重厄戒慎之

此一法號曰太陽鍊形本法用冬至陽生四

時皆可行升腰正坐不動閉目忘思默運心火毋氣自然隨氣滿四肢不覺已身鼻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右四時有暇便行升腰不動丹中五氣紛紜內起正坐不偏丹中五氣紛紜四出腎之眞氣鍊骨身輕如毛可以乘風御霧肝之眞氣鍊筋實如玉可以走趨奔馬心之眞氣鍊血白如膏可以永耐寒暑肺之眞氣鍊肌膚瑩如雪可以換骨易形脾之眞氣鍊肉硬如石可以化氣如金始自丹成

五氣朝眞氣聚而不散次用前法而周運內傳五藏外遍四肢五氣鍊形凝而不衰號曰形神俱妙與天齊年

口訣

丹就自然朝五氣　氣眞方可現元神

鍊形換骨非凡客　自是長生物外人

五氣朝元太陽鍊形訣義

眞人曰金液還丹變爲金其中純陽氣生是爲氣中有氣已是陸地神仙可與天地同其壽算古今上眞再舉丹中純陽之氣升入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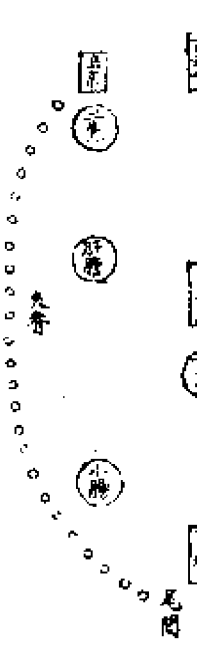
肢號曰太陽鍊形化氣自然形神俱妙隨五氣而換骨易容自耐寒暑昔日衰朽之姿鍊之端正昔日枯槁之形鍊之紅潤何止返老還童而又身輕骨健乘風而舉跨霧而行號曰南宮飛仙塵中羽客雖未棄殼升仙而已升騰自在當為地仙之上品神仙之下流皆因丹田五氣鍊形外遍四肢是也鍊形之功不為小矣

真人曰五馬不調金水伏一龍常駕火雲飛天下都遊半日功不消跨鳳與騎龍五氣不

調丹已就一陽外遍火輕飛

神氣交合三田既濟圖

係中成長生不死頂中神水下降丹田真氣上升號曰既濟



一撞三關入腦曰肘後飛金精

此法號曰水火既濟本法用陽時中刻平坐伸腰一撞三關閉耳神水下降伸腰舉腹鼻引長息默運心火上升

右件寅艮之時一撞三關金精入腦補之數足面紅肌白如膏後身輕方可一撞三關金精入頂緊閉兩耳使腎氣不出併入天宮造化金精下降如淋灰相似自上膀間清涼美味神水滿口若咽之歸黃庭號曰金液還丹當此上膀有甘美水降下咽便以伸腰舉腹默運心火暗引丹田真氣

上升而又鼻中出息同舉真氣遍滿四肢上水下火相見於重樓之下號曰既濟

口訣

頂中神水入中源　丹裏真陽返上田
水火合來爲既濟　庭中升入大羅天

神氣交合三田既濟訣義

真人曰土之既濟爲元元可得千年木之既濟爲炭炭可得百載人欲長生無出於既濟之法是還丹鍊形同用其功也金液還丹化丹成金太陽鍊形形之如玉還丹未還之際

形鍊欲起之時水上火下相見於重樓之下而曰既濟之時當用地天泰卦子後是也每次一粒如金粟形狀顆顆還於黃庭每顆生金光一道般運出放皮毛之際金光滿室何止長生不死是欲棄殼昇仙之時也

眞人曰兩曜鑄成七寶殿一渠流轉入瓊漿水火都來相並閒卦後變成地天泰陰陽升降兩相兼水火交加入下田既濟無差眞氣足金丹一粒萬千年

右件金液還丹太陽鍊形三田既濟是為

長生不死之法故曰中成之法須是小成法見效相續而行之行之不差見驗自速若人不行小成法直要中成而求長生不死不止見效自遲而又徒勞心力虛度時光還丹而神水不下鍊形而丹火不升既濟而水火不交反謗神仙虛語不死為妄言殊不知行持過越是也若人龍虎交而為精火候足而為丹用金精補其腦虛使其還丹變成金丹用丹火鍊其眞身又使既濟之法相兼而行善不可加矣若不兼

行六法速要燒丹純陽之氣鍊氣成神速要鍊氣之眞靈鍊神合道此是金液還丹太陽鍊形三田既濟不須行矣此三訣古今上眞往往萬劫秘傳中成之法以還丹鍊形既濟者蓋以留形住世非金丹不可延年非鍊形不可換骨非既濟不可不死又以無醜陋眞人少衰弱神仙又易形而留俗狀不既濟而留凡骨將來棄殼自離超神亦遲矣若還丹鍊形既濟之後一百日靜中四象周迴內觀五氣紛紜二百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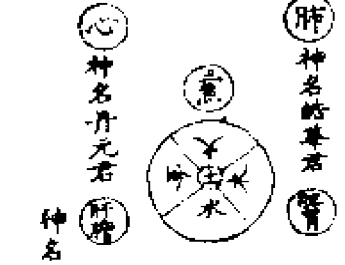
目見金花體有圓光青氣出頂紫霧盈室三百日神靈知前後事眞氣可乾外來體輕可履風煙骨堅可齊天地若見此境勿疑是爲小驗志誠行之神異不可具載矣

大丹直指卷下

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丘處機述

五氣朝元鍊神入頂圖

大成法集殼升仙如與小人說者定有橫災宜自謹言



此法曰鍊氣成神本法用子午卯酉時甲乙日鍊肝丙丁日鍊心庚辛日鍊肺壬癸日鍊腎脾不受鍊氣寄四臟戊己日不下功此為鍊五臟日也甲乙日卯時下功丙丁日午時下功庚辛日酉時下功壬癸日子時下功此為鍊五臟時也

右件依前時用法幽室靜坐上香一炷叩齒二十四通升身平坐內觀所鍊之藏鼻息綿綿若存靜極氣生氣極神現如夢非夢暗中神氣上升前件日辰不可有差錯

以神隨日當眞氣隨時運轉當審日察時
錬之百日氣足神現將欲升仙非止長生
不死

口訣

應日隨時自不差　五神會處起河車
靜中眞象朝元後　猶恐陰魔作外邪

五氣朝元錬神入頂訣義

華陽眞人曰以丹中純陽之氣隨日定時錬
肝二十四日青氣現二十日陽神自出氣爲
神體神爲氣主是也錬心腎肝肺皆如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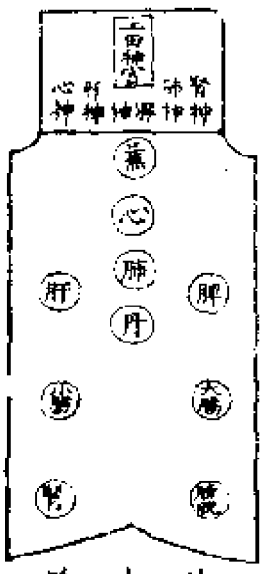
脾神脾氣法四時正氣亦以共升靜中內觀
壺中別有山川物象成形兩眛分胎防其陰
鬼外魔七魄三尸相隨雜天眞以亂陽神不
能得上入天宮自有內觀起火之法推以錬
氣氣聚爲神不可差其時也自然氣現神出
五方眞氣合出本色五氣陽神名出眞形升
而上入天宮內院是爲合神入道之時也若
人三百日行火候足不錬還丹不錬形不旣
濟直行此法以丹中純陽之氣隨日應元氣
所傳而錬五臟亦是捷徑號曰奪功併法若

人欲住世間而願為長生不死當用金液還丹太陽鍊形三田既濟真人曰三島紫煙籠鳳彩九天紅日鍊龍精中黃經曰肝生東方其色青鍊之青氣出身騰腎水北方其色黑鍊之應時黑氣出身立純陽氣滿五臟中神升本色入天宮

內觀起火鍊神合道圖

係大成法超凡入聖

丹中純陽氣舉之入四肢號曰焚身入五臟號曰鍊神出身號曰降魔入頂號曰棄殼



此訣號曰內觀起火本無時候每日有暇舉起為念略有行持終日靜坐神識內守一意不散常常升身正坐默觀五臟惟要分別真假勿令陰魔亂真矣

右件內觀之法止是靜坐升身舉起丹中

純陽之氣內鍊五臟氣附神像上入頂中外鍊四肢氣逆金光外出神體非久神合為道　棄殼昇仙防其陰鬼外魔三尸七魄假托形像以亂天真混雜陽神不能合道所以不計晝夜常隨氣轉卯時觀肝肝氣現青午時觀心心氣現紅酉時觀肺肺氣現白子時觀腎腎氣現黑五色氣出壺中真境不同塵世車馬威儀勝及王者不厭升身起火真假自然兩向也

口訣

旌旆威儀處處同　內觀形像滿壺中
再三煞起焚身火　嘹嘵笙簧入上宮

內觀起火鍊神合道訣義

真人曰鍊氣自易起火亦難默運丹中純陽之氣隨日隨時以鍊五臟氣真自現神真自出相照上升併入天宮防其陰鬼外魔以假亂真當此之時氣隨神升神附氣起以中田入上田陰鬼願人速老外魔不喜人安虛生隊伍妄起浮華亦傚陽神相雜而升誰為真像雜為假形混雜難別笙簧四圍車馬並起

欲要辨別莫若頻起丹中眞火一曰焚身二曰降魔三曰去三尸四曰逐七魄五曰集陽神靜中內觀自然明朗惟見衆炎火中人物交雜少間歌樂上起者自己陽神哭泣去者身中陰鬼須臾火息壺中清淨功不可再切防十魔續來蓋以陰鬼外魔多生巧作緣業來亂眞神內觀當可分別

十魔君

或而滿耳笙簧觸目花芳舌有甘味鼻聞異香情思舒暢意氣洋洋如見不得認是六欲

魔一也

或而和風蕩漾暖日舒長迅雷大雨霹靂電光笙歌嘹喨哭泣悲傷如見不得認是七情

魔二也

或而瓊樓玉閣蕙帳蘭房珠簾翠幕峻宇雕墻珠珍遍地金玉滿堂如見不得認是爲富

魔三也

或而出將入相威震八方車服顯赫使節旌幢滿門青紫靴笏盈床如見不得認是爲貴

魔四也

或而兒女疾病父母喪亡兄弟離散妻子分張骨肉患難眷族災殃如見不得認是恩愛魔五也

或而失身火鏡墮落高橫臨刑命喪遇蓋身亡兒惡難避猛獸逼傷如見不得認是災難魔六也

或而雲屯士馬兵刃如霜戈矛閒舉弓弩齊張爭來殘害驍捷難當如見不得認是刀兵魔七也

或而三清王皇十地當陽四聖九曜五帝三

官威儀隊伏往復翱翔如見不得認是聖賢魔八也

或而仙娥王女羅列成行歌鼎沸對舞宽裳雙雙紅袖爭獻金觴如見不得認是妓樂魔九也

或而幾多殊麗艷質讓粧蘭堂夜飲玉體輕裳侵人嬌顫爭要成雙如見不得認是女色魔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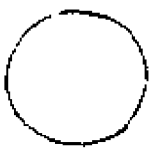
大抵清虛之士久樂寂淡乍見繁華往往認爲眞境因循不出凡軀是爲困在沓衢止爲

陸地神仙不能超凡入聖者舉人目前見在不認外境寸以進道漸得成功學人內觀不以丹中純陽氣鍊五臟五氣眞神現五色十中筮簧並奏隊仗齊升當時陰鬼外魔假心形像相雜而入天宮連連升身起火火中山軍自散哭聲四向而去歌樂轉盛幽幽高二須臾火過清涼靜中山川秀麗內觀天地有朗是爲壺中眞境不可便認無事少間十魔續來當此之時如夢非夢似醉非醉五神眞靈已入天宮中區四大主心平正恍惚之中

不可認賊爲子以邪爲正不止因而不出凡軀又而流入邪中或而風魔或而狂邪及成神氣虛神慧之不足嗚呼可悲故魔境詳言於此升身起火不厭數多常常內觀不拘晝夜以至火起天地之間並無一物上觀惟天下觀惟地四觀(七)都無靜中時聞樂聲(八)忽有異香當時有驗不比已前肢體常似升龍是神仙棄殼之時也圍坐前有紅光狀同蓮花遍身有眞氣色若金光五行眞氣合而爲精氣神三才異質合而爲自然道也收神再入黃

庭永却長生不死所到庭險神來現衆風復雲往復塵中更無飢渴寒暑若以升神復入天宮調神出殼是曰眞人棄殼山中百日山中生玉棄殼水中百日水中生玉棄殼了當眞身出外是曰神仙當返三島不在風塵之內所謂棄殼升仙而有五訣在左

棄殼升仙超凡入聖訣圖



此是無爲妙道

識無空法

此一法號曰鍊形合道棄殼昇仙本法無時明有五法海蟾子以鶴沖天門靜中以眞性如鶴沖天門出外自然身外有身西山十二眞人王祖師曰以花樹出靜中以花樹回望不失本性既出自然身外分形黃帝以火龍出靜中化火龍(補七)上騰自然身外有身(七)號曰清淨法身鍾呂二眞人皆用紅樓出靜中以上三級紅樓層層上畢便跳自然棄殼

右件鍊神合道棄殼昇仙功到自然此僧人入定以來坐化道士入靜以出陰伸皆

為清虛之鬼非為純陽之仙竊竊無像終無所歸學人何其誤耶殊不知鍊精為丹而後純陽氣生鍊氣成神而後真靈神仙超凡入聖棄殼昇仙而曰超脫萬萬世神仙不易之法也

口訣

功成須是出神京　內院繁華勿累身
會取五仙超脫訣　鍊成仙格出埃塵

棄殼昇仙超凡入聖訣義

真人曰修真之士功到鍊氣成形皆不願長

生住世速要內視而鍊神合道也降魔魔散鍊神神聚急忍無斷因循不棄凡殼是為困在昏衢止為陸地神仙大抵有身有患無家無累古今共言辛勤功到無為爭忍戀軀不出故棄殼昇仙出頂鍊神超凡為仙世人不善修煉直要棄殼便成仙道何其誤形幽室靜坐絕慮忘思外境不入內境不出矣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意不散定中以出陰靈之神冥冥無像非為純陽之仙縱得出殼何其艱難古今上真皆傳棄殼之法誠非

難矣功到自然內丹成就純陽氣生而本靈神現內觀識認棄殼超脫次第相須自然化火龍而出頂中身外有身並無異相始乎一步兩步次以三里五里出入不差往來無懼然後寄殼於山川之中永作蓬萊之侶此是棄殼全在前功證驗節序不差自然神仙昇神出頂然而上真留此數法詞出入者蓋以學人久受驅馳晝夜用功不已內觀神衆恐認魔境流入邪道徒勞心力廢墮前功故爲不厭詳言又慮學人功到內觀魔散神二物

入天宮繁華萬倍猶恐認爲仙境不免再陳棄殼之訣棄殼不難功成方合自然所以訣中有花樹皂蓋以記本體招神入殼有鶴沖龍躍以升陽神令神出身棄殼升仙古今上真有輕傳而不祕者九祖永受地獄以修真之士功到自昇不可不行古今學人宜戒愼之

金丹之祕在於一性一命而已性者天也常潛於腦頂者性根也臍者命蒂也一根一蒂天地之元也祖也臍下

黃庭也庭常守乎頂及臍是謂三疊黃庭曰
黍心三疊舞胎仙是也黍取其和且人之生
其胞胎結於我之臍緣接在母之心宮自臍
前落所謂之蒂也蒂者命蒂也根者性根也
但恐泄漏是所千千名萬萬狀多方此論頂
中之性者谷也虎也水也金也曰也意也坎
也神也戊也媼也王關也臍中之命者汞
也龍也火也根也月也魄也離也乾也巳也
嬰兒也金臺也頂為戊土臍為己土二土為
圭守所以胎仙前號為圭也只是性命二物

千經萬論只此是也

用法

但每日天明至黃昏為晝時自昏至五更熟
睡時為夜時不拘行住坐卧但晝時則行命
蒂臍中之道夜則行性根頂門之道無早無
晚不飢不飽之時常行之一百日丹結三百
日丹藥成三年胎仙就自然陽神從頂門出
入去來無礙此謂眞丹之妙也

行持

日行命蒂者只用兩手相摩令熱捧定臍輪

以意專之只守在臍輪無思無想只靜定之自覺神水下臍真水蓄發從臍下丹田跳躍直湊乎頂門任其自然亦無遍數只一意守於臍輪若欲休歇行住就便不拘久而丹田如火精神暢美神妙難述

夜行性根者只以舌拄上腭漸漸定候嚨二竅以意專之只守在頂門無思無想只靜定自覺有火從下衮上踴躍直至頂門欲休歇行住任便不拘久而頂中漸如遠聞仙樂之音真香發于鼻之中神妙難述金丹秘訣盡

於此矣

坐功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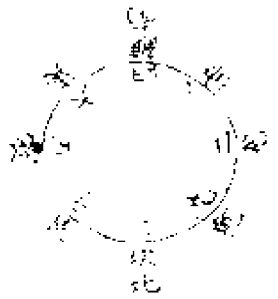
一吸元精便上來　兩呼玄牝頂門開
時人不識真龍虎　却向丹田壞面猜

奧旨

年中取月月中取日日中取時慎防危宿為晦起火斗宿為弁進火

先天圖

後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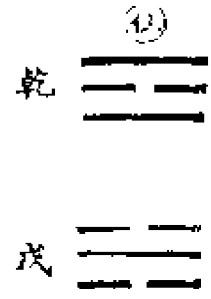
積精精中氣　元氣氣中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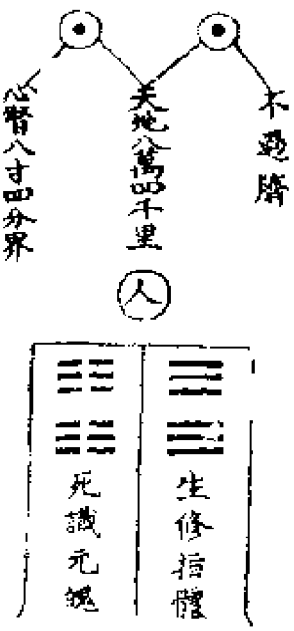
一陽初動乃子時是也此時斗柄纔轉真子時又一法九月從子時上起例數過子者九月做子時乃正子時此時鼻竅雙孔皆有氣金公姹女者乃坎淮匡廓即九月中霜降為十一月冬至也

妙旨

月月常九戌　時時見破軍
天罡加一位　活曜不傳人

得中焦篩過太陽月將是





氣不出喉

玄關乃在臍裏一寸三分父母元氣名為鼎器二腎為鼎足火候舉動心做事業便是起火虎龍交姤藥物乃是刀圭異風宰割鼓動華池此是進火抽添防危慮險卯時酉時先天乃丑時後天乃本生時長生時脫胎神化乃是用自身本命推算四時長生者此法一年一周天一日一周天一日乃晝夜用子午時生時曰長生時為防危共七箇時辰五百六十箇時辰為一候温養沐浴生殺野戰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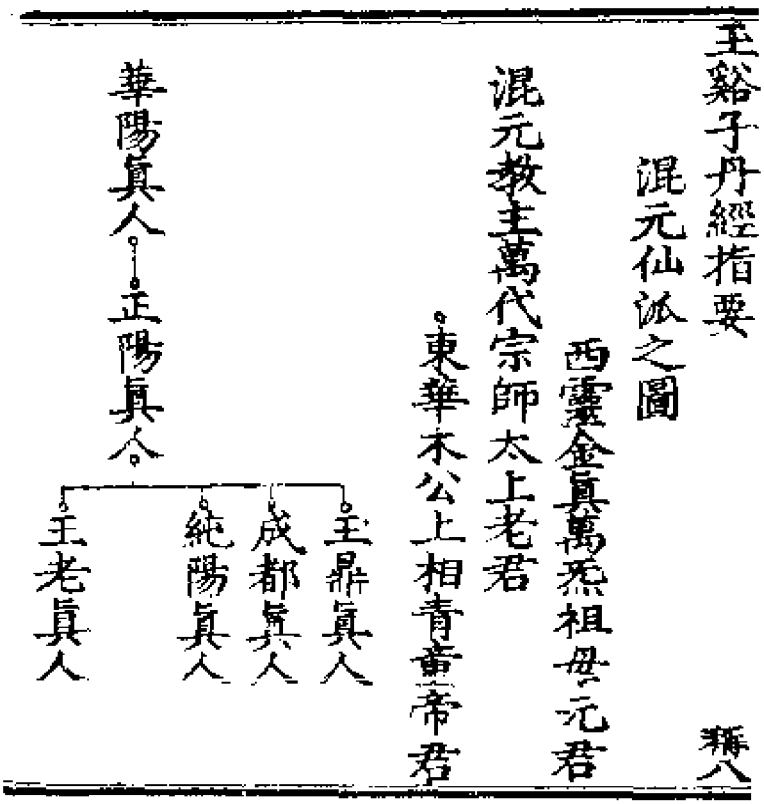
胎並在此其中謹秘勿妄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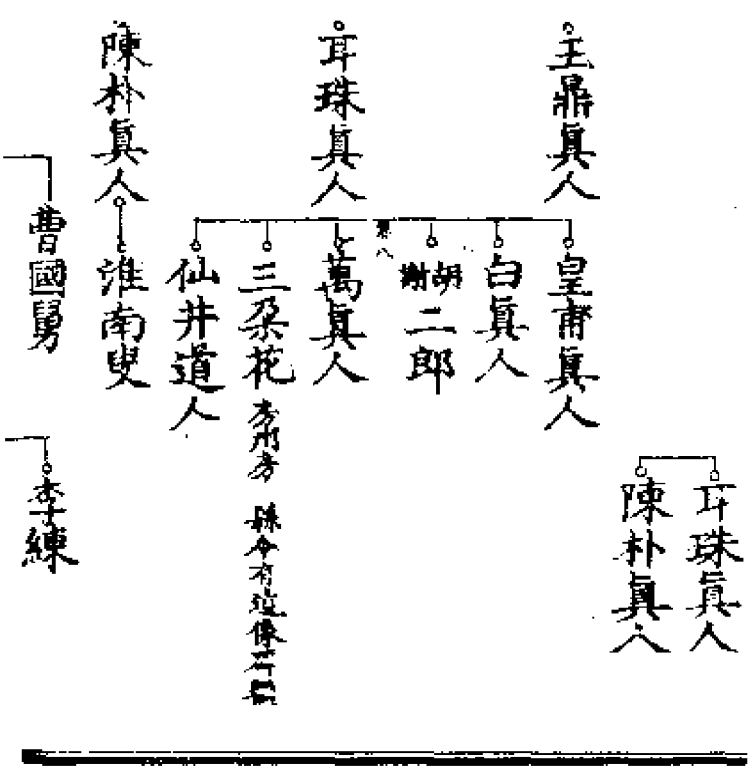
西山十二真人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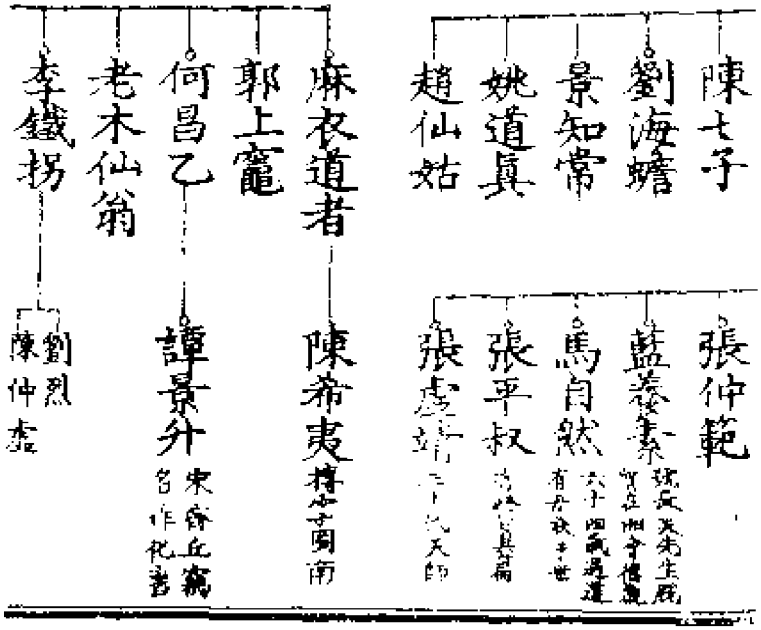
凡流開口論天機　只能狂說不能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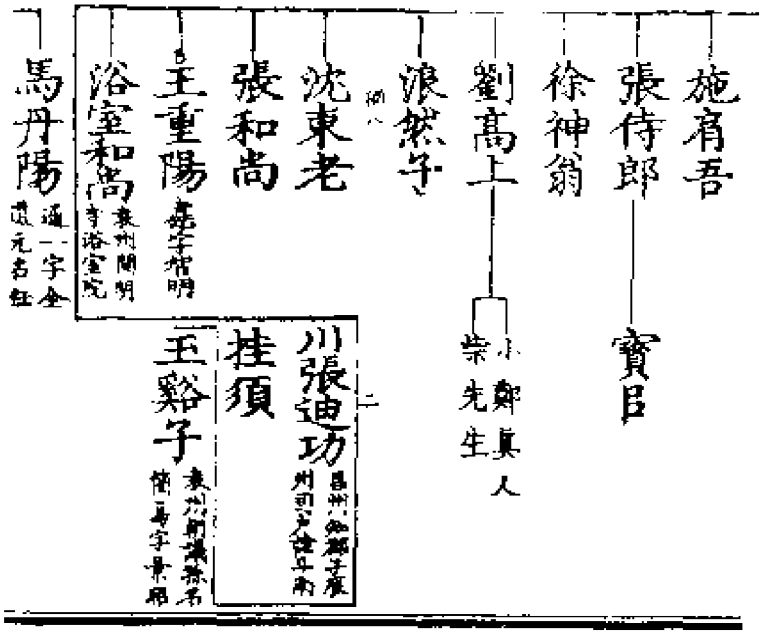
世上衆生無鑑識　及至逢真說道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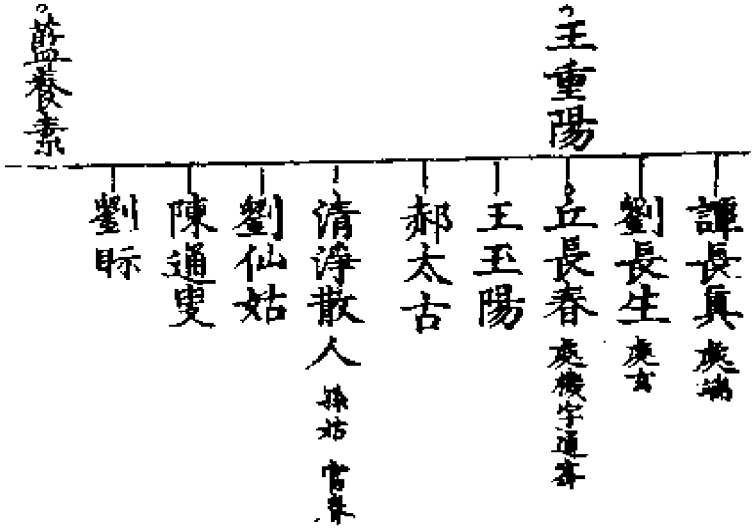
大丹直指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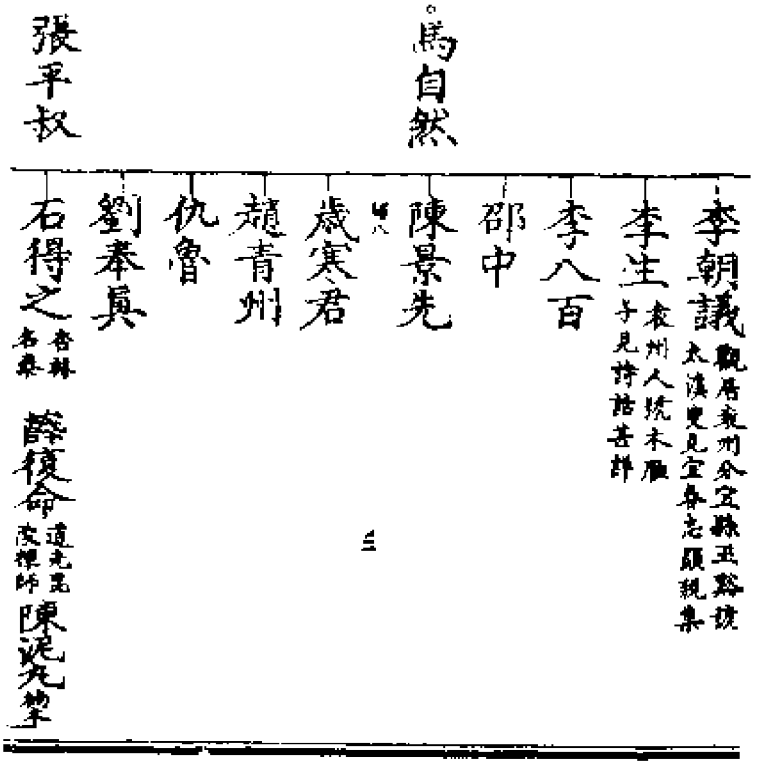

玉蟾子丹經指要
混元仙派之圖
西靈金眞萬系祖母元君
混元教主萬代宗師太上老君
東華木公上相青童帝君
華陽眞人
正陽眞人
王老眞人
純陽眞人
成都眞人
玉鼎眞人
第八
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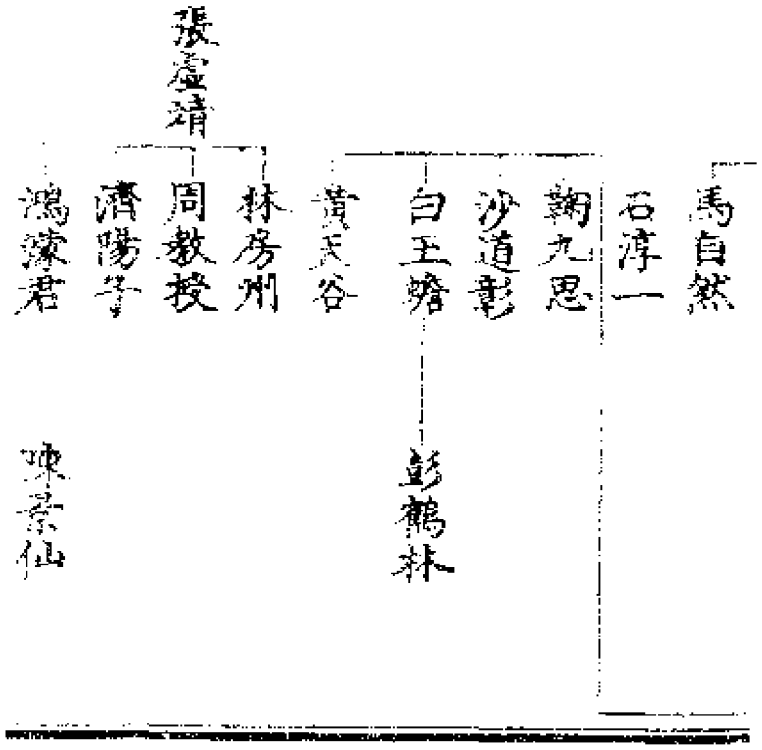

玉鼎眞人
皇甫眞人
白眞人
胡二郎
第八
耳珠眞人
萬眞人
三朶花
仙井道人
陳朴眞人
淮南史
曹國舅
李練
耳珠眞人
陳朴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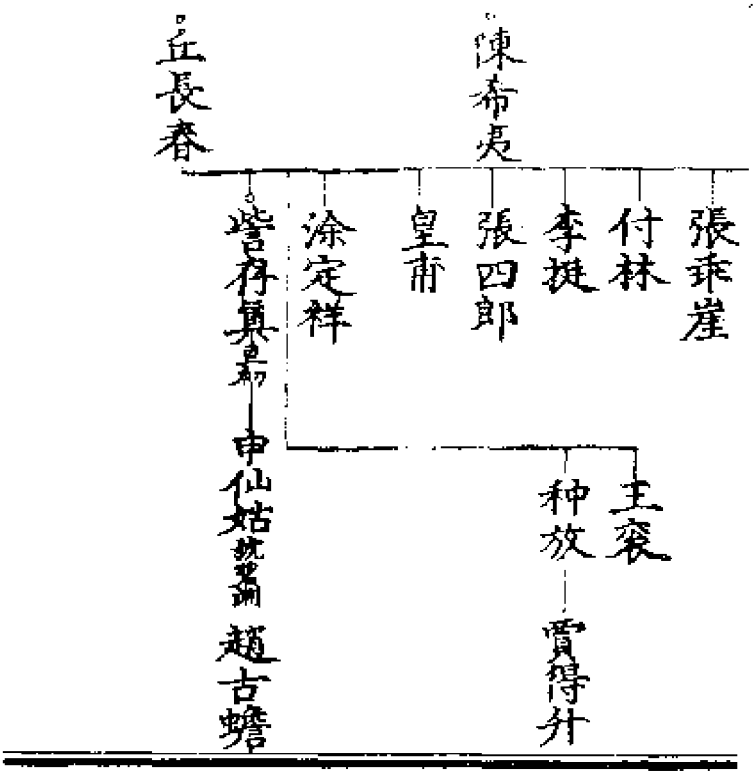

陳七子
劉海蟾
景知常
姚道真
趙仙姑
張仲範
藍養素
馬自然
張平叔
張虛
麻衣道者
陳希夷
郭上竈
何昌乙
譚景升
老木仙翁
李鐵拐
劉烈
陳仲彪


施肩吾
張侍郎
寶日
徐神翁
劉高上
小鄭真人
崇先生
浪然子
沈東老
張和尚
王重陽
浴室和尚
玉谿子
川張道功
挂須
馬丹陽


譚長真 炭端
劉長生 廣西
丘長春 處機字通事
王玉陽
郝太古
清淨散人 孫姑 官兼
劉仙姑
陳通叟
劉昧
王重陽
蓋養素


李朝議 觀居衡州公安縣玉路坡 太淸觀見宣春志顧視集
李生 衡州人號未服 子見詩話古詳
李八百
邵中
陳景先
歲寒君
趙青州
仇會
劉奉真
石得之 名未 名泰
薛復命 道光元 改禪師 陳泥丸弟子
馬自然
張平叔


馬自然
石淳一
劉九思
沙道彰
白玉蟾
彭鶴林
黃天谷
張虛靖
林房州
周教授
潘陽子
鴻濛君
陳泰仙


丘長春
陳希夷
張乖崖
付林
李挺
張四郎
皇甫
涂定祥
崔存眞
申仙姑
趙古蟾
王袞
种放
賈得升

玉谿子丹經指要序

僕寓宜春郡城之東遠祖朝議觀休官學道自號玉谿叟（本大族不稱郡望官止稱玉谿）兩遇純陽眞人而不悟（一於歙山松樹下再於岳陽樓月夜閒論劍）後再遊南嶽欲見藍養素道中逢一人荷釘鈹之具者謂（增入）公曰公非李某乎往嶽山見養素乎公曰然如此則煩公寄一信於藍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遂長揖而去公行數里悵快不快因思此人既知余姓名又知余心事且言不煩俗因詢求之不復得矣暨見

藍具述所言藍曰曏聞得無白癡乎曰有藍曰此劉海蟾也吾養成聖胎若非此人不能證果公更爲我言之公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藍撫掌大笑惟聞頂雷隱然見一人如雪月之輝與藍無異直上沖霄而藍已逝矣公焚香嘆息而退今嶽山長笑先生是也（見本家奇遇傳及宜春志）公歸取神仙傳記道書諸子閉門不通賓客盡日披玩未幾亦無疾而逝（有頌觀集行于世）僕其嗣孫也幼習儒業雖不遂志其於道佛經典星算醫卜靡不究

心獨於金丹一訣尤酷意焉於是參訪江湖奉馳川陸雖乞丐者亦拜而問焉以夙志不回天誘其衷得遇至人於桂仙坊王子廟內繼而再遇於江陵府一言點化頓悟七返九還之旨嘗寄跡武當襄漢間[illegible]莫不經遊其間鮮有明達圓機之士遂絕口不談一玄字迨景定癸亥自荊襄而星沙鄉關不遠矣時逢故里之人話問詢及親舊而壯者老老者逝不覺流淚因此念曰紫陽眞人有云自為計則得矣靳固天道罪莫大焉即啓心禱天

開金關玉鑰集而為悟眞篇指要長生久視之書及辯惑論或問法語尤慮法象未盡又述義皇作用以明符火進退可謂洩天機矣有志於道者當自珍惜所冀人人修鍊箇箇圓成功滿德就同證仙果或生輕慢殃禍立彰其中語句鄙質無過入室中實事好道君子宜細味之儻有所悟乃天所賜不在僕區區之口傳也時景定五年歲次甲子四月圓望宜春王谿子李簡易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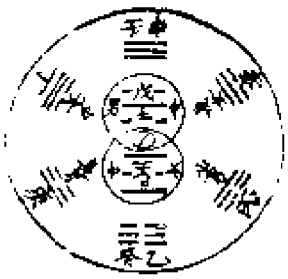
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上

玉谿子李簡易纂集

悟眞篇指要

交會圖

依他坤位生成體　種向乾家交感宮



葉在西南是本鄉
蟾光終日照西川

一夫一婦資天地　三女三男合始終

三五一都圖

三五一都三四宮
東二南二共成五
戊己運從生數五
聖兒是一合眞鉛

青烏歸神室
心猿守祠房
精神現魄喜
化作紫金霜

吉本明者貫求佛
北一西方四共之
三家相見結聖兒
十月胎圓入空慕

魂魄成三性
精神會五行
就中分四象
攢聚結胎嬰

一曰九還七返

還返者顚倒之義也乃金火之衆數耳紫陽曰七返朱砂返本九還金液還眞休將寅子數坤申但看五行成準謂金數四以土乘之即九還矣火數二以土衆之即七返矣參同

契所謂秘在鉛火者即金丹也金丹即神水華池也古文龍虎上經曰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又曰神室錄其精火金相運推雄陽翠玄水雌陰赭黃金契云搏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秘旨在其中矣紫陽曰白虎首經玉寶華池神水眞金今直指而明之庶幾開悟金者眞鉛也火者神汞也眞鉛是先天之氣自腎中生故丹經云卓哉眞鉛天地之先神汞是性中之眞從心中出腎中之氣藏眞水性中之眞畜眞火石眞人云藥取先天氣火爭

太陽精能知藥取火定裏作丹成不得眞土則不伴矣是以金火還返爲內丹之至要當於一身中求之捨此之外皆非道也

一曰鼎器

鼎器者陽鑪陰鼎也玉鑪金鼎也一曰神室一名上下釜一名黃房一名偃月鑪又曰坎離匡廓又曰玄關一竅異名衆多不可枚舉此乃還丹之樞紐神氣歸藏之府其實有二焉一曰內鼎神鑪一曰外鼎法象一身上下之正中前對臍後對腎鉛汞相投一點落于

此中紫陽曰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眞精既返黃金室一顆明珠永不移所謂立基一百日是也外鼎法象者取法陰陽上水下火明弦望晦朔按八卦四時攢簇五行和合四象烹鍊龍虎拘制魂魄內外相符顚倒升降以天地爲父母以坎離爲夫妻分三百八十四爻循行火候運五星二十八宿環列鼎中固濟隄防晝刻不忒紫陽云先把乾坤爲鼎器次搏烏兎藥來烹既驅二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成一云生契云經營奠都

鄒蜕神以成軀又曰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乃玄關一竅耳此內外鼎鑪法象顯露亦已分明若更於外覓及關情慾邪妄於有形處做造則懸隔千萬里矣

一曰眞鉛

眞鉛者坎男也嬰兒也月魄也陰虎也金公也鉛中銀也黑中有白也陰中有陽也異名衆多名曰眞鉛實先天一氣耳採之於太易之先紫陽曰但將地魄擒朱汞是遇眞汞而成丹得眞土而相制也

一曰眞汞

汞者離女也曰魂也姹女也陽龍也砂中汞也雄裏雌也陽中有陰也異名衆多名曰眞汞實未液而已紫陽曰自有天魂制水金是遇眞鉛而成丹得眞土而相制也

一曰眞土

眞土者戊己也中宮也坤宮也即非脾也當鉛救汞之時非眞土不能融結提劒偃戈以鎭四方古文龍虎上經曰四海輻輳以置太平盖由中宮土德黃帝之功契云三物一家

皆歸戊己紫陽曰送歸土釜牢封閉是也爲金木水火之關鍵則五行功全矣

一曰刀圭

紫陽曰離坎若還無戊己雖函四象不成丹蓋緣彼此懷眞土遂使金丹有返還竊眞人曰大藥不離眞戊己仙家故曰一刀圭刀者金也喻圭者二土之喻飲刀圭者流戊就己也石眞人曰要知鉛汞合便可飲刀圭復命曰龍虎一交相顧戀坎離纔始便成胎溶溶一團乾坤髓著意求他採取來即當時自飲

刀圭也

一曰嫫人

媒者媒合之喻也投鉛合汞非媒不可黃婆是也亦非脾也紫陽曰若要眞鉛留汞親中不離家臣木金間隔會無因須假嫫人勾引亦成戊就已之義也

一曰採取

採者以不採之採取者以不取之取是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郡先生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皆從這裏起便是作用處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所以男子十六而眞精滿而應乎乾女子二七而天癸降而應乎坤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造化有自來矣紫陽曰鉛見癸時須急採是坤之未復之初太易未見氣之前候一陽動而急採之也金逢望遠不堪嘗者謂莫使嬌紅取次零也復命禪師曰採取須教密誠心辯龍妍事難尋意脉容易失靈泉紫陽曰敲竹喚龜吞玉芝鼓琴招鳳飲刀圭是採鉛入鼎之樞機即非金華御女之術也

一曰融結

古歌曰日爲雄兮月爲雌日月精魂相吞咽紫陽曰二物總因兒產母五行全要入中宮即五星聚珠日月合璧也近代馬丹陽有云水中火發休心景雪裏花開滅意春是融結之時景象也學道者宜熟味之

一曰烹鍊

參同契曰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又曰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又曰嗷嗷聲甚悲兮如嬰兒之慕母又曰熒惑守西太白經天

殺氣所臨何有不傾雞犬守鼠鳥雀畏鸛復命曰奪得烏兎精與髓急須收拾鼎中燒古歌曰神火夜烹鉛氣盡老龜吞盡祝融魂乃自然烹鍊之旨不知造化者未可與之輕議

一曰金木交併

金者鉛之情木者汞之性杳冥恍惚不可名狀金之在體剛健純粹暢於四肢是金之本情也非情慾之情也木之炁內柔順惻隱如聞蛙鳴而汗下爲木之本性也乃仁之端是也金之情因鉛而育育木之性因汞而凝凝

鈐汞相投之時凝凝育育而情性自相戀也
異一子所謂雄情雌性相須含吐類聚生成
變化眞精以爲神藥紫陽曰木性愛金順義
金情戀木慈仁相吞相啗却相親始覺男兒
有孕契云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又曰金
伐木榮若非媒人和合則有間隔之患矣

一曰水源清濁

木源者心源性海之喻也若龍蟠虎踞雲散
霧收可謂慾海波澄愛河浪息靜處乾坤大
閑中日月長曰濁曰清當時自見矣

一曰溫養

除情去慾收視返聽墮肢體黜聰明終日如
愚不可須臾離也如龍養珠無令間斷如雞
抱卵暖氣不絕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嬰兒子
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訣曰忘形以養氣忘
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眞人守規中氣如春
在花節氣既周脫胎神化

一曰火候

火者神火也候者符候也法天地爲鼎爐以
陽爲炭以陰爲水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中若

申令細意調燮蓋靈藥無形而能潛隨化機顛倒升降曾真人曰百刻達離氣丹砂從此出有抽添進退沐浴之節若毫髮差殊立致悔吝紫陽曰縱識朱砂及黑鉛不知火候也如閑大都全藉維持力毫髮差殊不作升事屬天機不容輕議大意已見于羲皇作用中明哲之士日加九思自然而悟古有太上老君金丹火候秘訣一十二句謹錄于後

訣曰

日月本是乾坤精卦象周回甚著明（坎坤始復如循環）

（起復）前三五兮後三五（前弦後弦也）五六三十復還生（一月節氣）生兮滅兮周十二（一年節氣也）十二中分二十四（二十四氣周一歲之火候也）二十四氣互推遷（而周復始）萬象文銖都在此水銀一味分為二變化陰陽成既未既未却合為夫妻始覺壺中有天地

右歌訣乃太上金口所宣露盡藥物火候細微之旨詔諸後來學道者宜加敬重如或輕慢殃罰立見在在處處有神明而不可不慎純陽眞人跋云大哉十二句契合

五千言

一曰沐浴

參同契曰二月榆死八月麥生刑德臨門慮防危險紫陽曰鬼難之月及其時刑德臨門宜象之到此金砂宜沐浴若還加火必傾危故卯酉二時宜沐浴以平之不進火候

一曰脫胎

漸漸大漸漸靈漸漸成紫陽曰果生枝上終期熟子在胞中豈有殊雲房曰孩兒幼小未成須藉爺娘養育恩九載三年人事盡縱

橫天地不由親回視舊骸一堆糞土功圓果滿上朝元君可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太乙真人破迷歌曰道傍逢一魚猶能掉紅尾子若欲救之速須送水底當路逢一人性命將論委予若欲救之速須與道理傍門并小法千條有萬緒真道事不多不出於一已為省迷中人略舉其一二行氣不是道呼吸亂榮衛煉津不是道津液非神水存想不是道畫餅豈為餌抹陰不是道精竭命隨逝斷鹽不是道飲食無滋味辟穀不是道飢餓傷腸胃

休妻不是道陰陽失宗位如何却是道太乙
舍真氣氣交而不交升降放天地二物相配
合起自於元始姹女與嬰兒匹配成既濟本
是真陰陽夫妻同一義所以不須休孤陽豈
成事出示為神仙金丹豈容易志士不說真
大洞隱深誼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五行
顛倒術龍從火裏出斯言真妙言便是太一
力紫陽曰休妻謾遣陰陽隔絕粒徒教腸胃
空蓋引太一真人破迷歌之語辭穀故非至
道然休妻之說其理深遠今世地獄之輩見

紫陽言此即將金華三峯御女之術妄為箋
注迷惑後來陷士大夫於地獄殊不知太一
真人與紫陽真人之旨趣乃是身中真陰真
陽交合之義也故參同契曰雄不獨處雌不
孤居又云物無陰陽運天背元牡雞自卵其
雞不全雲房曰莫謂此身俱是道獨修一物
是孤陰白玉蟾曰自家身裏有夫妻說向時
人須笑殺蓋為此也紫陽曰能將日用顛倒
求大地沙塵盡成寶又云若能轉此生殺機
反掌中間災變福又曰勸君臨陣休輕敵恐

良吾家無價珍又云若會殺機明返覆如知
管裏却生恩後又誡曰未鍊還丹須急鍊鍊
了還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
遭殆辱此論防危慮險蓋轉返覆之機若已
心未除慾火下熾則大實傾喪命基頹圮到
此之時悔之何及僕所以再此以警世之學
道者但願俱趨正道同證仙階提挈後來毋
復一盲引一盲也葛仙翁流珠歌曰流珠流
珠投我區區雲遊四海歷涉萬書茫茫汲汲
忘寢失哺參過知友燒竭汞朱三十年內日

日長吁吾今六十屢赴三塗賴師傳授元氣
虛無先定金鼎後定玉爐離火激發坎水親
漠玉液灌溉洞房流酥具人度我要大丈夫
念茲在茲寄吾記吾以此顯見前真學道勤
苦未有不遇至人點化也修鍊內丹之道樂
物不過鉛汞二物而已然當先修人道以忠
孝為本濟物為先實此一身內功外行除嗜
慾定心氣節飲食省眠睡身中至藥精與氣
神精不妄洩則元氣混融元氣混融則元神
安逸三者既固則鼎器漸完鼎器既完方可

言修鍊也或問如何是順則生人逆為丹母答曰順者人倫之大端分精氣以成人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有身則有患煩惱從此起也逆者顛倒五行和合四象抹混元未判之氣本龍虎始始之精入于黃房產成至寶可謂無質生質身外有身雙手功滿德就而證上仙焉

玉蟾子丹經指要卷上

玉谿子丹經指要卷中

玉谿子李簡易纂集

長生久視之書、

黃帝陰符經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義演三篇總數百字其文隱奧其道淵微注釋雖多所見各異昔華陽眞人傳道於楊眞人谷秘爲三條大抵皆修眞內錄之玄旨也玉谿子探其端倪指其章義而爲長生久視之書原夫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心爲主宰精氣爲民

人能虛心棲神所以養性也惜精愛氣所以養命也精氣既固神不妄馳自然血氣通流榮衛調暢五藏六腑四肢三關千二百靈萬二千神周匝一身潛爲備禦主宰究陰符之義行清靜之教屏耳目之好去口腹之欲建五常以綜綱紀布七政以察萬神主居中官靡敢縱逸取用於己務本於身芸鋤草萊培植善地於是紫芝生丹田黃芽長玄圃靈臺神室金體玉英闕宛蓬壺交梨火棗三元合度四時如春物阜民安一如華胥氏之國焉

有眞人丹元者羽衣蹁躚謁于主宰主宰延之上座致恭而謂之曰眞人從遠方來何以教我丹元曰吾居規中咫尺不遠主宰曰何謂規中丹元曰契云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乃寶珠之中耳自太易之先與子俱生在太極之後與子俱立動靜語默悉與子俟今子所行乃陰符中下二篇之法術耳二篇以之治國足以致隆平以之修身止可延壽算若能行神仙抱一之道升入玉虛位爲眞人功滿德就臣事三境矣主宰曰我留神此道

已久雖遍參問未契於心眞人之來天幸我也乃再拜而請其道丹元曰神仙抱一之道者是內丹金液鍊形之道也吾非生而知之夫琢和氏之璧穿隋侯之珠者良工也況大道還丹乎不遇師傳終無自悟之理子性理粗明於命未了夫命須鍊內丹內丹既成則性命之道畢矣主宰固請願聞其要丹元曰內丹之道先以乾坤爲鼎器次以坎離爲藥物餘六十卦爲火候有採取烹鍊之節有偃養沐浴之宜奪造化之神功體天地之作用

仙聖口傳心授科禁至嚴非細事也在有道者當自敬之主宰曰敢問內丹如何以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丹元曰易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鼎器藥物具在於斯古歌曰鼎鼎非金鼎爐爐非月爐離從坎下起兌向鼎中居又魏仙翁曰偃月法爐鼎白虎爲慈樞乘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此乃取法陰鼎陽爐上水下火列二十八宿按八卦四時攢簇五行和合四象烹鍊龍虎拘制魄魂內外相符顛倒升降權輿造化孕育玄珠

大哉乎鼎器也主宰曰丹經只言鉛汞不知鉛汞是何物也丹元曰此即藥物也分而言之曰龍虎曰烏兎曰水火曰金木曰夫婦曰嬰兒姹女異名衆多不可枚舉吾直指與子庶幾開悟且夫天一生水水中有金外陰而內陽象月中有兎☵爲鉛中銀黑中白金精也眞鉛是也地二生火火生於木外陽而內陰象日中有烏☲爲砂中汞雄裏雌木液也眞汞是也眞汞出自離宮曰龍從火裏出眞鉛生於坎位曰虎向水中生即非世間凡砂

水銀硫黃黑錫五金八石之類只是身中真陰真陽而已亦非精津氣血液之屬但以滋養精氣而藥日生矣修鍊者取坎位之陽鉛合離宮之陰汞火候無差丹必成矣紫陽真人曰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是也主宰曰何謂採有日取有時丹元曰參同契云晦至朔旦震來受符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皆從庖裏起便是作用處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主宰曰何謂交合丹元曰日爲離今

月爲坎日月精魂相吞哈是也主宰曰何謂烹鍊丹元曰丹經云升熬於甑山今炎火張設下又曰朱雀炎空紫華曜日黃金銷不飛灼土煙雲起雲房真人白白虎兇頑不可當青龍猖獗更難防只消閃入華池鼎真火掀天煅一場悉其旨也主宰曰何謂溫養丹元曰如龍養珠如雞抱卵朝屯暮蒙日用兩卦主宰曰何謂沐浴丹元曰觀與大壯陰陽始分刑德在門盧防危險主宰曰敢問真土何物刀圭何似丹元曰所謂不離真戊己仙家

乃曰一刀圭契曰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刀圭眞土悉在其中圭宰曰何謂媒入丹元曰媒何之謂投鉛合汞非媒不可圭宰再拜曰內丹作用已粗知之火候細微願祈眞教丹元曰此事端屬天機不容妄洩今既相遇又不可不爲言之且人之性猶水也水能生木木主仁所以性至善木能生火火主心心疑而爲神則爲神火矣以此神火煆煉鉛中之銀是以參同契至秘在鉛火二字則神火之功不小矣然此火非凡火

此紫陽有鼎內若無眞種子猶將猛火煮空鑪之喻若無藥而行火候適所以自焚其軀故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賊生於國時動必潰紫陽曰火生於木本藏鋒不會鑽研莫強攻禍發只因斯害已要須制伏覓金公金公則眞鉛是也其候也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三五德就乾體乃成巽繼其統固濟操持艮主進止不得踰時六五坤承結括終始溫養子珠世爲類母暨乎陰盡陽純則脫超神化是爲無質生質身外有身浩劫長存胎

凡入聖是道也掃三千六百旁門太極以此而生三才父母以此而育我體我當以此而成我真孕於洪濛生於坤癸杳冥恍惚悟者自得言訖丹元即從座起入于規中忽失所在主宰汗下有如朝露之襲體又如晝夢之初覺訪玉谿子具述所遇丹元之事因喟然嘆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丹元之言自太易之先與我俱生在太極之後與我俱立入規中而杳默覺靈臺之添真得非我中之我乎認以為是則又有子焉敢問

子與我孰若玉谿子曰丹元之於主宰主宰之於玉谿猶月之在水大而江海小而盤盂分之則衆月皆見聚之則還歸于一豈不聞靈寶經云元始懸一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去地五丈元始登引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妙行真人十方無極至真大神無鞅數衆俱入寶珠之中則是珠也大則包三千大千世界小則入於秋毫之末勃勃而投珠口乃是萬而歸一況止三乎主宰曰寶珠之喻於人如何玉谿子曰即丹元所謂金液內丹鍊

神之道也黃帝赤水求玄珠非罔象無由得之為此珠也不問貴賤人人具足但不離一身之中前輩有詩云無價夜光人不識凡夫塵度幾千生蓋憫其斷喪也寶珠與義寶靈寶經之祕旨也非下士所得聞縱有修行徒多讀誦朝聞夕死未見一人令洩天機明以告子元始即始青之祖炁為天地之根萬物之母即黑中白鉛中銀眞鉛是也大浮黎土喻坤癸之宮初則神風靜嘿山海藏雲氣升空玄空玄者天玄也生于坤宮長為黃芽則

地黃也天玄乃木汞之氣地黃乃金鉛之色契云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竪根基經營養鄽郭凝神以成軀衆夫踽以出蠕動莫不由明玄黃之氣相感而孕至珍是為無質生質號曰還丹又曰驪珠玄珠寶珠得遇而錄之者至緣福也[六]主宰曰然則子之寶珠何在玉谿子指坤之上乾之下果有一物如黍米大光明瑩徹洞照內外玉谿子曰此一日之丹也以我之眞奪造化而生之從微至著三年成功能入此則不在五

行之數矣玉谿子登引主宰隨之而入既入珠口恍然而悟

辨惑論

修眞之旨金丹而已金丹即鉛火也鉛火即金木也金木即情性也靜者爲性動者爲情參同契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明情復乎性性歸太易也性歸太易則命全矣若止明此一性不修乎命則曰孤脩如望後之月日減一日不見其明及其晦也則猶人之遽遊性則依然但命斷物壞性不能

駐而自遷耳東坡詩引禪宗喻云猶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假饒心地上徹理得明白亦只是守一箇頑空若能徹底無瑕可以直超佛地心經所謂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還你本來面目或滲漏未盡則

又再出頭來不失人身幸矣緣爲命上不了故也昔劉海蟾有歌曰眞箇佛法便是道一箇孩兒兩箇抱紫陽眞人曰釋氏教人脩種樂亦緣種樂是金方豈知夫所謂金方哉參同契曰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

名一五金之主北方河車又曰金烏水母母隱子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明眞鉛生於北方坤癸之位是元氣之祖其採之也在太易未見氣之先則可用矣以此鉛中之銀合砂中之汞無中生有故號還丹上合雞鳴下合潮水人居三才之一在天地之間元氣八百一十丈大運隨天小運隨日呼吸橐籥應乾坤之開闔故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一呼一吸繫於命蒂黃庭內景經云兩腎水王對生門

出入日月呼吸存是一身上下之正中樞轄經緯前向臍後對腎有如混池心腎合為一脉其白如線其連如環廣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元氣繫之於此修眞之士採鉛投汞一點落于此中所謂立基一百日是也此基既成方名玄牝玄牝者即非口鼻諸竅亦無形象可求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莊子曰眞人之息以踵亦非足也寓此意也扁鵲靈樞經曰上玄下牝子母相親則玄牝為陰陽之源神氣之宅玄

牝既立則猶胎之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故云子母相親所以常人不可得而猜度內丹將成則元氣元然自住于此又豈問乎寒暑飢渴而與年壽哉達磨禪師面壁九年而無毫髮走矣者是息自住別無他術蓋

得此道也欲立玄牝先固本根本根之本元精是也元精即元氣所化也故精氣一也以元神居之則三者聚于一矣石真人云以神居氣內丹道自然成若精虛則氣竭氣竭即神逝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即性命之輪迴也真仙所修者亦只從此歸于本根而復乎性命性命之藥無過神與氣精神即遊魂物即精氣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以元精未化之元氣而點化至神則神有光明而變化莫測矣名曰神仙則是從本身而修非用外物也今世之學道者不肯於性命上究竟競於傍門雜術及服餌金石草木以僥倖可謂之忘本矣況又有一等地獄種子妄引仙聖歌訣以僞惑真欺誑士大夫相挽入鬼錄如引紫陽真人詩云

休妻設遣陰陽隔却注爲三峯御女採戰之術誣汚前眞甚可懼也僕歷江湖數年親見此輩如牽羊入屠肆續續而死者不可枚數誠可哀哉又豈知夫紫陽之深旨乎乃身中自有眞陰陽也前賢有云自家身裏有夫妻說向世人須笑殺爲內之坎離 流戊就已也及其立基已兆則更不可言採藥矣紫陽曰未鍊還丹須急鍊鍊了還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是不穫已而法天地父母奪造化於自已出乎爾而反乎爾

如渡河筏子上天梯到彼悉皆遺棄若得玄珠成象太一歸眞當究眞空與道混一其地獄種子豈可與同日而語哉

或問玉谿子曰子之辯惑論所言玄牝還如是否玉谿子答曰似是而非不可執爲有爲不可泥爲無相紫陽眞人曰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眞金既返黃金屋一顆明珠永不移此乃聊指造化之基耳除却自身安頓著何處去然其中體用權假本自不殊如以乾坤法天地坎離體日月是也老子

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谷者至虛之義神者喻我實一性而已是立鄽鄂以爲室宅則神氣有所收藏不致亂迴光返照便歸來造次弗離常在此人之則玄珠自結聖胎自成古文龍虎上經云神室舍洞虛玄白生金公又云神室有所象雞子爲形容契云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鼎器歌曰來去游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探玄牖與之士當直於義皇心地上立命混沌裏面安身則到箇中矣如何是義皇心地上立命

未畫卦之前將畫卦之始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如何是混沌裏面安身噫昨夜七星潭底見分明神劒化爲龍更待形出箇模樣與諸人看咄水銀實滿葫蘆裏固塞其口置深水水銀即我葫蘆意沉浮任他水猶氣此處有妙理達者得眞趣石眞人云意馬歸神室心猿守洞房精神魂魄意聚作紫金霜可謂一孔玄關湛然神室不內不外分明指出

丹房法語

心疑曰神凝神歸氣以鍊丹情復乎性復性歸根以養命還丹之本鉛汞而已元精爲命之祖寶元精而眞鉛自生元神乃性之宗嗇元神而眞汞自產是故固精以養氣固氣以養神鉛汞有時而相投注息綿綿而爲火候神氣無刻不相聚忘念久久而成金丹若眞鉛走而眞汞枯元精散而元神泣欲求還返不亦難乎劉海蟾眞人授馬自然眞人金丹訣曰若遇眞人親口訣剖腹開腸爲君說劈破蓮花未折心涌出赤龍身上血奔流直達

太一宮鼎是壺中眞日月陰陽交結烏兎合一顆明珠光皎潔沖開兩路透天門熟耕三田種靈苗崑崙頂上刮天明撼海門中如地裂三十輻輳法界輪上下兩弦接偃月進火工夫但寂然日月循環無暫歇鍊成朱橘如彈丸跨鶴乘鸞朝帝闕王爵子曰言簡而要眞遇者方知命基之妙盡於斯矣非語言文字可造也

義皇作用

道藏金液論曰上古之人皆服金華龍胎大

丹而後能羽化飛騰昇入無形且此時未有鼎器薪火又無五金八石顯是內丹明矣義皇至聖發天機而畫卦體造化而啓易（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始也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九還七返體之而作用也原夫乾坤坎離牝牡鼎爐本一本一而已設象顛倒以明鼎器藥物當夜氣之初動肇一陽之始萌海波沸騰黑龍噴滇金水相符如蟾吐輪採之以片餉結之以頃刻中黃施令國無害道兵寢刑措天清地寧日月東西經水火南北

政龍蟠虎踞金伐木榮當乙癸之運始應乎朔旦之復育魂生震庚而兌受丁是爲上弦而金八兩三五圓望極於甲壬魄長巽辛而艮納丙是爲下弦而水半斤六五歸晦東北喪朋循環無端進退符火居停主人潛心內錄收視返聽晏然自如包括萬象以全至神二至二分溫涼寒暑晝夜晷刻則而勿咸卯酉刑德沐浴滌滌一日之中變態萬狀鮑熙和暢百脉拂拂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笙簫虛鳴秋蟬抑揚

真氣游泳溢心則懣臍腹陰疼隱忍躑躅當
此之時調息綿綿注意規中陰疼非疼隱忍
如作柔情淑意海棠春睡覺兩腎如湯煎次
膀胱如大熱乃神室精氣爲物自已游魂爲
變耳於是引一氣以運轉激靈泉而泝流璚
酥飛花參差四墜化爲玉液又如甘露頂門
欲裂三陽併聚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
昌失之者亡三五至精天地至靈沖逸純粹
其神不疲乃知乾健之正體復還爲嬰兒靜
坐則虛室生白雪月輝映流珠金葉鶩電來

橫忧然在外或見舊宅分分朗朗凡塊土質
不以爲喜不以爲異一心按定候欵合體間
有丹蛇來纏于心又見怪物露見形象美女
狂醜悲戀求憐或報未來事或稱天使者去
而復至動于惑想凝然勿顧任生任死心既
不受久之自泯（皆是身中神及外魔來試若恐懼則禁魔失所守矣）惟
絕交而屏人事宜先休有德有力者栖焉一
歲三百六十日計四千三百二十時除却沐
浴共七百二十止有三千六百時則是暨三
千六百之正氣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

之策一百四十有四以為六十卦之作用牝牡四卦不在其中（牝牡四卦乾坤坎離也合之則三百八十四爻按三百八十四銖應一斤之數周在其中矣）二篇之策合三百六十每一時准二十四銖為一兩之火一月除卯酉合七千二百銖一年合八萬六千四百銖准二百二十五斤之火在則包之十而乘之（十九）則奉八十六萬四千之正氣計二千二百五十斤火換盡父母之軀已成純陽之體真為無質生質身外有身始則一步兩步次則百步一里三年九載縱橫天地蹈水火透金石

雖克洪湯旱之沴陽九陰六之災俱無患矣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州功滿上昇膺籙受圖尤當擇人而授以繼將來則臣事上清為無媿焉

玉溪子丹經指要卷中

玉鉢子丹經指要卷下

玉鉢子李簡易纂集

張紫陽贈白龍洞劉道人歌

兎走烏飛兩曜忙始開花發又秋霜徒誇籌
壽千餘歲也似雲中一電光一電光何太急
百年三萬六千日其間寒暑互煎熬不覺紅
顏暗中失縱有兒孫滿目前都成恩愛轉纏
纏及乎精絶身枯朽誰解教君暫駐延暫駐
延既無計不免將身隨逝水但看古往聖賢
人幾箇解留身住世身住世也有方秖為時

人誤度量競向山中尋草木伏鉛制汞點丹
陽點丹陽事迥別須向坎宮求赤血取歸離
位制陰精

坎坤體離乾體乾以陽交坤而成坎所謂
流戊也坤以陰交乾而生離所謂就己也
萬物姙娠於乎乾坤壬癸會於北方故曰
坎宮坎宮即坤宮也西南是本鄉非未申
之位也元氣從此而生赤血者即是身中
一點陽精又曰陽鉛實先天一氣耳經曰
卓哉眞鉛天地之先是為眞鉛也離位者

即乾宮是也知時採取此陽鉛以制離位之陰精陰精即陰汞也木液也二物交結而成內丹即非世間朱砂水銀五金八石草木有形之物

匹配調和有時節

藥味平平金水各半黃婆媒合婚冠相求貴在知其時節也

時節正用媒人

參同契曰晦至朔旦震來受符是一陽初動時也當斯之時牝龍吟雄虎嘯得媒人即自交合媒人即黃婆也古歌曰三四同居共一室一二夫妻為偶匹要假良媒方得親遂使交遊情意密紫陽曰本因戊己為媒娉遂使夫妻鎮合歡又曰須假媒人勾引石眞人云阿誰知運用大意要黃婆

（缺十二）

然則黃婆為眞土眞土即黃婆當雄雌交會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非黃婆不能也實為還丹之樞紐金水之隄防貫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黃婆眞土已見其大槩矣

金公姹女結親姻
金公姹女見下文釋結親姻即是投鉛合汞
金公偏愛騎白虎
金公鉛也抱天一之質本從月生而寄位於西方庚辛金而出於坎位故曰虎向水中生即鉛中銀黑中白水中金也參同契曰金爲水母母隱于胎水者金子子藏母胞又曰被褐懷玉外爲狂夫乃眞鉛也實先天之一炁耳

姹女常駕赤龍身
姹女汞也汞負正陽之氣本從日生而寄質於東方甲乙木而出於離宮故曰龍從火裏出即砂中汞雄裏雌太陽流珠也參同契曰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又經曰赤髓流爲汞姹女弄明璫乃眞汞也木液是矣
虎來靜坐秋江裏龍向碧潭奮身起
秋江即是西江碧潭即是東海眞龍見眞虎則一起一伏兩相飲食俱相貪便

兩獸相逢戰一場波浪奔騰如鼎沸
古歌曰青龍逐虎虎尋龍赤舍交會聲喧
喧是龍爭虎戰水激火發鼎沸暴湧顛倒
受制時有嬰兒之聲
黃婆丁老助成靈
石眞人云黃婆雙乳美丁老片心慈龍虎
相交戰東君總不知黃婆見前釋丁老乃
丈夫也陰眞君曰我爲世上道無窮不知
只伏嬰兒心眞漏泄天機也
撼動乾坤走神鬼

古歌曰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爐
裏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神
鬼即天魂地魄
須臾戰罷雲氣收
雲收雨散萬籟淨返掌中間災變福
種箇玄珠在泥底
復命篇曰夜來混沌擲落地萬象森羅總
不知乃一點落黃庭也黃庭即中宮黃房
也玄關也喻如泥底也紫陽曰一時辰內管
丹成爲一日之丹就也日添一黍米大漸

漸成玄珠也黃帝赤水求玄珠非罔象無由得之是此珠也罔象無思無慮也從此根芽漸長成時時灌溉抱眞精三谷子曰立基一百日溫養以周星但當保精嗇神水自滋火自養待其氣足十月脫胎吞入腹忽覺凡軀已有靈

紫陽又曰一粒靈丹吞入腹又曰脫胎又曰通神聖參同契曰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既是內丹如何又曰入腹入口入五內後人疑此便為外丹殊不知無質生質

乃謂還丹眞一子所謂首採天地眞一混沌之氣而為根基繼取乾坤精粹潛運之斑而為法象循坎離否泰之數而為刑德盈陰陽變化之機而成冬夏陰生午後陽發子初故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藥物餘六十卦為火候烹鍊溫養潛奪化工如果生枝上子在胞中十月火候氣足則倏爾而蛻神入眞胎與天相畢矣故云入口入腹入五內參同契曰類如雞子白黑相符縱廣一寸以為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

俟彌歷十月脫出其胞可謂無質生質身外有身戀故軀則困在昏衢出泥丸則縱橫天地名題仙籍位號眞人乃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時也

此箇事世間稀不是等閑人得知夙世若無仙骨分容易如何得遇之得遇之宜速錄都緣光景急如箭雙取魚兒須結罟莫使臨淵空歎羨聞君知藥已多年何不收心錄汞鉛莫教燭被風吹滅六道輪迴難怨天

此語警劉仙且教其收心錄汞鉛以此見

內丹須自己內錄非假外藥分曉

近來世人多說詐競著布衣稱道者問他金本是何般噤口無言似害啞

金木見指要中金木交併釋云修丹不知此不可與語還丹矣

却云服氣與休粮別有門庭道理長君不見破迷歌裏說太一含眞法最強

旁門小法千條萬緒於金液還返內丹之道了無干涉所謂如何却是道太一含眞氣五星連珠日月合璧也內丹從此而結

法身從此而出別無第二門也
莫惟言辭甚平劣只為世人無鑒別惟君心
與我心同方敢傾懷為君說

規中圖十二字訣序

三千六百法養命數十家率皆旁門無非曲
徑且如服氣數虛腹附後飛金晶吸搐運河
車閉息為火候納清吐濁接境流流引龜轉
轆轤鑪形希超脫存頂顱守眉心盡是頭上
安頭無事起事顛倒失本乖於至真遂使百
脉沸騰三田潰亂本期永壽反爾傷生良由

逆天地之和不合自然之旨故簡易閱歷參
同僅三十載頗得其奧伸諸丹經以其緒餘
作規中圖十二字訣用傳學道君子以正心
誠意為主為中心柱子庭中以制外以八字
為輔調御四時由外以應中上合天心中猶
人事默符造化順軌陰陽外法五行內理五
藏以為日用循環無端也不施為也不存想
也晏然大定以總元機但要絕嗜慾定心氣
省思慮節飲食調鼻息鼻昏瞳慳視聽養天
和於四威儀中脗合自然別無繁難也已立

鄭鄂者以是契符大養聖胎未立鄭鄂者以是益元氣養精神爲立鄭鄂之漸至於虛耗損失病疾交攻則以是驅疾固元爲補益延年養命之術可謂簡易之門矣

規中圖

真人潛深淵
浮游守規中

規中者如居一規之中不在中間不在內外也不泥象也不著物也在身中之中意中之中如大圓鏡中之一我但正心誠意爲中心柱子當萬慮俱泯之時真人出現如魚居深淵游泳自在而不離方寸即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矣喜怒哀樂未發當此之時可以居規中浮泳而潛御四時以正造化四威儀中不可失節爲物來則應過復居於中切不可動着中心柱子於中常令空虛一塵不立冬之不緻不拘自得受用其要妙也六陰歸

坤萬物還元復卦始萌長子繼父體一陽潛動處萬物未生時皆從這裏起便是作用處當斯時也跏趺大坐凝神內照調息綿綿默而守之則一炁從虛無中來杳杳冥冥無色無形兆於玄冥坤癸之地生于腎中以育元精補續元炁續續不耗日益日強始之去病次以返嬰積為內丹之基本矣衷眞人云所謂是元炁補元炁豈是凡砂此補益之上法也朝屯者體君子經綸之始是萬物萌芽之初仁之端也子時其始生之炁在腎是不召

而自來宜寶而養之調息無令耳聞但聽其悠悠綿綿令乎自然與天地橐籥相應久之則腎炁合心炁二炁交感以降甘露而產玄珠喬慕蒙者蒙以養正聖功也不失赤子之心也午時其始生之炁在心無思無慮寂然不動冥心內照以合之是宜靜坐以斂之久之則心炁自合腎炁而成既濟之功焉人居三才之一一身與天地等故與天地之炁相應眞一之精相符人之元炁八百一十丈橐籥相似所以元炁大運隨天小運隨日但人

不能體法天地以致斲喪傷敗精神迷亂自與之違豈天地違之也哉若能順其理控其機則可以符化工而爲修丹內鍊長生久視之道也除人之外總皆稟濁混淸而在元炁中均爲化物耳又安能御元炁者哉參同契云春夏孰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又云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文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故以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子丑寅應春木用事木主

仁萬物發生之時故熙和二字養之熙熙然如春登臺和者美也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如嬰兒之未孩號而不嗄和之至也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卯辰巳應夏火用事火主禮萬物茂齊之時故以中和二字養之既和矣無大過無不及是謂之中始得情性優游而無湯決也午未申應秋金用事金主義草木黃落萬物收戈故以斂靜二字畜之以遂萬物之情酉戌亥應冬水用事水主智萬物歸根元

氣始肅故以欽肅二字以藏之以應天地之氣象同契云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眞人者即我之一眞凝則為神用則為心靜則為性非動非靜虛則靈通亦名眞心游泳於規中在方圓規矩之中為造化之主運移不失中應四時有信育之而為眞土發號施令亭育元氣制養元精化生純粹綜五行而不忒以通天地之和故正心誠意乃能無私始得乾坤泰而坎離交陰陽和而萬物得三光合度以致太平然後國富民安而百獸俱理矣

解純陽眞人沁園春 并序

純陽妙道眞人沁園春一詞訣盡還丹至理天下描傳註釋雖多不免迂闊豈知此子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如是則當以心會心以意會意倘到箇中之趣方信出於自然可謂要道不繁工夫容易離諸疑網入衆妙門某輒成七言四句通籌眞人詩一絕共一十六首按二十斤之數直下註脚用發玄機覽者幸詳味之舉一隅則頭頭俱是咸淳丙寅脩楔宜春晚學玉蟾子序

心園春 拈起話頭便是道心事 咦

好天良夜清明候 赤子嬰兒混沌時
自得無弦琴裏趣 宮商不許外人知
七返還丹 金歸性初便是七返得土成功號曰九還
情歸性海禪交併 爐冶金華號返還
混養全資具土力 鍊成靈質出塵寰
在人 大道只在己身內行須是百鍊
太一分三人得一 大樂只於身內覓
可憐萬萬與千千 盡把將來爲樂逸
先須鍊已待時 鍊己先要降心休慾自有待時

撥轉機關與俗乖 怡心寂澹似嬰孩
細看造物本無物 春到江南花自開
正一陽初動 坤變成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靜坐蒲團絕所思 神廬出入漸遲遲
氤氳暖氣回天谷 知是一陽來復時
中宵滿水 中宵便是午夜滿裏始覺更長
灝氣騰騰萬籟清 身中冬至恰三更
可人風味孰能會 時聽銅壺滴漏聲
溫溫鉛鼎 鼎鼎非金鼎爐爐非丹爐非沉於下起元在滿中居
玉兎湯煎滴沸脆 金爐火熾轉光熹

杳冥誰識無中有　內蘊金華是聖基
光透簾幃元神陽生神光閃爍（實心內照一歸沖漠）
始青一炁色非色　出彼龍樓歸鳳闕
瑠璃箔下燭交輝　蜚煉江頭兩初歇
造化爭馳夫婦歸室月到陽宮鉛花很裏堅虎相連
紅黑相投世莫猜　全憑戊己作良媒
溶溶一搦乾坤髓　著意求他啜取來
進火工夫猶斗危水中火發雷裏花開一意提防纔著方便
鴻濛宮裏氣氤氳　紅杏枝頭二月春
但把金關牢鎖閉　轉機總是屋中珍

曲江上看月華映宮靜有簡烏飛
牛女緣情遁本龜蛇類稟天然陽烏遁朔
合嬋娟二氣相資運轉此是鉛汞相投莫
認是小腸九曲簡真人詩云曲江之上鵲
橋橫牛女情緣道本是也大藥金丹自此生不信但
敲甲乙户雙童自解教君行（十一）甲乙户神如戊己門此
內理至深速筆舌難宣但只是一身中事
咦　要知山下路但問去來人
當時自飲刀圭二土便是戊己金刀即是鉛汞
龍盤虎踞鎮中央　離坎交併日月光

飲罷醍醐歸洞府　華池郁郁鵝花香
又誰信無中養就兒　身裏陰陽壺中日月切仙聖元來總別不箇中人教我如何說
精養靈根氣養神　化滋鉛汞孕真身
恍然透出泥丸頂　始信神仙不誤人

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
金汎輕浮清在上濁在下清為金華濁為鉛質以金華合木液用鉛之妙訣也二物會則情性混融泰聚成則金木固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
清濁泥浮共一源　取清捨濁更玄玄
混融間隔須分判　妙在師真一語傳

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
學到知羞處方知藝不精白雲先生所謂
毀之者如持巨箒以掃崐崘嵎咮之者類鴻
鵠之飲滄海井蛙籬鷃之見豈知海闊天
高耶勤而不遇終須遇遇之不錄更愚癡
當惜分陰莫教虛度直須猛省急急修持
寶珠入手幾時明菴孑壞了如何造
黍米珠中世界寬　仙真勃勃入其間
幾多未遇徒瞻仰　空嘆天高不可攀
長春真人詩云日月忽忽頂上飛光陰忽

忽眼前移回顧返顏即成老下手逢修猶
太遲紹興間宜春城南魏安撫家多陰隲
一日有異人直入書齋中呼安撫可求就
語時魏晝寢左右不敢以白乃題一詞於
壁而去名蘇幕遮魏起見而悔甚使人尋
覓竟不可得詞曰水中金衝牛斗玉鎖金
關護法靈童守赤水丹臺龍虎走萬衆森
羅勅勅投珠口　飲靈源明火候太一爐
開丹熟神光透浮名浮利終不久下手逢
修窮取無中有

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虛皇經云凡欲修道建功為先是以諸天
上帝天帝高尊諸天眞人諸天神仙咸以
功勤超聖眞位諸天記功世間學人脩眞
志恪功滿德就凡蛻為仙仙化為眞眞人
無礙洞合自然消則為氣息則為人神通
自在變化無形飛行三界出幽入冥脩鍊
之士始則惜精愛氣栖心凝神自立基溫
養炁乃入室三千內功不可少虧以至分
胎純熟超脫朝元尤資外行以符天道是

以功不厭多行不厭廣是以功滿三千大羅爲仙行滿三千大羅爲客鍾離祖師云有功無行如無足有行無功足不前功行兩全足自備誰云無分作神仙且修眞得道先居蓬萊方丈瀛洲得爲散仙太一元君乃召受圖名題仙籍以次階陞之蹲聖位上朝玉帝位號眞人更須接引後來溥行開化至無修證處乃曰自然高眞詩云十月分胎火候指內功時計已三千更資外行符天道超脫朝元證上仙全眞元張

眞人道成之日作解佩令詞曰脩行之士功勤不小識五行逆順顚倒妙理玄玄玉爐中龍蟠虎踞金鼎內鍊成至寶　陽神離體杳杳冥冥剎那間遊遍三島出入純熟按捺住別尋玄妙合眞空太虛是了

密語詩五首

噓呵三又覓無蹤　放去收來疾似風
十萬人中提一二　　的將此道付於公

其二

伸如鷺電圓如月　　不是男兒莫近前

證佛成眞須用此　這些微妙要師傳

其三

斬釘截鐵剖昏迷　妙用縱橫得自師

適意歸來盈袖裏　摩娑恩養作孫兒

其四

光芒燄燄逼人身　骨悚毛寒作麼生

果是男兒應不怕　一揮當下見眞情

其五

十萬人中一二人　一揮要合聖賢心

赤童頭出英靈瑞　枯木開花鐵變金

讚純陽仙像

至德難名元功不宰倡誦何勞稱讚皇天無私惟德是輔聖師因不遠爲仙姿鳳質命世之眞儒月相虬髯大唐之宦裔祇因驚覺黃粱夢截斷輪迴生死關丹成只要度人位重（補十）每來援溺下南州則金鉛木汞游汴京則玉液蘇迦流一派爲全眞則億兆蒼生賴其休垂三劒爲箴規則百千弟子蒙其愛有時白（十四）蘋紅蓼有時紫府清都放下般般見太虛依舊立侍通明殿率土想其丰度宗臣昭著靈

踪郭上竈久欲歸來（先生自謂也）彭道人尚希顧化（即彭泮也）

老謬累劫習氣纏綿有識以來殊不量力無所不好獨於仙佛之道未暇問津前輩長沙宦裔岳君素蟾與吾同好遂為忘年交素知其與彭泮陽胡古墟三人法友同受玉谿先生金丹口訣一日因話邊扣及即慨然立談平日訪友尋師不惜身命後遇玉谿老師吾與子平日無非淡好雜術學道自有時節因緣子既及此則唯其時

矣少俟吉日傳授遂於甲子春中密指數語證試為之未及一月丹道即驗所謂金光遍體瓊樓絳闕龍虎嬰姹須臾恍惚分明呈現岳君聞之因捫淚嘆曰吾聞道以來身品肉病不能收足故於進火工夫尚未下手子夙有仙骨非細事也吾不敢為汝師且指彼中一人絕肖玉谿先生者曰（十五）但加衣冠以寫先生小像師事之而盡以先生手澤及今十書嚴加付囑既而又聞薄識束總管云先生晨昏栖迹吾家吾父

安撫任滿同載歸淮先生宿食於廚船中而以鐵索帶於坐船之後將及眞州忽焉風濤大作鐵索截斷人船什物盡入洪波而沒越二日則先生手挾小衣包詣揚子橋艤舟之次與吾父面別而去始知先生得入水不溺之道舉家嘆息不已吾自受授迄今五十五載今及九旬勉貌仙像於十書序尾併壽諸梓用廣其傳至正十四年月日中陽王珪君璋焚香敬書

玉蛉子丹經指要卷下

道藏輯要

仙佛合宗語錄

冲虛真人伍守陽著

吉王朱太和十九問（法名太和號雲水在宗人府王牒名派常淳睿皇帝重孫）

一問曰蒙指我以真藥物猶未明辨所以為藥物之真嘗聞上古聖真及師仙所言只是口說真藥物猶不知自身中辨何為真何為不真故不免疑而再問之

伍冲虛答曰真藥物即真精也

精何故言真以修仙道可用者名曰真不可用者不名真彼後天交媾之精即不真

交媾淫精已有重濁形質不能變化復返為無形質之元炁而化神既不能化炁化神便是不可用者故不真　莊子南華經云既以為物矣欲復歸其根不亦難乎　陳真人云貪嗔愛慾不能離安得此身延壽考　抱朴子云有一等專守交媾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大藥亦愚之甚也

先天元精乃謂之真精

未有天形之先只是元炁如未有人形之先亦是此元炁然生天生人生仙生佛皆是此炁故云至靜未動曰元炁靜而將動曰元精元精實即元炁非二也而強名為精乃修仙成道之根基始是修仙可用之真精

第世人人人能說真精

世人見仙只言真精遂亦藉口亂說知真精以誑人況彼不遇真仙親傳何由知得精之真者不過執後天交媾之精冒認指為真精者也凡斥稱世人以其迷戀世法之人非真苦修志學者仙何肯傳大道假令聞道亦無用處及至誑人皆指媾精為真精也或有暗與道合偶似一遇其真者有之終不知其所以然之妙理也

顧與岐庠友在道隱齋中問曰所以然之理願得再詳之冲虛子答曰靜動生滅之有循環人人之必然者且循環不窮

爲不一遇由學不得真傳雖遇先天發見而竟失却亦不知辨真與不真而用皆由不知所以然也何爲所以然蓋人自有淫媾之後已來精耗而因以耗元炁炁曰元是元頭始初之炁無形者耗而少矣必補而足方可長生不死必用無形一樣元炁補之纔方相受若有形之淫精則自炁變落下一層故不相受不相補既身形與精形相隔有形與無形不相受此理之所以也不知者蓋精生有真時要知而不知則精中真炁不足即補炁亦不得足不能成仙當採取配合亦有真時當知若不知則精炁不能真足者即補精亦不得足而化炁亦不成仙能知此所以足者以補則身中元炁自能長

旺圓滿可伏胎入定出神入仙故古聖云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得所以驗之真方能成仙而了道此正所謂道之原也必先知此所以然者而後能求求而能得若世人浮慕而聞其粗淺套語安能知

彼人有從有念而為精者即交媾精之類也

與敬問此有念答曰有念者有淫媾之妄念也因淫念而生之精即同交媾精因淫事而生之精亦即交媾之敗精精已敗者丟已耗矣更何以得長生故華嚴經中佛言初禪念住楞嚴經中佛言汝以淫身求佛妙果輪轉三塗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証陳虛白云大道教人先止念念頭不住亦

徒然是仙佛皆同除此一念也

有從無念而為精者即先天元精也

與敲問無念答曰無念者無淫媾之妄念虛極靜篤乃未有天之先未有念之先在杳冥中之精為先天元精世人每有無念而遇未得師度仙機竟棄而不用或知元精之虛名而不知當用之真時實用故不免當面錯過

於斯二者亦有鍊之而亦竟無成功是何故

二者是言有念無念之淫精真精也淫精鍊之無成固宜矣而有畧知真精鍊之亦無成功不知此是何故

蓋由不知辨所以妙理則亦不能辨所以妙用

真精由鴻濛杳冥判來其妙有可長旺得身中之精炁者猶有不能長旺中之精炁諸君人不知當採時之妙理即不知用當採時之妙工也

不過祇是遇得世間凡夫傳得世間凡夫法耳

凡夫法皆是邪淫事或被人譏恥笑不敢說邪轉為口說清淨而身心所行實不清淨口說真精竟是杜譔空亡幻說皆為欺人之謀詭取衣食學者遂執而信行希望成仙亦大誤矣與敬曰或亦有執實行清淨者否答曰雖有實行清淨終不得遇仙傳藥生之真時採取烹煉之真時不能得丹成仙証道修至禿盡老死依舊是一凡夫死亡而已絕無不

死而長生者總因與仙家辨真時不同我故曰凡夫法
子已從凡夫學鍊藥矣按其不成便見其藥之猶不真也當知
有異於彼而為真藥者在也
子若對吉王殿下言也不成者是由不知藥生之真時不知
採藥之真時故不得真藥不能補足身中未發動之元炁炁
補足即是丹成炁補之不能足則是丹不成仙不成止是凡
火之妄為非仙傳之真藥也既見不成怎不求真傳尋真藥
之妙理妙用者乎
夫無念而得為真精者固是矣
人而無念　心真虛靜矣至於靜篤鴻濛時似有動而忽有

動機正是真元精之先天也此人人之本有可遇而可得者雖有知真精而不得元神靈覺如是如是精雖真而亦不得為真精用

或有聞師言真精而知真精之名但因初學淺見時至而猶不知不能以元神配合宰運採取烹鍊亦至當面錯過如何能得真精用如此亦是知之不真信受奉行之不篤耳　玉清上妙功德經云不善修持而失法本不能長生　天來子白虎歌云月無庚氣金無水縱有真鉛枉用心

此上天所祕之妙實在如是

天所祕是祕之不傳無德以傳有德也人與天相隔甚遠人

德合天則與天為一矣故傳與以如是德之不修以合大則不能得傳也如是者是以元神辨藥生之時為配合得知此則得長生不死入定出定神通無極此上天之所以當祕也

靈寶度人經云水火二用非聖不傳

舉世間人所不得知之妙實在如是

天仙以如是祕法得証仙於天惟天仙之所知所行者而世間人何以知人能修德合天即是天人則可得知如是不修德以求合天即是凡夫下鬼終於不得知如是者而已欲學道修仙者先當自勉修合天德

海誓山盟而不敢輕洩者實在如是

世有善根聖真專心修德精進學道上仙高真固肯傳以道矣猶且令設盟誓如海樣之深如山樣之大纔悔其已前之或有錯者禁戒其日後之不為非不緩急於自修不妄傳於無德其不輕洩藥生採藥生真時者如是　度人經云長生久視之法上天其禁至重

得此真即天仙矣即同世尊佛矣

得此元精真則精炁能化炁而成滿盡通出陽神而超浩浩刼運惟此真者方是天仙之道同佛道

不得此真則談禪說道皆為幻妄虛言矣

若不得知此藥生採藥之真時則不成滿盡通不出陽神超

却運只成一個空談妄語而已

予今得此於明言精始真矣藥始真矣言古王如今得明白說此藥生真時始知仙道所用之真精真藥始可成漏盡通出陽神等事始知不同於昔所學之世法所言世法中之濁精而已者

一試修之起首便能合道

古云起頭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若傳得真便行得合起頭修也合道到證果極處也合道古云九轉工夫總一般是也

第一步則行一步行一步則入一步入一步則得一步則知不

傳之妙得果之靈證道之速

既悟藥生及採藥之真時則時真即是藥真精真便行此採真精藥之工既行採工令精隨神凝入丹穴周天烹煉薰蒸久而煉精之工足矣化炁足而得大藥成滿盡通長生不死之初果始知天仙所不輕傳有如是之妙得長生之果有如此靈驗總之百日而得長生十月而入定胎成出陽神而神通無極証道如此速所以古云成就只一二年不似淫邪旁門窮年採戰至於老病苦死而追悔不及者比

非彼世人所得知所及證也而世人之誤信邪師誘惑者可勝惜哉

世人不修仙德而妄求仙道又不知果有真仙道之正理在而求之安得知而安及證更被邪師以仙書真道之言巧釋彼邪說詐以欺之世世人人盡信其誑而不能疑絕無能改過者可惜被害而迷失仙道且喪失本自有之現在性命也

已

二問曰古云水源清濁要分別敢求指示如何分別答曰水喻真精清即先天濁屬後天源者精炁之所由以生者也此仙聖示人分別至切要之語奈何世人妄解聖言罔誣後學仙聖之言垂世必世人得受仙度者而後悟解始真若凡夫但聞凡夫之教甚至不受凡教而徒然看妄人之妄註而亦

為妄精妄解聖言自稱能悟得悟不顧欺誑害人而以迷指
迷倫古今也
若不向源字上用辨只於清濁字勞心謂後天中以無形之精
為清以有形之精為濁
元精只是無形元炁不可以形辨可形辨者後天既為後天
又為後天之神所宰雖未見形亦已耗散不得復元若精不
合淫念淫事必不至於有形及至有形則中之真炁已為淫
事耗盡矣是邪門外道所言而仙道必不以如此為辨
嗚呼此地獄中種子之說也
凡言有形無形者必是以淫媾為辨淫敗炁耗古聖言炁盡

則死故為地獄中種子也仙聖因元炁之生人故教人鍊住元炁令人長生不死殊不知先天元精由靜極而自動炁至足而源至清即謂真藥物矣

靜而動是天地循環自然之機仙道亦知之不是人心念妄所動者故曰自動　元始天尊說得道了身經云不識動靜真機不達真常全真妙理如何得道成真　此問水源清濁辨法與上章問中事同理同而問異故兩答之各有詳畧亦互為發明

而元神靈覺即能合和是謂以覺合覺隨而採取隨而烹鍊不

作世緣念想用工一刻即長一刻之黃芽而金丹可就仙道可冀

元精元炁有覺而元神亦有同覺即得時至神知之妙以前所覺而配合故云覺合覺如一夫一婦始終不相離也　許旌陽云內交真炁存呼吸　俞玉吾云真機妙處在杳冥之內冬至之時必元閉塞其兌澄心守默使金與汞同歸於爐中如日月合璧則神凝氣聚金液內結倘忘其緘默任意樓浩浩而出則自取傷敗也　本註云用工者即採取配合烹鍊之工也一刻者即一小周天火候也黃芽者即神炁內鍊所成之真炁也　純陽仙翁問曰何為黃芽鍾離真人云真

龍真虎是也龍乃陽龍出在離宮真水之內虎乃陰虎出在坎宮陰火之中　本註云金丹者金液還丹也即元神煉元精所成之靈炁又曰黃芽曰大藥所以服食者服之而結胎養神神定而金即是仙成金丹成時是命住神得定是性住故曰金丹就仙可與言必成仙也

若念想塵緣擬議習染而後精因之以生則純是後天思慮之神所致此源濁者之不可用以其真炁不足不產黃芽而有生必有死之決然者也

世人口稱學道而妄想凡情愛慾者多矣情慾有動則精必生此精之生不以靜而內生唯于身外偶生故靜篤之真炁

不足而源滿不可用以內修者故廣成子云女搖汝精精搖則少而漸竭無以還丹故陳真人云精少則還丹不成是也若此者皆因塵緣習染淫慾未斷皆凡夫事猶在欲界最下處與有生死凡夫同類故與凡夫同必死者

或有水雖自靜而動而源亦清矣其元神靈覺雖覺而不能真覺依然墮于塵緣習染轉為後天思慮之神所攝則不復為清真而妄用其採取烹鍊亦無成聖果之理

南岳魏夫人云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落名生籍被考於三官也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貴恬愉　白玉蟾

云學仙非為難出塵離慾為甚難　王玉陽真人云隨情流

轉定落空亡更道難成功難就業難富
於此辨得源字真藥斯真矣
水源即是藥源清真是藥清真源濁不清真
長生仙道必分別源字為要
又問水之清濁何關神之清濁答曰靜定之中神炁如一皆靜
也如是靜亦神炁一動亦神炁一古云時至神知即神炁同動
是也
學者不知神清是不著妄念隨水源皆清是聖種神濁是水
源著妄而濁即皆濁是凡夫輪迴種故仙聖教人辨此為至
急　靈寶大乘妙法蓮華真經云性者靜也炁者動也動靜

一如非至人安能措心于此　廣成子云靜則靜于神意動則動于神機

動而外馳逐妄則為二動而不妄馳猶然合一非真清之同而何元神一馳炁亦馳元神一染精炁亦耗非濁之同而何

動而為二者神固有不知攝氣歸根者為二也或有不遇本根之對境散漫馳于六根之別境亦為二也　俞玉吾云金火要同爐在人一念返還耳此清同合一者皆如是仙道之當然反是則根塵相觸而不能返還此濁同合一者亦如是即元始天尊得道了身經云意定神全水源清意動神行水源濁之說也陳虛白云心動則神不入炁身動則炁不入神故我

丘祖真人亦有心地下工全拋世事之旨在也楞嚴經亦云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是也

此四條皆結証上文神炁靜動合一不合一之旨仙佛同然者而禪宗人又言動念即乖者亦是此意按丘祖教人心地上用工即照而寂寂而照之意明心見性也禪心無想禪性無生正與世事大相反者法尚應捨而世事必拋也拋至無生便是性地按楞嚴所言塵者是外來六塵之事與物也緣者相依著之意根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也偶者根與塵相對也言心不著於外塵則不使眼根用見與外色塵對偶不使耳根用聞與外聲塵對偶之類反流者逆流之水故洞山

和尚言洞水逆流即仙家返還真一之水意真一之流得反則命根斷性燭明靈六根之用皆不用則心地之工成而得証此

又問曰辨清何為答曰清炁者天之本體欲為天仙必以清炁同於天之本體而後能與天合德所以純陽仙翁云煉藥方可昇仙譚長真仙翁水雲集云今生若要登雲路不合虛無不能仙

此言得同天之清炁即可必証天仙

若有一毫形不能妙則同于重濁之地體而止合於地德止證得地仙而已矣

地仙不能離于地故名地仙
所以純陽仙翁云煉形止于住世
、可得千千萬億歲壽不能昇於天者
有志于修天仙者不得不辨之尋向上去
三問曰古云鍊精者鍊元精非交感之精未審元精未及鍊者
亦成形似交感之精否抑止於元精而不至似交感之精否請
詳之答曰精一也有元精淫精之異名若是由主宰之者而致
有異也豈自異哉然元精在身中靜篤時無形之精也即元炁
即先天
廣成子答黃帝云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是也

雖能生諸後天有形不得神宰亦止於先天無形而不自為後天生有形雖久而不採不鍊亦只成先天之散炁而已

世人皆言成有形之精謂採之遲者及不採者皆老而成形此言大非也彼是妄談房術淫媾之精必至如是而不可以語仙道元精也畢竟仙道不同於世說

有神宰為交感之用而後變化成後天非自成後天也當其隱於寂靜之中靜極而自動曰生精是天地人自然循環之生理當如是也故修丹者由靜極而生之精名曰精而實非精故曰元精未妄動而炁本自足炁足則能成丹轉運而胎神出神也

所謂以精補精因精以淫耗而炁為之不足仙聖教人以身

中發出之元精不令再耗返還而補未發動之炁令足所以補者補之令足也精炁足如十六歲童子即是長生不死根本若不能補足炁而氣不得補足終非長生不死之仙道

王清上妙功德經云不善修持而失法本不能長生　大還心鑑云至陽生不修行益生何得長生乎

然鍊丹必不用交感之精者是何故以其或偶觸目觸耳而生或念妄而生

觸目者是眼根偶見淫色觸耳者是耳根偶聞淫聲念妄者是心中偶起淫念皆所以生淫精者

生不由靜而炁不足炁不足者原非丹本即不能成丹以長生

不死彼又以將見精為辜不知及將見精其勢即為後天之欺精而已

昔廣成子答黃帝曰毋搖爾精乃可長生陳泥丸云樹根已朽葉徒青氣海波翻死如箭

焉得有已敗之形枯朽盡者而能復返為先天入於無形之炁乎故仙道與邪門之所以異必不用淫精也

王重陽真人云回首虛空識希夷煆煉須將情滅盡修行緊與世相違

故紫陽真人云幻丹者由未靜心田遂採一陽陽非真陽神非元神以欲念而交會陽生此幻丹所以有直採之升至臍又無

安頓處後天的一敗精蕩然而去先天又無主此非長生之丹乃促命之法此深示人以後天有形者必有壞也

黃庭經註云學仙之人一交接則傾一年之藥勢二交接則傾二年之藥勢已往之藥都亡于身所以真仙常慎於此

伍子又申明前註既學仙則精炁常聚而多倘一交媾把所聚精炁亦傾多說傾一年之藥勢大約言也我謂更多傾者也有精炁甚難成藥萬幸得成藥豈忍媾傾最宜慎保精也張翁所言先天主者是先天所由生之根本意也後天精不耗散則先天精亦不耗散後天盛則所生先天亦盛淫媾用精竭者則先天之精炁無由所生而有陽絕之病故云先天

無所主　張紫陽自家又云大藥不離精氣神要識藥材又精炁神之所產也非便用精炁神也

總之知鍊元精必先要知個精生有時知其真空時及當採之真時者則得元精而鍊若不知真生時採時者而元精猶不能得何以虛浮用鍊子有一詩子其悟之詩曰元精何故號先天非象非形未判乾

乾者天也言未分判天地之時無形無象惟虛無之炁耳判為天時則有形有象元精是未有天以先之名號故云未有象未有形

太極靜純如有動仙機靈竅在無前

太極者虛極靜篤之極至總包含陰陽靜動每靜篤時而自動故曰靜純有動如者動無拘定之狀如或速或緩活動而生之意然曰如有動者初動之機未判天之時喻天之生先天精似有不有即當用我似有不有之妙用若動而成動則判天動極則所生皆後天矣非仙佛之所用必其仙機有動之靈竅雖然如動猶是在天無形之前必不可至天有形象之後取元氣也

夢田妙覺還須覺識到真玄便是玄

妙覺者知如動之妙也覺在外境世人每妄猜而言之覺在內境惟天仙知之行之唯由天仙傳之故也世人不知而由

無傳此仙道所以與世之凡夫異也修仙者必要知內之妙覺始得故我顯言之曰還須覺真玄者再申前言妙覺如動也

說與後來修道者斯言不悟枉談仙

此詩將仙機洩盡指示後學聖真仙佛天人必當于此參悟而真修不然無下手處雖欲空談無下口處

四問曰如何是藥生採取如何是運火鍊丹如何是得丹服食如何是成仙了道答曰陽炁生來塵夢醒

陽炁生是真陽之精炁生而為藥物也呂仙翁所謂一陽初動便是塵夢者是百日關中欲界凡夫初修時未絕塵未絕

睡魔而有塵有夢者也塵即六塵中之色塵聲塵是也大修行人有塵即當如佛言皆塵有夢即當醒覺夢與醒原來循環無端者也夢亦靜裏將動之一機所以夏雲岑亦云自然時節夢裏也教知夢醒者喻有玅覺在此句答藥生之說者攝情合性歸金鼎

以神馭炁凝神歸入于氣穴也白玉蟾云以端坐習定為採取此句答採取之問者

運符三百足周天伏炁四時歸靜定

符者周天之火符也周天本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言三百則足者內有卯酉二時沐浴用無數之候也陳泥丸

亦云但守火交三百刻產成一顆夜明珠是也伏炁者如古人所言長生須伏氣也四時者四正之時又順四季之時故參同契云順時須謹節是也靜定者是火候至微妙處此一句答運火鍊丹之問

七日天心陽復來

百日關初下工時只有微小陽炁來復及百日之工用足則築基已成金丹乃採之于七日之間則陽炁滿足之大藥隨採而至此正陽炁來復也若于此陽不來復即是藥不真不合當採之時火不真不合周天之當行當住此句答運火之問

五龍捧上崑崙頂
既煉成丹得大藥則用五龍之法捧過三關上頂轉降而服食之也此答得丹服食也
黃庭十月產靈童駕鶴龍霄任遊騁
服丹後而服二炁于黃庭養胎十月而成神神全而產陽神之靈童出殼超凡駕鶴上昇玉京金闕無不可遊之處正是通天徹地知古今知來者之能事成矣
五問曰世人學道各立一門戶有言必調息者執呼吸而不已陳於道而無所成
此是不知從有入無者

有言不必調息者縱呼吸而不顧背於道而無所事
此是不知從無入有者一無所修則與凡夫原來不別上文
執者與佛說事障與法縛者同下文縱者與佛祖所說無記
空同
我屢習為不唯無功而且有大害始知彼凡夫外道偏執斷見
常見擬議作知見者耳未審必當如何是天仙大道之調息答
曰調息之義難言也
難言者難以一言而盡徹始徹終也凡對初機之言必由于
粗而淺以漸進悟既悟粗淺明了而後可言精深真修實悟
學者未有不悟淺入深悟粗入妙者

故自悟來而後可言曰忽悟到不知自處故詳問之答曰調息者初機小周天火候之用本具有進火退符沐浴温養之義也一呼一吸故為息

仙家謂之太極之○也佛并諸祖謂之圓相之○也

不呼不吸亦為息

仙真謂之太極中無極之丶也佛并諸祖禪謂之圓相中之丶也所以有水牯牛之喻

當呼吸之息心與息不相依則不調

是神不能馭炁也神炁不曾配合而相離矣間隔不調唯交併則調黃庭經註云出為呼氣入為吸氣呼吸之間心當存

之又佛言隨順是隨息而順其自然之妙也皆言心息要相依若相依而强制執著呼吸而不隨順自然則亦不調心息依矣蕩然漫行而不由真息之道則不調心息相依時行則同行住則同住行所當行之路住所當住之處無不是相依方可曰調真息道者即黃赤二道也神炁同行必由之道若能由此道採取而能得炁烹鍊而能成丹胎息而能冲和大定不能由此則不能得炁成丹而定神也古仙所謂行之不精是也

門人問丹陽真人弟子行道數年道眼不明是何故真人曰行之不精

能由真息之道矣行之太速則近蕩而不調
行貴速而忌太速恐太速之似浮而不就息道若浮而不就
路者則神氣皆似散漫而不凝聚心息雖依而不成相依之
功
行之緩則滯有相之呼吸氣而必成大病
緩則神氣滯而不行或欲行而不見有神氣之行或欲行必
資於呼吸有相之氣然呼吸全不宜執著者呼吸之氣一著
便起邪火而為疾病
古所謂非煉呼吸之氣是也亦不調華嚴經云為踐如來所行
之道不遲不速審諦經行是也又問曰必如何而後可言調答

曰速而不蕩緩而不滯

純陽真人云繞電奔雲飛日月驅龍走虎出乾坤自然能由真息之道者是

俞玉吾云火候之進退不可毫髮差殊然後九轉之間可保無咎

不見其有謂之勿助

真息似有而不有若見為有息則助長邪見

不見其無謂之勿忘

真息本無而似不無若起見無息則不成真息非有非無非見非不見

見有見無皆是偏見即是斷見常見皆有害於真息故皆非合乎自然同乎大道

見有見無固是邪見執著偏著不見有無亦是用意執著而不免有偏執之為害何以成丹而得大藥必合乎自然者而後可同大道

此有一呼一吸者不得不如是也

若不如是則火候差失不合天機必不成丹而証道

又問曰不呼不吸之息如何答曰更有自然之妙在焉

馬丹陽真人云調息者不得著于口鼻調是作用息是自然定息

非强閉氣也

劉海蟾云莫將閉炁為真炁數息按圖俱未是是也

閉極則失於急而不調

閉炁是外道邪術之强制閉必至於極也而非自然真息之能無極故不調

禪家云轉得身吐得氣亦似此意而後可稱為禪那拄杖子

禪者靜也那者息也言靜定之息也拄杖子亦言息也人手執拄杖相依而行路喻人修佛心必依息而后能離塵離境解脫而見性欲大修行心不依息而禪定則止於外道凡夫口頭禪而已

非縱氣也

劉云專氣致柔神久留往來真息自悠悠言不可縱放如凡夫上句强閉即前所問執呼吸者此句縱氣即前所問縱呼吸者

縱則失於無知而不調

既縱放不照管則念不在息便似不知有息而息何得調

禪家故云未到水窮山盡處且將作伴過時光亦似此意而後可能攝心寂滅又問曰如何是此大用答曰古云自有天然真火候不須柴炭及吹噓

生天得道經云心目內觀真炁所以清淨光明杳杳冥冥昏

昏默默正達無為安靜六根淨照八識空其五蘊証妙三元得道成真自然修度佛經所言佛理皆與此同如此便是自然定靜定靜不已百尺竿頭猶進一步至於久而安

佛言輕安是也

安者和也

佛曰法喜曰禪悅

和而能冲冲而無極冲和之理得矣

冲和理者即入藥鏡所云先天炁後天炁得之者常似醉也靈光集云顛倒循環似醉人　翠虛篇云骨肉融和都不

知　王重陽真人云尋自在冤逍遥漸漸歸禪定皆同此義者

即華嚴經所云以定伏心究竟無餘者梵網戒經亦云如如一諦而行於無生空一切佛聖賢皆同無生空無生至空是寂滅至極處正所謂窮空又能窮盡空理即無餘涅槃亦同於仙之和而冲冲而無極者

然真息在内本有息之實相而若空空無息非果無息而實有也

既曰真息則與凡息不同言真息在内則有真息之實相實相者似空空而無息始可入定到真無息真空地位若不能

空空而逼塞不似無息而浩浩然乃是凡息而非真息也故中和集云守似有却如無深言真息在內之妙用也蓋真息者是入涅槃寂滅必由之路也凡息者是墮凡夫不脫生死輪迴之事也學者當知之此節文義皆言初習入定時之旨不息則無相無相則實不見有也而亦若不見無也

上文言初習定雖欲無息乃習為無而未得無故曰實有及今不息之久而得定于無全無凡息之相既無息相則直入無息為大定而証聖証性地若起一見有見無之見則不可起見則非定旨故總不見有無如此方為得真定而後可以還虛

所以空而不空不空而空而猶不見空不見不空方是空而真空即王重陽真人所云虛空返照虛空景照出真空空不空即世尊之空不空如來藏者皆是

當不空之時而只知乎不空者此墮常見矣故不空而又若空正是照而常寂也當空之時而頑然乎空者此墮斷見矣故空而又若不空正是寂而常照也佛宗乃有分明不受燃燈記自有靈光耀古今之說故云空不空是真如來藏子云畢竟在寂照雙修寂照雙亡而已矣凡仙佛二宗言空言寂言有言無皆言心息相依之定者言心性則有息在其中言息則心在其中若非心非性則不能定息非息則不得性定

心定學者不可執文偏悟便墮空亡而無證果能悟之者仙佛合宗之旨見矣

悟得真空實性者方能調此真息息不能調終難大定本是以心主宰而定息息不調不定即是心性不定何以至于合道　傅大士云六年雪嶺為何因大定調和氣與神一百刻中都一息方知大道顯三乘人能即此息而離此息斯可入滅盡定矣

即息而離息是萬法歸一一無歸之說同旨滅盡者心無生滅息無出入得真大定也

噫

警醒後學仙佛聖真之辭也

滅盡定而後能出定

未入到滅盡定而妄出仙宗謂之走丹佛宗謂之入魔皆非所謂出定而亦無神通可顯正有退墮之危臨宜防慮者

神通境界向上正有還虛合道之旨在

滅盡生滅出入之定是所當出出而神能通達無障礙不為六塵所障碍而不通此真神通方能上天入地六通十通百千萬億無所不通此証還虛合道之至極處

六問曰藥火之說紛紛不知所以信受一云神是火炁是藥以神馭炁即以火鍊藥此言神言炁二也一云火即是藥藥即是

火此言火藥不分神炁一也一云採時謂之藥鍊時謂之火意若神炁皆可言藥皆可言火三說何不同耶答曰同又問言句似異而理旨何同答曰皆以神馭炁也採時氣回神中神炁合一而同升同降得藥矣則謂之藥也可即得汞之物而名真鉛者是也

凡言真鉛言真汞言真息皆仙道中合二者之全而言真是二者不合一不可言真只是凡息凡鉛凡汞而已

鍊時神歸炁穴神炁混融而同行同住有火矣則謂之火也可即得鉛之物而名真汞者是也

真鉛者即身中所採取歸根之精炁也真汞者即心中配合

精炁而為採取烹鍊主之神也蓋言汞中有鈐則曰真鉛鉛中有汞則曰真汞如是妙義世所不知故丘真人云白日同行晚來同眠同卧正言神炁不相離之說總是二物交併歸一矣

李玉谿云以神馭炁為採藥以炁合符為行火皆言神炁合一同行同住之說

謂藥謂火為一為二何所不可

靈寶度人經元始天尊云令此神炁妙合太空空體自然不屬陰陽自無生死升入無形克証道位方名得道

我有一詩子其悟之詩曰汞言火藥總皆非

非火藥而强喻名火藥者乃聖真示人神炁之妙用而發明之者也二者本宜合一故聖真每併一而言之

日月濟輪御炁飛

凡日喻神月喻炁日月有同度而行之時神炁有相隨而行相依而住之理然神本無在有知時而似有炁本有在無相時即似無有無不同者不相合必因呼吸之氣而合之故仙聖皆喻以火鍊藥非此必不能使神炁合亦不能行能住如法也丘真人云運行周迴自有逕路不得中氣斡旋則不轉故我曰御炁飛

子並後升天上去午同前降地中回

純陽真君曰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輪崑崙過即此所言子時神炁相並從後升上午時神氣同于前降下而循環

愚辰十二皆留伏

十二者身中之時也皆者言神炁當火候之時行則皆行當火候留伏而住之時住則同住

灌頂三雙默轉移

灌頂者取元精真一之水逆回升上而灌注於頂也此即採藥之說佛宗諸菩薩修行每一處說法談經必先以水灌頂皆同此妙喻奈何僧總不知不究使佛教為虛設矣蓋由不除淫掃去欲界離欲梵行雖見其說竟置之無用之地故也

三雙者尾閭玉枕夾脊三關及脊骨兩傍皆一竅謂之黃赤二道三關皆有雙竅故曰三雙默轉移者神炁從三關雙竅中默轉循環也

古聖强名為火藥不離神炁自相隨

即是凝神入炁穴一句丁卻仙佛大修行事

七問曰請問古喻如猫捕鼠之義答曰以性攝情以神召炁之喻為然也彼猫捕鼠時四足踞地寂然存不動之勢

此心專意誠即呂仙翁所謂齋戒等候一陽生之旨

兩眼熟視凝然俟擒鼠之事

謹防當面錯過之義

故陰符經云機在目

即楞嚴經云佛阿難所云若不知心目所在則不能降伏塵勞

又云長生久視佛所云正法眼藏皆此義也

皆言機在目之義此文正合仙佛之所同者

究此所云寂然不動者以待通可不似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於百日關中者乎

此仙家之語謂知金之白者出於水之黑者之中則待黑中發生白時而採白也雄是陽即腎水中之元精炁雌是陰喻腎水也下句重言上句之義

可不似晝夜靜思以除六賊者乎

此佛世尊自修之案在雪山六年晝夜靜思以除六賊六賊者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中所妄起色聲香味觸法之六賊也靜思者寂靜而守正定正念于二六時不間斷若生一欲念則大為心害墮欲界下矣急持正念除之究此之熟視無二則知用志不分凝神于十月關中者乎

此仙家之語謂煉炁化神之中關者

亦可知佛說偃坐室恒作是念者乎

此佛家圓覺經語也可知仙佛二家之說皆與猫捕鼠同喻故以猫喻主人以鼠喻真陽藥物但捕鼠喻採藥乃初關有為

之事耳過此則必忘猫忘鼠非捉非捕而後可稱了道我今又為子原其始當知鼠來有候即藥生有機若不能辨真陽生機將何能當其真機則謂之如猫守空窟若有知陽生真機而不知當捉時真機不能得歸根復命徒然枯坐頑空則亦謂之如猫守空窟

雖有身心自然生機總成一個當面錯過此所以又當防為癡猫也

八問曰何謂冲和答曰冲和者言不息之息中妙義也

詠去集云冲和者乃其二炁混同最玄之理也

充塞天地薰蒸一身

天地并一身之間全是氤氳充滿無空隙處若有空隙不足不名冲和鍾離真人云運周天則火起焚身焚身之義即充塞薰蒸義

不為呼吸之所障亦不為升降之所圍

有呼吸則無冲和若吸升呼降之不已不能與冲和迭為循環亦圍于升降障冲和必離圍離障方行得宜冲和之妙處

沐浴固曰當然守中亦稱窓法

當百日關中小周天之用者曰沐浴當十月關中大周天之用者曰守中守中者不偏著有墮常法不徒然著空墮斷法以有入無合乎中道之必然者而自然故曰守中正言所以

冲和之妙用後來之聖真仙佛得師降授之後方能印證解悟於此劉長生真人云冲和炁養神

世人不知調息之謂何我則曰調其息之和而可冲也王重陽真人云能全呼吸定喘息實非難會養氣神調冲和應甚易又云神氣冲和成大藥

世人不知于此當防危慮險之謂何我則曰防其不和而不可冲之危險也

不和則墮于强制之旁門邪法非不空而空之旨焉能得冲

唯和故可冲不和故不能冲

此二句重申明總上文四句之義

採藥以是鍊藥以是野戰以是
此即仙機佛法之行所當行者
守城以是
此即仙機佛法之住所當住者
結胎以是養胎亦以是也
此言百日而十月小大周天火候之中當不外乎冲和也昔
劉長生真人云冲和結炁離言百日關也云冲和氣養神言
十月關也
又問曰是何景象為冲和答曰不偏不倚
偏倚是拘執著有相而非中

無過不及
勿用意太急而過勿用意太緩而不及
不疾不徐
不疾速而忽為浮蕩不徐緩而失為停滯
非無非有
不縱放為無而實似有不強執住有而實似無即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除此八病方和而可冲有此則不能冲
又問曰是何作用以冲和答曰夫妻並肩
心息相依也
陰陽合一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
晝則同行不前不後
心隨息動也前則墮於旁門之導引後則不足為宰運皆非
合和之實義此處最有危險之必當防慮者故佛亦言隨順
夜則同住不逼不離
息隨心止也逼則太過於冲而不和離則不及於冲而不和
不和即是此之危險
如斯了悟便是冲和作用真三昧
若著前後逼離皆差于冲和冲和者禪定之妙義三昧者華
嚴經云正定中真受用

九問曰何處當防危慮險答曰自始至終事事皆有危險且畧言之

除不敢輕淺者遵天律重禁而不言但以粗迹之可言者而畧言之

如藥生有時不知其生之真時而當面錯過此危險也採藥有候失其當採之候而不得其真精真炁此危險也

仙道之藥生有真時與世俗人造言誰人者不同時若不真雖曰採藥而無藥可得所自虛稱為得者非真藥不能成丹空勞而無益生之真時即當採之真候于此急採而後可得真精真炁

火候之行履天泛然于黃赤二道之外茫然不見其循由此危險也

火之行于子後午前有黃赤二道乃周天火子後逆運之所必由者若泛然于道外而行渺渺茫茫不見循道而由行此火必不就爐鼎而煉丹者甚是危險之當防處

進火不至於進之所當止之地亦不至進之所當添者之分數退火不知退所當抽減者之程限不合於多寡之仙機此危險也

當止者黃庭經註云出入呼吸俱入丹田程限者非不及而火小不能成長旺之功而變化非太過而火大火輪不能轉

運而烈焰無所制　陳泥丸云採取有法運用有度斤兩有則水火有等與夫抽添進退之妙沐浴之奧無不防危慮險　白真人云温養之時用心不謹不防其危不覺汞走鉛飛

火足而不知止火者有傷丹之危險

崔真人入藥鏡云火候足莫傷丹鍾離云丹熟不須行火候更行火候必傷丹張紫陽云煉了還須知止足若也持行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

得藥衝關而竅不能真通有藥敗之危險

此正由前知藥生而不合當採之真候雖似丹而藥力微弱

不能長生者亦不能衝關故藥必復敗而同凡夫

關竅初通而不能升三關聚書而或倏退散是危險

聚白神以主之或不精誠勇猛以一箭透三關一怠緩則火即退散正當行而不能同行者

二關過矣而危險在鵲橋

鵲橋本無路可通借橋以通行鵲者似喻南離心神之朱雀義也全憑心神領炁渡過此處故喻鵲橋渡之少有不合仙機則有危險矣

鵲橋渡矣而危險在服食歸黃庭步步向竿頭進一步無著脚處虛空著一脚大有危險者

重陽真人云火竿火上細搜尋
鍊陽神而斂陰未絕神胎就而魔障百出大有危險者神無出
景而妄出固為危險有出景至而不能出其當出亦不能無危
險及乎出定而入定危險之最甚者豈能盡言耶如是諸多危
險俱能究竟勘盡無餘過得去了僅僅超脫得一個生死輪迴
實証長生不死方為有分與道相應向後証到虛空始無危險
所謂萬般有壞虛空不壞是也
十問曰何為沐浴何名沐浴答曰沐浴者煉精煉炁之要法火
候之秘機機之秘法之要故不能直言以輕洩而託喻為沐浴
也

沐浴者本卯酉二位所寓生死之說也時當卯酉乃借以喻之而詳于下文世尊行神說法之時亦以沐浴為喻可見仙佛宜有相合同之要法也在小周天時又名曰陰符乃不行有數之火而用無數以合于有數者所以玉皇玉訣云陰者暗也符者合也究合天地之機操運長生之體故曰陰符在大周天者又曰焚身三昧火

喻意云何夫五行在世道中別有所論生死之理即長生一沐浴二冠帶三臨官四帝旺五衰六病七死八墓九絕十胎十一養十二者之十二位是也

此屬子丑寅等十二支辰位者其說曰火生在寅金生在巳

水土二者生在申木生在亥五行干支之陽者即生于此四位陽之死位即五行陰干支之生位陰之死位即陽之生位亦似喻彼處死而我此處生死于此而即生于彼處之義聖真以人生死大事之機在沐浴法故借以為喻也

生必有死死處則生

言天地陰陽之與人同未有生而不死未有死而不生者也仙家以燦丹之法比之謂其所云火之長生在寅第二之沐浴在卯位故借卯位沐浴之名而稱卯時所當用之機以陰符其火候者也又云水之長生在申第二之沐浴在酉位故借酉位沐浴之名而喻酉時所當用之機亦陰符其火候者也

此正見陰符即是沐浴而黃帝驪山老姥李筌等陰符之說皆大明矣

卯酉在四正之位內

卯在正東酉在正西子在正北午在正南入藥鏡亦云四正而金木二行寧無長生沐浴之理在子午乎

如金之長生在巳則沐浴在午位木之長生在亥則沐浴在子位也

故崔真人入藥鏡云看四正是也

崔真人洩萬古不洩之機于三字　王重陽真人云子午冲和連卯酉春冬秋夏相搗　達摩所云一時用六候二候採

摩尼四候別有妙用即此之言是也

又問曰人皆言卯酉沐浴不行火候今乃謂之要法謂之祕機得無有火候而與衆言相違乎

世人皆執言不行火是全無火候由不遇仙傳故不知古云不行火候所以然之理俱是初學凡夫者之知見所聞者曰不行所見者曰不行及已之對人言亦曰不行流結妄局絶無一人直信有法有機唯伍子獨言法言機千是彼皆學世法口談者竟不知衆言或是或非伍子抑非抑是莫不以相違而相疑殊不知真仙之言已有可考証處

答曰聖真言此四時之火以不行有數之候者為候也此隱言

也

參同契魏伯陽真人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令通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陳泥丸真人云沐浴交結之奧陸子野註悟真篇云卯酉不進火但以真氣薰蒸而為沐浴者此俱發明隱言而已為真洩之說者矣非全無火候為不行也我得聞於聖師而知真聖師者虎皮坐張真人李虛谷真人曹還陽真人三聖自証之真而傳真印之仙書而同是即魏陳陸等諸書

實不違于衆也而衆自違之彼衆人依傍仙聖之隱言而嘔吐其愚迷之臆見遂言卯酉二時之沐浴為全然不行火候而妄誇為已之知見謬造假書妖言惑世而世皆後學淺見安敢置一辯言以為目信而救世哉我則詠之曰世稱沐浴不行火且道吹噓寄向誰要將四正融抽補纔得金丹一粒歸亦以此語為未來際劫聖真辨明之也更精言不行有數之候為沐浴要法秘機也後聖能真修實悟者必當取証於此歟有謂二八卯酉之月不行火候而為沐浴者可顯知其非也且論知非之法安在以其有重陽真人云子午俱無何須卯酉白玉蟾真人云無去無來無進退不增不減不抽添鍾離真人之言曰一年沐

浴防危險薛貳賢真人亦云一年沐浴更防危俱可證也以此證知十月懷胎皆沐浴為真傳非止執於二八兩月為沐浴而妄言之者非也

既說一年皆沐浴則知二八月在年內者皆然有真元通仙道經云得之大者冲和而久視此亦言非比二時之沐浴要久視也既皆誡人防危則必有沐浴之候而防其不能沐浴若彼謂不行火者更有何危可防我今又誡後聖甚宜體究仙言

又問曰古人何故言二八月而豈無因者乎答曰古言二八月因屬卯酉矣火之沐浴正卯酉時虛比借謂大周天欲似其名

理勿執其幻稱誤人千萬紀
借言發明沐浴之機如佛所謂善巧方便而說豈可强執為
實不行火而敗壞將成之大丹哉更誤害千萬世信心學者
哉
又觀紫陽真人云火候不用時
火候之用小周天有十二時時完則有閒斷行大周天之火
不用時則無閒斷時且不用不閒又豈可以二八兩月為閒
斷
又云及其沐浴法卯酉時虛比石杏林亦云冬至不在子時沐
浴亦非卯酉皆言小周天且不用時而虛此沐浴而謂大周天

可實用月為沐浴孕我說既云莫向天邊尋子午又豈於歷數中尋卯酉耶若使養胎而廢二八兩月之工則神炁散而背道矣

十月關中乃大周天養胎息之工為轉神入定也若不行火即是不轉神不入定則炁不化神何以得成陽神而出身外抑可使婦人懷孕而二八兩月不慄乎

即婦人無兩月不養胎之理斷言修仙養胎亦無兩月不養胎之說斷然無惑

今此破萬古之疑洩萬古之秘同我天仙正理直論之所時書者而發明大用後之聖真仙佛遇天人神師授道嗣我丘祖長

春真人滴派者必皆從斯印證過而後可謂之真知仙道沐浴

張紫陽云地獄不因傳道者教存經籍度三師

附錄和吉王朱太和詩二首

道德一字作根基

道在無極且無形無數乃生有形有數之一太極也一而生二陰陽也二而生三精氣神也三而生萬變化無窮

運化從心妙轉移

煉精化氣以心主宰乎其化煉氣化神亦心證成其化此有心之運化轉移固不外乎心及煉神還虛得虛靈獨耀非執着幻妄為虛空者實無心之妙用也亦不外乎心正三界為

心之說也

金自水鄉還白液

白金生于黑鉛水中亦喻腎水中生真陽之氣白乾金炁金者是也

木由丙穴返青璘

丙火南方火地也言汞木之青者由丙丁火生出乃回返于丙內是汞出硃砂內之義亦喻外馳之神復凝返于內也

丹凝神氣棲玄谷

玄谷者即氣穴神馭氣凝于玄谷氣凝神亦凝二者凝而成丹故曰丹凝即凝神歸氣穴之說

星拱罡台照碧溪

碧溪者即神水華池也罡者北斗第七破軍星之稱遁法中所謂指者吉台星者罡前之三台星也同罡旋十二宮即斗柄運周天之說拱罡台是神行即氣行也照碧溪是神住即氣住也

待到無垠块壯境

垠音寅言無涯無際也块音秧壯音札皆鴻濛渾沌也即混虛無境界時同佛生滅滅已也

黃庭獨坐伴夷希

夷希者不見不聞也黃庭者中宮也獨坐者絕對待也伴夷

希者即佛寂滅為宗也

其二

旌陽曾為斬蛟來
晉時許旌陽真君斬蛟精至長沙府
一劍功神逕自回
斬蛟已回于南昌
千二百年吾復至
旌陽回後于今又千二百餘年矣吾復至此雖非為江上蛟
精却為斬腎水中蛟精而來也
幾微一竅氣重開

一竅者玄關一竅也氣重開者先天一氣生生不已開而復開也採藥有時時至神知亦予所謂覺而不覺復覺真玄之說也

丹凝玉鼎風生耳

三寶合煉于鼎中真陽與真性凝結而成丹玉鼎者古人金爐玉鼎者喻氣穴丹既凝謂之大藥玄珠採之將至先有風生于耳後風聲至則大藥亦至

次伏金爐息注胎

下三字由明上四字息注胎者安神定息謂之懷胎還神時時息定則成胎胎成則息自住不出不入神息常住而頓生

滅盡定矣

此道久將無用處

總言十月還神定性從有入無而實証無生以無為寂滅為大用者

求生舍我更尋誰

此句有二說雙關一說是汝今求長生之道於我既得問正法仙道更不舍我所說而別尋邪說乃由汝之真性篤故能如是也一說是求道悟道而求生証道必由我自己所為篤信堅心凡精密工夫他人一毫力着不得

伍太初六問（法名太初號見初第四叔父之子真陽之祖弟也）

一問曰真修工夫如何起首答曰仙道不過鍊陽精以化炁為首者也

仙家必先以元精返還於身中而復歸于元炁佛家則淨言戒淫欲以出欲界俱是除淫之義起首若不如是則為落空亡若有一死便是萬生萬死輪迴不斷六道難離矣若人能修如是離欲之行謂之清淨梵行成得離欲之果謂之清淨梵德為轉神入定之真基也究之佛門惟浙僧間有談及除淫離欲者由天台智顗和尚之遺教智者之九名陳鍼出于張果真人之門故也

第少壯之人神炁感動靜循環之機速

言鉛汞不少故藥生亦速
陽杰生而後採取烹鍊所謂一陽生是興工日又謂一陽初動
中宵漏永是也乃有藥而後行火也
鍾離真人云難得者是少年少年修時根元完固易為見功
止於千日而可大成又難得中年中年者先補之完備次下
手進工始也返老還童後乃超凡入聖
老邁之人神炁衰謂之老汞鉛汞少者
純陽六十四歲遇鍾離白玉蟾六十四歲遇陳泥丸馬自然
六十四歲遇劉海蟾劉朗然子亦六十四歲遇師者劉寬于
漢靈帝時棄司徒太尉而學道年已七十三受青谷先生傳

道而道成翠虛篇云老少殊途有易難馬丹陽云有心入道當回首況流年六九性命宜乎早救莫直待身枯朽動靜循環之機運則鼓竹鼓琴為喚龜招鳳之權法而後陰極陽回而為應採之珍

此悟真篇之旨也

又云不定而藥不生

此玉清金笥秘文之旨也

重陽真人曰純陰之丁須是用火煆煉方得陽氣發生神明自來是也

神明者即真精元陽之妙覺

龍眉子亦謂風輪激動產真鉛都因靜極還生動者之說皆是也乃有機先一着而後生藥以行火也

靈寶畢法鍾離云晚年修持先論救護次論補益自小成積功至中成中積至返老還童煉形住世是也

此起首玄妙天機而世人不得知者有如此今舉世但言衰老者不可修蓋不聞此理也

重陽真人云若還悟此目下便回頭逢萊路彩雲端有分相隨入

我則曰有此一口氣在皆可為之

凡有一口呼吸之氣皆由元氣之所化生一口氣在即元炁

之猶有在是長生之根本在也故可為修仙之事馬丹陽云氣不斷神可固先把馬猿用工擒住自然得性命停住盍亦觀之黃庭經云百二十歲猶可還我祖師重陽真人云便如百歲未為遲只在心中換過時

陳泥丸云若欲延年救老殘斷除淫欲之旁門

一云古人八十尚還丹

泥丸云果欲留形永住世除非運火鍊神丹

老子自言頭尚白

老子者李老君也即太清太赤天太上老君分神化現下降于世蓋由元始天尊初開闢為成劫而至劫壞次開為成劫

分神化生大道君及劫壞已歷四劫次開為第五成劫而初又分神化生老君以主太清因其已歷至五劫而稱老故也頭亦示以白故也及老君分神降于李下亦示人以頭白其曰頭尚白自言修之遲者猶人雖老者猶可修成惟要精進以求成也馬丹陽贊勉人云六旬有九纔方脩補衆人言晚了時光馬風道未暮又答人云八旬有四因甚發心修勿言老休壽相氣不斷亦可修持速證心為尚

白玉蟾云今已九旬來地尚且是童顏此皆言雖老猶可修也葛仙翁云吾今六十憂赴三塗王重陽真人自叙云五十二年光陰急活到七十有幾日前頭路險是輪迴一失人身萬劫休

如何能得此中修

劉朗然曰莫待老之將至寧知身後何如丹陽云尋思最緊是修持急急修持尚嫌遲這性命于身緊一息不來身為土冀願省悟疾速修持固氣精神仙準

衰老者又安可以老自諉而不決志速修之哉少壯者見斯毋謂老既可修而縱心自怠以至於老鍾雖云過了一年無一年過了一日少一日丹陽云七十光陰能幾日大都二萬五千日過了一日無一日看看身似西山日又云壽數休言百歲從今古人生七十難得

張紫陽云莫教燭被風吹滅六道輪迴難怨天

有緣遇此當知為萬古仙真催人早修之特旨也

二問曰甚時候是初用工之時答曰凡人之禀與神皆日主動而夜主靜由天道以日而生動生陽於靜後至夜則環為靜也人受天生亦順受其日動夜靜者

動作休息是人所以順天者

求修行之靜莫不以唯夜為然也

俞玉吾云修煉力久更無夢覺之異雖當寢寐神亦不昧精生之時不待喚醒亦自覺悟夏雲峯云自然時節夢裏也教知

靜而復動則用工也此純陽祖所謂動則施工靜則眠之訓也

我於萬歷壬寅春初試百日關于家而鍊精以化炁首一月調習次一月精進時至神知運一周天斡谿旋斗柄默悟世尊所謂見明星而悟道之說契我妙用

古仙所謂壯斗望南看禪師所謂壯斗裏藏身之說皆同自是以來一夕行過三五周天至七八周天又至十餘周天則工將徹夜而無間歇矣精盡化炁矣火候斯足矣遂得止火之景而止之

法丹陽云所謂當下手暗修完功行不許人知約兩月之餘總三月之季而成大藥古言百日築基者信哉

重陽真人云睡則擒猿捉馬醒來復採瓊芝每依時這工夫

百日只許心知

昔曹還陽老師下工時年方三十神清氣盈夜靜工勤無世緣之累不五十日而火足採其大藥五日沉得此行工之精而得大藥之易者眼有金光鼻有氣搐耳後有風生腦後有鷲鳴鷲為水鳥即白鷺也腦後虛空中若有鷲鳥之聲亂噪不住則大藥將至之先兆也故世尊示人曰鷲嶺又曰鵲巢灌頂是也

身有踊動丹田有火珠馳驟上衝下哭如是六種見驗已

六種者六根有所証果之驗也俞玉吾仙泰同契註亦有六種應驗之說同此華嚴經世尊亦有六種震動之說同義則火珠有自然投關之妙

火珠者元精元炁鍊成金丹大藥如火珠也投關者欲自衝過三關顧與救問如何得自欲衝關答曰昔曹老師云馬行熟路陳泥丸云其次勝脫如火然內中兩腎如湯煎時乎挑動冲心源皆言得金丹大藥之景也

始知天仙金丹大道獨異於世而同於佛吾師獨早成之於身是為知修能修仙道之偉丈夫者歟是亦起首得真時還陽精陽炁化陽神而出者歟若所證不得陽精陽炁陽神更還在外

道陰神之類者是不知起首之真時者後來吾門學者可不以起首時而切切早究之哉

末後句勉之戒之也。

三問曰止火之候何為至要答曰藥熟丹成則必止火顧與跋問曰止火者是止而不行乎是止而復行行而復止乎伍子答曰鍊丹之法以火鍊藥用小周天火也藥已熟丹已成則不用火而止是止小周天之火棄却有為之工行採大藥之工則藥漸見不生向外既不生向外馳何必强用火故必止火若得大藥則將大周天無候無為之火以鍊烝化神蓋小與大有與無不同工者故必要先止此火而全然不

用

丹藥未成熟則火無止景
有火足之候見即丹成之候見也于是當止而止之得其宜
矣丹未成無止景不當止火又宜精進火必鍊至于成丹而
後止
若已熟而不知景止火縱經多劫而溫火養丹守住陽精陽炁
於丹田能暫得長生不死
葛仙翁云固形保神莫大于精
畢竟未脫凡胎凡質猶有死生在非證聖也
藥物真火候真鍊法真而得成大藥者固是出世之聖真也

何又不知止火蓋由學者前生之積修功行淺今生之志願止于求長生不死欲長於短壽長享富貴安樂而已故仙師亦止以長生與之遂其志耳故精氣住于丹田者必不死即陳希夷所謂留得陽精決定長生之說也凡夫精之洩者皆由丹田中元炁所發而化即此仙凡而觀則丹田乃可守可洩之地亦可生可死之基若留精守于此久之而復洩之同于凡夫之常見猶不脫凡夫之死生故暫守之者必求化神所有超脫服食轉神入定出神之事皆在止火之候是止火為超凡入聖關頭第一玄機也安得不為至要夫火既止當採金丹大藥於混沌七日

前百日關中固言採藥乃初陽之微氣採之易者只用片晌之候一瞬息之工而可得藥故達摩云二候採摩尼言此也及烹煉薰蒸補得元炁已足則陽盛而可見形然炁何以有形非形質也乃有似火熱之形也故古云丹田火熾曰兩腎湯煎曰火珠是也唯有此形而後能出神變化有形為身外身此是無中生有採之而後生者故採之難必用採工於七日方有得不如是則不得

除一日二日三日之前日少而不能得丹之外於四日五日六日七日之間其中或有一日見丹田火熾兩腎湯煎火識者內景也湯煎者外景也

風呼耳後
呼者似風之聲也
驚巢京山
玉枕關上名玉京山即腦后之處仙家有雀聲嘖嘖之喻言其似有也佛家有驚巢之喻亦言其似有驚鳴非實有驚鳥所鳴之巢
斯時也眼底金光
眼光圓滿如金光陽氣復還圓滿之徵也仙家有金光咒佛家有金光明經皆此
田中大藥一粒至矣

丹田中有火珠之說即所謂一粒刀圭即所謂一粒復一粒從微而至著者

正世尊所謂火化以後收取舍利者此也

火化後同仙家小周天之候也收舍利者同仙家採大藥得玄珠之喻

有名曰水裏玄珠

黃帝以罔象得玄珠罔象如言無象即是以無為之工無象之火以求玄珠意

有因以青龍姹女採取而來故畧言之曰龍女獻珠得此者獲無漏果證無量壽

初証長生後超劫運皆由得此而成証果
豈可忽之而不知究之哉所以直諭直示人曰止火景
四問曰世人不知止火法者最多其後所証何如
仙聖不言止火者亦多雖見仙書遺言亦不知此為要閒或
見有言者亦不知其淺秘之要既不知仙機不能証仙果我
不知彼還可証甚果
答曰祇可長生不死為欲界初成之果人仙是也能守一日則
為一日不死之人仙
陽精盛滿是長生之本根由其歸于丹田而後可得滿滿而
守于此中則不虧而得長生暫守暫得久守久得故純陽祖

云世間甲子管不得壺裏乾坤日月自由
百千萬億歲劫不死之人仙即百千萬億歲劫久守之功也
王果齋云一日十二時時不絕一年十二月月長存海
客論云汝能遠離房室元炁不散可以長生
又問曰用如何法守答曰陽精凝聚已結丹者謂之不死之基
守在下田當不離小周天煎之候而温養之
胎息經云知神炁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炁又云若欲
長生神炁相住太上久要心印經云存其神而守其炁又象
伏龜故名神龜龜含水中有炁曰神炁人之根蒂俱在此處
不復泄漏則真炁常住所以不死有真炁足則無可死之理

鍾離祖云真水真火合一煉成大藥永鎮丹田浩劫不死壽齊天地胎息經云炁入身來謂之生天真皇人云炁不散則命不亡命不亡則形不滅也仙經云還精胎息延壽無極重陽祖云惜真炁在丹田其人不死

若不久守以鎮下田其真炁猶可散於欲境而基亦可壞

蕭紫虛云為報近來修道者煉精不住亦徒然

是必要知火所當止而止之止了之後方可採大藥而超脫向上斯時即得六通之一為漏盡通也

漏盡通者陽精無漏成神通也為六通之根本

男根如童子矣即華嚴經所謂具丈夫形成就如來馬陰藏相

是也

即老者返為童之說精有洩竅者修成無洩竅精已枯竭者修成滿足大人之身根如童子之小根昔世尊修如來時成三十二相其一曰陰藏如馬蟥馬蟥能縮短腎莖縮短似之故以為喻即此說也此與真仙修証同若假稱佛宗而為外道者不能有此

不知止火者則不能別用採工以求大藥而超脫何以得成真了道哉知止者採而得藥力足以通關實由得清源之水煉到火足而知止候不差之力也

此五句是言修之真証之實者成仙必矣

若藥不應採而不來即丘祖真人所云火少則金精不飛之故也

修士不知火有止候之景亦不知無景之不當止乃妄止之而致火少則真炁未滿足大藥未成雖採而無藥可來此止教誡學者要知當止之景也

或得藥來而力不足以通關是知水源之初未知調藥不及於當採之時而炁微之病雖得藥來猶是氣微力弱不能衝關而成大道

藥生時採之太早則不真而生炁微正謂初九勿用若誤用微炁決無大成之功

以此久守於丹田亦可為長生入仙如忝足者亦如留得陽精
決定長生者之小効
此即次于忝足者愈于凡夫之不妄洩者
所有八百歲如籤壑者
此款何舉籤壑為証由其從來只見稱其壽不見稱其神通
者蓋以採補小術小効而已不知先天自然之足忝乃不得
先天足忝之功可以延年止于八百不可逃生死以超劫運
即此之類故足以証此
有七百年老古雒如佛弟子迦葉者
老古雒是言其端坐卓然如寶塔昔世尊言其不能不生死

如阿羅漢若如阿羅漢無生死則向上可超劫運不能無生死終有生死不能免故只見當時稱其七百年有一千七十二歲如寶臺和尚者一云寶掌和尚亦西土人來東者遇達摩于東度之皆是此類但不能至年劫多求其壽齊天地而更能超劫運唯知止火得藥而通關服食入定出神者能之故靈寶度人經道言道壽無極天壽有窮人壽無定真與道通壽則無數所謂長生久視壽歷無極

呂祖真人云一點元陽以煉形化炁使形化炁超凡軀入聖品以三萬六千年為一歲三萬六千歲為一劫三萬六千劫

為一浩劫浩浩之劫不知歲月之幾何而與天地長久仙經云服丹守一與天相畢

所以知止後有大異者如此昔鍾離祖仙翁云丹熟不須行火候更行火候必傷丹張紫陽亦云未鍊還丹須速鍊鍊了還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遭殆辱又彌勒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後聖可不知急於止火之候與

五問曰何為周天火候答曰周天者如日月行天一晝一夜行天一周是也又問曰月火候以何相如應喻一周答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度有餘者而火候亦三百六十餘者以此為相如也借以太陽日理言之初自地之下而上升轉逆上於天之上

復下於地之下所行完過三百六十度矣謂之一周
許旌陽云神運乎化上則經天下則緯地
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積三百六十周而為一年故鍊金丹時之火候實似之當神炁並行之初亦從地之下逆升於天之上
天上乾之首也地下坤之腹也古謂之黃河水逆流一謂之曹溪水逆流一謂之洞水逆流者
亦復降于地之下如一周於天之理故以喻一周於身者又三百六十周為一年之日喻三百六十周亦為一煉之火候也
此發明了周天又收結前句　俞玉吾云若能回天闔轉地

軸上下相應則一息一周天也又云上升下降一起一伏徘徊於子午　韓逍遥云法輪要轉常須轉只在身中人不見又云法輪轉得莫停留念念不離輪自轉此言詳於內指通玄秘訣者

然言三百六十周之度蕪言三百六十日之一年即此身中有一年之象便能還復身中一年所損之炁故古來聖真皆以之取喻也又問身中造化如何有三百六十去合天上之周數二百六十答曰許旌陽真君云二百一十六用在陽時者言陽時依陽之策數用九

易繫辭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子至巳為六陽時若四九三十六為度也云一百四十四行於陰候者言陰時依陰之策數用六午至亥為六陰時各四六二十四為度也合之得三百六十正同天度之周數故取喻亦宜也又問古仙皆分小周天大周天之說果何所用而分別大小意或非以三百六十周數而可分別異名答曰旌陽之說即小周天之所用

有三百六十數者

鍾離仙祖之云一年沐浴防危險者即大周天之所用也

無三百六十數者

張紫陽之云只此大周天一場大有危險者不可以平日火候

例視之其言平日火候者即從前百日關中所用之小周天也言不可例視者正分別小周天之有衆數大周天不限度數之各異用也小周天用於化炁時

百日關中鍊精化炁也

其中玄妙有子午十二時之陽火陰符

古云子巳六陽時進陽火午亥六陰時退陰符及伍子受曹真人密旨又若十二時中時時皆有陽火陰符凡進則曰進陽火凡退則曰退陰符亦以陽用者曰火陰用者曰符重承真人囑又加囑而不替伍子意欲疑問真人叱曰信受著天命不可違

卯酉二時之沐浴也故華嚴經亦云諸物定能應時轉妙法輪是也

皇甫履道云十二時中無令間斷俞玉吾云天道無一息不運丹道無一息間斷

大周天用於化神時

十月關中鍊炁化神也

其中玄妙有不息即有無息從不息而無息者也

許旌陽云有火隨文變無火遂無生

如是而言火候之周天少彷彿其大畧者

再合併以直論中之火候經與語録中之衆問答而後始得

全火候之粗迹而玄妙之妙合於天機者猶在真參實悟坐穩蒲團較勘處自有真知而口頭語言終不能以一塗而盡

參悟則實有心得若徒求知于口耳聞聞恐後用心悟時又生大疑病

六問曰蒙喻精雖真而不得為真精用是何故此疑既知精之真或必能用其精之真若反不得用者無乃猶有天機未得真而使然矣

答曰未調藥之故也

藥必先調調其生之時合于當生之時調定其機而後用當

採之工調着當未採未煉先之工非若火為行火時用語者
又問曰從古以來但言調息為火候未言調藥而今又何始有
此言答曰此萬聖萬真至秘之天機也只為前聖高真奉持天
尊科禁秘之不敢輕言者後之聖真成道者皆必由於得此世
俗之小根不得此者即不能成道也我輩金蓮法眷也從曠劫
修來必因未得此句則不得真可長生不死之元炁不能成仙
了道直至今生有幸得聞老師曹還陽真人云忙裏偷閑調外
藥無中生有採先天之句是李虛菴真人口授來天仙金丹之
秘訣也正不敢獨善一身又恐後來人不知有此一機所必當
知者而為請求乃至不得所以證了只得吐露一句消息與後

來聖真好向此句尋個真實入頭方有得金丹成道分若不向此句請求正無緣於丹道正所謂說盡萬般差別法總與金丹事不同陳泥丸云若非金液還丹訣不必空自勞精神調藥者正所以調金液也又問如何用調法答曰藥生時用調調其合於當採之時然邪正兩門皆言藥生有時今世人所已知之時乃邪說旁門之所謂時非天仙聖道之所謂時

好邪淫之人不信修仙另有真道迷執淫事為道故不用調藥之時及法若天仙聖道必調藥之真時而后合同於天上之事故最闢邪淫之說只恐門下法眷誤犯喪失見在性命怨悔不及

不若不信便將他自身所已知已行者勘過不合於仙道百日十月有成之期空勞歲月為何無成再將他前代師家曾已行過者皆無成而必死即見邪說虛假便當知天仙之道言藥有不同調藥更甚異唯天仙知之調之應得成天仙者得聞知調之凡世人不得知不能調也不能調則精生時之老嫩不齊則其補精之用有所不可

白玉蟾云藥物不精神丹不靈

必單單先知法用工調藥調其藥生炁足而可採煉補精能至滿足者為是

藥不知調則不得真足之元炁不唯藥有不生之時或生有

遲促之異是其採取之假而無驗不証長生不死便當知非改過若不改過便是自投地獄

若藥不調其機而亂採失於過早之候而徒採不足之炁欲補精而不得其補欲滿足而不得滿足便成盲修瞎煉得其調者凡藥之生皆如是時皆可採補方名真陽方成真藥生生如是不差別而後可謂之調不然炁不足用精不能補則大藥不能生也不可謂之天仙大道

調得真覺則得真炁不得真覺則不得真炁炁嫩微而急採之故不足以成丹必要得旺炁之精方可用以補精精到滿足即是炁到滿足精炁到滿足即是大藥有炁之發生則諦

之大藥生能冲三關而成神仙天仙不滿足者不發生大藥不能冲過三關此見調藥為至秘要機關

又問若以辨時而調藥世人皆言有老嫩之分別或是彼已知者今何言其俱不知不能答曰天仙於藥生之時候辨老嫩為調凡世邪道以藥生之形質辨老嫩而不用調由此不同所以不知不能又問何為藥生之時用調何為藥生之形質答曰辨時候者辨之合於清真先之先天辨形質者辨於重濁後之後天又問何為清真先重濁後答曰覺覺是真覺調之皆得真覺全無妄覺即是清真之先若以妄念貪淫事而求至於濁質微露即是重濁之後信奉如是辨者未有不得真精為用者也

按佛與祖言淫事即塵境魔境淫念即妄識覺而依塵則入魔而為六道種覺不依塵背塵合覺此六門先入一妙亦佛法初機時同于仙道初機者

仙佛合宗語錄

伍太一十九問（法名太一宮名逸行字際可予之堂姪）

一問曰仙道至要聞有三藥物火候與鼎器世有藥物鼎器失真者妄用女人為鼎交媾取精為藥已蒙指為妖人淫心邪說惑世誣人不足論矣

陳泥丸云身內夫妻實妙哉白玉蟾云薄福癡人不斷淫尾閭閉却採他陰元陽搖撼無墻壁錯認黃泥喚作金　或問房術可致神仙抑可信乎抱朴子曰此妖妄之言由好事者增加潤色致令失實亦奸人造以欺世隱蔽端緒以求奉養以窺世利耳大抵彼言御女而不知道而用之雖一二女亦

足以速死又云欲守交接之術以窺神仙愚之甚也　谷神篇曰旁門多技巧俱不免無常　玉皇本行集經云雜法開化有三萬六千種道雜氣普消吾真道乃行

今言精雖真而不得為真精用者願聞何旨答曰不得為真精用之違於妙者是言欲學清淨仙道者亦有已知未知兩端之不能用之故也一是未聞生有真時及其精真時至畢竟失於靈覺而神不配合為之主而不能留

精雖真者是人無淫念淫事而身心亦有虛極靜篤景象此是靜極而動之精甚真所謂人人本有者學者不得仙傳真中辨真之機乃不知我身中已有精生之真時是神無覺知

也神既失于靈覺則不用主宰乎採取配合之工以留此真而還于靜為長旺後動漸採漸補之機所以云不得為真精用者有此

是聞知生精真時亦不實求身中生精真時此即儒書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

是故不得以神配合採取所宜之時所以不能得其精之真於當用不當用則或過早杰嫩過遲杰散而不能結金丹成大藥也

精生時人人皆有自然之真可掛而用若世俗愚人學旁門小術妄認為仙道者其癡癡志得意滿不用此真則真固不

得用為真矣也有談清淨大仙道者亦信奉經書以清為真取真有信之言但不得仙傳辨至真於清真之法不能實求身中之清真是何時為非嫩非老而用其不嫩不老之真以行採鍊則真精亦錯過而不得用及至所用者又非真必不能補精化炁而成金丹大藥所以不得為真精用者又有此予謂無怪乎世人不知不能得用也蓋仙道乃天上所有而世間絕無唯仙真所知所用而世人無由得知用之天機也縱有虛聞而不能實用設或有一人知用是必前生有苦修之根今生自少至壯皆苦志精修不怠得天仙下降獨傳且囑之懇切者而後能用故我今囑後聖所以亦如是懇切也

後聖亦宜體究斯言
故彼盲修者俱已無成
此句總結上言二者
又問古人只言時至神知然神知之果又有知真時之妙乎答曰然
真精生時神固有知其機真於可用不可用之妙尤所當知
又問真中辨真之秘妙固不敢輕聞我今願聞抑可得乎答曰
道以勤求而聞以苦修而得當知此精生真時之道非世法中
人所可知可有之道乃遺世苦志所有進修天仙聖真之道也
實在大羅天三清四種民天三界外內三十六天尊帝聖真之

所共秘皆不輕洩者

按道藏度人上品妙經云四種民天以上之三清大羅在三界之外自二十八天以下之無色界色界欲界謂之三界內也最下之界六欲之六天一曰皇曾天二曰玉完天三曰何重天四曰平育天五曰文舉天六曰魔夷天此欲界之六天也中之色界有十八天第七曰越衡天八曰濛翳天九曰和陽天十曰恭華天十一曰宗飄天十二曰皇笳天十三曰堂曜天十四曰端靖天十五曰恭慶天十六曰極瑤天十七曰孔昇天十八曰皇崖天十九曰極風天二十曰孝芒天二十一曰浮容天二十二曰江由天二十三曰阮樂天二十四曰

曇誓天此色界之十八天也并六欲界共二十四天也此以上之界無色界有四天故第二十五曰霄度天二十六曰元洞天二十七曰妙成天二十八曰禁上天此無色界之四天也合三界共二十有八天也三界之上則有四種民天第二十九曰常融天三十曰騰勝天三十一曰梵度天三十二曰賢奕天此四種民天之四天也此以上則有三清起下之太清大赤天也即洞神此上名曰上清禹餘天也即洞元此上曰玉清清微天也即洞真故三清又名三洞洞者通也通達無窮也此以上則有大羅天言極高至大色羅衆天共三十六天也各有一帝又諸天靈書度命妙經云大羅天是五億

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天之上天也又按佛藏經言三十三天皆在三界之內而以外則無天之名但佛經由阿難所集記是凡夫學者之言道藏則由天尊上帝所說者耳所以天上天下萬古不輕洩之旨正在於斯絕與世間凡夫所談者不同故不有誰敢輕洩不有誰敢輕聞

玄釋天律禁誡甚重犯者有風刀之考三塗之苦天仙有六通固自知人善惡而不輕洩即有仙緣先得仙傳者亦不敢洩無真心堅志學道者固不敢容易輕聞每有災禍切身功德淺小者亦不能輕聞何以驗知昔有勤苦人幸得輕聞師道而即易與人以輕聞遂至有得輕聞者棄置徐三人皆即

以痢速死而輕洩者亦祠血三年以是而知有前修今修者福緣所繫最深重

所以世無金丹之道生不能長劫不能超者皆為無此清真之中又有辨其至清至真易修易成之仙機也

陳泥丸云修仙唯有金丹門金丹亦無第二訣所以為第一難遇者　顧與歧問曰至清至真何以為易修易成之仙機伍子答曰若不得至清至真即是元炁不足無金丹之本任人費多歲月採鍊炁皆不足所謂猶將水火煮空鑊原無飯本之米如何煮得有飯出來故為難修難成若知得至清至真則可採得元炁之足者一採鍊即一得何其易修每採煉

皆得炁精漸滿而化炁足百日之內得至精無可採炁無可化何其易成我固叮囑學者必要辨至清真

唯是至清真真陽之精生於虛極靜篤之時固曰清矣唯清固真既已清真便是可用之機若有仙傳能覺知者當其覺初覺其炁之未甚足則不可必其急於用必要真覺其炁之真有足則真足之炁方可補精化炁而還足本根之炁然炁精在稟賦原本至足只緣愛慾淫妄而耗虧則有不足故欲補足所以必取此根本足處發生者可為補足之用以湊補為稟賦靜體之至足非至清至真之有足何以補得至足是以不得不覺求炁足者此足炁人人本有欲取為用人皆自有不待外求唯知足

者而後知得足則以覺神便主之為配合採歸根而留能得足而成金丹大藥所以於清真必要辨至清至真之足也得足矣則得長生不死而仙矣知足矣亦知可必得仙矣必長生不死而不復投生矣世人只浮慕仙名虛稱學道亦終不知此理唯自家此精補精此炁補炁不必別行異術何其易修不過百日之工採取烹鍊築基成丹何其易成此所以為真仙機也若傳不得于真仙知不明于正理行不合於仙機焉能得真精為用故我冒犯天譴而輕語輕錄于世為現在未來聖真說之能因名言以求法必得易修易成之實果超日上升朝謁三清大羅矣我又囑諸後聖得此之後必當謹言密悟我雖出此多言不

過摹寫其粗迹指人以尋究之門令人人咸入正道易於修証不致誤歸老死効力於呂祖所謂度盡衆生之意耳每遇後學入道之淺信道不篤學道不專之人雖能問為所以辨我則猶是遵天科誡而應之曰別有辨法非敢戲論更不敢因其懵然泛問而遂輕言

此所言者是修仙一定之理不敢言者是真修實悟之機必後聖能勤苦參究奉持禁戒體天行道有功行不退怠若奏告上界而奉天傳道可也故馬丹陽云天機未敢輕分付細細看眼悟不悟遇有艱難不憶家德時指汝長生路薛道光云休將大道付人情又云堪憐自古神仙輩時故如愚不作

言禪宗和尚亦云寧可將身墮地獄不將佛法做人情經離真人云三清秘寂之事忘言忘象無問無應恐子之志不篤而學不專心不寧而問不切彼此各為無益

而若有輕言言者聞者皆有天責

言者犯漏泄天機之罪聞者犯無德無志不足以載道凡欲學道必先持齋戒精勤參悟奏告上帝帝命仙度而亦有成如有不奏告而敢私相授受者則泄道及竊道之罪尤速矣

三元品誡經云或得仙經妙法妄傳非人之罪傳授經法不為宿奏諸天盟告五帝三官不合儀典之罪或妄解經義不合聖心並屬天官三十六度風刀之考又云洩漏神仙秘

術寶藏靈書之罪或妄造經論毀謗玄元聖道之罪並屬三元靈曹考之

前聖有犯已獲禁誡之報者詳傳記中久矣

茅君曰華僑漏泄天文妄說虛無乃令父于被考於水官張煞陽真人三傳非人三遭天譴李虛庵真人輕言于葉莫二人之非者遂有大便痢血三年之責而葉莫皆以痢死而可不知天律禁重哉然而後世真心悟道者出吾又不知恐其無以為辨有慈悲救世者出吾又恐其無徵不能見信故必留此一語以為綱目以待後來聖真之憤悱者

二問曰古云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

此二句薛道光詩也又方便真人云聖人傳藥不傳火神仙秘易不秘難

今更聞藥有不傳之秘而聞之果不聞其世人之有此聞是聞之信有前因主之也

此言藥之不傳者今得聞之果與世人之所說所聞者不同而我獨得聞亦是從前累劫積修有功之因而得聞也不然世之願學者亦多而亦皆不聞

而火之不傳又何以言之

此正詳問火候不傳之秘

答曰火候最要口訣

自悟者即不敢輕言之遂亦不徒口說耳聞而已是必專心勤苦實實用功求必知其候之精妙處必行之合于精妙之機必得其精妙真火候之所証果若不合于如是則墮落在外道邪法行氣之類矣所以馬自然遇張紫陽之後有自悔闢邪之言曰道人拜了千千個盡是行氣並咽唾搖筋擺骨至三更使得渾身汗如水也有生也有死也有世人皆如此有文學齋長周南餘武學秀才胡茂元同在道隱齋中問之曰行火候亦若行氣降重樓亦若咽唾于此二者計如何辨仙道與邪門之所以異答曰仙道借呼吸有形者為火候以行先天元炁之無形者而有形之火亦同歸于無形方是精

妙自然若邪門單行呼吸以有形為事故必致有病何以為病升提太遲重則提為邪火其病頭暈病目赤腫翳障病咳嗽痰火病癰腫等症若降下而遲重則逼沉粗氣貫入腎子為疼病偏墜病腹脹等病症上下兩病皆致人速死故大異於仙道之仙道降重樓者是元炁返還而降歸根非嚥唾也唾者口之津有形之物亦非無形元炁者比然元炁降歸炁穴則有補養神之果唾津嚥至脾肚而歸于濁溺無証果者此其證之大異者

悟其順時而為

時者子午卯酉之四時春夏秋冬之四時日中之四時有沐

浴沖和之候非順之宜順而合者年中之四時有木火金水之和法如和而為沖此亦則之宜順而合者故參同契云四時順宜其施知得則者是法則

非言之所可詮也

言語出于口吾必不能盡說心之妙悟以口心本是二故也亦非言之所能宣也

肖者相似之文雖明言之猶是屬于口而浮于外終不能心悟即是實得

夫火何以不可詮不可肖也且言火所當起之候隨象而變

欵然矣

火起之候名曰子是合我身中之生機當活用以虛比為子者以周十二時也若天時夜半之子非仙家金丹之用乃旁門邪法所用者然火子固活用亦不能自起必因藥生了則起火採而煉故云隨藥生為起候亦所謂有藥方能造化生也故火必因有藥而後可起餘無藥時起火不得又必以起時稱活子故藥生亦因火生之子而皆稱為活子以藥生而即火生之故也

於其火藥同用之機有兩情相知之微意固同用不同用與果相知不相知歟未可言其似也

同用者即以神馭炁也神行則炁行神住則炁住神炁合

而不相離也于此必要相知方是真得不離若神為徒用不知有炁是不能馭炁若炁為徒用不知有神為主是不能隨神如是皆不相知則悖同用之機不同用則金木間隔矣知炁同神用炁即可証長生不死之本神同炁用神即為神通超劫之主果同用則必長生果不同用則不脫凡夫死輪轉果用而相知是真同用不相知是不真同相知者神知氣合一而隨之即凝神歸穴氣穴不相知者神行而不知炁隨行否神住不知炁隨住否或氣行而神反止之為不知或氣住而神反馳之為不知如是則神炁二者依舊為二不成採取烹鍊築基養胎化神之理

文柔之候用進而升剛武之候用退而降
俞玉吾云丹法先以文升後以武降
文不過柔武不過剛
文武法必當適中合乎自然過柔則似不及過剛則似太過
剛而變柔柔而變剛
文完則必用武武完則必用文當柔不變柔則傷過矣當剛
不變剛傷不及矣皆屬勉強必不可差毫髮循環變化以完
周天
升而不離二炁降而能順四時
神當升時則先天元炁及後天呼吸炁相隨以升而不離為

採取也即心息相依神當降時則二炁隨時之凝而歸于二炁之根以日中四時合于年中四時順春夏秋冬四時之令而和其沖融薰沐之妙于烹鍊

前此聖真之所已言者抑曾以是為言乎而謂胎息又豈可易言乎

古聖皆巧喻並不如上文之真語神炁妙用唯此語中一字一句皆發前聖之未言不似已言者之為喻上加喻使後學于小周天且不能明其大周天為科禁律戒之尤重若上界仙真不肯易言在世聖師又豈敢輕忽而易言之乎後學又豈得易聞乎

此國小周天之理一日一夜合萬八千息胎息理若何為胎息其肇始者趙也結胎之息從無入有而實若無於不息中而或暫有無無用之聚也

結胎者成化神入胎之初也神馭元炁及呼吸氣歸于炁穴之根而為胎禪師住定謂之胎結然炁穴中自從元炁及呼吸炁皆終散今無為人生日用直至于今則此中本無了胎中之息下凡胎息之法俱有息以凝神住炁故曰從無入有若欲修胎息相則墮外道邪說旁門之妄舞弄後不結丹道胎入有不息有息故曰若無即所謂有不息有息也不息者入于有息而為胎雖入

有猶妙似于不息故曰不息此上上天仙聖真真胎息之妙相也不同外道旁門之不息由强制為不息者比然極致時亦暫有息少循其屈伸之理不至如旁門强制不息者之散漫故此曰真胎息即道一禪師所謂未有住而不行者然有而必無無而必有故曰有無無用

其既也

末後之時

脫胎之息從有入無矣而實無無息中而靜定寂滅此正所謂無餘涅槃者也

從有者即從入為有息之胎乃不息之定息為有息是有定

息也非曰有呼吸之息如凡夫浩浩然者比即我上文所說實若無也由若無而至實無故曰入無而實無則滅盡息而得大定謂之滅盡定矣然無息而或不能盡無息猶是有餘涅槃言尚有餘息未滅盡及息無而至寂滅滅已至大定而常在大定方可陽神出見而出定為無餘涅槃之實証也必至如是為真成陽神真出定即華嚴經云謂如來出現者是也

夫以不息之功為胎謂之萬法歸一矣有一在則為目之所易見心之所易知亦猶可易言易傳者也即金剛經所謂云何應住佛言應如是住菩薩但應如所教住者是也

不息為胎者是以胎中之息為法而求証無息也昔人問胎息蕭然虛真人答曰能守真一則息不往來謂心歸一息而住定既定于一往來自無若有往來是二非一謂常見也唯有一胎息在也而目必見此心必知此所謂萬法歸一者歸此也所謂歸依法者歸此也是為真胎息故楞嚴經佛云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故金剛經言應住即言住心住息為道胎覺脣也即言悟佛知見入佛知見習學禪定者之必然者故如是直言心必依真息三昧而定住則不住于六塵而生迷惑其六根應當住如是正定而成正覺也出是佛得住定法而成佛亦即以住定法垂教于世菩薩

修佛時華嚴經已云菩薩住佛所住故于金剛經又言菩薩欲要修佛應當如佛所垂教而住即能住佛所住亦能成佛所証

以無息大定而圓胎則一又歸於無矣

此言滅盡定所証陳泥丸云虛心凝神得神氣俱定息不往來謂之大定趙真人法語云真火本無候時人休强猜要知端的意無去亦無來

無者無其先天後天之二炁也

元炁及呼吸炁二者俱得到既無是炁訫大定矣

無其心之生滅動靜之環也

凡夫之心有生後有滅動而有靜相為循環不已修行人既已得大定全無生滅動靜循環即性証寂滅矣無其六脉而性真寂滅盡定也

陳泥丸云我昔工夫行一年六脉已息忽歸根正言十月關中之實証也六脉者兩手寸關尺其六部脉也脉住由于息能先住息雖住必至滅盡而後脉住故華嚴經云二禪息住三禪脉住四禪滅盡定者言息與脉俱滅盡定也

故重陽真人云也無滅也無增不生不滅沒昇騰沒昇騰者住而不行滅盡定後景象即世尊不起于座之義

金剛經亦云菩薩于法應無所住行于布施

有心必先依法而住心既住矣若不捨法而久住法則法又縛心同于六塵之縛心俱為不了之心如何得常樂我淨故云必勿住法而施捨其法

如藏經亦云恒以淨念住無上覺

淨念者不生不滅之念既不住塵妄所不住法之念也無上覺者佛覺極上圓滿之覺再無可上得住于此則証最上上乘矣即靈光耀古今之極証也

又云安住寂靜諸禪定智入不死道者皆是也

安住寂靜者佛言大定而常定于無餘涅槃自然且常樂也禪定智者即定中之真覺也安住禪定正覺入于不死之道

故能不死此世尊當時所實証者是如此後世僧人竟不知佛証不死不信佛証不死掃去禪定而不修皆甘心死亡成空亡斷見

無之見目有所妙其見無之知心有所妙其知此証入佛知見為心目所在之極証妙見者不見色不見空離所見而若見妙知者無思議之所知離所知而若知証到于此無知見無佛之地是為真歸于無者矣

而謂無之無知見也不可何也嫌于晦昧非妙覺也

無者是無有為之法無有見執之相即真空也知見者是正覺之正知見非世法及凡夫執相之知見非外道斷空之知

見也當入無之時用佛法正覺之正知見以入定而后始能無若無正知見則無入者之主宰則是神不能凝炁穴不能入不能圓滿胎神而出定墮在晦昧無知之空亡不成正覺晦昧者黑暗不明之義喻人之無知妙覺者即正覺之精妙處証入洞虛玄妙之境于無天地時覺猶獨在覺道圓滿而超劫者是也覺既圓滿即是妙覺由始覺本覺而至非別有所至所以覺道必由仙佛正知見以入以成故曰無知見也不可故陳泥丸云無心無念神已昏安能凝聚成胎仙所謂無之不可知見也不可何也嫌于不知所以復性真之體也

無者心之無生滅以定息至無出入而俱無也無生滅則無妄覺而有正覺之所至無出入則無妄動而有禪定之真寂靜方是真無無出入故有寂定無生滅則有覺照如是者有佛知見者能之故云不可說不知見若世之邪人誑語自稱知仙佛妄言不可知見只因不知寂而常照之義是不住正覺將何者名為仙名為佛蓋正覺原是我性真之體人人心中本所自有人必由正覺知見而復見性體性體即是仙佛彼皆不知仙佛正理反要無了正覺知見使是墮頑空矣何以復性真之體而成仙佛所以彼皆不成超劫正果為大錯矣內秘真藏經云大乘之道離一切相離一切行覺法空

寂覺無所覺寂無所寂無覺而覺無寂而寂名無上道
若此者
總上文以知覺知見成正果義
皆妙悟深入密修密証而可致言者乎
密修証者至精妙之大用悟到至精妙之地故曰妙悟道藏
內妙法蓮華真經云不滯有無永絕生滅是名真人
予斯多言猶是摹寫粗迹之教言也猶非心悟所到之萬一也
言語只能少言其似心悟則能妙合其宜
子勿執此火傳便自以聞為得以知為得也
傳火則言之必淺心悟則入之必深開言若止徒知不若心

悟之深入

唯決烈精勤以實悟修之萬幸萬幸

三問曰直論中所云當吸機之闔我則轉而至乾以六升不降當呼機之闢我則轉而至坤以六降不升此旨玄深實不能測願再詳之

言行火之機當在吸之時順吸機而至乾乾為天為首位在上故曰升不降非全然不降以減闔闢乃不重于降而重于升只見升不見降也當機在呼則順呼機而至坤坤為地為腹位在下故云降不升非全不升但輕其升若無而專重于降只見有降不見有升也

答曰昔鍾離仙翁度純陽翁時已言[illegible]之時不可降
此即吸機之妙用也
我言可降之時亦不可升
此即停機之妙用也
謂若一陽初動
陽精生[illegible]者[illegible]
元氣流布而欲
元精之根在丹田若將生精則必從下行乎陰根我不令往
下而逆歸中宮[illegible]不可洩必飛之以採取
故云陽將從子而後

六陽者子丑至巳六時為陽也孳孳者純陽祖曰子後午前
定息坐夾脊雙關崑谷過者是也
皆升以升之升之即採取也
陽生隨用火之子亦曰子此而採取即子後升六陽時皆以
升故能令藥氣歸于乾即所謂還精補腦是也
即機中之○也○之即無可降之理則不降也升而轉歸於本
根之穴矣
歸于根即凝神入炁穴
故六陰時從午前當降而降
凡採取烹煉過身中午位而落此旨由張紫陽金丹四百字

庶乙露其機故午當尊其言而降
皆降以降之
六陰時皆重于用降
降之即烹煉也
烹煉必用鼎器即丹田之炁穴也
即、也、之時無可升之理則不升也
不升者雖有升降轉運如壯斗天罡猶若不升取功在降煉
故也　門人胡太真問曰如何六陽皆用升六陰皆用降答
曰凡用火必從子起子及六陽在先行因真精要往下必令
還于上必升方還得皆升者取其上轉也至午以後陽炁已

全還矣只要薰蒸長旺因在炁根穴內用工所以既要補塡炁穴滿足焉得不歸下炁穴此必然之理也

所以妙于升降者由顚倒用之始得其妙

升時有降而若無降降時有升而實若無升此其所以為妙也顚倒者即是用升降之顚倒也

此萬古萬真不洩之天機在是也修士可不識之哉又重陽真人云子後看時知日短午前坐處覺宵長此可證也學者當以此印證之

四問曰直論中論鼎器以為下丹田中丹田也今曰教言又聞乃乾坤為鼎器之說雖皆出於古言不知是一說足二說答曰

非有二說也用之時異也

時異者有用百日工之時煉精化炁而築基是也有用十月工之時煉炁化神入定胎成而出陽神也

今言鼎器是也坤是百日煉精化炁時之用凡採下之炁必向上至於天頂之上

下之炁者即腎中真精陽炁也又為地之炁本不自升上故採而升上邱長春真人云地炁本不升因天氣降下混合至極復升引帶而上至于天頂極高之上是也

取上之炁必向下至於地腹之中

上之炁者即言天之炁喻心中之神也蕭紫虛真人云天上

日月地下轉海底嬋娟天上飛乾坤日月本不運皆由斗極轉其機是也

斯有歸著於用乾坤也

白玉蟾云上至天谷下至陰端二景相逢打成一堀與此義同

故云歸根自有歸根竅復命爲無復命關是此云乾坤即所謂關竅雖云舍乾坤而別指鼎器不能也又問曰何故有向上向下之理答曰純陽仙翁云坎離顛倒金木浮沉是也

此節詳言鼎器所用之顛倒蓋由存腎之元精屬水

腎有坎水之象元精雖是炁而名曰真一之水
本往下流易用於淫根
精之本體曰元精著于用則曰淫精每依附淫根為用者故
靜則藏于炁穴動則依于淫根
而五臟皆有精炁皆由系管而行于脊後二十四椎之間
五臟有管皆繫連于脊椎間之竅以通行五臟之氣凡淫媾
時一身內外唯脊腰獨用氣力故五臟之氣隨通身之氣皆
聚于此皆化成精之形由此過而洩故人勞氣力于淫事者
皆腰疼是故仙機要旨皆必由此逆行上以返還
欲逆之而回故必由之以向上能向上則離習炁而得真炁矣

習炁者言淫媾之事也

佛經云以海水灌太子頂是也

仙機以元精之炁升至上田謂之還精補腦又謂之醍醐灌頂諸菩薩佛法亦謂之醍醐灌頂仙佛起首同此妙喻

在上之元神發動皆依念慮為用本似火而炎上易出入於眼耳鼻舌欲逆之而返還故向下依于精炁而同返還入于炁穴既向下炁穴則離外境而盡脫四生矣

念慮者如眼之念慮為用視耳之念慮用聽之類脫四生者是眼不住色而不生色心之魔耳不住聲而不生聲心之魔鼻不住香而心不生香魔舌不住味而心不生味魔此言離

了外境之色聲香味而心脫四者之識皆得向下之所訓也
即世尊於娑竭陀龍宮說法
此即下丹田之說
又於迦羅龍宮入定
此即仙家中丹田入定之說
經七日不起是也又問曰中下二田為鼎器之理如何答曰下
田即煉精化炁時之說已詳矣
三十六部尊經云真精在腎餘精自還下丹田真炁在心餘
炁自朝中元
而華嚴經亦云一切諸佛臍中皆放光明名菩薩受生自在燈

張紫陽云黃庭為鼎氣穴為爐黃庭正在氣穴之上王重陽真人云臍中丹田內有黃庭宮古言一點落黃庭即此處方真此上文一節皆言下田之理畢矣下文一節皆言中田之用而中田則煉炁化神也重陽真人全真集云姹娘嬉嬰子卧搬上中田總向明堂過又云拾得真金堅又剛放在絳宮封閉了滿宮明耀現霞光譚長生真人云欲覓真空只在南山盡靜中谷神篇云百朝沐浴忙移鼎純陽翁云一從提上中宮帳萬里羣魔不敢當亦有本行經世尊云若至恒河水南岸安穩住定如須彌又達摩祖師息論云鍊胎息者鍊炁定心是也常怎炁于心輪則不著萬物氣若不定禪亦空也

此一段明中丹田之說猶詳在李生三遷之問彼此相為互明者真修實悟之人必要先知用中丹田之真處而後可成陽神

前之鍊精以化炁用上田之乾下田之坤即煞陽真人所言乾坤為鼎器如易所言乾為首坤為腹是也

極致其上下二者而虛其中田故天皇真人云以形為爐首為鼎也精滿于腦火鍊成丹白玉蟾亦云鼎用乾坤藥須烏兎是也化神時用在中田馬丹陽真人云保養下田無漏洩方遷絳闕鍊中丹

絳闕者心屬火赤也

常若曠中下而為一如世尊于欲色天二界中間化七寶坊如三千大千世界說甚深佛法令法久住即此時義而上則其所經行之虛道耳

言上田亦我神炁所經行過之路道蓋三乘之士皆有三田反覆之理以為行所當行者若用初成時住于下田用中成時住于中田用大成時住于上田此我所謂住所當住者是也

鍊神還虛時唯虛寂于上田

上丹田者仙云泥丸佛云泥洹又云佛事不周終不取于泥

渦

不用中下二田者丞已無而神已虛也

到此地位已無返還化神化丞之工則不用返還化丞神之地

是由三田各有當用之時故亦各為之說有緣高士見聞此說當識之為定論

五問曰法中有五龍捧聖前此未聞果凡耳之不得聞抑前此聖真無此法名之可聞乎願一明示答曰有而且多皆設為工法之喻名耳

古聖仙佛借喻言以說法若心切于度人也法不說則人不

知求不知用未來者何以得超凡入聖欲直說之天律明科禁重天機又不敢輕洩以犯罪考故以意義近似於道法者而為喻以言使後人因名以求實用即所用而求証聖果故皆立一喻名也又或有名雖不同而工則一

昔世尊佛喻之曰蘆芽穿膝

王重陽真人亦云若入收定三寶搬運寄歸何處先用蘆芽穿膝之法運炁然後七返還丹又曰蘆芽穿膝上下河車搬精補腦水火雙行此見我此仙宗即同佛法

而後世凡愚不知為喻而疑為實有穿膝豈有所坐磐石之上真能長蘆芽以穿膝乎達祖喻之曰折蘆渡江

梁武帝建都于金陵八年十一月朔祖渡江往少林其時江邊已無蘆可折矣不知佛與祖皆以蘆為喻者海與江喻人之愛河欲海流浪之苦西江水黃河水逆流亦是此意豈有航海之胡僧海不能以蘆渡而江能以蘆渡乎

初達摩在南天竺國欲東遊震旦謂此東土有大乘氣由是國王以巨舟實以重寶與之渡海凡三周寒暑而至廣州登岸事詳在傳燈錄及五燈會元

皆有此妙喻而濁惡愚夫執謂世境之言妄以誑世似亦可羞也夫又問曰此五龍捧聖之喻亦喻出於古人乎抑今日之新為喻乎答曰前於佛而有玄帝經云劫初太古修來證道於軒

軒黃帝五十七年之甲子歲當其超凡質以養神胎之際用此法矣後留法象於武當山曰捨身崖脫凡胎也曰五龍捧聖入聖位也喻此以示後人度人之心何殷殷也故修仙之士得遇真仙傳道者得聞而濁惡世皆凡夫無聞也

元始天尊說真武妙經云淨樂國王與善勝夫人夢吞日光而有娠懷胎十四個月于第五劫名開皇劫初元年甲辰三月初三日午時一云甲寅日也生于王宮神靈勇猛不統王位唯務修行攝離坎真精歸根復位得玉清聖祖無虛元君之傳道成後于黃帝五十七年甲子九月初九白日昇天又按淨樂國在奎婁宿之下海外國也武當山煉真之所在翼

軫宿之下又敘聖錄云前歷八十二化而後成道乃太上之第八十二化也濁惡世無聞者蓋濁惡世人皆行濁惡之事無志修真何以有聞無緣遇仙仙不屑與之愚何以有聞故終于無聞也捧聖者非別有所為乃仙佛超凡入聖所同用而必用者即冲透三關之秘法非凡世所言之比及世人遇有此言出後聞此皆茫然不知何用殊不知即三關秘法故陳泥丸真人云最隱無過九曲灣是也

昔我祖師虎皮座張真人

真人張其姓靜虛其法名宣德壬子年生于邳州為丘真人壯宗龍門靜字仙派也得道於蜀之碧陽洞受師仙旨以廣

教門周行四部洲歷西番轉壯番還中華雖有大明嘉靖皇帝徧求請而不肯出以復命常以虎皮為座具故當時十方皆稱曰虎皮張

當幽棲於武當山

坐于武當山之虎耳崖石竅中不與世人相接唯顯示學人知當避世

深得此名理以吐露秘機其後口授於廬江縣之李虛菴

姓李號虛庵法派名真元也嘉靖乙酉年生于廬江縣城西初以醫濟世乃結庵於城外延訪仙師自十九歲至五十五萬歷己卯也始得張真人盡傳內外金丹天仙大道捧聖超

凡功成顯聖

虛庵真人口授於南昌縣南武陽里之曹還陽

還陽為號常化為法名曹為姓嘉靖壬戌年元旦前三日二十八為生辰廢盡千金家而學道甘貧清苦為精修得五龍捧聖轉神入定為懷胎至天啟壬戌六月十二為出陽神入新建縣西之西山西壁還虛為大隱

還陽真人來口授於我及汝父真陽登仙派名守虛也皆得聞此者

凡修仙道者知此而行得此而証則得長生不死而永無生死神通無極是為證聖矣若不知此不得此則必不能脫了

生死不免六道輪迴此聖凡分路至秘天機
得與聞者有熊秀庵亦名守虛鄭紹元名守空二者新建縣之
西山仙種也并曹老師之子號希還命名守玄者數人虛庵得
聞此以證道大顯神通濟世救民
一日大旱無以治農事諸祈禱者皆無應衆官民哀求李真
人禱以救民真人乃以墨塗掌心向日默言數句即有黑雲
蔽日遂致彌大不數刻而大雨如傾及鄰封六邑皆得有秋
一手舉五六千斤之石如弄丸之輕竟不知其力之能舉多
少其神通最多此不暇數
仙隱於萬歷乙卯歲

時縣宰貪酷無度求見真人欲求服食點化真人不屑與之見遂以違命懷仇連及姻家被禁誓必追捕辱之以洩忿此亦可笑可鄙也視黃帝時滕下風者之必得視劉海蟾而求宰相者之必得視呂純陽即棄德化縣令者之必得如彼挾勢位捕師者之必不得為孰愈哉與退步而求至行前者何異有冠冕者求道之禁戒也真人由是託尸解之狀以避之宰以為真死遂解其忿而真人似死入棺者七日棺即空矣其形神俱妙仍居於姻家其子名李能培充生員竟不丁憂後繼宰者深羨其肉身菩薩名遂播於十方神遂煉其還虛此亦有神通不必顯之一案也所以大修行者安肯令世人

知之

還陽得閏此以成仙含光太虛妙覺無極

出陽神入常定寂滅于無極

亦仙隱於天啟壬戌夏當此欲藏跡西山之時已形其五龍之名於筆矣

曹老師將仙去之時謂其子索紙筆留記于伍子云五龍捧聖萬金機齋戒焚盟已受之初願臨期能妙用真真皆此上天梯從此始有五龍捧聖之名在紙筆矣

我亦因之以筆永其形

我因師之筆形而再言之以壽諸梓則流行于永久矣吾弟

真陽初見直論有五龍之名責我曰古謂仙機必不書於紙筆五龍秘機秘而又秘安敢書於紙筆乎予曰師已肯形之筆我何必不肯其所筆乎雖有五龍虛名似亦不妨代為口授普開來學而凡大仙行仙佛最上上乘妙道者只此是聖凡分路他如縱說能修有證非此一法無以透關而脫凡証聖也唯其為至要至秘之機不得不露一句令後學聖真有仙道福分者知所參求知所信奉凡有志於仙佛者俱不得輕忽此言背此不求者雖修萬劫終難逃其六道可不思之為急務耶問曰玄帝之喻五龍有法象可證若人可易信法象者即武當之捨身崖及五龍捧聖等之說便是有據

今以蘆芽穿膝為佛說五龍之喻以折蘆渡江為達摩說五龍之喻但我尚似凡夫之見同於信心不及不知何所證據而可令人必信不疑乎答曰昔王重陽真人云蘆芽穿膝上下河車搬精補腦水火雙行等語已先指示在世流通亦詳道藏中久矣又西竺經目有所謂五龍經其曰無字經三十二卷有字經一十卷豈虛名哉即三藏來東五千四十八卷內三十五部大經之一觀其名則有義在若無據而說則為幻說無稽而言則為妄言既非幻妄後學寧可疑而不知參究之哉

六問曰如何是養胎如何是胎成答曰養胎者煉炁化神之喻非實有胎也

太上靈寶大乘妙法蓮花真經云清靜之義天尊言專養精神不為物雜謂之清反神伏氣安而不動謂之靜即此也

又問既無胎何云養又答似胎之理故借喻以言其似也以鍊炁之初本要似胎中之無呼吸着而又不能無呼吸習入定而求至無不能頓然全定全無此仙佛聖真初習禪定自然必由之漸法也

若胎孕之將產時也

人胎十月滿足將生之時呼吸全有故初習定似之

生滅之相尚在

心起一妄念思想平日舊習便是有了一生相又起一念滅

妄便是有一滅相如安國師讀楞嚴經四句偈云知見立之說即所以為生滅凡習定之初求無相而不能頓無云尚在者生滅不能滅已盡之說也

出入之迹猶存

生滅者心也出入者息也心有生滅則無以攝息其息焉得不浩浩然為出入懷胎者必存神以攝氣存氣以留神乃可得神在胎中

名二乘亦名曰如來以有來故名如來又謂之如理而來如理而去

來去即是出入之義習定之理

故華嚴經云如來大仙道微妙難可知燃燈佛又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皆謂此也入涅槃而未實証世尊謂之有餘涅槃由此而漸趨者也猶稱為漸法即此法此理而仙聖喻之曰養胎也

胎息法云心定則神凝炁住而胎長矣胎之長由于息之住無息則不胎無胎則不息即此是也

其終成也

胎息論云動念則泄真炁故胎息不成如何得道無呼吸而滅盡定矣若人世男女始媾之時祇二氣合一而未成胎渾然無物也生滅之相滅已

真實用四禪許多定力而後得生滅滅已即六祖盧能所謂
禪心無想禪性無生是也
出入之迹寂滅
鼻息無出入之迹得證滅盡定矣
心為不生不滅之心身為不生不死之身
此時神形已俱入妙六祖盧能亦謂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
地上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是也
從此一得頓然直與虛空同
張紫陽云覺此身如在虛空常至如此則禪定也
玅仙聖喻之曰胎成也世尊佛謂之無餘涅槃

無餘者無有不入寂滅之心與息也
而後脫胎出神
出神是定性成而出定世尊謂之如來出現
所以楞嚴經云既遊道胎
同仙家懷胎之喻
親奉覺脩如胎已成人相不缺
喻定成神全而性妙靈覺
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又曰形成出胎親為佛子是也
胎息養得神全而純陽仙家出陽神稱曰神仙佛言得大定
而出定稱之曰佛即此說之同者

燃燈佛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正謂此也過此向上則為真圓頓門矣不隨天地同壞者

史太素胡太真問曰仙家人修到出陽神佛家人修到出定似亦圓成了矣今乃曰過此向上為真圓頓門我不知出神出定後更有向上我亦不知仙佛為如何圓頓我聞自佛法入中國至于今上下千古人人皆說凡夫發心修行時便頓了了為頓門今言出神出定過了後方名頓然則衆言皆非與答曰果非也尤可矣彼凡愚漸且不知誑言知頓竟不知如何為頓冒認為知頓能頓以自妄為尊大實竊據衣食則利之竇而亦更不肯悟華嚴經所謂如來始成正覺在寂

滅場現盧舍那身說圓滿修多羅名為頓教之說今之一切凡夫俗子皆未到寂滅場安可妄謂我自頓教頓門此是未得為得入魔道而不省悟者又何不解圓覺經所云如來境界漸進至於佛地名頓教大乘頓機從此開悟之說所以不知七地菩薩上至八地成佛尚要加持修上至九地十地十一地等覺而後竟道始圓滿正為真頓教也蓋初修行時用功行以至七地而功行止了矣八地以上則無功行乃不可言修言証此時若强加功則是同于退席者之知見若未到七地而誤不用功行則是斷見空亡外道之知見後學皆犯此即墮入此魔坑矣汝當自詳之能如是說則同佛說不如

是說則同魔說不可頓為仙佛但可頓入魔界獄矣

夫既喻之曰胎宜若有似於胎矣雖曰似胎而實非胎也何也生人之理胎嬰在腹修仙之理胎神在心世人但聞胎之名而遂謂腹中實有一嬰兒出而為身外身者此又可咲其愚癡之甚也有志修仙佛者不可不以此破疑而自啟其迷又問古人皆言身外有身伯師今曰獨言非身外有身何也答曰人性至虛至靈無形無體無論動出靜入本然皆無形體我今不過以得定之性出定而為神通亦只虛空無形體

洞玄靈寶諸天世界造化經云得道者與虛空合體無盡者也

非拘拘於身外有身形也若欲顯身令人見之身外便能了身
一身多身百身千身萬億身皆能變化無窮
初出定之神現身亦少乳哺神旺方可變化百千萬億多身
如此者是因陽精陽炁歸元還虛所能也古仙遂即所能然若
為鼓舞人趨向決烈之志如佛之善巧方便化人豈拘拘以身
外身為言哉昔洞靈神鑒書云念動意動處處出神念停意停
處處歸真先我言之者亦如是
七問曰如何得成陽神抑何以出答曰先天元精謂之真陽得
此真陽而煉性通神入定而出定謂之陽神不得真陽之精配
合性真以入定得定者只名陰神

陽神者顯然出現變化莫測世人所不能見知者而能見知之世人所不能為者而能為之世所無者而能有之有者而能無之人人共見此神通之能顯于陽世者曰陽神若不能以身形顯現於陽世則人不能為者亦不能為世所無者不能使之有有者不能使之無無陽剛之炁故也僅僅能先知先見勝于人而已亦只能陰陰暗現于世故曰陰神全與陽神相反故不及其神通所以得成陽神者由元精真陽也蓋元精是無形質之陽氣能化補其炁能助胎養其神乃成金丹成仙道顯神通變化之真物故曰真陽曰陽神若炁非真無形便是陽不真為陰濁無虛靈之變化縱陽神到空只是

陰神既無陽炁之因故不成陽神之果
所以王重陽真人門下孫不二元君云偏執性為宗如何出陽
神十箇九箇墮頑空若得命基帶了性
命基者即真陽元精也
白麵做燒餅有準又長春仙祖門下徐復陽真人云未煉還丹
切莫內觀照恐出陰神投舍迷真道是也
還丹者機有將動之元精用還返之法化炁成丹丹成則以
之養神入定內觀照之化陽神內觀照者觀照此炁還之丹
也若未得還丹內無所觀照强欲觀照乃無着落必墮空亡
死境故曰恐出陰神陰神者死而性靈之鬼也投舍者此身

形氣已死不能存住此性故又投胎生身為居舍迷真道者
迷失長生不死之陽神道
若止習枯禪當下了得
即行內觀照之法而萬緣不掛
息無出入
息禪定而滅盡定也
心不生滅
心禪定而滅盡定也故皇經集註云心生則地獄生心滅則
地獄滅
到真空境界方能出得箇陰神

必要心息俱到真空方出得陰神故長春真人云未到真空
雖陰神亦出不得可見陰神亦非容易出的
猶是有生死在不免輪迴者之小果耳
有死則有生不能長生則有死有死生即是輪迴入地獄餓
鬼畜生三惡道同是輪迴雖生于人生于天亦是輪迴故曰
不免
所以四果之徒有生天生人之階者以此天福盡而還墮
皇經集註云豈知積福生天福盡猶不免復墮
故我祖先虎皮座張真人謂之謊花兒不結果者言不及陽神
之實証果也

初李虛庵真人得山東劉寶珠內觀照之法遂內觀照至七七日即有慧光發現隔城墻能見人所為城墻如琉璃透徹明亮自謂一心息相依而得此妙証此果及出靜室依舊是凡夫無能見故張真人云謊花兒不結果

夫陰神出而亦有慧光發現洞見百千萬里如在掌中亦有天眼通之微意

房舍墻壁不足為隔礙山河城郭不足為阻攔我形在此而慧光亦在此惺惺靈照而洞見遠視之為妙也非離此而逐諸境也不如是即昏夢中之魔境而誑語人為陰神者也於此著之即入魔道矣

楞嚴經云若大妄語即三摩地不得清淨成愛見魔失如來種所謂未得謂得未証謂証如窮人妄號帝王豈知真陰神者耶又有一等人似戲似誑言曰我能出陰神明明出于街市而往返焉而人遂敬信之陰神之慧光亦能普照無所不見無障不徹豈但只見街市而往返行之街市兩旁之房舍便隔礙不能徹見耶若果如此是春夢非陰神也若再强誇得此陰神便是誑語有心以欺世者非正人君子之言也洞玄靈寶之所禁楞嚴四律儀之深戒學者自慎之犯在洞玄則得女青律風刀之考犯在梵網則招酆都山拔舌之愆若不慎則此罪有準

彼見人敬信而益誇其能出陰神此又可耻其無耻之甚也若
真陰神者有神通矣亦止有神境通
神通 變化無窮也
宿命通 知自身前世人後世事及見他人過去未來事
他心通 知他人心上陰謀之事
天耳通 徧天之下人與物之聲音言語俱可遠聽而知
天眼通

見徧天下人與物有形無形可盡一見而知絶無有障隔者能六通之五耳

仙佛陽神皆有六通此徧于一性靈者只有五通

世稱五通為鬼者正此類也

世間每有五通鬼侵淫女人者蓋由少此一通不能除陽精之漏不得漏盡通也陽漏至枯竭則死而至於為陰鬼必然之理也故生死者皆非仙非佛太霄琅書云太極大法師曰五通尚在三界未為仙也大仙道無不無有不有能覺有無之間于其際而無際乃能超三界

今時自稱誑人曰能出陰神者果能五通與不知所少於陽神

者乃漏盡通不與也

陽精無漏則成漏盡通此通一成即得長生不死為天仙諸真佛世尊之基若精漏不住不得此通則不長生而不死凡有死則有生死不斷有輪迴六道相續世之愚人不知有死者必有輪迴盡信誑言欺哄反求死者正投入輪迴的門路不得脫離妄誇如是為証佛當其現在生有人身時愚不知懼尚不知求不死不輪迴乃至橫生異類性愈迷惑愈不知求不死不輪迴不知釋迦真佛皆能漏盡通而後能長生不死不輪迴者雖曰愚不足教我願後來人見此一辨少有所悟而知求學不死不輪迴唯人自信自勉之可也○無上內

秘真藏經云法無二念當知三界之中有漏衆生無方便慧終無悟解

佛教中言阿私陀山迦旃延等得四禪五神通所少於佛者即漏盡通正是淫欲未淨而陽精之漏未除只成陰神

陰神者無陽精之所証也陽精無漏則無死有漏則有死死則為陰鬼故儒者亦云鬼者陰之靈元始九老真經云人不保生神炁不全流為下鬼是也

其天眼天耳二通能見能聞天之下不能見聞色界以上天者即是無真精之陽炁不合純陽之天體陰性不能達天之陽中故也

三皇玉訣云陽者天道故神炁合道乃神仙
若天仙之道煉精得陽精
陽精無得則不長生因長生無根即天仙無基故經中已說
精為長生根真得者是知藥生之時真知藥生之地亦真知
採藥之時揀藥之時皆真唯知如是皆真故能得真陽精有
一不真則不得況邪淫門之全不真者與陰神門不求知真
者何亦癡望修成仙佛耶
煉炁陽炁化
一炁煉到真寂定則真化為神無了生死若炁不到化盡猶
是色界之衆生

頓悟直証陽神

精盡化炁炁盡化神則炁極定神極通皆決烈精進煉精煉炁方能修到得此証者

乃陰陽二者合一之道者也

陰陽合一者乃神炁合一以為正炁寂滅而神靜定亦合一之為証果

入而靜則神同太虛而為性體

入者入而住于常定也神已同於太虛即常靜定于太虛此正性體圓明之實相無法界可拘無世界可染唯得成陽神已出陽神之後者能如此非若未成陽神者之必依胎息法

而後能趨太虛

出而顯則通天徹地而為神通

出者出神于身外而顯神通凡陽神出竅則無重濁者無窒礙者已定色界禪定之功超出色累之上矣此以前有功用行而有為之功已歸于無矣此以後是已成仙佛之正果無功用行時無為而至于無無者也通天者上通欲色二界二十四天之上即世尊佛出白毫光上照阿迦尼吒天是也此即天眼通之所見其天耳之通亦能聽至于此天徹地者可見二十四地獄及所謂十八地獄八大地獄等處皆能見之而亦能聞彼之所語即世尊佛出白毫光下照十八地獄是

也通與徹言神能至能見能聞無隔礙也

千變萬化眼見宇宙

上下四方曰宇即前所言欲色二界天及地獄等處神境通之所能見也古往今來曰宙即過去未來之事此宿命通之所能見者也

手斡乾坤

斡者移轉之義天地之形有不便於人者能損益之天地之化有不利於人者能轉移之如漢欒巴在朝濯酒一口化大雨而遠救成都之火災如唐一行禪師以袋囊七豕而在天之壯斗藏形蓋由斗姥者是豕形身也如邱長春真人在燕

京住天長觀值熒惑火星犯尾箕宿屬燕京之分野將灾全城百官請真人禱之本夜星退數舍如大明初鉄冠道人張景和助太祖皇帝平陳友諒南風之天舟後使北風送舟而逆上蘄黄也如虎皮座張真人謂李虚庵曰汝傳道及於非人汝大數及盡但北斗中有本命星君注生死我為汝揩而勅之添壽一紀十二年以便精修見其星雖形如小豆能化大如五尺圍湧如浪沸白毫光燦爛既而漸復小形此仙家之演斗法也如李虚菴真人在廬江縣家中時苦旱農不下種應衆請禱塗墨于掌以蔽日黑雲隨手掩日而澍雨救本縣及鄰封六邑之灾此皆斡乾坤之顯案也

是為真陽神也真陽神即真空性體也

王玉陽真人云一悟真空總了仙

故王重陽真人云靈性分明作大仙是也不能見性則不得真空

見性者性中原是寂靜絕無生滅的人能修心到大定而常在定便見性體此正到仙佛地位者于清風真人云不到真空陽神難出譚真人水雲集云今生若要登雲路不合虛無不得仙

不成陽神

見性真空即六祖所謂若修不動時同無情不動方是成陽

神

不到見性真空實地必不能出陽神也

修到見性此性出定即為陽神顯神通若未修見性成佛即是未成陽神故不能出陽神若性有妄出乃是外馳之病無定力也

又問曰若何知是真空實地出陽神之時答曰性合虛空而不

神用

元始先天道德經云妙法無因妙境無緣又禪宗六祖云禪心無想禪性無生

一緣不染一塵不動絶無出入生滅

先天道德經云唯無生然後為長生
正是真空實地
心性中有念生染緣與塵者則不住胎息故息有出入凡息有出入者則是性不住之凡夫外道而已若滅却緣與塵及滅却出入息復還於胎息而常住定方是無出入生滅如此者是仙佛禪定必由之理也真空者性地無妄可生其心真息定得絶無出入故空為真若心未全定而少有生滅息未全滅而少有出入則空不真而生死亦未了實地者非似空而不能空者比亦非暫能空而不能頓然全空者比乃頓空而直至無量劫常空始是真空實地故重陽真人云要見真

空元始虛無是祖宗
一見天花亂墜神念湧出頂門陽神超矣脫矣向上鍊神還虛
而合道超劫運矣
無上內秘真藏經云道行絕塵無心無意無覺無觀是為真
道又云真道寂滅滅無所滅
又問曰古往聖真皆未言及天花亂墜何也答曰上天所禁秘
機不肯輕言洩道者有之
仙佛正道真機本上天科律重禁不肯輕洩于狂者愚者之
共聞及憫世人時未有不奉天命畧露一句智賢者則能悟
而成道下愚迷惑不悟者及造一句假言煽惑善信上天聖

真又為善信憫又多語二三句四五句以救世而狂愚不悟不棄邪歸正又造二三句四五句假言誤人由是真言愈多而假言亦愈多即世諺所謂一法立一弊生之意同也今憫世人被誤害者衆又露出此一法及五龍法焉知後之棍惡又不造一假言以欺人乎故以不肯輕洩者而亦洩之於世尊達摩神光及重陽真人丘真人金口之先宣洩重詳揭示于我之言也後之學者寧信此書之語明者自明顯者自顯若有不能悟明顯者猶待仙授慎毋聽棍惡之誑言可也不知而後知之不暇言者亦有之根基淺薄之愚夫不遇仙傳者亦有之昔藍養素養胎於南岳十月功成而不知此久定不

能出劉海蟾以李玉谿十詠寄之遂大哭而出世尊說法至天花亂墜而亦以此指示人者二祖神光說法亦至天花墜猶懼未脫閻君之手

天花墜乃聖凡生死之分路見天花而出定離了生死超出凡胎之聖也見天花而不出定猶是有生死之凡夫聖由自手握住生死凡由閻君手握生死

斷臂達摩前求於此向上事鍾離正陽真人云雷震天關鬼神驚

天門開如雷震言出陽神者

掀翻宇宙飛白雪

將出陽神而未出先之景見此而後出不見此則不出

呂純陽真人云寒雲散後留殘月

言胎息滅盡定也

臘盡來時向太虛

言見雪來則離實有之幻體而向太虛無

王重陽真人云忽然間振動天花偏隆前面却有箇真人又云空中早仙樂來迎感天花偏隆丘長春真人云若到天庭忽有天花飛方出陽神得初地果也

初得聖果初証仙佛者皆如此

學者當知仙佛同一工夫同一景象同一陽神證果

史太素胡太真問曰何謂同一工夫古言佛教離宮修定仙教永府求玄何彼言之不同也答曰彼言不同者由于凡夫俗子之口非聖真得道者言也我今再詳言其所同者蓋仙言煉精化炁又云留得陽精決定長生即同佛言戒淫修梵行以出欲界者也仙言轉神入定伏炁胎神即佛言四禪定息定心定而滅盡以出色界者也仙言煉神還虛即佛言七地菩薩修上八地如來出現已成佛時加持至九地十地更加持上至十一地等覺以超出無色界之上者也工夫之同也如是亦有如是証果同入仙門學仙者同此即成仙同入佛門學佛者同此即成佛若一切學人能見聞此能信受此

能知悟此猶可望成仙佛若不聞此不信此不悟此則是既不知修仙修佛何以妄想成仙成佛耶世之言當下就了者是言臨死時逢惡道魔境離之而能就了實於大道仙佛不能就了也有言當下回機者是言死于此而生於彼時用躲輪迴之機雖入惡道能速回其機而不墮入也此皆凡夫之所修亦仙佛初修之前劫七生天上七生人間者一生天上一生人間者之初果根基也仙佛二宗入亦當知

彼嘐嘐音交然強談為二者真下愚不移者歟又問曰世之從事仙佛者皆分為二宗各立門戶以爭高今獨言工夫一景象一證果一然觀仙佛之言若不一

如世人淺見寡聞只知仙言虛無佛言寂滅不知仙家先天道德經已先言寂滅矣世人只知仙言性命雙修佛則單言見性不知不見性者不成仙惟其不知是以訛傳訛而若不一

我亦未識其為一不能不同世人之分

自六祖不傳衣鉢之後則性學不真皆言和尚操轉劫之性全不究竟如來佛超劫之性以是而分仙佛為二矣雖佛教五祖之下猶分神秀為北漸法之教以盧能為南頓法之宗一佛氏學而同居中國且分漸頓二途況東土西方仙佛而不至于分乎世世人人浮慕修行妄稱得悟者而強為誑語

以分之不分之則不得以已勝于人也人人得不自誇而愈分乎絶不聞合一之言何以識為一且人全不見仙藏内典或有畧見佛藏又無一言能解悟領受所以終于不識一雖智者無不在分不分之疑似間也

即不能不疑今一之說

太一自言曰我之疑非疑仙佛不可一而當分亦非疑可一而亦可分祇見古仙以來皆言一以救世迷而僧流皆分以惑衆信古來入何不救正妄分誤入者而直切指其一于仙佛諸經之自言者又何不具一慈悲救世心直言其若一者而示即一如今之所說乃直待今說即一是以未有不疑今

古兩說

請再詳之答曰道修于有為以至于無為

仙宗張真人悟真篇曰始于有作無人見及至無為衆始知

但言無為為要妙孰知有作是根基佛宗中四來僧肇曰有

為雖僞棄之則佛道難成無為雖真執之則慧性不朗東土

宗鏡禪師云有為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為雖真擬之則

聖果難証此皆仙佛二宗若一之說人人共見奈彼欺瞞而

不令人共知何

道成於有證以至於無所證

仙之養胎成神而猶煉神還虛雖已得道不以為得實若無

所得是為真得若已為有所得則心被有相有妄繫縛不能解脫得道故無上內秘真藏經云真道寂滅滅無所滅佛教圓覺經云若得如來寂滅隨順實無寂滅及寂滅者此亦仙佛若一之說也

仙佛皆然者也

不但仙佛同然雖沙門之四果所言萬法歸于一而一歸于無亦有似于如此

故呂純陽仙翁云不問神仙與佛共同覺照

覺者是佛是仙當禪定時則覺照在禪定當虛無時寂滅時則覺照在虛無在寂滅所以仙佛自始至終皆用覺照覺照

者心中之實悟也若不覺照乃是假說修行而全無實悟只為口頭三昧是也仙家人見呂翁言仙佛同一覺照遂誑言曾參黃龍禪師然我昔常究此而見為謗仙之惡口自知仙佛決可兩從亦欲與衆謫之令知為可兩從故按呂翁以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四月十四日生于唐文宗開成二年丁巳舉進士時四十二歲也為德化縣令出城遊廬山遇異人自言是鍾離權其話有契呂遂棄職隨之七八年而聞道後修成道于六十四歲五月二十日黃鶴樓前飛昇虛境超出天地五行之外世人皆知不可昧者若黃龍者在豫章南昌府寧州東鄉黃龍山寺僧晦堂和尚一語言僧俗耳與黃庭堅

居鄰為言語文字友并其徒號死心者皆宋季人也豈有已大定之出陽神而神通能歷過五百餘年不死者之呂尚過五百餘年後之不能大定出神通而有死者之僧以學死耶況呂翁至今屢屢顯聖度人由已得定出定不落生死輪迴者而後能之若黃龍則死後至于今獨不能顯一聖如世尊之度人如呂翁之度人反言能顯聖之仙而叅不能顯聖之凡僧雖則毀謗仙真黃何足榮呂何足辱細觀黃在末死時不能神通如呂已死後又不能復出現於世如呂此乃死後入輪迴時去久矣故也彌勒佛所謂終是落空亡是也我今既得二宗合一之妙見彼二宗學者皆趨小路妄分仙佛而

爭高自誤致死我示知一便可不墮死入輪迴之塗縱惹僧
狂日後毀我亦惟盡我度盡後際仙佛聖真之念耳我又按
自太上傳鍾離鍾離傳之純陽海蟾二人遂分為南北二宗
之首蓋呂傳之王重陽王傳之丘劉譚馬郝王孫為北宗七
真及下而王棲雲尹清和宋披雲徐復陽等法眷諸仙又劉
海蟾傳之張紫陽張傳石石傳薛薛而陳陳而白為南宗之
五祖及下而彭鶴林彭而蕭紫虛等法眷諸仙皆傳仙佛合
一之道所修者合一所度入者皆同一法其言之現在諸集
諸語錄者有徵後之真修實悟者後要依樣自悟自修方有
實得而後可以不失人身

第仙宗詳言其始所以必詳始者是何故蓋以其煉真精之難得也

凡遇真仙傳辨藥之真時則錄之可得不然世法中所傳之鍊終不能得

凡出言為丹經者莫不章章句句反復宣明不過明小成初果之要法

初關百日用鍊精化炁之法化炁而炁足如全體童子便是得長生不死初成之小果鍾離二成之說謂之小成

不如是則不得真精不能成其大道

成大道者即養胎化神于十月出陽神為得中成神仙九年

面壁還虛成天仙上真大成之大道人遂疑其止能爭此耳故亦以小成視之而不知其後之大而不可復有加者也釋氏乎乃借仙言為小者而小之以為貶併不自知其佛法亦如是也佛但畧言其始其為言曰若不除淫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祇名熟砂何以故此非飯本

此楞嚴經文也飯以米為本炊之成飯喻修行必除淫離欲成金剛寶座此即仙家之煉精化成乾元白金之丹同以此為神之所依佛故以此為座坐此以修禪定証涅槃成佛而得如來出現即仙之十月凝神入丹禪定寂滅成仙而出陽

神是知以米炊飯爲仙佛二宗之所同也若不除淫離欲妄稱修佛必不成佛蓋淫慾失生身之根本身心速壞而性無定位故無以証涅槃入泥洹者是即砂石蒸飯必不成飯此我佛示人以決然不可易之詞也然佛言離欲者小乘也禪定者中乘而大乘也後人掃去離欲禪定自稱當下即佛愈于往昔佛修直似謗法謗佛不但如蒸砂作飯猶甚似無水無火無米而曰作飯尋誠智者當思此義

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淫根輪轉三塗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證

除淫者是如來初修行之路淫身是凡夫行淫事之身身既

有淫漏則漏盡通不能成漏盡通成則真無漏精全炁全而長生漏盡通不成漏之不止則精枯炁竭而必死死必沉溺三惡道中輪轉之苦只因不行如來除淫之路所以不能成如來涅槃之果淫性之根不除漸長淫事雖有偶知佛性當悟畢竟淫性多而間雜妙悟亦無成也當知六祖所訶淫性即是淨性因除淫即是淨性身後人豈可不除淫而誑人曰參禪悟道哉

心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

淫機而曰身心者言淫機于身斷淫事而不交娼淫機于心斷滅而不妄生淫念故曰身心俱斷初由勉強斷而後得實

証斷勉强斷者是欲界六天有妻妾可淫事者而執身不行淫事戒淫而修梵行清淨成身之機斷矣身根于是亦斷成自然永不可行淫事如世尊佛之三十二相之馬陰藏相又云陰藏如馬蝗即仙眞退老還童子之陰是為實証身斷証到此不可復行淫時必可言斷超欲界之頂而出欲界矣由此上昇入色界初入時淫念未滅盡然大修行人有大志以超世何故有念未盡蓋日間惺然有眞覺時本是無念及至昏沈時有睡魔未必無女色魔定心力微者或有隨此念而妨害道力正是念未滅盡之過能心有定力勝者執心念歸正覺斬絶魔事魔念此亦初入定時勉强斷念之說也念念

皆斷至于無念可斷此謂之自然真實斷者皆由禪定到念住而得初禪如六祖所謂禪心無想實証淫機心斷也方是自性戒定慧也從此而大定而常定滅盡方是斷性亦無也於佛菩提斯可希冀

將身心求斷淫機是修仙佛初發心地之正因身斷念住是証入仙佛地之正果若能以此修便可希望成佛不如是修而癡癡地言成佛何異向大海水求火熾洪爐裡求氷堅不過只為外道邪說之人依傍佛名假借門戶以誑世耳恨不向楞嚴看此一句以醒心田頭

明淫欲之非佛本必除淫竇精為清淨梵行之佛來也又曰修

禪定者不除淫根必入魔道

禪定者安定其心於禪靜世尊在雪山六年行四禪九定以入佛道是也此言魔道即淫事也魔王以魔女惑世尊而未為所惑淫根已除故不入魔世人若為淫色所惑所以隨入魔道便不是佛道要知魔與佛相反者

又曰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

修行人或色界未証初禪念猶不住定心中忽起一淫念着貪愛即墮入胎中矣古人參禪入在定而投胎去者皆因此也或欲界人命終而死此生而有死續者生氣絶而淫念未絶故見人行淫而亦生心欲與之行淫即隨此淫念淫事而

入其胎矣此死而有生續者及轉生而淫念又不絶又至有死相續當知如是生死相續不了由于心淫心斷淫能見色不淫以及有色不見雖死亦不受生于後胎已証天人矣生亦不死者已証不死生阿羅漢果矣以証佛之八千劫說一會法八萬四千劫入一定而長生不死也昔世尊云最不欲毋人入我教中雖不淫壞人道行亦有壞道之具正防人之淫心因彼而生也亦即生死輪迴之機也故云動念時即受生時是也又說沙門戒律皆梨沙彌侍者絶其淫具也亦防後人生惡行之因後人可不亦遵戒之哉又馬丹陽真人戒門人云真實修行不許用少年童稚只老成四五十歲者一

二人足矣方是清淨境界

又云淫心不除塵不可出

淫心者即六根之意識心之淫即根識中之內塵根中有塵而著之不知捨去即是合塵而背覺故云不可出

而謂作佛氏子學佛宗者可不信受佛言除淫根以脫魔道乎史太素問曰我亦嘗聞佛教人說法雖聞巧喻似亦妙高但不聞如何除淫脫魔道者答曰此言久當遵奉佛法戒除淫以脫魔道為凡夫及偽學者言非緊言及聖智者有悟而聖者自戒必嚴淨修真梵行為佛種子若吾人自願志心修佛所修行佛所行豈可違佛至要之戒哉

昔迦旃延先學四禪已得五通矣
迦旃延在雪山修行禪現得四禪五神通為八百飛仙之首
五通者天耳通天眼通神境通他心通宿命通也
後又必學於佛而修梵行得漏盡通為六通此是知除淫以脫
魔道出欲界斷生死者也
梵行清淨則得戒力便生定力慧力故五戒先于除淫無淫
則無塵無魔無欲界無生死故萬法必以除淫為首
彼世之濫名修佛而不求知佛道因其畧于言始
畧言者非佛不言但言之而簡畧耳
而遂謗佛始之不以此為要也

因佛止言除淫之名未開除淫之法故皆謗佛不以除淫為要

若可不以為要佛何故屢囑重宣為至要

即上文楞嚴經反覆重言除淫之義但不及仙宗煉精化炁之明言

而反掃盡之者竟不用其為要

衆僧流不說自不知究自不能用反言佛不用其法

嗚呼可惜佛道由此一根滅絕而無果證矣

修六通之行則得六通得證佛果不信受除淫則無六通之行無佛果證故云如來涅槃何路修證

然仙宗又畧言其終所以可畧終者
非仙不言乃有一言而總散矣故云一言半句便通玄
以其鍊神還虛而合道斯時也絶無所為至虛至無
至虛則無相至無則無法可說何以多言
無極至極
至無之極也
不可以言言者也
無言之可言
亦不必以言言者也不得已於救度後聖第曰唯見於空所空
洗無無無亦無湛然常寂

此四句是太上清淨經中語

後世愚夫不識此一言已徹矣與寂滅何異

此皆即同冷灰無火者亦有無上內秘真藏經元始天尊云

真實寂滅滅無所滅

只因其畧而遂謗為不如佛之涅槃寂滅

內秘真藏經元始天尊云心性寂滅謂之妙因意根不動故

名妙果

併亦不識佛之詳言涅槃寂滅祇是息無出入心無生滅

內秘真藏經元始天尊云無生無滅無因無果而為真果

定而已矣即同仙經既無亦無常寂之說也千言萬語明性見

心之旨總不出仙宗鍊已鍊神還虛後際半句之義
此實二氏之同言若異而理不異佛門末法人强爭為異正
所謂矮人擔板只見得一邊
奈何事佛氏者競爭為自大不知佛之何以成其大而仙本同
其大
皆超劫運而至未有天地之先此靈光獨耀不隨天地而成
壞同有此為大
事仙家者貶佛為幻空不知仙何以異於佛幻而為真空而佛
本同其真空
空以何義為真空即佛所說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是也蓋心

性靜寂而有正覺是為空中而不空也寂而無正覺則墮於空而頑矣不可也心性住于定似乎不空之定相妙于不拘定相洞虛太空不着一所是為不空中而空也若托相為定而為法所縶縛不解脫墮在二乘知見矣非真空佛果也故亦不可也

范范二宗學者徒曰學仙而仙且不知又焉能知佛枉稱學佛而佛法不信又焉能識仙道乎妄相譏議不當皆未法學者之愚也

若不高誇自己貶別他人如何能爭奪得衣食

終於不知二宗之道皆以如是而已也乃同理而異詞者耳

如是而了者皆除淫欲以出欲界皆禪定以出色界皆証上四空定天以出無色界此所同之理也異詞者即此上文兩樣之說是也

然而從此究其言之詳亦不為勝愈於畧言之畧亦不為負墮於詳者也

負墮二字出傳燈錄乃西土佛說不勝之義

今而後吾又為佛宗惜而為仙宗幸何也事佛道者迷其始而執其終

始者離欲梵行也徒只口說梵網經而身行世法事不以為豁當精進之法迷而不悟一併掃去不用執終者似終之四

空定而實無因得空定歸却世尊習四禪而入定者上五不還天四空天定而九大定者不遵世尊得如來出現時而為頓自以凡夫之流無修無證而為頓了任其墮空而不肯悟是為執妄感迷者也能從此理而回心實悟于舉步起而行以到家徹上徹下至大休歇而頓了斯足為我佛門龍象矣若只嗔我云代佛宣言別其真偽反誣曰我請則佛法終于不得明害却未來無量數諸佛世尊則四禪九定正法終無有一人肯修取証而已矣

棄其命而猖狂談性雖曰秉教普度衆生而實普陷衆生者也為其無可以入首則無前修之根基不知耕田博飯吃終歸於

死亡之禪

若不耕田以博飯吃則如彼之畫餅必不充飢又且有不盡餅充飢者有墮口頭禪外道者以人之必有死為開示以一口氣不來為實悟當機處安然待其死是空亡也此悖佛了生死之說矣或有肯實悟禪定者只知四禪五神通而不能成漏盡六通以免死亡皆悖佛之四願曰不老曰不死曰恒少壯曰恒無病者

按其滾芥難於投針

此亦禪宗人之所說者曰昔佛說須彌頂山上以芥菜子一粒投之滾以下山其山下以一針豎立使尖向上芥子投過

針尖馬能有遇此事甚難者喻人生於世得人身甚難得回心修行甚難遇仙佛正法亦甚難借曰萬幸遇沙門四衆之初自求生死之法似滾芥投針之難甚言知死此生彼之難遇則其死此生于彼到輪迴不能逃者亦多若能于今除却外來六塵輪迴除却內起六塵輪迴于修佛仙正法相應則于針芥相投處方可望一遇

而輪迴有能逃不能逃者矣

能逃者能知達摩歸空十信又知世尊自擇父母之法則能逃三惡道而生于人中洪福不能逃者不知十信擇法不知一線之下有投遞必不能逃三惡道而墮入矣故蕭真人云

今生若不悟修真未必來生得怎地
所以彌勒佛請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者正為此輩醒也
地不湧金蓮法華不能轉不坐金剛座不能超劫所以空亡
事仙道者泥其始而以少得為足未能究其終者有之
或有初學少得長生僊人小果便自志得意滿而不進悟入
定神通反出定神通者則不成神仙內秘真藏經云學小乘
行終無得道又出清道德經云或有不明正性未全六乘不
發智慧亦能墮落是也
究而未能了其終者亦有之
此二節言始終者是言修神仙之始終非言天仙之更在後

皆真或有在十月入定養胎神之時頻有出入而不滅盡定惟修內神通而不能成神炁不空則不發智慧不超生死也未能成大定時而頻出入不絕只成妄走雖欲外顯神通而亦不能此即所謂不能了其終者

或有未到最上上乘

上上乘即煉神還虛與道合真

能住持於此終處不退念亦不失此形軀暫可長生不死而可久為衆請之具為其入首少得實地

實地者言既得長生不死則非落空亡之類

得實地便可進修了末後句子以證最上上乘則善於佛氏子

者矣求其混處世法中能以戒行為寶者則佛氏子實有勝者焉

僧流雖庸下之流每有道高明受戒者道流每有高明之輩同于庸下無戒此便是道者不及僧者處是何故蓋僧有戒經頒行于徧世界專習戒經者名曰律師以講明律義大衆便于聞戒易于習學及披戒衣求乞者俗人不擇真偽曰戒僧也慨施之以是借戒者多至于仙戒天律明科甚多有全說之戒經有諸經之內皆有戒條戒語俱在道藏內盡用住持者秘藏不令世界中學道者得知得見又無律師傳戒遂使徧世界人疑為仙真無戒彼何由以發心受戒抑從何處

得以開戒及至求乞者無戒衣可披俗人亦不以如有戒之
僧一樣視之而施故出家者以易化緣之故入佛教者多矣
故浙杭有一諺云和尚化緣如貓捕鼠一開口便咬一个尼
姑化緣如狗捕鼠或偶有咬得一个者道士化緣如馬捕鼠
舉一世亦不能咬得一个以此諺觀之則浙地不學仙閒有
出談仙道者終不知談真正仙道也

後之高賢當知人一類也

其性命精氣神等仙佛二宗之人皆同

身一生也

皆由父母二炁所生不如此者便是卵生濕生化生之衆生

心一性也

皆具純真不昧之體有至靜不動之理

入佛宗者舉毋廢起首脚跟下所行以自絶於佛道者也

只言脚下所行起初必有所行之工也從一步行起直行到極處不可少者諸佛諸菩薩未有不依法修行者古人所謂若少一法不成佛法是也

亦毋二視其性而併自絶於仙道者也人一而性豈二耶

人生來所具同一性所修亦同一性所以超劫運而不隨劫壞者亦同一性故我有幸得深明此一性也昔華嚴經云護持諸佛法攝取大仙道此世尊即取仙道而修衆凡豈可不

取乎又云大仙所有施戒法忍辱精進禪智慧及以方便慈悲道佛清淨行願皆說此亦不二視仙佛性之道也

遇有仙可學則學仙即佛也遇有佛可入則入佛即仙也言仙佛本皆難遇遇而不聞其言不見其神通亦不知其為仙佛言而不言及超世大道則仙佛之道尤為難遇世人有何德何功之大何修何福之力而可輕易能得遇仙佛遇仙佛之道耶我故重示之曰在佛宗之人倘偶遇仙則學仙即是學佛何碍于禿頭禿嘴在仙宗之人倘偶遇佛則學佛即是學仙亦何嫌其留髮留鬚本來了在一性何必差別分于外相為哉後學其能體之否也

唯真修正覺以頓了而各自努力精進可矣

言仙佛性固同道固同則所修者當有同證唯精勤修者則証同有不同者是各人勤惰之不同真修偽說之不同故所証亦不同而又分別門戶益不同今重示正覺者為禪定中寂而常覺二宗之小乘趨大乘上乘必須皆努力而後能得不然必為無知頑空者之所害二宗俱不得所利益予故說不可以有為單說仙亦不可以無為單說佛以其皆有有為皆有無為不能分而不分也

仙家言有為者即鍊精用小周天鍊炁用大周天是也言無為者即炁定神定還虛合道是也佛言有為者即燃燈說法

常轉法輪言無為者即龍宮天宮入定靜室中入八萬四千劫定是也又沙門禪師言有為者即萬法歸一言無為者即一歸無又西來肇師云棄有為則佛道難成執無為則慧性不朗當知皆由戒而得定慧皆以有為而精進無為也若不如是墮空亡矣

昔見佛藏有正法念處經亡先世三十三天帝釋佛藏中言三十三天者即指欲界六天之第二天忉利天也又名淨居天言有三十三人同為此帝釋故云如此華嚴經云如來十四天下中或名釋迦牟尼或名第七仙或名帝迦此世尊之自名仙自名為帝釋也非可指為仙家之人而亡

貶之也

以天福盡故退生下世佛釋迦出世為其說法得不退失既云帝釋是仙宗天帝因佛說法而得道仙道即佛法也有可稽也又何分仙佛為二即又何誑言修仙者不用禪耶惟大聖智而後知同悟於極也亦唯後聖心自信之以圖自究自悟慎勿向濁惡愚夫言徒然致其一咲所謂不咲不足為道也彼咲而爭入我者何人從地獄畜生二道來者原無自修自證而又無見無聞又且不信見不信聞必不足以知此雖然予為憂世有餘說焉即此仙佛正宗修證而觀之試審二教末學果有誰知一悟於此乎抑亦有聞而信受於此乎皆為根淺福薄見邪所障

流是以仙教未學不學仙道以救卻病為多能採戰
為樂計以烹鉛鍊汞為服食猶犯行教于世淸謝禮于邪病之
淫縱淫構於採戰之局挾騙機於烹鍊之場
元始垂恩成道經元始天尊言世人生入邪道顛狂惑亂自
製一法敗騐道要以求利用臟滿罪積生身被考種種苦惱
死入地獄遍遭湯炭永無出期正同此類
舉世皆然可有一人不如是乎不然是者則真志於真仙者也
有學真仙之志乃前劫有真修正道之根不入旁門不學邪
法不行騙局務修德恐不及豈肯喪德
奈何濁世凡夫中絕無真仙真道而世何由以學

世間因無仙道只有採戰淫術故學者只學此而聞此被其迷惑雖至于耗精神喪性命不知改過祇聞仙有天降而度人者

丘長春真人云了悟仙道出神登仙者悉是虛空點化非凡師所度

內而神炁成真外而煉汞點化心口密授而已不意凡夫棍黨諸能內外而遂誑人則世世被其害者幾多人耶又見佛教末學不學佛法予以佛經諸法所開示者而宣示之彼若視為刀加彼頸忿若仇讐

無上內秘真藏經云聞大乘而生不信此人從無量劫來受

六畜身故生戒慢不信三寶
徒以勸修功德而自竊庇為過緣以化人布施而自享利為護
法以打人一棒而得勝機為超宗
陳真人云饒他傾河之辯反為入道之魔內秘真藏經云斷宗
業不住業業相牽云何解脫
皆凡夫外道空亡事耳全與佛法不生不滅而涅槃者不相干
涉而公然驕俗驚僧不以求真佛法為志願不以不求諸佛法
為愧恥為釋迦三十三祖之罪人為哄誘善信墮輪迴之魔鬼
楞嚴經佛言如不斷淫必落魔道彼等魔衆自謂成無上道
我滅後多出魔民廣行貪淫為善知識令諸衆生墮愛見坑

失菩薩路

害人寧有已哉以若所為爭相冒認曰會佛法何異說真方賣假藥者乎其不如勸人行善之有補於世道也遠矣噫有志仙佛者幸毋陷入此二種深坑中斯有可向上之望不然這般種子播結心田何生識得滅去而真修實性陽神出而還于虛耶

仙佛合宗語錄

伍太一十九問

八問曰乳哺何為答曰鍊神以後之喻也神炁定而為一神

神炁定是在胎中養成之陽神也

神出矣所謂常定者正當在是也

以大定而至常常大定一定而永定喻之為乳哺

不常定則失已定者矣即神仙與菩薩有退墮之謂也

不定息則有呼吸如凡夫則亦可同凡夫之生死

夫乳之養孩養臟腑而令具足養形軀而令成人乳哺之功至

大矣乳哺之用至要矣蓋初定之神易搖
易搖者或定中起一調神出念雖不遇境但入之遲而出之
久則搖或出遇一境而少着之則搖所以云初出定時必倏
出而倏入正要防危慮險也
必定而久定而後了其大成
初定者滅盡出入息而證一日之滅盡定久定者一七二七
七七若年若劫悉俱定中而滅盡定久也方是寂滅為樂之
實地此正到天仙佛世尊之圓滿覺道也
以鍊神還虛之義明之乳者即鍊之義也鍊而又鍊至合於自
然真虛即取喻乳而又乳成其全體者也

初出陽神定力小則神通小依定久久而為乳哺則定力大而得神通亦大如人初生只一小孩乳養長大成人氣力大才能亦大

倘不常定只得初定小力則不能千變萬化則上上乘而非上上從初定成時而乳至常定還虛便是上上乘如造寶塔合頂尖完矣若不常定雖已有上上之路亦不能到上上矣

頓而非頓頓者即是不二法絶無生滅往來出入不似漸之鍊了精又

煉炁化了炁又化神一定直至常定之極處方謂之頓若不入為常之大定至圓覺了義則非頓也

神而不神

初成神仙得大定必乳哺而常定則神之通十方而普現分神萬變所謂百千萬億化身也可此神之所以神也不神者不能大顯神通也由初得定而出神定力微而不可離定若離定則與凡夫不入定者等耳離定畧久則曰有危險之當防慮以其離定之故使內失神通而外亦不能有神通必常大定則內常通而外亦通我故曰不常定則不神通或退滯於小果者有之

大定而出陽神後能常常大定即佛之加持向上事也則佛之覺道可圓滿仙之神可還虛而了却最上上矣若不常定則退於出入生滅所以佛言大涅槃經云一切法真如中為有二乘差別相否謂有退住聲聞乘者或有退除獨覺乘者或有證得无上乘者是也仙家所言三界有衆生者亦言不常定則生死或有至于不能絶盡故也所以寒山拾得達摩傳大士皆由菩薩而退滯轉劫復生為此身惟持守前念具在則此俱不墮猶是菩薩尚能修證向佛若有前念迷者則墮凡夫逐情愛而輪迴無出期矣後之僞學者妄談仙道佛法自誇頓了不信如此乃無前修福力之下愚我勸諸人宜

愼之
則難免於移居奪舍
移居也奪舍也及投胎也何住也仙家謂之四果張真人悟真篇遵大藏已明標其目于世間而諸家註未詳其由蓋以舊住者言住舊房舍即長仙不死人仙之身能住舊是亦或能常入定而或亦有不入定此四者中之最上正果即不死而不生之阿羅漢果可趨佛地為可超小果而向上者以其守住小果不再退而下曰舊住故于退小果之類不言惟投胎奪舍移居三者是小果時之所墮亦向上大修行宜防慮之危檢移居者言此身無可居彼身有可居乃移神于彼身

中而居也蓋有不常定乃妄出而迷猶似十月內有餘之涅槃或偶遇刀兵刼災壞身而不可居神或偶遇火刼災焚毀壞身水刼災漂溺壞身而不可居神則移神入他人新死之身未壞者而居此小果之所不能逃三災者之所當知故退下小果者遇災刼不能保身亦如之不能免也此由世之參方者傳言如此不必深信予謂若人之此身老壞或曾經大危癈疾而不可還丹者未免不再生後有少壯之身亦謂之移居棄舊居而移新居也亦兼有投胎奪舍之類在其中又昔張紫陽真人謂其入室外護之徒劉永年曰吾去赴瑤池宴七日不來焚吾蛻未及六日劉以母死焚張蛻而去張回

則見蛻焚已無可居而移之此亦初出定不常定而危險當防慮之一案也此亦雖出于作仙傳者之言有無不能辨亦可備存一端之理也奪舍者父母已成胎性命隱然可備存則可為神居之舍勿令他人得而居而我爭先奪而居之可得富貴之洪福或得修行之清福不墮惡道亦小果有生死者之必至而得定者之當防退以至者即佛教中三陰認景投胎中陰之一機也投胎者有三曰初陰中陰後陰也有死之時與胎產之時相遇則相投入此不住胎中者有死之時在先胎未滿足產期在後則安身于胎息而俟投入者有入胎而俟產者或死于父母媾之先因見媾而起淫念投入為

胎隨十月滿而產凡人欲認景而般者亦當知此然此事在凡夫則死而投轉劫生後身在果位則起淫媾之妄念即乘淫事而投入如化書梓潼帝君前劫飛空見漢高祖與戚后之媾遂犯淫事投入胎中為如意太子是也又如世尊在兜率陀天宮天壽盡下降自擇父母投入摩耶夫人胎中為須達多太子是也此二案也在奮志精修必欲即成仙佛者皆當防此為危險也若不幸而轉一胎則遲一劫矣不肯墮下者敢不認洪福清福保護來世決定修仙佛耶然初大定而出神未可遽離形若不定而久離之必有移奪投三者之危若常定後乃可離形是神已合天德之虛矣凡初定能出而

能常定即未在十月外而向上逈虛極矣不常定而少有未定只退似十月內則果小矣我故曰出定之初即為入定之始言當常常在大定也

或墮陷於異趣者有之

異趣者是六道中之三惡道為言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也以及魔道亦與天道人道之正趣不同者墮陷者念邪之所至也如六根迷其六識入于六塵煞塵識即異趣之境也既迷入其境雖曰不為不可得也況貪著者乎故我即長春真人授法已來皆有斬退無常一法凡精修百日十月之間倘見無常鬼使一到即用法斬退不隨以去則正異兩趣俱無

故令大修行者當死而不死亦謂之我命在我也
固不宜逐境而定遷
心逐六塵外境而未即回定則氣亦隨之馳外而不定俱住
六塵異趣矣故張虛靜天師云神一出便收来神返身中炁
自回此正示人速常定之理
所謂無色界尚有生死者此也
此言失定者之墮生死為其不復速定之似凡夫也非言正
定還虛有生死蓋定而言愈入玄妙愈遠生死矣古人云到
此正要脚踏實地叮嚀得定者最要常在定
乳至還虛同虛空體矣出三界之外死生不能縛天地不能拘

入皆乳哺之力也乳哺又豈可忽乎哉自此以後即釋迦所謂
虛空界盡我此修行終無有盡
無盡之定正是超劫運之修行若劫運至只在定中故不隨
劫壞
言定之無已也
定有已則限于虛空之不盡即是不超劫運
學者知之
九問曰李虛菴真人曹還陽真人相傳以来言句以何為秘要
願再言之答曰皆以採先天陽精而鍊金丹為秘要也
上天明科之所重禁不許輕妄漏洩天機歷代仙真莫不皆

以此為秘也

還陽真人每教人便淺說其道之原以究竟其先天人能知道之原則知天之先所以化生天地化生成人成仙佛者而後真知返其本歸其根復其命之有趨向若世人無真知真聞者不知所備如何為法不知所證如何為道妄猜瞎想欺誑衆愚故真人見古之說喻遍後世皆執喻而愈迷由不知所以然之道乃重宣明示以提醒人知要而已

我已發明之而揭於天仙正理直論之首矣虛菴真人言句甚多遺於廬江今且借二真人言初用工者一言之虛菴仙祖有截句二章律詩三首截之一曰一陽初動漏遲遲正是仙翁採

藥時速速用工依口訣莫教錯過這些兒

一陽初動者陽精之炁于陰極而復動之初也遲遲者陽炁漸生漸旺而至炁定於成丹凡修士用以還丹亦當勿急迫而失之氣嫩也古人立喻以朔旦首一月之令必詳審以三日見庚方之月為藥生採藥之候速速者言時當採則速採不速則望遠不堪嘗矣月滅光則陽炁亦漸散不能長生不死故囑之曰莫錯過真人因這此子是長生不死超劫之本秘密天機天上有地下無故叮嚀之也

截之二曰一陽初動即玄關不必生疑不必難正好臨爐依口訣自然有路達泥丸

一陽動者即玄關之藥炁生也隨而由此採鍊即玄關之火氣生也古人云議得玄關金丹了却世人疑之曰必有秘竅及聞機關之玄妙有猜這件也不是有猜那件也不是又問這樣不是那樣不是果以何為著落故真人破其疑曰一陽初動即是也又何必疑其難知難行哉依師仙機口訣由順路而逆回為採為鍊即灌頂之路也泥丸者頂門乾也所謂夾脊雙關透頂門修行經路此為真是也又云一孔玄靈竅乾坤共合成者亦是又谷神篇云採得玄關路的端教君容易鍊還丹

律之一曰識破乾坤顛倒顛金丹一粒是天仙要尋不必深山

裏所得無過在眼前忙裏偷閑調外藥無中生有採先天信来認得生身處下手工夫要口傳

乾坤顛倒者坤陰主靜在下乾陽主動在上下之靜者不能自升因動者下降和合而後能同升即此升降之機便云顛倒凡天地二炁升降皆如是顛倒之始能生生不已故鍊金液還丹者其二炁妙合顛倒升降亦如是成此金丹一粒服食以證天仙也若非金丹必不是天仙也不必深山者內煉神炁之金丹最要得仙傳而後知之真行之真不拘在山不在山皆可為之若無仙傳徒入深山也無益故悟真篇云何必深山守靜孤非若以金石外物煉神丹服食者之必入深

山福地而後可也在眼前者言長生久視之妙非可泛然无見則採取在眼前配合在眼前烹煉在眼前少有不見則煉丹無機矣且違陰符經機在目之說而墮旁門之虛幻調外藥者藥有生時有當採時若不見調則老嫩無分別皆不成丹必仙授天機生如来生之時採如所採之時生生採採皆如即謂之調無生有者元炁自無而生藥為有火自無而生內呼吸為有藥火皆自無来故合先天採煉成丹亦為生有也生身處者即先天炁也無真仙口傳者則知先天不真採煉工不真故必要天上人口傳若世間誑語雖傳亦無用律之二曰若無火候道難成說破根源汝信行要奪人間真造

化不離天上月虧盈抽添這等分銖兩進退如斯合聖經此是上天梯一把憑他扶我上三清

此詩專言火候為要者仙家以藥炁為長生之本以火候為長生之大用蓋元氣充運於一身凡夫日勞一日則炁耗一日而身疲故夜必昏睡氣不充也靜久復動而猶漸微年及老氣將盡而必死修仙者使元炁不微弱亦不盡逆回復于命根存住而且長養至于長生非火候則炁不能自歸于根不能自存自長故真人開口便決言囑人曰無火道難成根源者即用火便所以然之理奪造化所必由非此則不能奪用火候又必合月之盈虧然一月盈虧即是一日子午前半

月漸盈象進陽火也後半月漸虧象退陰符也抽添以盈虧而分銖兩進退以盈虧而不經常法始以有呼吸之候而鍊丹服食後以無呼吸之候而定神証天仙是必以此為上天梯子

律之三曰偃月之爐在那方蛾眉現處是家鄉色中無色塵先覺身外生身道更香先取元陽為黍粒次薰真炁醞黃梁其間釀盡長生酒一日翻來醉一場

偃月爐喻心也蛾眉現即三日庚方現出一線光之月也月現之初喻陽炁生復之初陽炁生則爐始用故曰爐是家鄉以元炁又喻為米薰蒸而釀成玉液服之一日一醉醉者大

周天薰然沉酣之喻也以上五章皆在南昌授曹還陽而作還陽有截句三章一曰一陽每動是其時時時又至我還知謹依師指臨爐訣自然擒住這些兒

陽炁每動皆藥生之機是其時者知為藥初生之時時時又至者生而又生生生之不一生而知知而配採當切切慎此時而不可錯失也正是指出參同契中二分水有餘之秘語也若不有師指此事難知謹依師指示採取烹煉炁結成丹而住若不得真仙秘指則不知真時不當採而採者則炁之不足而或嫩當採而不採者則炁之過時而或散故曰當謹依師指則不難于擒住這些兒者即一陽動炁也

三曰一陽初動本無心有心撥動指南針得圖牛眠藏炁穴活墓蓮開七朵金

無心者心無生而炁自生是為真生而可得以長生有心者時至神已有知而為採取之主凡有知即是神與炁遇遇而不離則配合矣故必有心指南針者以小針浮於水面針身在午針尖指子卜吉地者因以定藏風聚炁之穴也牛眠地藏炁穴皆喻伏炁胎神也蓋牛之性在鼻鼻則有息存焉凡安神息者喻之仙家張果真人有牧牛圖佛家誌公和尚有牧牛圖石鞏和尚有答馬祖牧牛之語皆同此活墓者王重陽真人掘土穴為墓自居三年以養胎乳神名之曰活死人

墓也大修行時只知有定心不致有動念活活的似一個死人始得不如是必不到仙佛地位後之法眷不可違悖了此意蓮開七朵金者純陽下降度重陽時令舉目東觀海邊見空中現出七朵金蓮純陽又曰豈但七朵還有萬朵金蓮及道成至東乃度郝劉譚馬郝王孫七真而預為報兆也故門下後人作金蓮正宗書以記之昔世尊地湧金蓮重陽真人虛空湧金蓮唯演說佛法開立全真正教至于浩浩無極劫者自重陽真人始後來法眷故皆遵之而仙佛二宗始能合一為真修矣

曰金丹大藥不難求日守中天夜守流水火自交無上下一

剪生意在雙眸

此章正言採大藥之理即直論所謂內藥採而後生者也按學金丹者徧世間而知得其大藥者絕少到頭盡歸無有而不能胎神上仙每示人曰世間絕無其事天上始有其理德不合天者難求志不動天者難求深戒人之妄求及不知修德所以為求者又謂大藥不求則不至也故曹真人又提醒之曰不難求所謂不難者蓋守中天守流而已天固在上流固在下上下之間皆有守時守之則已成之炁聚而不散求之即得也故曰水火自交無上下隔礙神炁成一片矣而丹豈不可求哉有不可詳言所守者即天機至秘所難求者守

之機在雙眸釋陰符經之教也目神能運則徹上徹下可專覺而常覺不昧也全錄中所解皆昔聞仙佛師論道之說故重發明為自註之說非世之他人揣摩猜度幻註者後學見者須當潛心體覓則思得其半矣

二真人八詩之說皆重宣火藥者耳夫金丹仙道至難明者真火真藥也

顧與玅問曰弟子久蒙尊教近又得正一天師門授我以玉清仙士符籙幸悟道之有基敢再問世間人人自稱知火知藥似覺不難明按我所聞命已明者而覺實難明願請再詳答曰難明在調燮火藥之真候若藥候之真于直論語錄俱

已詳言之無餘矣但調真候于火者則有兩端有呼吸之候一調法也無呼吸之候又一調法也若只渾沌一言不為分別何由實悟然有呼吸者不宜見有必似于無無呼吸者不使強無強無則反著有強無著有而不調者我則斥之曰逼塞難容不強無而順時令以調者我則明之曰如空空無物是也此萬古聖真之秘機天廷之所重禁者所以為難明也學者當按此語修德盟天以尋仙師之度

而二真人不得不反覆為言之詳也我今再詳於語錄不過當時刺血同盟之語耳

顧與歧問誓盟之說答曰自古仙真授受真道必清淨齋醮

如科條具信贄刺血盟誓于天奏告于上帝三台北斗南辰三官四聖五帝司命各位下請命降允而後可傳凡一傳人徧天地間聖神無不告知者倘有惡類妄自行財及以詭詐私相授受師弟子同受考掠可不重哉可不戒哉故四極明科畧云度命回年之訣遇真便傳依盟上金八兩五色之羅各九十尺金環五雙師弟子對為九十日告日月傳違科負盟被左右二官所考又云金方丹方悉盟誓上金白絹以誓九天不泄之信又云不盟而度師與得者同被二官所考又云無信而度經謂之越天道無盟而傳經謂之洩天寶又太上科令云傳授弟子當苦清齋而相傳授受不審其人無齋

而傳付者師當死受者失兩日齋不苦切師當病受者失口馬太上三一五炁真經云天仙之真有龍胎金液九轉之丹長生久視有四十年一出之約皆不得背科而妄洩也無仙籍者不得聞知也若信人實信金誠素試之無退將法付之若猶豫猜疑秘而莫與凡有願學正一盟威者上命所司帝君等授以符籙願學全真仙道金液還丹者太上老君親遣仙道玉帝紫微授以符節所以有符籙者復可陞授符籙有符節者始得秘受火藥此所以難遇難明也及道成飛昇驗符籙則歸原職驗符節則列仙真

字字句句之理皆出師仙法旨故併書此語以為吾金蓮正宗

後人之所考證

十問曰鍾離祖仙翁謂仙有五等詳傳道集中天仙神仙地仙人仙鬼仙之目世人固皆知之第猶未知何所修証之異而不等也願聞之答曰仙雖五等而其種則二三種者何陰神陽神之不同也鬼仙者陰靈之種類也人死由陽盡而純陰其陰性雖有靈終是純陰之鬼也天神地人四仙者陽神之種類也四仙得陽炁之全足為一根本之所修由淺深不同而証有大小之異初証人仙進至地仙又進至神仙極于天仙

大修行人

大修者學仙佛正道談仙佛正理持仙佛正戒行仙佛正行者

能採取腎中真精陽炁配合心中本性元神宰運呼吸而為小周天之火薰蒸補助得元氣充滿如十六歲童子純陽之體者所謂二八一斤者使是

鉛半斤汞八兩又云上弦八兩下弦半斤

丈六金身者亦是

二八亦是一丈六上句是仙教人所說此句是佛教人所說相同者

則亦同天體之純陽矣此鍊精已化成純炁者也

既還為純炁不復去化生為精

炁足於下田

下田者乃初在母腹中成胎時元炁所藏之處亦生呼吸之根也故臍與母氣相通出胎時元炁仍在此生呼吸之根亦是此元炁化精由此精返化氣亦在此此理之一定不可囿說者世人妄指人以無炁根之處誤人亦太甚矣

雖不用超脫離下而居中但能守在下田即是長生不死之果百千萬億歲而名曰人仙

人仙有三種一者是內鍊神炁得金液還丹而成為天仙之

初工也二者是金石之藥鍊神丹服食得千百歲不死者又或鍊二十四品金石仙丹服食至五七百歲不死者三者是靈芝及諸般草木藥物製成丹丸服食少延其身此則人仙之最下者

人仙者不離於人者也

不離人者由未超出人形色之凡身也有身在凡尚可淫色化形為精唯內鍊神炁而更不已炁純全不化精精返化炁守在下田炁久固而身亦得其久固所以成人仙者不失人身亦不能離人身

此不過初機小成之果耳

人仙之道由于三成即上關中關初關之所成初關乃鍊精化炁成者故為小成果

守之則永保長年

顧與玅問曰用何保法答曰炁欲動則使之不動而還靜故化精使不化而仍為炁即採取烹煉于下田歸其根復其命命長在而載命之身亦長在也

若不守真炁復洩真精則與常人生死無異為其不列于人猶不異於人也所以云神馳則炁散

神外馳于目則內炁亦外散于目而用視神外馳于耳則內炁亦散於耳而用聽神外馳于淫則內炁隨而散于淫根而

用觸六根之塵皆能令我烝散最危險所當防

精竭則人亡

精由元氣化而為精為體以護人身精有生則烝根旺精體竭則烝根無而不能生護人身者已矣故亡道藏妙法蓮華真經云魂勞神散氣竭命終亦此意

古云留得陽精決定長生

陳希夷之言

人仙者已有焉地仙者從人仙用工不已進一階級者則精已化烝採此化烝之丹更而至於服食之者淫根除矣

得成如來馬陰藏相者又云淫根斷者

出離故界矣無氣絕之生死
身中氣絕而死是分所當死者故佛教人謂之分段生死
能仙行於陸地猶有重濁凡質在故不能離於地者也
楞嚴經云食地中百穀足不離地不服不食是真解脫者
亦不能脫免三災
小三災者水火刀兵也人世間總通故小大三災者水火風
也天地陽九六百之劫數災故大
自有呼吸在也何也水災之可以塞呼吸之竅也
氣以呼吸通而生水隨吸而入塞其竅不能呼吸氣斷而死
故水亦為災

火灾之可以燬呼吸之具也
身具存則有喉鼻通呼吸身具燒燬則氣絶不能為神之所依
刀兵灾之可以解呼吸之形也
或刀劍斬斷其形或鎗戟扎穿為穴而洩氣無以為神之依能使神形離而為二故皆謂之尸解
尸解之說非一或有氣數自絶而死凡夫也小灾形神分而尸解者小果也有大修行而能超脫凡形飛昇沖舉在天者真人也氣數盡及三灾解脫者尸壞超脫凡形者尸不壞當神形離形之時視其形如生人此尸解也足不青皮不聚者

尸解也目光不毀無異生人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者是昇仙去非死亡尸解之例也

若不解尸與神形二終能久行於地此地仙之名不虛也可地行千百歲真實不虛

故太上洞玄靈寶智慧本願大成上品經云立三百善功可得長存地仙居一功不全則災從一始而都失前功矣常有其念在於心膓者則是也

善功者是大修行內鍊精炁神之善功三百者大藥言之有少壯人身壽相當只消三百功便得地仙者有年大精氣神衰弱者用功宜多於三百或有宜倍於三百者我伍子誦凡

合當用之功俱要全不全者或有魔誘妄念塵緣而間斷其功則精炁漸散而神氣前功都失或有得功自足止而不復進修不進則必退亦致都失前功及省悟前非而復修更從新用功方可再得念在心脊者心在前脊在背即呼吸升降一孔玄關乾坤共合成者當從一始自起之時念在于此中往来而得地仙及其功全而地仙可得亦常念念在于此則長存不死為陸地之仙而不失

從斯以進自一個月而至十個月行大周天之火以不息入無息鍊氣化神炁住矣神全矣是名神仙

白玉蟾云所謂歸性根太始及未生之已從前是也斯實係

地仙向上進修用十月大周天之火候炁入定化神定以趨神仙者也我以不息而至息自無息故二炁俱住而呼吸無神全大覺而無昏睡此所以無呼吸之神方可作死形骸之神出定為神通無礙之神仙

以無呼吸之氣而入水不溺又名曰水仙

有呼吸水隨氣入而溺則尸解非形神俱妙者無呼吸者謂之形妙神全者謂之神妙唯形神俱妙者方得入水不溺水故不能溺神

但神仙者亦不離於神者也

神而知有神離炁守定一箇神故曰不離乎神若神不有其

神則神還虛合道
由中田以證果後天呼吸之氣已無先天真陽之炁盡化久守之於中丹不超於上田即昔之鑑養素胎神十月已成而不能出者之類也
不能出者因不知出神之景景到而不出亦不知出神之仙機故不令神出
亦所謂壽同天地一愚夫之類也
愚夫者帶重濁之形為碍不能神通變化如愚夫但不死可壽同天地也
於此之火足神全神炁大定則出陽神

顧與敬問曰神炁大定出陽神者願聞所以然答曰神初不能定依二炁以為定炁定則神隨之得定炁定則無神離所依而獨立乃能離宅舍之身而出定顯陽神故出神必由大定後若不到大定神正要依靠不能離炁又焉能離身形故禪宗入心依息以息喻拄杖子乃依之以行者

出神矣則為神通變化

出神後則神虛空無碍故能變化未出神則身形為碍不能變化

鍊其能變化之神而還虛合道則曰天仙天仙者體同大之清虛德同天之空洞無極

不局命於西天東天
西天者天之西一方東天者天之東一方褊小功行所証局
促之意
超越於三十二天三界上之上
仙家言二十八天為三界更上有四種民天共三十二天也
言欲界六天與佛說同言色界十八天與佛說同而佛多五
不還天在色頂也無色界四天與佛說四空天同佛于色界
內頂多五不還仙于無色界外多四種民天仙名三十二佛
名三十三而止此二教經文之大同小異也

與天地齊其應久不可以年劫計此世尊所以名為第七仙者即此也

世尊在七佛中成佛於賢劫之初不曰七佛而曰七仙見華嚴經

則仙亦同佛佛亦同仙超過陰陽天地雖天地有形壞這個性靈不壞則仙佛之至矣極矣無以復加者也此人仙地仙神仙天仙為一陽神之所證也他如不知真精陽炁亦不知真周天伏鍊者徒然祇借喻○者之為用

凡遇⊙當實讀作圈點二字凡遇單○即讀圈字凡遇單、即讀點字合宗佛語同此古仙古佛禪宗皆同此

所修者一性之陰而已所謂未鍊還丹而內觀照者是也性雖寂靜而不動於妄當下真空不起念作輪迴種子不隨境入輪迴窠臼出得陰神於此稟形悉盡只此一死不來人世再受生死久為靈鬼一向沉空滯寂去便為真寂禪宗之所極證謂之得生淨土

淨土者喻心靜而無染塵妄不受後有者

後有者後劫之有身不輪于六道不隸於死生之籍故曰鬼仙

重陽仙翁亦云不持戒不殺生不思善為鬼仙之類又昔有

靈鬼自歌曰做鬼經今四十秋無煩無惱也無愁閻王勸我為人去只恐為人不到頭即此類也又六祖盧能曰不思善不思惡亦似此

楞嚴經之所謂十種仙之行外道四禪得五神通者皆不出此類也在地者猶隸於五岳能飛行近霄者即同於生天在天者亦曰天人天人者猶稱天上之民人

無道行有生死及死後生靈之性在天由於行十善十善全者多者生于欲界上半第四五六天十善不全者生于欲界下半第一二三天也

皆隸於天曹不能合天道以行天道也

天道者梵行清淨道行精真能煉精化炁化神還虛而合道者是也不行天道則無六道十通止為凡民凡人而已

即楞嚴經云彼天上各各天人是凡夫業果

不知菩提涅槃正法但修十善祇得凡夫善業之果非道行也

天王即是菩提

天王者是一天之帝王管轄天人及下世人者有功德道行得禪定之神者由初在下世得禪定以証天王在天王又能常禪定故能滿天壽而不墮如世尊為兜率天王稱為護明菩薩是也唯菩薩有大智慧故得受天王之位若凡夫之愚

故不証天王也

斯言之謂也有時下生於人世

喜夫人無道行有淫欲倘婬念一起即降生于人道

亦不能終天地於鬼者

終天地者有欲界六等之壽有色界天十八等之壽無色界

有四等之壽三界二十八等多少壽數不同唯天王有禪定

能以滿其夫壽滿壽則功德漸高漸陞遷至上天終天地同

壽天地刼壞則隨壞故曰終天地

即教中之言生天生人者也天人由入門之不正真無陽乐治

漏盡道不足以終天地者也是其分量之所自限

分量者是其所修功行止能于如此
非造化之所限此即釋迦所師之阿私陀佛仙及所眾所見之
跋伽仙阿羅邏仙迦蘭仙者
此三人皆世尊初出王宮時所眾修生天人果者世尊知其
天福盡而還可墮落六趣故棄之而別眾
皆眾四禪五神通之流習外道定者
外道種類有三一者是行邪淫叛戒律偏行世法中不善之
事自以為是而不依正法不顧生為魔民死墮無間也二者
是專行邪法依傍正門為名即所謂陰為不善陽欲拚之之
小人竊取衣食誑騙財物為志而已也三者是正法中人心

願行正但着有為初基粗迹便志得意滿誇能說會不了心悟性寂滅真空亦是依傍上乘為名也今此三人只修小因小果為劫運中之受用而已耳世尊已自天壽盡而復下生欲學超劫運者故亦棄此

命終生天不足為仙者也

命有終而死而生則非仙也

又有一等在世之人不爭名利

自知無本故不爭利無能故不爭名

不事繁華

自知無財不可為悅雖有小財不知施為

棄羣入世

昧于倫理者不能羣懶于倫理者不能羣逆于倫理者不能羣狂愚者不能同世人柔懦者不能任世事隱處深山窮谷而亦自謂之仙以所居為名山也人也夫人山二字以為仙乃五等之外仙乎猶有不能枚舉者而皆自謂之仙即如室羅城之迦毘羅仙斫迦羅仙為大幻師幻師者乃設虛幻之術而非仙佛之真修實証求太陰精和幻藥者西方人雖謂之仙焉可順從而以仙混稱之哉謂最上仙亦止乎如此耳後之學者幸毋見此不仙而名仙者遂輕視天仙等焉得箇真知實辯則亦可為美慕而進者

否則多岐並列將以何者為我當行之道乎

辨得仙真則修行趨向始得真

十一問曰今語仙佛所修果同一法未知古來曾如是說否後世抑有知者否答曰有唯仙佛能知仙佛若非仙佛則不知不說也予畧舉世尊之所自言者令汝徵之法華經云曾者仙人授佛妙法如來因之遂致成佛此佛自言得度於仙者也又經云佛聞帝釋說法而悟最上乘妙道此佛自言得悟于帝釋帝釋者釋教人稱為三十三天之天帝又稱謂治世間分判善惡救援衆生之王帝也

悟訂聞法處即師實法寶也佛自不叛所聞處存其所聞所

名而末學强分為二教不同叛仙叛佛矣

華嚴經又云如来大仙道微妙難可知

此華嚴經三十四卷之頌也

此佛典自稱為仙道者也華嚴經又云如来十名或名釋迦牟尼

按大般若經云陰根如小童子者名釋迦註云即東土名黃門宦官之意世尊三十二相之陰藏如馬蝗故名釋迦亦宜或名第七仙

世尊于三大刼修行至賢刼成佛在第七故自稱第七仙後人贊稱第七佛

或名毘盧遮那又云或稱持衆仙或名大仙師梵網戒經贊云般若無禪果証大覺仙此皆如来佛自名為仙者也三經之文人人之所傳讀講究人人之所見知聞知世尊既說佛是仙而亦得悟於仙予安敢謗佛非仙耶又問佛既自稱為仙不知仙可自言曾與佛是一否答曰皆言是一昔元始天尊為未生夫地先有之靈以始有之義而强立名曰元始化生天地而化生人乃分神化現十方無量世界則佛亦從一分化現也無疑又佛言從無始来天地劫初而化生為佛也亦無疑則仙佛原為一人故也迦葉頌釋迦云觀我天尊師處世雜穢污

比須詳佛藏處胎經

釋迦佛略錄云帝初為光嚴妙樂國王
案依傳記三年二百刻始訶金仙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教
諸菩薩行大藏無妙道如是修行又經億劫始証王帝是此帝
也諸書悉以為聖王此見皆稱如來也予按近見西漢以前
中國無佛之名
昔秦始皇二十七年癸未有西方沙門室利房等一十八人
賫佛經來自西域勅令囚禁後遣室利房等并經俱還歸竺
國故漢前中國皆未分佛之名
東漢之初佛法始入
光武之子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始有佛稱

北漢之後

旺漢者在古趙地其主劉淵在晉朝正統之末年今言此者正言仙宗人不分別佛

鍾離真人

正陽真人

靈寶畢法云智士煉道金丹現言煉心而見性金來歸性則金佛現此仙自言為佛也若魂陽真人云行禪唱咏胭粉詞言即色即是空當體寂是也又海東問神仙與佛共同覺照白玉蟾真人入定歌云觀音勢至定心參迦文彌勒大圓覺亦名九轉還丹讀之義且不說藥此仙翁修禪見性為修道也其劉

海螯真人云真個佛法之道一箇孩兒兩箇抱張紫陽真人云佛珠還與我珠同我性即佛性海此仙自言仙即佛也仙佛同一性也而自何常分予今據實言之東土稱曰仙得成此道而繼其後者亦曰仙西方稱曰佛來授此土人得成道者亦曰佛如世法中稱父母者呼爹媽者人一而二稱之也末世外道以有髮無髮而類分之不知仙佛性宗何由以識其共一法耶雖不知不足罪也唯是歷劫修來真仙佛種子真性不昧而復有真知

十二問曰請問神從何處出陽神既不同於陰神所出之法或亦有異答曰然陽神出入於頂門

頂門即鍾離真人所言天門是也
兩居於泥丸為其煉神還虛在上丹田也
上丹田即是泥丸
釋世尊入滅時謂之入泥丸因名經曰泥洹經者亦如是也此天仙神仙及諸佛世尊頂放毫光者皆然陰神亦有能出入於頂門者而但居于心地中田為其亦借修佛為言依⊙而求明心見性心性不外馳而入寂滅是也此見仙及佛門所度四果位之人為然
四果尚有生死縱能寂定只是五通陰神而已
究而言之陰神亦有二出何也性証于真空寂滅一性真純命

終時與神從頂門而出生于天頂出脇入而生于人一也性到
真空寂滅而未滅盡定
未到滅盡定則心有生滅多出入
有時六根引六念而馳
六念者六根中之六識為念而外馳于聲色等
即從六根出而亦入於母之六根以為胎
以眼視女則性從眼根出以耳聽女則性從耳根出以身貪
觸女則性從身根出矣母之六根者言女之身根生門也衆
生之淫心淫事不除每思行淫則性入于女之身根貪愛觸
情迷戀觸境不肯舍去久著根中遂成胎而不能離凡衆生

無定力慧心戒行者雖入為胎而不知修行入有定力慧心戒行者偶生一觸念即舉戒念以滅之不犯淫則不入胎禪宗入所謂末後當機蓋如此

生於畜道及生人道之下賤

畜道者生為畜生之類人道者生為人之類下賤者奴僕及貧窮殘疾邊方夷狄等苦多之類皆曰下賤何以分畜人二道及畜生飛者走者皆身後行淫唯人在身前行淫人有一生喜于身後行淫者大命終時此念具在焉不于身後行淫而墮入畜道故佛戒云不近沙彌童子者全教也人有一生厭惡身後淫事而專行身前行事者念終念在未必不因身

前淫事而墮入人胎故佛又言我最不欲母人入我教中為其有敗道行之具也

二也

此已上言陰神所出二端

如此則神出而證聖者為凡者趨惡道者盡知之矣乎謂有志大修行者淫事固當首戒而身後淫事尤當戒

十三問曰佛既同於仙仙有五等

即天神地人鬼五者

佛門宗有五目

外道禪凡夫禪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是也

俱相同否答曰五目皆同

最上乘禪佛同天仙大乘禪菩薩同神仙小乘禪同地仙凡夫禪同人仙外道禪同鬼仙

又問仙宗下以長生為根基佛宗下只談凡夫死亡禪命終而死以輪迴現而能躲脫為當機以生天生人為轉身出頭謂之沙門四果

一是須彌洹果能七生天上能七生人間為証二是須陀含果能一生天上一生人間為証三是阿羅含果能只生色界不來欲界受生為証四是阿羅漢果能不死不生為証至此方成沙門方是了生死的菩薩

仙宗或不言此答曰仙宗亦言四果佛宗亦言長生然上仙亦不止於長生而極於還虛而與仙之名者亦不皆得長生其外道鬼仙亦有死生在為四果之列者考仙宗之言四果有玉帝本行集經功德品云九品之內四果仙人運應數合下生人中尊貴

凡下世帝王大臣皆四果降生功行高者生同色界功行小者生同欲界一生天上一生人間之果如伏羲神農黃帝帝嚳唐堯夏禹皆生欲界以其行淫而生子也亦止一生人間而返天上昇三界之上如釋迦佛只生色界為太子不行淫生子而修行逕超于三界之外

張紫陽真人又目而言之曰投胎曰奪舍
王重陽真人云莫希奪舍學投胎便向瑤池下手栽
曰移居曰舊住
紫陽真人悟真篇云投胎奪舍及移居舊住名為四果徒
正不免生死而求不墮輪迴者昔陳顯微云遇物對景當以
息攖之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此不輪迴不受生之妙用也
正為此也掃拂得心中境魔淨躲却輪迴路令進修有根基
世世生於人中方有進修根基
從此以往生平日行十善雖無修行功行死後可能生于人中
此善因之本果得六趣中之人道也平日行十善又有修行功

行得初禪念住者
念住是念住于定所以執心不行淫欲以求住念得念住則
得初禪之果矣
命終未終
得初禪則住定于初禪而不變異命若終而死也住定于初
禪命若未終而不死也住定于初禪
猶然隨念亦住於初禪天
隨念者隨禪定正念即所謂禪悅為食法喜充滿
即華嚴經所云佛子如得初禪雖未終命見梵天處所有宮殿
而得受梵世安樂

此上數句言得初禪受用
得諸禪者悉亦如是
諸禪者二禪三禪四禪也得諸禪受用皆同于得初禪
是也得二禪息住者命終未終皆住二禪天得三禪脉住者命
終未終皆住三禪天得四禪滅盡定者命終未終皆住滅盡定
四禪天即華嚴經所謂隨所入定境界根前是也
隨所入至處則住入到二禪則住于二而不動退入到三禪
則住于三入到四禪則住于四
得色界之果也
滅息定言胎息滅盡而息真元謂之胎圖可出陽神之時也

總此四禪畧似懷胎養神之十月為生天之上品果也或有生於欲界六欲天者淫事雖無由執身不行淫欲故無事而淫念未滅盡故但欲界雖名天而多不離于地若生無色界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等處天者淫念空滅盡故謂之四空天此修因之正果得六趣中之天道也或有上隸於天曾居下界畢職掌人間村落小境事如土地城隍社令山主水主福地仙官皆是楞嚴經所謂地行羅刹此是不除葷食之鬼

遊于四天者亦是佛言三界內之衆生者即此葷俱是也能去

通而不能六通皆不知金丹大道之流不得金液還丹之果不能修証上仙故也世人求證此果而竟不能得者多矣

不修還丹証仙者只得下界畢職然畢職亦不易得乃修十善至于萬全而可陞仙者上界始授以畢職行代天治世之事十善不全者雖欲求畢職亦不能得

吾輩志成仙成佛者絶不談此且甚從人而生於人中者危今世為人後世亦生為人此固不墮惡道橫生皆善果也危者此時若不行善則墮惡道故危

從人而生于天

有善行多則生天人有道行則生于天王及仙官仙女

天而下生于人中者吉
從天降生人世如世尊從兜率陀天降生為人落行道行無
全勿修成佛故曰吉
是何故原夫在欲界天者
此下詳言自天而後下生于人者
雖淫欲 盡亦貪淫欲事有淨行淨性者及生人中時淨性
不昧進 易於證道及于此生求成仙成佛如世尊自兜
下陀天來 靜亦從兜率陀天降神受生所謂一來生而不
再來生者故曰吉又有在色界天者淫事淫念俱淨盡及下生
人中來亦於此生永必成仙佛如初祖迦葉如西六祖彌迦遮

如十九祖鳩摩羅多皆自梵天来亦盡此一来不再来而成道者故亦吉若生人中而復轉生于人者善不善相半

半行利已事半行利人事以世法為塵勞

淫與淨相半

半生子孫半修梵德戒淫

及至轉生於人時舊念依然相半

舊念者即上善不善淫淨等

若善與淨行長則升為七生天七生人之類如昔軒轅黃帝久居天上因議大行

天書大福滿矣時當議大行昇遷向上謂天上功行難積人

開功行易積故下生

下生人間一世為民二世為侯三世為君乃成上仙又王重陽真人與馬丹陽真人連十世為道伴皆遇正法而未迷及此世為師徒同證天仙如世尊過去世不即成佛必歷三大阿僧祇劫積修而後得道又如三洲護法韋馱天尊為十九世童真者又如天台智者云梁之祐律師轉劫為唐初之律師道宣者此由人轉生于人功行漸增而升者故從危中而得吉也若溺行與不善同長則日趨于下易墮于三惡道同凡夫俗士之苦趣故無吉而終危如華嚴經所謂躭着五欲

五欲者食欲色欲財欲名欲睡欲此名五愛欲也又色聲香

味觸五者為五塵欲也
遠離諸佛障礙生天者是也人中至高者求生天志卑者求生
人何以知生天生人之異又何知所以異求也其妙在于仙道
佛法中之一〇看圈點二字耳
此一〇丹家謂之野戰此一點丹家謂之守城
人能于平常絶淫欲自少壯至老晝夜皆不失此〇功德得至
寂滅謂之凡夫涅槃則能生天
得形如槁木心似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
為清靈之鬼亦曰鬼仙命終而死者即生天為天人
故華嚴經云如此三昧能令一切衆出地獄故免畜生故閻諸

難門故開入天道故

涅槃由三昧正定而至涅槃而有生死謂之凡夫涅槃尚有六道而求脫輪迴者涅槃而永斷生死即是佛涅槃而自無輪迴者學仙佛者當知之為趣向此理詳于楞伽經平常不行㊀之功而失此功德及臨命終時七日能如此㊀即華嚴經所謂于世界中死此生彼心無癡亂入胎出胎心無癡亂者則亦能生人中之洪福如永禪師轉生身為房瑫丞相是也故智度論

三藏中論名

云欲界衆生有三種以善根上中下故也上者六欲天中者人

中富貴下者人中卑賤

言死後往生有此三種

又云上分因緣天道果報中分因緣人道果報此生天生人之二者必須聖師度知而後有所宗主學仙佛二種之未學若不悟此○者不遇真師傳此口者且不能生于天生于人又安能得成道此止于鬼仙及禪師凡夫禪之同者如是故華嚴經云奇哉衆生愚癡無智于生死內受無數身不能以不堅固身求堅固身者正謂此輩也有所謂聲聞佛者華嚴經云聲聞乘隨他語解智慧狹劣是因師傳道之聲而聞道可自進修亦可度人進修知佛道而能成佛道故亦曰佛即仙宗中之過真師得

度正道而来行道築基之人也若肯行亦徹底有所證有所謂緣覺佛者於修行時緣色便覺空故曰緣覺即仙宗百日關中除淫根以鍊精化炁空却色緣而得純炁長生不死之人仙也葛抱朴所謂下士得道長生世間者所以大毓禪師云學佛之士勿滞無漏便為了當要超出陰陽之外則佛事方畢有謂二乘佛者心有生滅以生而趨滅息有出入以有而歸無以有無生滅二者循環故曰二乘自念住息住脉住而趨至於如来寂滅海即同仙宗十月關中玉液還丹關節相通抽鉛添汞陰盡純陽鍊炁至無而得化神之神仙也葛抱朴所謂中士得道棲集崑崙者有所謂最上乘佛者不涉有為不落言詮無名無相

非佛非法寂然妙明天地陰陽不能死之生之壽命無量過於天地即同仙宗九年面壁鍊神還虛以後超出於天地之先不壞於天地之後之天仙也五等五目皆同者如此又問今說佛言長生不死從何證據答曰按佛藏因果經云悉達多太子啟王父曰我欲出家為有四願一願不老二願恒少壯三願無病四願恒不死此便是世尊求長生不死之志法華經云佛說是經八千刼未曾休廢說經已入靜室住於禪定八萬四千刼此便是世尊得長生不死之驗

世尊求長生住禪定以為道而求成佛後生不求不住而反

言或非如是掃佛之言流于世誤殺半閻浮人矣愚謂求其而是必得長生禪定者而忘其長生禪定斯可言不求不住從然一凡夫幻生妄念者而稱不求不住即如田不耕種不播何以搏飯而反曰無用食如是說者不墮空亡外道吾不之許也後之来者能于求住歸一一歸于無則同佛同仙之實悟若言不求不住于一不一而無則同外道之誑語諸人其必自勘之哉

又曰大通智勝佛壽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舍利佛作佛壽命十二小劫迦葉成佛壽命十二小劫須菩提成佛壽命十二小劫大迦旃延作佛壽命十二小劫大目揵音連成佛壽命

二十四小劫富樓那成佛壽命無量阿僧祇劫憍陳如成佛壽命六萬劫阿難作佛壽命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羅睺羅作佛壽命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劫提菩達多成佛住世二十中劫威音王如來佛壽命四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劫藥王菩薩成佛壽命四萬二千劫華嚴經十一卷云一切功德須彌騰雲佛壽命五十億歲又云雖經劫住而身不離散不羸瘦不變異

此同仙家之形神俱妙

又云海雲比丘於彼佛所千二百歲受持普眼法門地藏菩薩本願經云佛言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壽命四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淨業障經云世尊言無垢光如來佛壽九十劫又稽古眾書

云寶掌和尚西竺中印度人也于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來此土後和達摩大士悟旨住世一千七十二年而逝又唐太宗時天竺方僧婆婆羅者来此土自言有長生術太宗深信之如華嚴經所云得智藏身于不死界而得自在又云具足修行離老死法又云得不老不病常住命根者皆佛法門中長生不死之證同世尊四願無二也後之修佛法者安能悖佛願而二之耶

後學必如此語等証方為得佛法之真

又問何為小刼中刼之年數答曰按佛藏婆婆論云中刼有增減算法減者從人壽八萬歲起以一百年減一歲減至十歲為一減增者從人壽十歲起以一百年增一歲增至八萬歲為一

增如是十八增減為二十中刼約一增減十分之九
每一減八萬數一增八萬數二八一十六萬數共一增減十
分之九者八九七萬二千為一中減七萬二千為一中增二
七十四萬四千為一增減中刼之數大約如此也再詳言之
百年減一歲千年減十歲萬年減百歲十萬年減千歲百萬
年減萬歲七百二十萬年內除去一千年為一減之實數一
增亦如之併二七一千四百四十萬年內除二千年完一增
減中刼之年數此比人間凡世之年數也除二千年不算者
以其減刼之內因少十年增刼內亦少十歲故也
次是一中刼之年數小刼未見定論以八十中刼成一大刼推

劫亦可折為小劫大約即見其年數也非不長生者能超越如是劫數也然又當知以劫數計壽命者數有盡猶有壞劫在如聲聞緣覺四禪菩薩二乘等與天仙地仙人仙三等者同也以劫數計一定者當知定之如是相續不已劫劫如是超越無窮無壞劫直超天地陰陽此世尊佛與最上乘天仙者同長生之極致者耶

十四問曰陽神出非必執於身外有身已承明命但習聞舊說猶不能釋然謂本是無身若謂果無形相可見不知何以謂之出請再詳以教我答曰仙佛之種性即本性之靈光非有非無亦無亦有隱顯形相安可拘一昔軒轅黃帝以火龍出施肩吾

鍾離正陽呂純陽三真人以上三級紅樓出以七層寶塔出劉海蟾真人以白氣出化鶴沖天馬丹陽真人以風雨雷震出孫不二元君以香風瑞氣出劉朗然真人以金蟬出蘇躭真人以白鶴出西山十二真人王祖師以花樹出此有相可見而非身也邱長春真人出則通天徹地見天地山河如同指掌又云三次擡透天門日月自別直下看森羅萬象南嶽山藍養素先生以柏掌大笑出此二者無相可見而亦非身也釋迦牟尼佛世尊以白毫光出故華嚴經五十卷云世尊從白毫相中放大光明名如来出現又法華經亦云世尊放白毫相光照見東方萬千世界靡不周徧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

此是色界天頂之名即色究竟天是也胎神十月化神得定功行已至此天故所見亦至此天也

南西北方如是眼見周徧此所出亦非有身也有時出而化火龍吐火有時出而化金剛密迹執榼音楷杵而吐火此有相可見亦非自身也衆聖高真仙佛所出各別何常拘拘以身外有身爲出哉又問何故有此不同答曰得定而見性真空矣於可以出定之時偶有此念動而屬出機未有不隨念而顯化者故不同或無念住至寂滅中而頓起一出念以調神者有同有不同其久久常定而常定者則變化顯現皆由一念千百億化身亦皆由一念故念不在化身則不必見有身念在化身則不必

不見有身乎之此言但欠為我鍾呂王邱李曹諸祖真人門下
眷屬得道成仙者謫言是謂家裡人說家常話非為諸旁門凡
夫惡少言也彼雖見之聞之亦無所用後世有緣遇此志于天
仙出我長春邱真人門的派受道者必須記知免當機驚疑也
又問知拘拘以身外有身為出竅者無有不是答曰得證大定
真空見性遇出神之景而出有身也可無身也可亦不可強執
無身為是但起念作有身想則有隨其自然空性起念則無身
未到見性地位不能真空大定即是未成陽神唯期望有身為
出被此妄見障礙
與未得稱得未証稱証楞嚴經所謂著陰魔同

不得向上全神則無神可出入魔道矣此正內起之陰魔也可不速滅之乎昔山東張先生在圜中

圜音圓即園牆亭子禪宗人呼為圜欵馬丹陽真人所謂師恩深重真難報誓死圜牆煉至真是也

見冰塵板上落下一人立於面前沒入於地復湧出於前彼不知是外來天魔

昔吉王太和殿下問曰如何知是天魔如何不知是天魔答曰師傅不透徹故不知傅得透徹故知又問如何傅語為徹沖虛子又答當十月神胎完足四禪得滅盡定矣息絕入出心絕生滅六根大寂何得有知有見而遇外魔由我出神之

念而出由我現身之念而後有身若我無念現身而外有身
即知是魔若我胎息未完是而不宜有出乃妄出而見有身
當知是魔若不得如此受授則不得知也
錯認做陽神出為真身遂出圓明邱祖曰眼裏見者不
是切勿着去
見而久戀則心其魔見而不見急入而依我三昧凝神在胎
故不着去
初不信
不信邱祖法言自矜能出神迈
又問鄧祖鄧祖曰邱哥說着便是又不信

而不信祖之言可謂愚迷不醒雖有聖賢不能提挈之執信為身外實有是身已得遺矣竟落空亡而不知悟由是觀之但信有身則此有身何不可拘拘認之乎我故曰不可着此由得邱真人傳來秘法也唯於體性中念動則出出亦是念念靜而定定亦是念初定七日必一出

凡入定能入得一日則一日一出逐時攢推向上又能入到定二日則二日一出及到七日之定則七日一出或至二七三七四七又至七七及九年一定則亦一出或多年多刻皆從七日為始即此得定頓漸開定故名頓法始終如是故云無二無餘

出則便已用於六通之一矣對境而勿逐境即祖言不可着他者是也一出便收回於上田用乳哺也功為至急入常定也出久不收又恐迷墮逐境輪轉古人言到此地位正要腳踏實地最要時時住定方是踏住實地不然即落空矣

佛亦言虛空界盡我此修行終無有盡世言神仙有墮輪迴者正防此一出之時也我直論謂防出時之危險是也過此而能常住大定世尊所謂護念令住久住是也則永無迷墮矣

仙家言一得永得形神俱妙佛家人言一得永得一証永証俱言此出時

禾宗菩薩之有轉刼者并然亦大勢至菩薩轉刼為二十七祖

案茗多羅文殊菩薩轉刦為杜順和尚

唐貞觀時僧

彌勒菩薩轉刦為傅大士

梁武帝時人

誌公言達摩大師

二人皆梁帝時

為觀世音後身

此誌公贊達摩之言

又文殊轉現為唐之寒山子普賢菩薩轉現為拾得

寒山拾得二人皆唐

金粟如來轉為維摩詰
世尊同時人
及傳言定光佛皆轉劫有後身者如是諸佛菩薩出世或有分神化現後身以接引當來後世或亦在此初出定一時回向運誤此案詳佛藏中久矣非無此事此理而世人妄以是非口流言之者我今為懼出定者自悞迷墮故已謂出定入定時之宜防危慮險修士可不慎之哉若只定而不出雖是壽同天地之愚夫
愚夫者不徹悟性靈不能顯現神通變化
亦能超劫運但不能顯神通故出定者是顯神通之樞機也

此定二七出三七出久久亦一出久而又久亦一出即所謂調神出竅

調神者令其出入之有度也若不合于度則為妄出放逸而無抄劑靈應若知合度調十二時至七日調一七而二七至七七百日千日而三千不失于久出促出之危險也

乳哺嬰兒加持頂入于大定一定至于九年而一出則定同于虛空之無極是曰圓頂曰還虛合道

乳哺是仙家之稱加持是佛家之稱神入定喻懷兒于胎得定力矣而可出喻出胎之兒力小也持定念而加至久久前乳哺兒之大兒初出時言神初離形而暫合虛空加到大定

而當久在定則永可離形而同虛空之至極矣

定至極久而出亦可極久

若不能久定尚近凡夫境界未入聖流則不可久出若出久出而不速入則必退墮于塵境而迷為轉生唯當久定得定力深而可離形去智者方可久出此又調神出定時之危險也

自是以後久出久定也可

久定在內則已離形去志之久矣可久出者雖久出在外則亦同于離形去智之久故可久此時久定是已出已入後之久定神通變化愈長向上者也不比十月胎中之久定不能

出者之有危險在不能顯用其離形也
條出條定也可六通也能十通也能
十通即六通內所多能之條目曰十詳後佛宗語錄中
千變萬化無所不能
如重陽真人正月四日上昇時到南京潛儀橋邊勸臧公早
修行又丹州大薛遇于終南共語分明又劉蔣材與張公治
病藥而即愈又昆明池西在空中舞袖輕飄此皆是千變萬
化
此真證天仙佛地之頓法也所以我說出定之初即謂入定之
始

得定之初即為出定之初是出定之初乃得入定之根基也從此而入大定而常久定是也

謂得大定以後無有不定之時

白玉蟾云父母未生以前信有無窮造化身心不動已後復有無極真機是也

方能解脫神通我直論所謂神通境界畢竟住脚不得者謂此也窮天地之年刼止同一定而一出也可

即如世尊佛八萬四千刼為一定而後可窮天地大刼亦為一定也

正是仙佛以上事

說到此正仙佛齊肩大事未云了畢世之人痴迷混日謂仙非禪定之所修謂佛不用禪定和自然頓成佛皆彼福力之薄與仙佛無緣者烏能知仙佛同禪定到頭如此

超天地刼運

如元始天尊超過天地五刼運其龍漢初刼經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歲超延康之二刼經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億萬歲超赤明之三刼經七萬七千七百七十億萬歲超開皇之初刼經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億萬歲及超至上皇之五刼從刼至刼從天至天止是吾身教導人天此出洞玄因緣經無天地無世界無仙無佛無形無神無知無見

本性如此已是虛空粉碎無無亦無矣

又何必以見有身為言

陽神本不專貴于有身但借顯陽神初出能有身之為驗耳神且要還于虛無即有身而還于無身方是還虛合道之至妙至妙處何必拘拘以有身為幸拘于中成之果而非悟性之極耶

伍太一十九問

十五問曰前之鍊精化炁故曰從無入有中之鍊炁化神故曰從有入無前此皆有工夫後此皆無工夫既無矣神出矣本自然無為之道又言九年面壁鍊神還虛何故於此說一鍊字抑亦可以無為言鍊乎答曰然自一七定至二七三七定至九年定及佛言加持即此時鍊義也菩薩修上八地已證佛即世尊所謂初成正覺乃又龍宮入定七日觀菩提樹王入定七日至二七三七於乳汁林入定七日四十九日不食

乳汁林者亦取喻乳哺之義

所以八地加持至九地十地再加持至十一地等覺皆如此華嚴經所云雖證寂滅勤修習如修如空不動地佛勸令從寂滅超廣修種種諸智業是也

大修行得生滅滅已而寂滅成佛從此初得寂滅而至永遠寂滅全無不動之地佛故明明囑人必要從此初得寂滅道起勤加修習而趨進即同仙家得道出了陽神後猶加鍊為乳哺之工以趨追還虛無之極處

前此有為之鍊以十月習定為鍊

仙家轉神入定行大周天佛家修習入四禪定皆自有而入無因其意在漸入故曰有為曰習曰鍊

昏沉多外馳散亂多而內定少則用錬炁化神法以補其神神滿不思睡神定不思馳則昏沉散少而漸無內定多而至得真定無炁與息則息無出入謂之息住神在定則性無生滅謂禪性無生此由習定而得漸法所致故謂之漸此仙佛如來正修行之漸非若五祖弘忍門下首座神秀輩講經說法生天生人惠行世法之漸者可比也

彼七生天七生人間是漸一生天上一生人間是漸及止能修十善者皆是漸止

得定而專一在定

坐忘論云不依一法而心常定

則謂之頓法以其無世法緣念之間斷
在家者念父母妻子等六親五倫之緣者謂之世法出家者
念法眷念大衆之緣而大起塵勞者謂之世法着於此念則
間斷道法無此念而決然從此得至虛無寂滅之極處方是
真頓法
張紫陽所謂頓超無漏作真人是也
真人者高真上聖也仙修而為真上証玉清境洞真大位者
曰真人
後此九年之錬
後此者以出神時之後而言

皆頓法中之定故曰常定曰大定常在大定
大定者即生滅滅已也常在大定即寂滅為樂矣無不寂滅
是也
則純是一性炯然自一日至七日二七三七三年九載純純全
全頓然在定華嚴經亦云恒住涅槃如虛空又云心常正定滅
除覺現而以一切智覺觀從此不動入無色定如此而鍊謂之
還虛有為之鍊全無着處若執鍊是有為義者則墮凡夫知見
豈天仙宗還虛時之所可語耶
凡一切諸有為法皆凡夫初修時事即張真人所謂始於有
作之說修至虛無方是得仙又從仙之虛無還至虛無之極

處方是天仙
故世尊云虛空界盡
即仙家虛無之極處
我此修行終無有盡
佛之修行亦至虛空盡處而猶不以為盡故我曰無有不定
之時
而圓覺經云如来圓覺
圓覺者覺道圓滿即仙家言虛無寂滅之極處
未無修習及修習者
脩習定觀覺道猶是勞為故西来肇師云有為雖偽棄之則

佛道難成故初修時必以所修之法而修習之以成正覺及修習者言心與息也息有出入修習至無出入心有生滅修習至無生滅而寂滅謂之成正覺從此初寂滅成覺修習加持常住正覺而圓滿無可復加故無用修習之法無修習之處

如是則我真虛無矣真寂滅矣

初得到虛無寂滅者何故不言真得猶是所謂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故仙佛皆云一日定七日定二七三七四七五七七七也及加至九年以後不可以年封限是造其域而能久乃為真虛無真寂滅也

我至天地先矣

即虛無之極至

安可以鍊字致思議

言人不可以一鍊字生疑而悞加有為之功也

十六問曰鍊炁化神古今皆言十月懷胎不知果決定以十月能完胎出神否請再詳之答曰十月者以世懷胎之例大槩言之也凡人之子在母胎以無息而至呼吸成必由十月之久

無十月之胎者則炁不為完足

而成人而後生化神之炁大周天之用自有呼吸而返至無息之初

言修仙佛者皆要將此呼吸之息返而修之至於如父母初媾成胎未成呼吸無息時斯亦謂之父母未生前也亦必由十月而後能無息盡定一變一化之道自然之理如是故仙真度人即此十月而發明之也

世人不知愚多少歲而不得仙無不疑懼真人直指十月必成神通之理令人知易趨而進易修而成也

或有不必滿十月只九月八月七月而能出神者

人有七月胎而生者八月胎者九月胎者故胎神者亦有生人亦有然或有滿十月而不出過十一二月十三四月數年數十年而後出神者生人亦然

軒轅黃帝在胎二十四月而生帝堯夏禹漢武帝皆在胎中十四月而生玉帝在胎一年而生老子在胎八十一年而生佛堂弟阿難在胎六年而生玄帝祖師在胎十四月而生葉法善十五月生張盦真人十八月生朱橘真人十五月生林靈素二十四月而生重陽王真人二十四月生劉長生真人十三月生

甚至胎元大定愈久而未能出者也有此人未知出神之景及出神法如南岳監養素先生者故如此此皆李曹二真人相囑之法言也又問何故有不滿十月而出答曰神炁精明志念勇猛晝夜勤功在定定定相續無一瞬一息而不在定

元始天尊說先天道德經云妙定其恍忽杳冥之中劉長生真人云意不外遊自有禪定也

自然得無息無瞬之不有閒斷而大定可易得得大定之日便是胎完之日神胎既就畢竟景現而出自然之理也所以神既定至於父母未生前不可又强留在胎為不神通之愚夫借曰生人之胎孰能留而不生古人所謂果生枝上終期熟子在胎中豈有殊是也又問何故有滿十月不出答曰神昏恐滯志念不猛一定之間或昏沉不遣而任其不定

昏沉是神氣倦弱而熟睡若凡夫到神倦弱時則必睡而不能勉强以遣若修定者即以定可遣而不遣任其不定則躰

遲火候而定力微矣必念念入定以遣之可也

或散亂外馳而任其不定

散亂是心馳於六塵心既外馳在塵受塵迷惑所以馳於外則不定於內不定則是無火候矣無定功何以得神全胎定故亦不能十月而脫胎

則定不相續不常定則未能入大定

尹清和真人云一時一刻無功無行是謂虛費者所以九轉瓊丹論云又恐歇氣多時即滯神丹變化如是十月焉能得定雖一年半年半二年或至多年亦未可量也

會真集云不悟冥冥入定禪神離忘散子母難圓陰陽夫媾

昧玄玄九載三年不見壺天

昔世尊在雪山修定六年晝夜長坐方得成道

普曜經云太子苦行精進行四禪行數出入息六年結加趺坐亦無覆蓋不避風雨不起經行大小便利亦不屈伸坐不傾側亦不倚卧四季端坐雖有衆難未曾舉手障蔽樹下鵲糞污身亦不棄去諸根不亂心不恐怖是也

又金剛力士經云佛言若於佛事有不足者不入涅槃佛事周訖乃入涅槃之說便是

佛事者在欲界之人修離欲事在色界之人修四禪定事在無色界之人修四空禪定事色界四禪定成者可入小涅槃

無色界四空定成者則入大涅槃四禪四空俱成謂之佛事足佛事周訖也

若人只知十月為期不識胎之完否胎完即是得定得定由於入定不入則不得未遇仙傳則不識

可不於未定而妄認為定不宜出而妄出出無陽神為其未得定足不成陽神之故如是只名走丹前功盡廢矣又問前功如何得盡廢答曰既妄出而不急急專心於入未得大定便以少定為足逐日逐月只如是更有何日能神定胎完只在尸解地位

小果尸解只神妙而形未能妙只勝於死者而已
未得形神俱妙此世尊所以云是有餘涅槃言其趨涅槃而實
不能得盡涅槃故曰非無餘涅槃者也修士最宜慎之又問如
何知得是未成陽神出無陽神答曰神定胎完自有當出之景
不見此景即是神不宜出故邱祖真人云功之未足則道之不
全楞嚴經云不恒其所覺云何獲圓通所以十月為大槩之言
不可拘也又問如何得不廢前功答曰不執於期月惟定定相
續亦定定增長息息歸無故邱祖真人以輥石逆上高山為喻
者示必謹其難也蓋言一日十二時似山有十二分高定得一
時如上得一分高定得七八時

清和云邱真人熬到七八個時至九十時後有兩個時辰當不過

如上得七八分高到此步步難掙畢竟逐時逐分掙上山頂已到盡處方有大休歇大自在

邱真人所喻教門下者如是

十二時一周完已故揮子禪宗人亦云一句合頭話萬刼繫驢橛是也

此得十二時全無昏睡即所謂我能使得十二時者是也」

日日如是則胎就神出景到陽神見景而出安得廢功景未到公爰切收曰切不可出也既在高山頂上頓然獨立三年而往

負趨大定無不定而亦不知有定無定無緣無極而寂滅為樂
大事方了又問曰既要入定何故又要出定答曰不入不神通
不能成神通也
不出不神通
不能顯用神通也
出而不入失神通
已成之神通出而不速入則初定而易動悞却十步百步之
說著於塵染雖已成神通而亦可失
於是神通必須調出調入及至九年一定之後刼刼如是始為
縱橫天地之能事也太一又問陽神之定如此陰神之定同否

答曰入定之法畧同而定中之得失大異
陰陽二修之初修初証不同故也
何由異也是異在昏迷而不在散亂以散亂則不在定也
不在定則不可分別定中景象
然陽神在定中或有少許昏沉
在初入定時循環之機所必有者
則迷歇大周天之火候斯時六種震動自現
眼有金光耳後有風生鼻有氣搐腦後有鶯鳴身有踊動丹
田有火珠馳是為六種

即丹田中之金丹大藥也

陽神自覺

能自離色沈而自覺也

所以不致久色久迷而能孤明獨照

此五句是萬古聖真未泄之機

陰神之定者其元精元炁不足完則不知其動機而修補之或一有知動者又不知其當補之時不能足炁不能不死故定亦不成陽神祇名陰神之定所以陽炁無從得六種不震動妙覺不靈應入定之久定中或有夙念之根塵未淨迷而不覺如魚在水中則忘水逐境不返即人在境中則忘境

迷墮於境矣
此身在此而靈性已馳入別胎殼去矣
玉皇胎息經云神去形離謂之死六祖壇能亦云性在身心
存性去身心壞
昔楞嚴經所云窮空不盡空理者為不迴心鈍羅漢若從無想
諸外道天窮空不歸迷漏無間便入輪轉正言定中之失而有
異者如此今畧舉定中之失者一端而例知其餘華嚴經有云
如歌羅邏入胎藏時於一念間識則託生是也世人又傳一禪
師留記云昔日無為子今朝却姓陳在定之僧為前身隨洪福
之念生陳太守為後身是也到得後身數盡或有能回定於前

生者無為予是也或有不能回定而在異類者雲光和尚墮牛胎中而直受之不能辭是也

雲光好食牛肉有高僧勸之勿食冀趨此輪迴之境也雲光答我食而不食高僧曰你可做而不做光不信光死為牛耕於田耕不了力不堪犖不能脫汗不止喘不休高僧去視之呼曰雲光雲光牛則立而仰視高僧曰你當初食牛時我曾阻你你答食而不食言但口食而心不貪食我說你可做而不做可是身做而心不做否光跪而泣訴曰恨不聽師言今始知身既做此不得不做矣

此皆大可防之危險也夫陰神學者得定而能自出者固有人

矣其不能自出者皆是所以禪人在定每用護法侍者於此定久則必擊響以出之

如聲聞之義不及陽神者初出時能調出調入必能自出也

蓋防此識念託生之危者純陽真人亦嘗言之免顛危要人叫免顛危有二義一者是初習定時遇饑渴索飲食時令不起煩惱二者是迷定而溺於昏沉若用聲以出之之意陽神原無迷者古聖真教人謹密如此

習定者可不警醒之哉又問定法如何是同處答曰最上一乘仙佛陽神始初以○為宗

凡語中遇一○則直呼作圈遇一、則直呼作點字遇一圈

點則直呼作圈點三字方可便於記念與前第十問同與後佛宗語註亦同

行住坐卧之間

行住坐則初關中關皆有之唯卧是初關百日內有之中關十月以後全無今此乃順口統言者切不可拘執不離這個⊙其行也不離一〇佛謂之禪定三昧

一〇佛謂之禪定三昧

華嚴經云正定中受用為三昧

有此⊙則化陽炁

即煉精化炁時之火候

無此⊙則化陽神而還虛
即煉炁化神時之火候及神還虛無之極者皆是也
證無餘涅槃矣彼陰神及四果人棒喝佛指直指單傳者亦以
此⊙為宗行住坐卧不離這個
離了這個則心外馳而不在於定仙家不能入定中化神佛
家不能入於禪定中見性而成佛者也
行不離○住不離、亦自有⊙至無⊙此言其大畧似同處第
仙佛正法禪定之行住⊙本乎自然
道君言一切諸法皆空寂相佛言隨順寂滅境界是也
祖師禪及四果所宗之行住⊙實由强制但看高峰禪師所說

忍饑壽昌金粟三峯三和尚等所說吞聲忍氣及氣急殺人之語可見此陰神此陽神似同而實有不同之妙學仙佛者不可執此便謂全同大用止乎如此則輕視仙佛等之和尚凡夫禪矣當悟所以有六種震動陽來自覺之妙而後可謂之胎神見性真定

十七問曰仙佛既同一道一修而又有食葷食素之異得無爭竟有戒無戒之不同乎答曰齋戒俱同而更嚴密天德清淨純素人不齋戒清淨不合天之德矣安能證居帝聖仙真之位乎孟觀之道藏內有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云

人造善業則有善報造惡業則有惡報

太上道君言始自發心終於極果念念不捨持戒不犯上下有異

有三洞衆戒三戒五戒六戒七戒八戒九戒初真十戒十二可從戒十四持身戒二十四戒二十七戒三十六戒正一七十二戒昇玄內教百二十九戒洞玄上品四十戒中品六十戒下品八十戒共一百八十戒也上清三百觀身戒洞神七百二十戒玄都律文天尊十戒千二百威儀戒金紐太清陰陽戒

太上虛皇四十九章經之齋戒章云天尊曰

此元始天尊所說之經也

齋戒者道之根本法之津梁子欲學道清齋奉戒念念正真邪妄自息一切衆生捨清淨域耽嗜葷羶而以觸法譬之餓鬼唅食死屍火燒饑腸無有飽滿又如蜣蜋爭奪臭腐妄為羶香而以觸法五官溷濁六腑不淨屍魄欣昌樂於死地子當割嗜欲根入清淨境無作諸苦無造諸惡無生諸見無起諸邪子觀戒文同世法律欲有所犯懼金木刑子於戒文精意奉持凜然在前如對所畏秉心正嚴滅一切想諦聽不二可會正真是吾弟子又苦樂先後章天尊曰學道之士斷諸愛欲却絶肥鮮長齋清腸研味至道是為苦中求樂能知其苦不見其苦吾道苦而後樂衆生樂而後苦今吾告子當明慎之又不殺章天尊曰子

欲學吾道慎勿懷殺想一切諸衆生貪生惡懼死我命即他命慎勿輕於彼口腹樂甘肥殺戮充啖食能懷惻隱心想念彼驚怖故當不忍啖以證慈悲行又清淨章天尊曰學道之士以清淨為本長齋耐思嘯歌太無覩諸邪道如覩仇讐遠諸愛慾如避臭穢除苦惱根斷情愛緣溟溟濁海自得淨戒如白蓮花生於音喻泥中亭亭出水不受汚染五臟清爽三田革素太玄真人自與子鄰

子者天尊指妙人而言前子等行真皆同

又洗心章天尊曰六根不淨當洗其心心不受垢自無諸穢元始洞真報恩成道經元始天尊言孝道慈悲好生惡殺食肉飲

渡非孝道也靈寶出家因緣經道言勤修行業長齋奉戒精研上道轉神入妙念念增進永不退墮克得道真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誡云修齋求道皆當一心請奉十誡又云長齋奉誡自得度世洞真智慧大戒經天尊言不殺不淫不盜滅酒節行調和氣性又云人不持戒則智慧不通洞玄靈寶因緣經云此十戒者自三清以下乃至十方上聖真仙莫不皆由持此戒也又云衆生飲酒食肉致生病惱彌益罪根吾不飲不食抱道自然變化無方長生不死虛皇天尊十戒文云不得殺害含生以充滋味不得淫邪敗真不得飲酒食肉元始天尊說九真妙戒云不殺不淫不嗔不二奉戒專一太上十二品法輪勸戒經元始

天尊言欲受戒時先須清淨受真戒者不得屠殺不得邪淫縱恣嗔怒不得飲酒食肉使戒根牢固如玄都山戒相端嚴如玉京殿戒德光明如琉璃珠太極真人二十四門戒經云戒約煩惱隔絶魔心努力勤修早求解脫老君二十七戒云戒勿費用精神戒勿食含血之物戒勿忘道戒勿殺生戒勿為諸惡老君五戒文曰戒者防其失也又化胡經十二戒云戒飲酒戒食肉戒淫戒言語戒恚怒洞玄靈寶千真科戒云出家不交世俗不作有為功德靜思入定降伏外魔名為淨戒玉匱明真科戒云棄色斷情長齋持戒靈寶元陽妙經云有持清淨法戒者則得真道太微黮天帝君云學道修真念念持齋心心不退歸心於寂

直至道場又云學道者不勤行業不修齋戒難達至真玉皇本行集經云奉戒持齋冥心大道七百二十門要戒律訣文經云此戒文經名也

長生神仙要在清齋志學之士急務修齋齋真齋心守戒為主以制心惡當清齋以戒情慾一切貪生智愚不同一識既動無端境興外來曰動內住曰寂來不驚寂去不勞動動而不勞不離寂也寂而不驚不疑動也寂照明徹故無驚疑無驚疑者常樂常住住無所住為而無為為道之最又曰變化無窮由悟守一守一須資唯戒為急持之不虧邪不得入自然混合與道同真由戒入道故謂之門普勸行人悉令持戒究竟歸根同成

正道識悟既明終持一戒一戒者唯戒於心不起他念也胎息伏陰經云若不持戒行未入胎息豈得合神太微靈書紫文仙忌真記上經云人雖有仙相復有敗仙相者十條犯而敗之亦不得仙矣一曰淫魂液外漏精光枯竭神焦魄散二曰酒魂忘本室魄遊怨宅七曰勿食肉食則神不守真魄生邪勃九曰勿殺生以罪求仙仙甚難也太上靈寶大乘妙法蓮華真經

昔世尊得仙授妙法蓮華經而成佛故後亦說妙法蓮華經云佛告菩薩天人四衆吾四方求法時有仙人言有大乘名妙法華經我即隨仙精勤給侍令無所乏令我具足大波羅密成等正覺又曰昔者仙人授佛妙法如來因之遂致成佛

是也後人講此經者謂仙即阿私陀也

其七傷品有一之傷帶真行偽淫色喪神魂液洩漏精光枯乾氣散魄零骨空形振與凡塵結因玉府同符豈復得仙二之傷外形在道皮好念真而心抱陰賊凶惡內臻三官所記標為惡門三之傷飲酒洞醉損氣喪靈七之傷啖食六畜之肉殺害足口之美毘氣充於臟腑真氣擾於靈門圖有玄名帝簡亦不免於不死元始天尊曰為學之本當以七傷為急不犯七傷之禁將坐待靈降白日昇宸如外勤好學內不遣於七傷者此將望成而反敗期生而反亡故上學有七傷也又云學道者要在行合冥科然後始涉大道之境若自不能徒勞於風塵無益生命

之修短其諸經之言齋言戒者有如此又太極左仙公云
仙公是天官職位之稱
學道不修齋戒亦徒勞山林矣戒者戒諸惡行若不持戒道亦
由得葛仙翁云學道修仙先修戒行葉法善從太極紫微左仙
卿下降在胎十五月而生出胎天然不茹葷呂純陽真人律詩
云齋戒與工成九轉定應入口鬼神驚又云齋戒餌之千日後
等閑輕舉上雲梯又歌云齋戒等候一陽生使進周天炁
同理劉海蟾真人云但知恬淡無思慮齋戒寧心節言語重陽
王真人云寂然刀盡根本齋戒換南東時中十二常常覺照內
調神元此爐功又云酒飲清光滑辣肉餐軟美香甘世人迷誤

總無厭個個臨頭路險獨我悟来口遠唯予省後心嫌十分戒行愈精嚴没分鄣都赴點又云受寂寥餐素又云性亂因醪悞精枯緣色妬又云化道王三已棄家豕羊滋味久相趁音渣又云大凡學道不得殺盜飲酒食肉破戒犯願張虛靜天師心說云齋戒以神明其德卽長春真人語云去聲色以清淨為娛屏滋味以恬淡為德馬丹陽真人語云優游恬淡養真人不須酒肉與葷辛酒為亂性之浆肉為斷命之物直須不吃為上又云分明說與出家人戒斷腥羶厭五辛又云腥羶未戒斷了慈悲又云腥羶戒盡常餐素掛體唯麻布待百朝鎖鑰重開効吾師內顧又云全戒腥羶及戒辛又云齋食不可美之又美更何須異

饌多般但一味而已又云奉勸同流聽仔細斷葷戒酒全容易又云垢面蓬頭摧壯銳粗衣淡飯遠輕肥又云我在俗時秤肉斗酒不厭而今已戒十數年矣他如食肉飲酒的亦可做得神仙只是較遲了些若人心不懷道嗜酒貪羶徒恣口腹罪報難逃終為下鬼盤山王棲雲真人語云酒肉吃了便可飛昇也休吃白玉蟾真人云辟穀斷葷蕭紫虛云閉關絕俗及腥羶陸師云大戒三百以杜未兆之慾薩真人云道法於身不等閑思量戒行徹心寒十年鐵樹開花易一入鄧都出世難李雲卿真人云上真高仙必須精持戒行来問道者皆贈以絕慾斷葷四字是衆仙翁之言齋言戒者又如此未嘗不言齋戒也者所以我

祖師北七真皆齋戒即於現在世而速成道我所以獨言齋戒之同於佛宗者亦以北七真此證有在也後之人學道之志不篤修行之念未真故不以齋戒而浴德又且無由見藏教經錄之為誡故不知齋戒為首務倘有夙緣繼起於邱真人之門而欲修天仙者不可不遵天律自齋戒始又問佛宗戒殺戒葷之說云何答曰梵網戒經云佛言若自殺教人殺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方便救護一切衆生而反恣心殺生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波羅夷者此云極惡謂殺生者為極惡之人永棄絕於佛法之外不得稱為佛子菩薩也此是十重戒之

又云一切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斷大慈悲佛性種子是故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衆生肉食肉得無量罪故食者犯輕垢罪

輕垢者此東土云玷污淨行為垢較前十重則輕此乃四十八條輕戒之一耳

楞嚴經云其心不殺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殺心不除塵不可出如不斷殺必落神道當知是食肉人皆大羅刹鬼又云不蹋生草云何取衆生血肉充食楞伽經云大慧白佛言願說食不食肉功德罪惡令衆生慈心相向各於住地清淨明了疾得究竟無上菩提佛告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我今畧說一切衆生從来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慈

心不生故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
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
凡食羶則口吐羶氣食腥味則口吐腥氣故不得証清淨地
不應食肉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
聞香者聞腥羶之氣也人本不腥羶若食腥羶之肉則人身
始有腥羶之氣虎疑為腥羶之物而食之世傳言虎食人見
人足而泣始知為腥羶之誤也
凡食作食子肉想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
此言上乘大乘二乘四果凡夫俱戒食肉若許修行食肉則
敗修行功德故於五目禪類皆無是處

我說一切悉斷如來應供等正覺尚無所食
到等覺地位則齋素飲食尚且全然不食
況食魚肉視一切衆生猶如一子是故不令食子肉由此三經
觀之提見身心切害則知不可不戒殺諸生戒食諸肉而仙佛
之貴於必戒者大約皆同於此
十八問曰仙教中有以點化成銀服食昇仙為言者佛教中不
言此必此為仙佛之所以異乎答曰不異然不異亦有所徵由
佛所言點化服食之說在華嚴經入矣經之七十八卷云有藥
汗名訶宅迦入或得之以其一兩變千兩銅悉成真金者此點
化之言也又云有藥名大蓮華其有服者住壽一刼又云人服

延齡藥長得充健不老不瘦者此服食之言也
華嚴至大至尊之經所說不可不信此佛教化菩薩修佛之法乃有點化服食之說若對未除貪欲之凡夫則不言也故後世凡夫小乘終不解悟此理

仙之言者合言之曰點化服食分言之點化言外事服食言內丹

抱樸子云不得金丹不得仙也但服食草藥雜類而不知還年要術終無久生之理

若以外事為便可服食昇仙則許旌陽真君首言服食飛昇者不必言腑內元炁結成丹谷神不死因胎息於石函記中不必

言元精藥母於可惜許歌中不必言男子修成不漏精女子修成不漏經

女子之經為生人之本信亦為自修成仙佛之信故女修者曰斬赤龍為返經成炁與男修返精成炁者同一理

此既皆言內丹之理則外事服食不足飛昇也可知

張果真人云世上鉛汞祇有變化五金之功無能延生命之理海蟾之徒馮自然真人云九轉靈丹非五金若無神授恐難尋元陽子云未見飲食之人得終天命皆見少亡被所惑而自誤也

所以但稱為點銀之仙術則知非為身心性命昇仙之道也

許真君藥毋論云丹道者非人間五金八石朱砂水銀之所為也先天故為元始精又荊山丈人解悟煉石之道無他妙也在委羽山能煉石成水以石水服之不能飛行虛空也煉石雖妙固小術耳了明篇云身中儘有延年藥可笑愚人向外尋

若必以外事言服食今亦舉其似者一言之比如昇打之靈藥皆金石類之所成也有服之以治愈梅瘡

予以靈藥治楊梅瘡七日愈十日半月一月而得除根愈者

治愈結毒者

楊梅瘡服輕粉而發毒者

治愈痔漏者

痔漏久年不愈膿水不止者名曰漏凡九竅有大瘡者皆曰痔

治愈膈噎者

食膈止於口而喉不咽或咽過於喉而即返吐出者我邱真人門下法眷有奇藥每服五釐或七八釐甚極者不過一分末為一服止用三服或四服五服即全愈

皆有痊効使病不促壽算而身可復生而久安病痊則宜速止多服則害大

此以上一段皆言金石靈藥之所用

唐宋多君妄信方士之說言

方士者遊行十方之士也此有二等一者是棄家學道修仙誠心苦志岩棲穴處戒行精嚴遍訪仙師而遊十方不與世人交遊不為世法染縛此仙佛真修之種子也二者是邪道光棍原無自修之志又無教人之能或為衣食所逼或犯律罪而逃奔走十方以資身口之需以施拐騙之局遂使世之愚人貪財者受其煉銀點化之害貪色者受其採取女陽之害望長生不死常享富貴者受其服食之害

以金丹外藥可服食服之不已而求長生

九霄君下降謂劉泓曰世人謂至藥服餌望長生不死不知

金丹諸石藥有大毒在中服之者從義軒以來萬不存一未有不死者

中火毒而身裂而促算速斃又可鑒也

丹論訣首云若大丹用石藥雜氣即有大毒不堪服食能不食者為妙強服致枉天者百即百無誰能免一不天受毒者宜用解藥須宣漏吃防已發棗甘草湯漸出之○元陽真人大丹篇云服丹火毒發速以甘草煎濃汁日夜漸呷之即解火毒

故本草有云服金石藥多而中毒者以麥門冬湯解之

所用麥門冬去心六兩人參四兩甘草二兩炙三味共末密

凡梧子大日再服二錢米飲空心下
又云凡丹石藥服過多致食不下者以鴈粟殼和竹瀝煮粥日
食之而安
丹經云有人服丹砂乳石硫黃紫粉等毒發者急服保仙丸
可救性命又云四蒙未全不可服如悞服者覺毒發不安急
服伏龍肝汁甘草湯生菜豆汁遂可不死
又方云如服金石藥中毒發癈者以白礬末一茶匙將冷酒調
下三服愈
還丹衆仙論云解丹毒方有名馭丹散者用麥門冬天門冬
各去心淨四兩熟地黃五錢甘草一兩人參三兩白茯苓二

兩紫苑二兩半去蘆頭地榆三兩半大赭一兩半海藻一兩半山枝子四兩半共末每服二錢米飲空心下

即以諸天真仙聖具有解服丹毒之方藥及醫家具有解服金石毒之方藥而備觀之則丹藥不可輕易妄服餐為仙又當知也雖服之者有僅可救病延年之功効猶且難遇況於昇僊脫胎神通變化通天徹地之能絶然無有服之何益哉鍾離真人云訪仙求友學燒丹精選朱砂煉大還將謂外丹化內藥原來金石不相關又云內裡明時是至真外邊入者即非親若教異物堪輕舉細酒羊羔亦上昇呂純陽真人云可惜九江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枯不信還真本無質反餌金石何太愚太清修

丹秘訣云天地原爐却在身陰陽不測謂之神元炁飛霜飛九轉還丹本是太和精皆言服外物為理之必無也

妙解錄云今時好事者大修鼎火為金丹服食往往為藥所誤醫救莫及所謂無非自戕之捷徑丹論訣旨云切不可信八石四黃而悞用之蓋本非長生之藥若硫磺有軟銅鐵之功礬石有殺虎豹之能豈堪服食而不為毒害哉又有用曾青雌黃雄黃殺水銀令死以為成丹亦非服食之理此世人互相謬傳者非聖真之良藥是也

又問既言仙佛皆有服食之說是若謂為有又云服外物為理之必無是若決言為無似兩其說之不同何也答曰非不同因

問二氏之故則述其皆言因古之有病者則用治無病者不用治故古仙不用者更多而用之者少也故詳辨之曰無能昇仙只可治病然仙佛言有服食如治老病與大癘毒之異症祇求救死而延其年於暫非為沖昇變化神通超劫之計服食之而後內鍊金液還丹如張天師之自修與茅真君度二弟及佛說延壽一劫者觀之可知其半愚人遂棄其所實用之內而唯說服外者自愚之而又愚他人故也且仙是本性以見性而成仙出而顯神通亦性之靈運而神者也外物只可助形體而除病救死不能見性神通此理人所易曉後學聞此可不如是而究之乎今又指其內丹書之言服食者究之曰飲刀圭窺天巧又

曰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又曰朝服一刀圭暮即生羽翼又云只吞一粒金丹藥飛入青霄更不回王重陽真人云修持如會識金丹只要真靈本性在馬丹陽真人云烹丹鼎下丹結中丹熱大丹涼不須煉自去燒黃自然玉性萬般霞彩射人光郎長春眞人云修鍊事地軸鎖天關出有入無三尺劍長生不死一丸丹究此衆仙真之言而內丹服食益明矣若謂欲究何以有外丹之說且又言外丹點化成銀之術之有無與真假者然此事也非世人可能此事亦非世間有此法傳乃神仙所以助修道之資而為然者唯遇仙傳道者即得仙兼傳術

太清金液神丹經云此事皆祕其文非有求仙之志者固不

授也
所以皆謂之仙機若不遇仙無仙道者必不得傳仙術
魏伯陽云遇非人不得妄傳非人者行與理違若可得傳則
人莫不傳於子孫
況無志修仙道而徒狂亂妄想苟求富貴者上蒼安肯以此仙
術付之耶
青霞真人云神仙訣秉神水華池之道自軒轅以來不上文
墨只仙傳祕訣心授靈符又云以聖傳聖以賢傳賢不遇真
人終無妙理楊行真人云若教個個識黃芽世間那得有貧
人抱樸子云丹藥若使凡人知天下神仙成羣矣

況志於拐騙愚人財寶之賊將何德以當天授又安能知能得仙術乎當知塵世凡夫俗子煉丹不成便可自醒自戒矣今之輕於言煉銀者盡屬拐騙之賊假託此術以拐騙人之財寶騙人之飲食但名方士

方士以遊行四方而不定居者拐騙此方逃避於他方而失主追捕之不能獲凡一方士必有一貧身之法或有一醫方而能　奇病或有一銀方而造假銀以欺世故皆為方士之所以名

非實有知能可言也

道門十規曰自秦漢以來方士競出若文成五利之以金石

草木徒殺身取禍而無所成故世稱方術此見於史鑑為儒門學者共見而士仕者反昧此而貪服食點化於金石草木不肯內修是誠何心哉

又問曰方士既非實有知能每聞其入門時亦能成銀可用者又是以何巧偽而為能乎答曰全是假銀但可欺誑愚人而已或是偽造假物非銀而畧似銀形每欺人曰此銀也而使用害衆又或偽造假物稱曰丹藥私地墊入真銀於內名曰墊手徧世間皆以此等尋訪外護出本銀燒煉皆提拐銀罐而逃故方士類中有諺云作方士提罐一人每有三個死凡提銀得手快活死逃出了門走個死追獲了打個死然墊手是方

士拐子總法

又有以銀制成灰如末藥便詐稱為我已鍊成之丹藥點入銅汁中大火銷去銅而銀來復體為銀愚夫俗子未能識破誰敢不信此二墊法也又有以銀制如銅樣詐為出山生銅寄賣於店中或巧立為異名令買者得之彼以不相干之藥詐點之銅亦復體為銀淺見寡聞之初學誰敢致疑而識詐此三墊法也入門有成以取信於人者類皆如是而已無真能也但取信於人而人信之由貪鍊者之必遭其拐騙也其不貪鍊者任方士有多詐能而進身無地能明真丹經之理者則方士無投詐之隙而詐煉無所施矣再舉所以為教者言之

此下一段皆言方士教人之法
或教人以草藥制水銀假死
充經云諸般草木皆非道
配真銀為用
玉清内書云用凡水銀為丹者妄人也又云若用水銀為金
丹即不是真丹
以水銀之質鬆浮不配不堅硬故也或教人制紅銅假白謂之
紅銅皆去血配真銀為用以紅銅之質雖能假白如銀而不能
純白不配則不能去耀眼之黃色故也此物雖可像銀待用後
貿傾點硝點鉛則假質猶然敗壞而復折去名曰掩暫為其祇

能掩人暫時之目乃喪人心滅天理者為之如是假法曰養砂不盜母者曰養砂盜母者曰青金曰白金曰青天硫曰黃天硫曰死硫曰死雄曰死砒曰死礪等三千六百餘門故海客論亦曾指其偽言所云秋石本河車黃芽一類及誑曰尿精聖無知乃鉛汞精髓妄曰青鹽更以萬般草木藥物或言出於河北或言產於三吳或言仙草在鎖南或言真藥在西蜀或言鷄子鉛出鄱陽湖

蓋鄱湖中有所謂大磯山小磯山妄呼磯字為鷄而山荒絕無物產者又有指稱幔峪山出此鉛然此山在大磯隔水三五里許又名蛇山長故也乃水中一白沙土洲而已非山也

高不踰一丈二三丈者耕種之地民衆之居絶無鉛穴乃方士妄言以欺遠方不見者與輕信者

或言真汞在辰州府

辰州在楚洞庭湖之西南有大山出硃砂以砂之藏石隙者入火昇出水銀方士乃指此世間之凡水銀妄真稱為真水銀若可以凡稱真水銀豈又有名不真者乎可問方士以何物名凡水銀則欺人之說難行矣

盡是欺言皆無實理只謂延挨歲月久騙衣食今年等藥至明日藥未齊愚貪者不知盡被騙害而已

此上皆海客之論說

又太古真人還丹至訣云大丹受水火氣足以成若以雜石藥參雜意希化寶巢浩刻而不成況百年短景而妄想成耶

昔施無疾真人責馬存曰子家金玉堆積尚不知足有好偽者誑汝曰得藥為黃金以為飲器則神仙可得此誑者之欺言非通人之至論

唯吾輩修仙修佛以修德立行為基者則不為不用也

抱樸子云既覽金丹之道則不欲復觀小小方書大還心鑑云物非其類丹必不靈心非合道雖成必禍

又問曰世人求丹法鍊銀者儘多果向何求而得有真又答曰全無真法不必學鍊

張氳真人答唐明皇曰點化烹煉天命之斤草木金石腐腸之物不可學也

唯當苦志學道修仙則財與命可兼得矣

劉朗然曰盡求點化要肥家志却形枯改歲華可授道者即可授術道得在心則術亦可得在心也道可以了生死而不復生復死輪迴永絕道可以壽齊天地而超過天地之先後掌握乾坤造化而常極樂道可以撮土石成銀呵氣化金舉念得珍寶不必苦心勞力以求而自得者道可於自己性分中求之必得而非若外事妄求之而不得終為虛幻者比抑何疑憚而不求道哉且我今言不必求鍊銀者亦有故有一等

窮人心甚濫惡謀學假銀欺人以供自給或幸得一假方詐稱遊訪外護拐騙財寶是拐騙之心皆起於家貧居窮之先方外遊行俗人不識尊經聖語仙書戒律人人皆是如此之類拐騙回家戴方巾穿色服造華屋買腴田娶嬌妻廣愛妾用此不自招為恣慾反誑人曰善能採補養家丁稱相公逞富於人前何嘗以喪人心悖天理自愧自罪哉抑何嘗以蒼蒼有三官九府風刀掠考九幽六洞獄治輪沉報應為懼哉

道藏仙王教誡經云生入邪道自制一法敗黷道要以求利用贓滿罪積生身被考死入地獄永無出期

而猶以其詐法出入仕門愚弄其士大夫之愚貪者而士大夫深以為德而不疑不懼亦可笑可惜之甚也

士夫見其煉得似成而不知其不可成誠有感其啟煉替煉之德此可笑也及其提拐逃走乃不悔其愚貪不悔失防守訟告有干無干之人逼勒追賠計亦遲且拙矣此又可笑也富不能強得且有富者石崇且滅家況莫且覆族也故海客論為彼惜之

方士者誰不借言誑衆曰某官某人我為之煉成服食某官某人我為之煉成點化固為惑人自薦計由是士大夫之貪愚益彰

聖人凡人學燒丹者甚多何故只說士大夫是愚貪蓋古之士大夫學丹亦多有成皆棄凡世事而誠心苦志以修行悟道故得遇真仙來度所以古云若是貪財并惜寶千萬神仙不肯來如許旌陽之能棄旌陽縣令者吳猛真人之能棄西安縣令如彭抗之能棄尚書左丞者如尹喜真人以東宮賓師遷函谷關令而棄者張天師道陵以巴郡江州令而棄者李老君以柱下史官而棄者黃帝之棄帝位者王子喬以太子而棄帝位者如劉寬之棄司徒太尉者晉之劉道成棄陳州刺史者齊之張三山棄大司空者如是數仙真者皆棄位苦身心而學道故得丹而成道由於仙傳若後世之士大夫

居官而不棄官戀家而不捨家只願永得富貴坐得神仙無古人志行神仙望望且去之安肯顯身而度之哉不過只有方士之過假法之聞而已益彰者方士相傳獲利必有無限方士巧詐謀進此身以展提計則其受害將亦不止於一矣不尤可恨耶此貧窮惡棍騙人利已之流皆如此又有一等富人家貲饒足初信方士詭言遂欲燒煉求為大富盡遭提手騙法提鑵騙窮以至壁立無措要知學燒丹者未有不破家赤骨而窮者亦以所聞假法轉為訪護拐騙之謀此由自陷於不得已而亦謀為提騙如久嫖之客便甘心為烏龜之類是也舉世皆假絕無丹法絕無人知丹理更向何處求真雖苦求之亦不

可得我故曰世人不必求學

元陽子還丹歌云君看前後煉丹者誤殺千人與萬人又應悟玄子還丹至藥篇云余好紅爐經三十載一事無成而後知八石原無入聖功五金只是凡常物蓋學不究玄機理無妙悟

又問曰方士中也有知言內丹不言外事煉銀者抑真知有內無外乎又答曰總為愚弄世人之言也此亦有二種人一者是一心貪淫慾慾用女人為鼎以採戰為道無志於謀他事

誠業本行經云樂淫色者由先業六畜根未斷也

二者是本意謀外為騙局其所以又言無外者為其人被外事

拐騙之多有不再信之意故暫言無外以投其機入身以餂其
疑既入身則又漸漸言有外託言唯某處某人獨成點化致大
富而買官致大貴此法唯我能之我代為之者也此所言能外
是計也非彼真言無外也亦非真有非真能非真代之也
光棍之口反覆無常普天之下皆是如此
當其言有內時亦必言用陰陽採取以塗為身外之女人以陽
為自己男身男媾女為採取補我得長生之說此何故為是言
也蓋自為取淫慾之樂
好淫慾之人專學淫慾之事家貧不能得淫慾之具故為是
採補之說以堪恣己之樂墮其計者可謂至愚之人

故先誘其淫樂動其愚心為畜生聚塵之狀而不自覺縱是顯官名儒甘心入其局中自稱能事不假外人之恥笑為淫慾迷惑之而已矣久之則又無進外事而亦復遵其拐騙乃知初言無外為詐非真知言無外也後學者不為此二種人所惑而能信向真正清淨自然仙道則亦屢世積修心地光明仙階有証者而後能之所以王重陽真人與馬丹陽真人十世同修皆遇正道而不信邪說此世師徒同證是當為後世之鑑者乎又問曰今我欲言無外事何故古仙皆作丹書詳言精妙之理既有丹書必有可為之事請詳言之決後世疑又答曰古有此理而今無此事仙有此事而凡世無可得此事之人若只信有丹書

為必有事殊不知真書少而假書多假書者視徒揑為拐騙具以欺世而取證如許行為神農之言貨書者古仙之作其意一則為得仙傳者之印證二則為凡夫妄意者之解惑夫欲解妄為之惑謂凡夫惑於貪利無不妄為造假為真以欺騙人貪為掩暫

暫時掩人之目而求必用又名染暫言染造暫時為銀色也既得假銀小利恨不鍊大丹而取大富豈知仙訣大丹上天重禁秘藏不為世間凡夫用更不為滅德者用彼貪之不已而誤信者是不見其有真丹書之正法未解其惑而然若有見真書之理必當自思我之所為皆不如是所聞者又無從得如是既

不如是即不如是理之可成是今無此事也明矣而妄求之心亦當已矣好將求外欺人騙人之心洗刷懺悔淨盡戒惡改過從善修心動求身心性命正道修個可得仙道之根基便有可得外丹仙術之因

欲求正果必修正因

可不勉哉欲求仙術成銀而不積德修正道是猶戲臺上優人自稱漢祖唐宗終日說入關中取鳳城口妄說而終不可有得也何以異夫可為得仙傳之印證者以何書為真如太上之黃芽歌之金碧古文龍虎上經元君之玉清內書金華玉女之說丹經鬼谷子之九轉金液大還丹歌術中經廣成子之浮黎鼻

祖許旌陽真君之石匣記之神樓賦謝母元君授許旌陽之銅符鐵券吳猛真人之直指靈文

此即銅符鐵券之註合書於每章之下

之大還丹歌葛仙翁

名玄字孝先

之採金歌二篇之神符經九霄真君之大丹歌之妙解錄鍾離正陽真人之破迷歌呂純陽真人之認真歌程昭之析理真訣張紫陽真人之金火歌之金丹四百字之大丹歌李靈陽之玄靈備覽嚴君平之鉛汞歌玉果齋之金丹鉛汞歌薩真人之太一指迷血論之鉛汞歌范文正公之漁庄錄於靜真人張天師

之管見歌高象先之金丹歌張三丰之鉛汞歌白玉蟾真人之金華沖碧丹經秘旨之地元真訣歌

歌乃真書正理及後世棍徒借曰仙翁之名假託為做法註於下其註不可信

之三元樞要之金碧寶鑑尹文始真人之大丹歌李真人之龍虎還丹訣李光元之海客論彭曉真人之明鏡匣之識一歌百字之金丹真一論淳和子林太古之龍虎還丹訣雷一陽之黃白破愚之黃白鑑形

歌論是原本真書另有做手一本是後光祖假作切不可信

王敬所之金丹捷要

洪武時人雷一陽之師

張元德之丹論訣旨心鑑四字太初一金丹辨惑

仙家四書有四種此一種也

陳白沙得之外丹敲爻歌

嘉靖時福建人也

之黃白直指之金谷歌之竹泉詞玉田氏之金丸靈篇慕陽子

之慕陽真訣

此為徹人士姓止能祖述丹經作詩歌不悖於理而亦不知

內事者

鉛汞歌等書仙術之同

有得於神仙下降而傳者有自悟虛理而不能燒煉唯効法作書以表所悟者為真理之可取證者畧舉如此而我伍子不獲已於無言耳舉世之為人惑亦作神丹理論九章痛為之辯皆試驗事理與許旌陽神樓賦符券書及葛翁採金歌皆合符節老師所言仙丹者與世不同一轉成母二轉成丹三轉點化漸至九轉而浮黎神氣似有似無者可服食延年而亦不能使着誤內修已抄出於世誡世之愚仙丹天禁至重唯傳苦行學仙者今古皆不令凡夫知此言

點化服食正謂闢世之妄為者予以空言闢之彼曰汝不知此理曾似我知焉肯改過予以知真闢世後之妄假無非欲明得此理或可自悟自戒

以答張李曹三真人之付囑他如秋日申天成化時人所作

如夢覺新書

序文甚是正理篇目散亂不真

如金丹法藏如百法問如洞天秘典如火蓮經如瓣花記如黃白承志錄等書醇疵真偽相雜不由仙傳而不同仙術作於誇能之臆見而陽人以疑論固不足證矣又如度世真機如我度

法度如琴火重光如假漁庄做等如假黃白鑑形做手如假地元真訣做手

此三書皆論真丹之理萬歷末年乃有三種假法做手是當時提罐光棍所偽造者切不可信

如三十六照如六十四匱法如七十二家爐火等書猶假甚之不可取證者并我所未及見者姑不枚舉是所必不可見者見之則害人心術吾又論之仙師之傳道必擇心專念篤能修道者故有直授財物助弟子得以供日用而遺世絕俗以密修虎皮座張真人助李虛庵真人以行道之資是也而又授以已成之丹藥無授鍊銀之仙術故秘授成銀仙術得以潛煉助道者

陳正懿謂侯楷曰苟非棄隱山林未易有得也言居俗者必不得也

亦甚多人於中亦有未得授成銀仙術貧乏不堪潛修必用外護者

如伍達靈之得張仲二友如張紫陽之得馬陸二公如王沖然之得富韓公李良源之得筠陽親舊

又有說焉當其初修仙道於世間則亦必用世間之財為日費之計

如鍾離真人云真炁未完一日三餐要食大藥未就一年四季要衣即佛藏寶積經所云以生死財而求甘露不死仙財

是也

今而資之外護者室中三四人

如王重陽真人用李靈陽和玉蟾護法而二人皆得道如張紫陽真人用白龍道人劉守益護法而師徒二人皆得道

日給用銀不過五六分七八分

每一人大約用二分三人者則六分四人者則八分

歲不過三十金二年工則二其三十三年工則三其三十

若造靜室闢房則所費不能預算多寡唯量力

世間每有信向仙道能出此等些微之財為護者儘多及願為如此等護者亦儘多要知護仙佛者即得仙佛凡用護者必先

見得此人德行可證仙佛志念可證仙佛則用其護共修同証
如佛所言施者受者同成佛道若無可證仙佛之德志者不可
用其護所謂不使人間作業錢避天罰之無成豈容一槩混用
哉古仙所謂財不難今侶却難者又云擇侶擇財求福地者是
也

彭真一云投名山絶常交結仙友隱密潛修晝夜無怠方可
希望

又問曰修仙道者果鍊銀為好乎果不鍊銀為好乎答曰昔龍
眉子云欲為跨鶴之遊必藉腰纏之助鍊固方便美事但鍊銀
不察即為招禍之媒或至喪身失命而反誤道或至遺棄所戒

而不能護道雖鍊之亦無益此不奉仙師鍊丹之戒者而然也
不鍊銀者未有不依外護依護者則宜不甚遠於世人之居而
便給飲食
太遠則給護者厭煩太近則又恐世事干擾畧近而僻靜方
妙
鍊銀者自有護必入深山窮谷居之
抱樸子曰入山道者當懸鏡則魅不敢近人凡仙來及山神
來鏡中猶是人形若鳥獸邪魅鏡中即現鳥獸本相不敢近
人矣魅去則必却行是魅必無踵若有踵者則山神也
古仙所謂起來旋點黃金用不使人間作業錢是也一切皆取

之自辦遺世可矣甚省交接應酬閑是非得以專心悟道而速証果古仙依此修行者其證果更大若不鍊銀及不用外護者又有居山二法一法者三四師徒道友各辦銀三十兩為自身一人之費三年亦足用不必妄疑而多求則各具而各足何難之有且居孤寂之山不能多蔵蓄欲為弭盜之法

弭賊是止盜賊不生窺瞰之心使無可窺者

莫善於以銀溶入銅鉛中祇見銅鉛之廢形而不見銀形則禍不生

凡取用為買辦則蔽銷些微若似從布施来者及一切衣食等物皆不令多餘

或每人以三十金為入攢米堂之資
有密修者雖待食於堂亦必要靜室離堂半里一里許有送
供之規則在
則亦足二法者三四同志再多用二三人之力耕以取食鑿以
取飲苦行修之正仙佛之所當然者後學若以此法自修亦可
矣亦不必鍊誨盜之銀也切以此囑昔曾還陽真人囑予曰鍊
銀真是仙術天福所關只許汝一見不許汝妄意常常為之恐
迷於射利甚喪厥志且古言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三洞聖
真無不由苦行精修者予其勉之予敬守斯誡言而亦宣言以
誡後人後人其亦奉誡自勉之

十九問曰彼教不信長生而任其有死者必有後生
凡人之生於世間生有身矣則必有死及其死矣性靈無所
依泊則必又生
抑何所為不生於天而生於人畜願語與後學知之答曰生畜
之因最多不善而貪嗔痴淫皆畜因也世尊教人戒淫為第一
事即其故也故有序云觀其源始不離色心生滅輪迴斯為苦
本聖人超悟息駕反源拔出三界然後為道是也
予言止此
今詳說之人若能修衆善能斷淫事淫慾
即悟楞嚴經所謂執身不行淫而斷淫事執心不思淫而斷

淫念

所謂命根斷者乃能不受後有而生於天其已生在天者動一淫念即墮下界況在人中淫念不轉生乎故有雖修衆善不能斷淫必受後有之身又問若受後有有得人身有得畜身分受之時抑何可以轉其畜機而生為人乎答曰亦由自作而自受者佛藏辯意經云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精進言外色男女者是世淫人以男女二色為淫具意女色行淫在於身前男色行淫在於身後

故世尊戒經云不近沙彌禁男色也又云最不喜母人入我教中禁女色也

入輪迴畜道又却掃仙佛之道為不足學彼自有法愈於仙佛果然乎不然乎願說欲聞答曰了生死者生死已無了不生不死之謂也凡人既生有身必難得無死既死無身必難得不生此常理之必然亦常人之不能不然者欲了生死必保得此身不死靈性常在此身中更無何性往彼受生此生死自然了矣若不能保身而至必死則性離此壞身急尋依泊必復生為彼身豈可以今之死而冒稱為了生死乎唯仙佛能不死而不生唯仙佛之道是不死不生之道也以其使神氣住定不相離身有寂盡滅盡定之功然後能保身不死而得不生為真了生死也此仙佛所說之法教人遠離惡道苦趣之說也末世邪人外

道不知寂盡滅盡定不唯不知而不能求知且又掃去禪定而不用叛却仙佛正法極言禪定至滅盡之非指為煩難不如已達彼既不能滅盡定如何了得自己生死反用誑語欺哄世人害得遍世間人皆不知以仙佛正道了生死甚可痛恨也又問彼以此死為了生死與不了生死者其差別何以為異答曰即是一個不了生死唯真了生死者此身既不死其定性靈光獨超劫運不隨壞劫而壞安有六道輪迴故六祖云性在身心存是也即大涅槃經云入菩薩正性離生是也不離生死者乎且只行世法中邪惡事而不改身死時悔只如前行邪惡事亦寫改然世法事原皆背却天道的俱是六道中所為之事為六道

人以素貪身前行淫者同於人媾無有善因必受入身前淫受之胎而為人專貪身後行淫者同於畜交無善因必入身後淫受之胎而為畜人若不信但觀古云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之說即是世世皆有一等癡人最貪身後淫事者即所謂一條尾千定萬定者矣入二教修者可不亟戒身後之淫哉凡人心中有此見一起即畜機動也當機者能戒之則見此不淫見而不見而歸心於戒定而後遠離畜機

世尊云當珍重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我無異言持戒也禪宗皆言轉位回機即此

即業報差別經云具修十善得生欲界天若修有漏十善以定

相應

歟修禪定者

生色界天若修遠離身口以定相因生無色界天

遠離身口者即淫機身心俱斷之義

正法念處經云持戒不殺盜淫此三善得生天如是既生於天且不受生於人況其畜乎六祖盧能云除淫即是淨性因誠至誠也唯禁戒精專不犯身後之淫始可滅却畜機而為人也談禪說道者專為身後之樂其心於知法犯法而望不畜者必不得矣因根固結於心故也至心口不一禪道盡成誑語矣我問世人倘見此言亦肯懼戒之否又問每見宗門人言了生死不

種子如性偏好貪暴者則同狼性之貪暴死後化入狼類如性偏好慳吝好狠毒者則同犬性之慳狠死後必化入犬類如性偏好淫者則同猪性之淫死後化入豕猪之類

王盤山真人亦曾說此四類

如性好毒害則同蛇虎之毒害死後入蛇虎之類不分未死已死此念不離必因此念入畜道矣只說還是在人生時一般不知已死無了人身入畜身既不知入畜身不求脫離便成了個畜身矣只有畜生的受用萬般苦楚無能脫離此所以修身心者貴於不死而不生後世也禪宗亦有高僧求投人胎者為此凡人死後靈性所在之處即曰生又有一等其性貪吝

厭足如餓者不論一口與他人吃此必生於餓鬼道由生時死時皆無厭足之心故也又一等十惡重大者入地獄必矣如陽世牢獄禁之待發落之義也此皆不了生死者如是有志者豈可誤陷於不了耶故古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有人身者其思之

聽心齋客問

廬山山人　高尚猛著

客問道始無名。何以見道。曰。只向與居。服食上。回頭轉眼看這活潑潑地是個甚麼。方知甚麼。並無有底。本來無名。聖人強名曰道。

客問德之一字。凡有心設施。便是不德。只恁地不修習。卻是槁木死灰如何。曰把從前聲聞緣覺見解底一切掀倒。只向平常踐履處。損而又損。自得受用。故曰至道。雖無修無證。盡心要日損日消。

客問才得靜。已涉事。復鬧。作意安之如何。曰只好說覺照。作意便不安。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或應事生疑。且恁思量。所疑既悟。卽是慧種。經則順應爲常。權則與時消息。悟已卽止。勿復再思。思則以智害性。

客問遇毀譽橫逆如何。曰一切撥去。莫將心受。有所聞見。如不聞見。是非毀譽。不入于心。則眞明不昧。道自然存。

客問衣食不可廢。奈何。曰雖有求營之事。莫生得失之心。迹與人同。心常異俗。

客問病有難除。莫如色。曰色染皆由想生。想若不生。外空內忘。誰爲色主。

客問他爲不善。我生惱心如何。曰他自爲惡不遣。我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爲己障。

客問見善而慕同歸。障道否。曰。善與我同。何障之有。但于美好無所羨慕。則無所因住。乃能入道。

客問貧病如何。曰。貧病之苦。由有我身。若無我身。患無所托。故樂天知命。在眞宰達觀耳。

客問定。曰。制而無著。放而不逸。處喧無惡。涉事無惱。以無着爲眞常。以有爲爲應迹。此爲眞定。

客問慧。曰。虛極靜篤。則慧自生。但慧生非難。慧而不用。益資定慧。不可于定中求慧。即不得慧。不求慧而慧自生。乃爲眞慧。慧能明心。非見性也。以悟養慧。積久而成道德。

客問尸解。曰。慧是心用。用多則心勞。初少得慧。即悅而多辯。神炁洩漏。身無靈光。遂致盡終。如鼻垂玉筋坐化出神之類。皆爲尸解。

客問形神合同。故能長久。然與。曰。大人含光藏輝。凝神葆炁。形神俱妙。與道合眞。隱則形藏于神。顯則形聚于炁。蹈水火。交白刃。存亡在己。出入無間。謂之眞身。不特長生而已。

客問初機下手。曰。把從前所着的酒色財炁。是非人我。攀援愛念。一切擺盡。外無所累。則身輕快。內無所累。則心輕快。久久純熟。自無妄念。更時時刻刻。謹持覺觀。愼言語。節飲食。省睡眠。表裏相助。本命元辰。他時自然發露。

客問愼言閉兌。以交任督二脈。是已。晝作夜息。睡眠何故亦省。曰。睡則神馳。如夢中神游。無所不之。不睡安有夢。神靈自異常。希夷先生睡法。常惺惺地。亦復如是。

客問在家出家何以異。曰。修行人剛果決裂。能一刀兩斷。在家亦可。若不爾。迅只恁悠悠度日。雖出家濟

得甚事。

客問所空既無。無無亦無何如曰。只無心無事。無人無我。把一切榮辱利害。貪求染着。都忘卻他。卽有所得。勿自以爲得。若留在心上。卽成繫縛。佛說無所因住而生其心。最好。不必太瑣碎。太穿鑿。反引到幻境去也。

客問如何是情識兩忘。曰。心上含着識。則因境生情。若內無境。則外境依何而生。外境不生。則內境不出。內外安靜。

客問本來面目。曰。父母未生前。本無一物。只爲有心生出許多情識聞見貪愛出來。把本來面目都遮了。修行人猛然省悟。如父母未生前一無所着。心源清淨。本來面目自然顯露

客問心如野馬。如何降伏。曰。着力做不得。須慢慢克去。令他不動。久之自忘。若工夫纔有得。便自以爲得。這是有我相。不得到心空境界。

客問修行人見魔如何。曰。凡所有象。皆是虛妄。乃自己識神所化。心若不動。見如不見。自然消滅。無境可魔也。

客問學公案照心。是否。曰。只煉本性。理會自家公案。數他人文字。費盡工夫。到臨岐來。都沒用處。

客問虛靜無爲。曰。心歸虛靜。身入無爲。動靜兩忘。到這地位。三宮自然升降。百脈自然流通。精自化氣。氣自化神。神自還虛。不必去安爐立鼎。採藥物。看火候。而所謂三元八卦。四象五行。悉在其中。若心不虛

靜則內無眞宰。雖精炁亦不可得而役矣。況望其化神還虛乎。

客問喜怒曰。凡有所愛。不得深愛。凡有所憎。不得深憎。喜至而心勿蕩。怒至而情不留。並能養神益壽。此至人對境忘情之妙。聖人養心定性之學。修養之術。不足以盡之也。

客問禪宗修性。玄宗修命。鬼仙異仙之說。曰。性命二字分不得。天命之謂性。卽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旨。禪宗玄宗。俱有漸頓。其歸一也。玄宗亦有不能神通變化的。禪宗亦有能神通變化的。顧學力淺深何如耳。天仙鬼仙之說非是。

客問煉炁工夫。如自湧泉尾閭而上升泥丸。復從重樓而下丹田。一點落黃庭。非用意不可。卽用意亦恐輒難通貫。奈何。曰。二氏之學。雖不外陰陽五行。非神宰不能自運。切忌在陰陽五行上着。只去神宰上理會。父母未生之前。則陰陽五行不求運而自運。且人身中事。非智術可運作用一差。變怪百出。不可不愼。（父母未生。只一息胎中。無知識耳。）

客問爐鼎曰。以乾坤爲爐鼎者。乾心也。坤身也。腎也。不必言爐鼎。只自身心上做便是。

客問一點落黃庭。落在何處。曰。只須交媾神炁。不必問它下落。緣他自有下落處。如水谷入胃。游精上輸五臟。水道下輸膀光。當其輸時。自然上下五臟膀光。自然受其委輸。不須人去安頓。身中眞炁升降。亦自有棲泊處。

客問元精元炁元神。曰。人身中元炁。日日發生。不奈二邪侵伐。風寒暑濕。爲炁之邪。喜怒哀樂。爲情之邪。

元炁都被他耗竭。所以早逝。眞人知保命。只在留得元炁住。又沒奈他容易走作。惟是元精方留得他住。所以教人升元精以保元氣。禁得二邪侵伐。則長生矣。蓋精實於腎而氣融之。隨炁上升。心火自降。陰陽交媾而成丹。神行乎其中矣。

客問元精與交感之精何以異。曰。非有二物。未交之時。身中五臟六腑之精。並無停泊處。卻在元炁中。未成形質。此爲元精。及男女交媾。精自泥丸順脊而下。至勝光外腎施洩。遂成渣滓。則爲交感之精矣。故煉精化炁。養此元精。須從一陽初動處。逆行入丹田。不令至於成質也。

客問元神與思慮之神。曰。神一也。稟先天一點靈明者。謂之元神。後來爲情識所移。遂成思慮之神。人能迴光返照。去其情識。則此思慮。莫非元神之妙用矣。

客問玄關一竅。曰。虛極靜篤。無復此身。杳杳冥冥。二炁醞釀。交媾處是爲神炁之府。卽此便是一竅。

客問谷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是天地根。曰。玄者天。玄地黃牝者牝牡之稱。陰陽之別名。卽人之呼吸也。谷神是動念處。爲呼之根。吸之蒂也。人能調息。至於忘情。則性復。性復則靈應。皆從根蒂上來。非門而何。

客問鼓橐籥。曰。鼓橐籥卽調眞息。呼則炁出。吸則炁入。出則如地炁上升。入則如天炁下降。一升一降。與天地同。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不能調眞息。則橐籥不鼓。呼吸不應。陰陽否隔。而病患百出矣。

客問卦例。曰。卦爻反對。寓火候之上下也。如屯卦之正體。自初爻至上爻。爲陽火之自下而升進於泥丸

也。以屯卦反看。是爲蒙卦。卽屯之上爻至初爻。爲陰符之自上而降入于黃庭也。他卦皆然。通乎此。則火候可明。不必論卦例矣。火候只是存神。

客問年月日。仁義喜怒賞罰之說。曰。前論卦爻。是喻火候升降。年月日。是陰陽消息之用。蓋一年有節候。一月有盈虛。一日有早晚。自寅至戌。爲火之動。自亥至丑。爲火之靜。所謂陽火陰符也。仁義喜怒賞罰。以言乎其中也。蓋吾身陰陽過與不及。皆失其候。如仁義喜怒賞罰。不得其中。則民無所措。天下烏能致太平哉。

客問意爲媒之說。曰。意屬脾。所謂眞土也。土以和合五行。人身火水均平。又須以意消息之。使無太過不及之患。此意者。卽元神之用。但不可馳耳。一馳於意。則勉強助長。爲患不細。就使善用。亦不勉執着。只是元神惺照卻好。但起一念安排。卽馳於意矣。

客問爐鼎之說。曰。初機之士。身心敝壞。不堪作用。先要愼起居。節飲食。調寒暑。省睡眠。收拾身心。懲忿窒慾。使四大安和。神定炁壯。可爲入道之基。然不可用意動念。恐虛陽上攻。反以自焚其軀。如見鼎是只就身上理會。爐鼎爺字。一切剗去。便易曉。

客問產藥。曰。產藥二字。當以生明字代。卽日月相推。而明生也。火候二字。只是存神以取炁。二炁升降。則卽生矣。二炁升降。又在無欲。欲一生水。其位在北。其卦爲坎。在人爲腎。念息則神返於心。心不外馳。則氣返於身。漸漸沉深。入于炁海。

客問元精所以產曰元精雖產於腎然非靜翕則不能生如一年之陽炁生於復而基於坤一月之光蘇於朔而基於晦一日之陽炁動於子而基於亥不翕聚則不發散心炁下交於腎腎含受而翕聚之然後能成變化

客問迴光返照曰人之心每日只在外面馳逐自己一個身子都不曾照管今只將照外面這個神收回來放下外面許多機巧一意斂藏這便是迴光返照

客問心息相依曰心依着事物已久一旦離境不能自立所以用調息工夫拴繫此心使心息相依調字亦不是用意只是一呼一吸繫念其至心離境則無入無我更無息可調只綿綿若存久之自然純熟

客問用意即是不忘否曰心無不存之謂照欲無不泯之謂忘當忘之時其心湛然未嘗不照當照之時纖塵不立未嘗不忘或此心紛亂發照之力不勝不可強制且去應事姑緩一步俟其漸定稍得和平自然貼服不是用意

客問先天曰原來一身之氣會於丹田謂之太乙含眞炁即先天一炁也修煉家行後天工夫至于胎息溟涬幸幸入於混沌纔得這一點太初靈明之體亦是先天即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然非虛極靜篤不能造故曰莫向腎中求造化須從心竅覓先天

客問後天曰此玄門之漸學也先天乃純乾後天則乾之中爻入坤變爲坎即腎中伏藏父母之眞炁炁中有眞一之水爲元精腎傳肝肝傳心心液而爲液液中有正陽之炁腎中元精上升能留得心中之

氣住者。蓋精升則化爲炁。與心炁打成一片。所以住耳。此之謂交媾。其論甚精。虛極靜篤。自然而然。不可有爲也。明乎此。龍虎鉛汞弦炁等語。可一切劃去。

客問坐忘。曰。匡廬山中有竹林寺。或曰阿羅漢所居。昔人至者。或以無心。以有心往顧。復不見也。不謂神且奇哉。予嘗病中久坐靜極。忽一日見予身在白雲中。唐巾方袍。柱杖向予而立。一鶴自隨。得大自在。非言想可及也。顧嘗靜中以意求之。則了不可復得。豈非匡廬之竹林寺。世人可以無心見。不可以有心求哉。坐忘之學。亦復如是。

客問採取。曰。這二字着象。後人支離之說。皆由于此。蓋修煉家本無採取。只爲這一陽方生。最易散失。身心意念。驚恐搖動。便散了。須寂然不動。爲炁之管攝。自然循道上升。降入丹田。有似于採取耳。豈區區意迎目送。以運用之哉。

客問神樓泥丸。有諸。曰。作丹之初。只是凝神。則炁自返于中。沉入腎府。當此之時。覺其炁到。即是照。未嘗用意。但久之則炁常在下。不能上升。又須忘卻。不要照他。則眞火自降。眞陰自升。一升一降。無有停已。非守泥丸也。玄門設辟着象。後人執泥流于用意也。類如此。

客問任督二脈。曰。二脈通。則一身百脈皆通。鹿蓮尾呂通督脈。龜納鼻息通任脈。故二物皆壽。修煉家以閉兌爲功。齒牙相着。以交任督二脈。人三十六牙。齒牙相着。即叩齒三十六也。今人誤以爲咬齒。可笑。任脈起中極之下。循復裏。上關元。入腦下。下齒齦。與督脈合爲陰脈之海。

督脈起下極之俞。循脊裏。上風府。升巔下額。入喉上。上齒齦。與任脈交爲陽脈之海。黃庭經曰。皆由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乃身之黃道。呼吸往來于此。卽任督二脈。二脈俱上行。

客問流戊就己。曰。西方金德之正炁。化爲六戊。自西入北方生坎水。故坎中有戊土。陰中有陽。卽腎中正陽之炁也。東方木德之正炁。化爲六己。自東入南方生離火。故離中有己土。陽中有陰。卽心中眞陰之炁也。此謂眞土。北方腎水上升。南方心火下降。水火相交。合而成形。故曰流戊就己。戊己相交。爲二土成圭。故曰刀圭。刀者匕也。一點落黃庭。如飲刀圭。非眞飲也。土德寄旺四時。生長收藏。皆資于土。故曰黃帝之功。卽戊己也。金丹以意爲主。曰此刀圭。指人身中言。晦翁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遽能安。是眞飲刀圭也。似又在指丹藥。吾儒飛昇。說見末章。晦翁指外丹而言也。

客問運炁。曰。天之炁運而不停。故地不墜。人之炁運而不息。故形不朽。乃自然而然。非熊經爲伸之謂也。人身左足太陽。右足太陰。足底爲湧泉。炁自湧泉入尾呂。上合二腎。左腎堂。右精府。由此上夾脊雙關。貫二十四椎。會于風府。上朝泥丸。由泥丸而下明堂。散灌五官。下重樓玉關。直往絳宮。流入丹田。日夜循環。周流不息。皆是自然。今人不知虛無自然之理。妄行導引存思。反致奇禍。如白蓮道人炁蠱。運炁道人黃瘴。是其驗也。

水火既行。則水升火降。流戊就己。一點落黃庭之說。俱相悖矣。此運炁之所以有差也。

客問火候。曰。火本無形。安得有候。心卽神也。神卽火也。行火有過不及之差。則調而正之。所謂候也。其機

在人。用意太緊則火燥。太緩則不濟。全在緩急得中。其曰不傳火者。不可傳也。起火時。守虛靜聽。其自然薰蒸。化而爲液下降。灌溉五官。不可一毫雜念。

古人以交媾神炁爲進火。十二時中只一時者。言一日之間。行住坐臥。自然凝神入炁穴。便是進火。便是子時。所謂冬至不在子。自初動處。便是子時。只假冬至一陽初生之意。非謂必待冬至火動而後進火也。

客問温養。曰。只要常常守眞息。使神炁常常交媾。若出息微微。入息綿綿。上至泥丸。下至命門。周流不已。神炁無一刻之不聚。此之謂温養。

客問卯酉刑德。曰。德主興起。屬二月。刑主伏殺。屬八月。二月有刑者。升中有降也。八月有德者。降中有升也。是神炁升降到一半處。爲危險之關。恐人作輒易于意散。則升者不升。降者不降。留滯而成奇疾。故言刑中有德。德中有刑。欲其防意如城。勿令散失也。

夫眞人妙用。在乎抽添。念動而散出乎卯門。法當抽回。使念靜息定。或睡魔而昏。入乎酉門。法當添起。則調息奮迅。如此行之。久久純熟。到念念無念。對境相忘。息定心亦定。神清夢亦清矣。

客問陰符言機在目。曰。天之神發乎目。人之神發乎目。目之所至。心亦至焉。故非禮勿視。爲其擾心也。只調息。息定則心火自降。調息亦不可用意。以目視鼻。鼻視臍之說則着矣。

客問神一出便收回。神有定位否。曰。神者火也。火有定位。何以當其焰乎。未遇之則灰。金遇之則鎔。水遇

之則乾。士遇之則烈。人之形骸。若遇其焰。豈不朽壞。所以然者。念使之也。收神之訣。有無不着。須大定靜中。方有一陽生也。

客問出神。曰。陽生則心虛空。空無絲毫罣礙。神當自出。不從口出。從目出。目有異光。從耳出。耳有異音。從鼻出。鼻有異香。當是時六脈俱息。呼吸並止。此游於混沌未判之初。須令人守護之。不可驚動。只待分陰分陽。或一七二七。自然來復。卻以大定靜守之。意不可散。念不可動。久之。自然見性。如月受日光。一得永得矣。然未離體也。還須養虛。待九年之功已滿。忽有一人與我相似。立於吾前。乃眞人也。其面向外。是陽純矣。而我則餘陰未盡。再從鼻一吸。即收回。只待面外。方可放行。初一步二步三步五步十步而止。恐其遠去。認自己軀殼不得。迷入邪徑。前功盡棄矣。必從近而遠。漸漸認熟。則百千萬里。頃刻可至。此謂神出殼也。然陽神雖妙。猶未能變化。又有煉虛合道之功。到此地位。無他作用。惟大清淨。止是留神在內。不令出外。如用譬一般。要含光斂輝。留一刻有一刻之變化。愈久愈妙。形自化而爲炁矣。此謂脫胎換化。此謂返本還元。

按眞人立於吾前。吾親見之。但面向我耳。乃從靜定中得之。非誑言也。

客問道成之境。可得聞歟。曰。人之一身。皆屬陰。陰魔消淨。另換陽身。所謂回陽換骨也。時小腹其寒如冰。漸漸傳變。其熱如火。舊染新污。洩之淨盡。則陽炁如春。穿筋透骨。一身骨節皆解。勿以爲念。更有外魔。定心不動。須臾自滅。只宜大靜定以待之。

客問炁歸元海曰人身中都是炁皆從炁海散去循環不息若不能收回則散而不聚不爲聚卽不能發散則炁幾乎息矣一呼一吸須令歸于元海乃得周流無窮然須任其自然不可有爲有爲則滯矣氣海觀于魚泡可見工夫見煉炁運炁二章若捷法只存想心炁下丹田自入炁海

客問日月代明曰或云日月相交而明生所以象人心虛靈生慧卽太陰受日之光一般但月本無光人心本自光明似猶有間

客問環中之義曰坤復乾姤之間自是停留不住人身亦是炁機發動流行不已便長生吾儒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觀環中之理自一陰行至六陰何嘗不動周元公說靜極而動動極復靜看來未嘗靜只是陰生陽陽生陰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自說得妥當如日月相交弦望晦朔循環無端也

初三日日出震在西照艮上月月生明　初八日日在甲照丁上月月上弦

十五日日在丙照乙上月月滿　十六日日行健過乙過辰卯上月幹丁上始缺

二十三日月復庚下弦至辛至乾　三十日月喪明至初三日復震

客問三昧眞火曰心爲君火腎光爲相火大腸爲民火三火薰蒸神炁乃交君相二火不動惟民火常有走失之患凡遇張狂奔走之時須任其自然則濁者徐下清者徐升穀炁常存矣佛書亦云三昧三譯曰正昧譯曰定言水火俱正定中生也亦此意

客問山澤通炁曰山澤之炁相通以其虛也惟虛故二炁相感以有成內煉之道亦貴乎心虛心虛則神

凝。神凝則炁聚。炁聚則蒸雲爲雨。與山澤相似。不虛則滯而不通。安能成變化而行鬼神乎。

客問以若所論。教亦多術矣。不有捷徑者乎。曰。然有三要。第一要煉精。第二要調息。第三要養心。精能煉則基立。而息可調。息能調則念住。而心可養。心能養則神清。而道可居。三要得。萬事畢矣。

煉精者寡之。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化而爲炁。充塞于一身之中。此非無欲不可得也。調息者存之。存之又存。以至于微。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之無外想。此非虛靜不可得也。

養心者思之。思之又思。以通乎神。紛華靡麗。毫不以動于中。此非無欲之至。虛靜之篤。不可得也。

客問二氏宗旨。與吾儒同否。曰。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修身只是存心養性。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則造化在我。故又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則天地不息。文王之德之純於穆不已。無聲無臭。至矣者也。長生烏足以盡之。求長生者。以殀壽貳其心者也。仲尼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聞道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非神宰太虛乎。即所謂知天也。夕死可矣。未嘗死也。何必求長生耶。故文王之神在天。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夫陟降于帝之左右。非飛昇而何。此吾儒之飛昇。其亦異乎二氏之所謂飛昇也與。

知天則神宰太虛。烏不死矣。曰。夕死可矣。孔子若曰不必更求長生也。深哉深哉。

席上腐談卷之上

魏風山人俞琰著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鸇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唾接下。飛之類下唾接上。類使之然也。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遡逆風而行則健。

書費誓云。馬牛其風。春秋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馬牛奔逸。則各自從風而行也。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而不入他羣。易之坤卦云。利牝馬之貞。蓋謂此也。今人稱嬭人爲媽媽。亦是此意。蟻亦不入他羣。故呼爲馬蟻。一名玄駒。

蹄涔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虱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嘗見一書云耳。今忘其書之名。

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在山南爲陽。在山北者爲陰。仲冬日南至。仲夏日北至。皆日光之所及也。是故木之面南者。在水則面向上。

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何也。肝實則肺虛也。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出。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爲木。虛實之相反也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爲雄。右掩左爲雌。張華博物誌。亦載此說。陶隱君曰。鳥之雌雄難別。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魏伯陽參同契云。男生而伏。女假仰。其經。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本在交媾定倒始。先後其道者云。陽氣終而復始。故男子溺重溺死必伏。陰氣終而復始。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走獸溺死。伏仰皆然。

素問云。乃降出入。氣無不有。注云。譬窗戶牖。兩面俱通。背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葉中。翻覆不沒。皆升氣所載也。虛管既滿。捻上蠟之。亦復不泄。爲無升氣。雨不能降也。若插小口。頓漑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氣無不有。予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剗燒片紙。納磁瓶。急覆於銀盆水中。水皆湧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於肚臍上。望之不鑒。即如銅水滴。捻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自由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往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閭。吸氣嚥津。雖得其經。餘而亦不泄。

欲知時辰陰陽。當別以晝夜。晝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鳥俱通。升家評手滿雙開是也。

馬痛死者不可食。食之殺人。而可爲藥。醫書云。馬入藥也。有肝而無膽。不臘不足。故食其肝者死。史記云。秦繆公亡馬。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馬肉者不飲酒。

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予近見里人葛恆齋食馬肉傷。以煮酒入鹽飲之而愈。然則酒誠可以解馬毒也。

左氏傳云。國狗之瘈。無不噬也。杜預註云。瘈狂也。宋書云。張收嘗爲獵犬所傷。食蝦蟇膾而愈。獵居例反。亦作獦。征列切。狂犬也。或謂杏仁亦可以治犬傷。

內則云。狼去腸。狸去脂。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鄭氏云。皆爲不利人也。左氏傳云。晉侯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吉。吾且柔之矣。杜預註云。腦所以柔物。今人熟皮必用猪腦。欲其柔也。昔有人食猪腦一具。暮年手足軟弱。不能下牀。遂成癱瘓。乃知內則。與左傳之說皆不誣矣。

魚去乙。鄭氏註云。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鯪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蒙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予謂鄭玄謂乙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爲如篆書乙字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唐詩云。杜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蓋以江勢曲折如巴字。或謂蛙形。象蚯蚓形象之。此皆魚骨象乙之意也。陸龜蒙謂鴨能言。能自呼其名。或謂自呼其名者鴨鵲貓狗亦皆能之。豈特鴨與杜宇。

燐火俗謂之鬼火。兵死及牛馬之血曰燐。螢火亦曰燐。其明皆如火。而非火也。吾家舊有老僕素不信鬼。隨先人住無錫青陽匯收租。夜見鬼火無數。騰騰而來。衆驚走。獨老僕乘醉趨前撲之。乃石楠葉之濕者。予嘗夜坐水亭。雨初霽。見草間有光。遂起而拾之。乃一濕蝦殼。

葉玉岩云。嚮在五臺山中。夜間見濕松皮有光。呼從者拾滿一布囊。蓋將持歸道江南親戚故舊。以示希有。數日後視之。則乾而無光矣。笑而棄之。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設几不猗。俎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古之素積。卽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倞註云。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襞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註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爲注。遂稱織絲爲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爲苧絲。則又轉訛矣。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氈。子。謂毛之細者。氈溫柔貌。書堯典云。鳥獸氈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豳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氏云。褐毛布也。貧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卒歲。愚按孟子云。視刺萬乘之君。如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之君。亦言貴賤之殊耳。褐乃編枲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從衣。氈字從毛。鄭氏誤以褐爲氈。遂云褐毛布也。毛布乃今之斜氈。價貴於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今之蒙衫。卽古之毳衣。蒙謂毛之細軟貌。如詩所謂狐裘蒙茸之蒙。俗作氋。其實卽是毛衫。毛訛爲蒙。蒙又轉而爲氋。

氈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爲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

我氈氍毹。服虔通俗文云織毛褥謂氈毹。細者謂之氍毹。氍毹者。施大床之前。小踞床之上。踞而登床堵。漆器有所謂犀皮者。出西毘國。訛而爲犀皮。桂漿者出闍婆國。訛爲桂漿。以此推之。氈毹恐卽是渠搜國名。音同而字不同耳。西毘亦卽是織皮國名。訛而爲西毘也。渠搜織皮出書禹貢。

幞頭起於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頭。幞字音伏。與幞被之幞同。今訛爲僕。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蓋以紅綃轉其頭。卽今之抹額也。帕首撲頭。本只是一物。今分爲二物。唐人幞頭。初以皂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折桐木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舉容頭。以爲起於魚朝恩。五代相承用之。至宋乃易以藤織者。仍易以紗。後又易以漆紗。周武所製。不過如今之結巾。就垂兩角。初無帶。唐人添四帶。以兩角垂前。兩角垂後。宋又橫兩角。以鐵線張之。庶免朝見之時。偶語。近時涼繖巾。以竹絲爲骨。如涼帽之狀。而覆以皂紗。易脫易戴。夏月最便。以此見幞頭之製。亦是展轉增賸。故其樣古今不同如此。

嚮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靴形。想卽是今之罟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後魏拓拔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

琵琶又名蠻婆。唐詩琶字皆作入聲音弼。王昭君琵琶懷卑。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胡撥四。

觱篥二字。顧師說文。觱作悲。朱晦菴曰。觱篥元名悲篥。言其聲悲壯也。悲觱皆三聲皆相。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之錯。卽今之磋也。磋千何反。北人讀錯作去聲。南人讀錯作入聲。其實

一也。

鬚眉。荀子作須麋。楊倞注云。麋與眉同。髭鬚亦作茲疏。荀子曰。龍茲。劉向列女傳云。龍疏。火席名也。楊倞云。茲與髭同。一作鬚。龍茲卽龍疏。疏鬚聲相近也。

郊特牲云。筵豆之安。而蒲越蒻鞂之尙。左氏傳云。大路越席。越戶括反。今錢塘市肆所賣蒲合。卽越也。以越爲合聲之訛耳。

桔水車桔也。楊倞以爲連枷。枷乃打稻器。非桔也。

古之承雷。以木爲之。用行水。卽今之承落也。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又曰。羊溝。謂羊喜觝觸墻垣。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愚謂今人以水溝在庭內不可見者爲陰溝。在庭外可見者曰陽溝。

吳人指積薪曰槱積。音祭。卽周禮天官委積之積。鄭氏云。委積爲牢米薪芻。釋文曰積子賜反。今訛爲祭。以委積停留曰祭留。

禮記云。天無二日。孟子亦云。天無二日。乃若春秋左氏傳云。天有十日。蓋謂十幹甲至癸也。列子乃云。堯時十日並出。莊子。淮南子。又從而附益其說。雖皆寓言。不亦過乎。或者曰。亦有兩日並出而相鬭者。載之信史。不可謂無也。予曰不然。唐乾符六年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鬭。此必日初出時。水中映日蕩搖。上下不定。遂成兩日之相摩。天安得有兩日。

二十八宿有房日兔。舉月烏。丹書云烏月兔。蓋謂日月之交也。易以離爲日。陽中有陰也。坎爲月。陰中有陽也。

張橫渠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也。兔四足。漢張衡以爲陰類。其數偶。烏有三跡。陽之類。其數奇。愚謂兔自屬日。所謂月中兔者。月中之日光也。丹家借此以喻神入氣中。猶日光照入月內。乃着兔于月以爲法象。故其說有云。月者藥也。世俗遂謂月中有搗藥兔。妄矣。今於數百步之外。觀山上行人。如白蟻之小。及過數十里外。山亦不見。何況地去天數萬里之高遠。安能見月中之兔哉。月中果有兔可見。則不知此兔何等樣之大小也。

張衡謂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之。以奔月。是謂蟾蜍。劉昭盛稱張衡天文之妙。而張衡論姮娥與蟾蜍如此。得非承前人之繆乎。

晉志云。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區卓占星。儀音蛾。今謂月中女名嫦娥。因又名日月爲羲娥。謬之甚矣。謂月中常娥者妄也。又謂有廣寒清虛之府。則又妄之又妄矣。

月中有蟾兔桂樹之說。皆妄也。然戰國時已有是說矣。楚辭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朱晦菴云。菟與兔同。世俗桂樹蟾光之譌。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故日月徼黑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直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惑。

宋蒼梧王使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遂爲玉夫所弒。織女乃經星萬古不移。豈有

渡河之時。蓋丹家運夾脊之氣上升崑崙頂中。謂之黃河逆流。又以任督二脉爲天河。因以牛女喻身中之陰陽交媾爾。杜子美天河詩。乃有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之句。張文潛七夕謂。形容織女一宵之獻。以爲猶勝常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大抵騷人才士。嘲風詠月。不過一時之嬉耳。寧復揆之以理。織女星名也。安有機杼之具。武后七夕得金梭于庭。乃宮人爲之耳。猶眞宗之得天書。天有書乎。乃王欽若之徒爲之耳。

黃河出于地上。崑崙山東流至于磧石。故夏禹導河。自磧石而始。天河自在天上。隨天運轉。晝夜不定。豈得與黃河相接。李太白乃云黃河之水天上來。太白蓋以崑崙山爲天上也。天河與海。霄壤高下之不同。豈乘槎可到。張華博物志。乘槎入天河。見牽牛織女星。可見其誕也。

列子謂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儒者譏其誕。天未嘗有缺。縱有缺。豈煉石可補。況天體運轉不停。從何而措手。譏之誠是也。殊不知五色石。以喻五臟之氣耳。養生之法。潛神內視。則五臟之氣聚於丹田。自丹田熏烝。達于腦中。腦爲崑崙。居上象天。補天卽黃庭經所謂填腦。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是也。汇東采石。世俗相傳女媧補天煉五色石于此。故名采石。以訛傳訛。

女媧氏繼伏羲氏之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爲古聖女。乃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氏名女媧。猶國名女直。又如左氏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儻女高。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哉。

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卽厚也。古字后厚通用也。揚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爲婦人像。謬矣。月令云。

其神后土。注云顓帝之子孫。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氏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諸侯則爲羣后。若以后土爲婦人。則后夔后稷。亦可謂婦人乎。

朱晦菴曰。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極無義理。愚按西漢郊祀志。天地合祭。位皆南嚮。同席共牢。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嚮。亦同席共牢。蓋取乾父坤母之義。此時未有塑像。不敢設位爾。乃若山川之神。與天地神祇。本皆無形。今塑東嶽神爲帝者像。又塑后夫人像。以爲之妻妾。則不知其娶何氏爲妻。買何氏爲妾也。

郡有土地廟。曰城隍廟。以其在郡城之下也。古者鑿土以築城。而城下之地無水曰隍。有水曰池。易曰。城復于隍。謂泰之上六。極則必反逆倒轉爲否之初六。亦猶城圮。而其土復填于隍也。蓋有城則有隍。縣無城。而稱其土地廟爲城隍廟。何耶。

呂氏春秋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夔之一足。信之乎。孔子對曰。調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矣。愚謂哀公所問。蓋以夔爲獨脚鬼也。或稱軒轅有四目。虞舜有八眉。道聽途說之不實。街談巷語之失眞。皆此類也。東漢曹褒傳云。章帝語班固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必古有是語。與孔子荅哀公之意同。夔乃虞舜時典樂教胄子者。哀公以夔爲獨脚鬼也。寃哉。獨脚鬼乃山魈。見道家煙蘿子圖。連胲一隻脚。故唐詩有山鬼趫跳惟一足之句。豈可以夔爲鬼物者哉。

孔叢子曰。土石怪夔罔兩。國語云。木石之怪夔蜽蜽。未有所謂一足之說。莊子乃云。夔之一足。其行踔踔。注云夔一足獸。如牛無角。聲如雷。黃帝殺之。以皮冒鼓。聲聞五百里。怪哉。

東漢西南夷狗國。乃黃帝時槃瓠之種。槃瓠之說甚怪而可笑。蓋理之所必無也。理之所必無。惟可與燭理之明者道。庸人孺子不必與之辯也。大抵語怪者。多託以黃帝時事。昧者以爲信。然識者之所不取也。

大孤山狀如一隻履。小孤山狀如二瓣香。相對有彭浪磯。今以小孤山爲小姑。彭浪爲彭郎。謂彭郎娶小姑爲妻。江行者過其廟。皆致敬也。

溫州有土地杜拾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拾姨以配五撮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誰。乃杜拾遺也。五撮鬚爲誰。乃伍子胥也。少陵有靈。必笑子胥笑曰。尒何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豈不雌我耶。

近見廉司李裕僉事云。江陵北有奉甲姑。初不曉奉甲爲何義。詢之父老。乃言奉申君所居。奉訛爲奉。申訛爲甲也。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嗚乎。冉伯牛乃爲牛王。

眞武卽玄武。宋避祖諱。改玄爲眞。夫玄武乃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位居北方屬水。江南人家祀之以厭火災。如漢武帝柏梁殿。飾以蛟尾。蛟乃海器。水之精也。水能克火。因置此像。又如徐州黃樓。黃土色。土所以勝水也。

朱暗菴曰。眞武非是有一箇神人被髮者。蓋只是玄武。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四箇物。以角星爲角。心星爲心。尾星爲尾。是爲青龍。虛危星。如龜騰蛇在虛之下。故爲玄武。眞宗時諱玄字。故改爲眞。參星有四脚如虎。故爲白虎。翼星如翼。軫星如項下嗉。井星如冠。故爲朱雀。盧仝詩。頭戴井冠。楊子雲言龍虎烏龜。正是如此。

玄武卽烏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故曰玄。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是烏龜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騰蛇星。蛇火屬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遂繪爲龜蛇蟠虺之狀。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爲龜蛇二物。

賈秋壑會客。食鱉。一客不食鱉。問之則曰奉祀眞武。秋壑曰。眞武之龜。不可以爲鱉也。龜鱉不辨。何以治民。客乃求郡者也。遂不與郡。座客同戲之曰。鰻與鰍鱓。皆不可食。象眞武之蛇也。蔗筍亦不可食。象眞武之旗竿也。滿座皆笑。秋壑亦笑。

韓退之與軒轅彌明石鼎聯句云。時於蚯蚓竅。鳴作蒼蠅聲。後人乃云茶鼎聲號蚓。香盤火度螢。句雖工。然蚯蚓安得有聲。蓋不熟玩韓詩耳。退之蓋謂鼎中湯鳴如蒼蠅之聲。非謂如蚯蚓之聲也。蚯蚓竅乃若鼎之竅。如蚯蚓藏身於泥中之竅耳。崔豹古今注云。蚯蚓一名曲蟮。善長吟於地下。江東人謂之歌女。謬矣。按月令螻蟈鳴。蚯蚓出。蓋與螻蟈同處。鳴者螻蟈。非蚯蚓也。吳人呼螻蟈爲螻蛄。故諺云。螻蟈叫得腸斷。曲蟮乃得歌名。

晦菴曰。今以玄武爲眞聖而作眞龜蛇於其下。已無義理。而又天蓬天猷及翊聖作四聖。殊無義理。醫家謂肝屬東方木而藏魂。肺屬西方金而藏魄。道家乃有三魂七魄之說。魂果有三魄果有七乎。曰非也。蓋九宮數以三居左。七居右也。白玉蟾三龍四虎之說亦猶是。蓋太玄以三爲木四爲金也。

蘇子由云。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皆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不亦謬乎。曾虎臣云。按白虎通性情篇。謂上焦若霧。中焦若編。下焦若瀆。據此則三焦有形人矣。叔和既不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愚謂聞之隱者云。三焦卽黃庭也。丹書以心火腎火膀胱火聚于此。以猛烹極煆故曰三焦。焦乃武火之謂也。沈存中亦云黃庭有名而無形。與叔和之說同。然存中亦不知黃庭卽三焦。叔和亦不知三焦卽黃庭。與曾虎臣謂三焦有形亦是已就從白虎通分爲上中下則又非也。

丹書云。奇經八脈。惟任督二脈爲一身陰陽之海。五氣眞元。此爲機會。任脈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陰脈之海。督脈起於下極之腧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顚循額至鼻。屬陽脈之海。運尾閭。壽五百歲爲白鹿。蓋通此督脈者也。龜之亦壽。然龜能閉息伏氣。蓋通此任脈者也。又能通此二脈則貫尾閭。通泥丸。百脈皆通。黃庭經云。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卽黃道。乃日月往來之路。在人身爲任督二脈。乃呼吸往來之路。

予曩得一子。不哭不乳。三日而死。不知何疾。後讀醫書保生方三因方。皆曰兒生不啼不乳。蓋因剪臍帶

之時。爲風所入。自臍以上循胸喉攻至下腭齒齦。當中作黃菜一粒。痒不可忍。故不嚏不乳。但以指甲破之。出黃膿一點。便嚏便乳。後以此法救人。凡活數兒矣。按素問難經甲乙經。皆云任脉者。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又按朱旋內外二景圖云。上下齒縫中間齦交二穴。乃任督二脉之會。乃知嬰兒初生所以不嚏不乳者。風入任脉故也。

木瀆洒肆吳某姓者。病精滑不禁。百藥不可療。予授以一術。極簡易。但脊腹縮尾閭閉。光暝目。頭若磐石。卽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嚥歸丹田。不問遍數。行住坐臥皆爲之。仍教以服既效方保眞丸。彼亦不服。但行此術。不半年後見之。疾已愈。而顏如桃矣。此術亦可療頭風。

道家修門術。有鼻吸口吐之說。以爲不漏。既吐矣。安得不漏。始不信。試之果驗。此術亦可療夢遺。

世傳三豕採藏之術。托黃帝玄素之名。以爲容成公彭祖之所以獲高壽者。皆此術。士大夫惑之。多有以此喪其軀。可哀也已。葛洪嚥之爲冰盆磨湯。羽苞蓄火。或以爲舐刀及之證。探虎穴之子。豈不險哉。

北夢瑣言。載唐相國夏侯孜。得彭數之術。說一婦。婦不能奉承。以致尾閭之泄卒。予外祖閻五公爲大理評事時。得此術。面臉如桃。年過七十。貌爲此術所害。與夏侯孜無異。丹家以爲桶底脫。蓋中年精力健。能吸縮閉固。晚年精力衰。不能收縮閉固。是以一夕而傾倒殆盡。

夷堅志。彼吳道人害縣吏之妻。而卒爲縣吏所害。道人一死。固不足以償數十婦女之命。然縣吏亦善此術。蓋嘗害他人之妻者。其妻幾爲道人所害。賴有羊羔湯以補之。而不死。亦幸矣。

九華山杜安仁先天大學性命書九篇。議論滔滔。儘有講明。或者曰此書嘗進呈高廟。予觀其進表有云。過以相與者。必能濟美。合大過卦。佑楊生稊之道。分明是房中術。蓋借易以文其說。非清淨無爲之道也。覆山子虞谷注陰符經。以奇器爲末用之處女。可謂亂道之甚矣。又注參同契。穿鑿附會。是乃魏伯陽之罪人也。眞西山爲之序其書。儒者蓋以之爲異端。而不復窮究其說。遂爲所欺。

三谷子金丹百問。其三十八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陰陽。曰。男先感而後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男後應之者。必生女也。男女神和氣順精全。即生端正福壽之人。若神傷氣虛精虧者。即生怪狀夭薄之人。三谷子姓氏名里字爰道。江右南城人。三谷其所居也。幼道初遇金華老人。得金丹之術。遂作此書。雲間儲華谷疑說云。開氣爲男。閉氣爲女。一闔一闢。男女攸分。宜春李玉溪注玉皇心印經云。男女稟受同也。但感合先後。而分陰陽耳。

褚氏遺書云。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裹血。血入居中。而女形成矣。施肩吾鍾呂傳道集云。父精先進。母血後行。血包于精而爲女。母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于血而爲男。肩吾蓋祖褚氏之說。與三谷子之說相反。不可不辯。

予三十餘年。與燕山溫次霄總管夜語生男生女之分。次霄深取三谷子與儲華谷之說。且曰孫思邈天竺二日二日之說不足取。至論白玉蟾氣血盈虛似月魄之說。則證以素問所謂月始生則血氣始精。月郭滿則血氣實。月郭空則經絡虛。蓋氣血自月上弦至望則盛。下弦至晦則衰。月郭滿。魚腦實。月郭空。

則魚腦滅。蛤與蟹肯然。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皆不誣也。愚嘗見士大夫之未得子者。每每以此語之。多有得子者。然有與不有。則有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

醫書載求男法。多引用褚氏遺書之說。誤人多矣。吾鄉一貴公子。連得二女。其後妾又懷娠。貴公子喜而告予曰。今必得男。吾用褚氏法也。予笑曰。若用褚氏法。當拱聽是下更弄一瓦。他日果又生女。予告以匡三谷儲華谷之說。越一載。遂生一男。

近會澄江鄧伯英。閒語中原前輩胡紫山溫次霄鄒吉甫。因論褚氏遺書之說。伯英憮然曰。吾爲此書所誤矣。伯英蓋亦用褚氏法者也。連生六女而弗悟。後以語松江張士龍之子。可謂以迷指迷矣。因告之曰。速宜改正之可也。伯英曰。改正之法當如何。予曰。陽精先至。陰血從而包之。陽在內則男形成矣。此乾道索坤而成男之謂也。陰血先至。陽精從而包之。陰在內而女形成矣。此坤道索乾而成女之謂也。伯英聞之。笑謝而去。

或疑貴公子侍妾滿前。得子反少。漁郎一夫一婦。得子反多。何也。此理曉然。有何難見。蓋寡欲乃有子。多欲則無子。譬調一杯羹。鹽恰少則有味。鹽多則無味也。士大夫欲得子法。當節欲。否則就枯松而索膏。澆槁竹而求汁。欲得子也難矣。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未得子者。不可不知也。然又有一說。男猶天也。女猶地也。天之雨露。未嘗不沾濡也。而地有肥磽之不同。亦有生物者。亦有不生物者。地若瘦瘠。或剛鹵。或瓦礫。而責其不生物。是鑿冰而救火。掇蹇而求朱。徒勤觀望而已。無獲也。

東漢書馬勒傳云。勒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罪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勒長八尺三寸。世降俗末。江南士大夫往往溺于聲色。娶妻買妾。皆求其稚齒而婚嫩者。故生子皆軟弱。多病而夭亡。甚而醉以入房。神思昏亂。雖得子亦不慧。

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此褚氏遺書之說也。或有無糞門者。無產門者。何爲其然也。徐巢胎育產化論云。父母大小便急而受胎也。其說出衞生經。又有頭如雪而肌肉純白者。或者以爲祖日受胎。故男曰祖公。女曰祖婆。非歟。曰非也。徐巢胎育感化論云。受胎之時。母之經水正行。榮血泛溢。是以成胎則肌肉色白。褚氏謂血充肌膚。則身白是也。毛髮皆白。日視眵瞎者何也。經云。毛髮者血之餘。又云肝受血而能視。今月水方行。血耗肝虛。毛髮失所潤。目精失所養也。

先儒云。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席上腐談卷之下

同養生之學。以老氏爲宗。老子著書曰道德經。同時有程本。乃老子之徒。孔子與之傾蓋而語者也。其書曰。子華子。又有文子。又有關令尹喜。皆老子之弟子。文子之書曰通玄眞經。尹子之書曰關尹子。其後有列子之書曰冲虛至德眞經。莊子之書曰南華眞經。皆祖老氏之說。其經名乃徽廟褒詔所稱。老子注甚多。漢有河上公。魏有王弼。唐有葉法善。宋有蘇子由王雱。近世無錫尤氏老子音訓。謂古本王亦大爲人亦極有理。子華子之書。靈樞經內有一段引用其說。

文子有默希子注。愚觀文子首章云。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與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意。若合符節。關尹子有陳抱一注。列子有張湛注。莊子有郭象注。成玄英注。近有林屠齋老列莊三子口義。列子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愚謂此語出黃帝書。老子所云亦出黃帝書也。莊子之書本於列子。蓋發明列子之說者也。

黃帝陰符經。黃帝素問。邵康節以爲戰國時書。託黃帝之名而爲之也。愚爲金碧龍虎經。黃庭經。恐是魏晉間文章。蓋托老氏之名而爲之也。陰符經有李荃注。驪山老姥注。張果注。連高脚注。金陵唐淳李雲峯注。儲華谷注。朱晦菴亦有注。晦菴曰。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爲。是他著意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向以語呂伯恭。亦以爲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做自解。文字亦可認。

龍虎經有王道注。黃桐注太虛子注。朱晦菴曰。龍虎經乃檃括參同契而爲之耳。蓋因參同契有古記題龍虎之說。遂撰此書。如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此言九六二用。行于六畫。而無定位。龍虎經乃云二用無爻位。張翼飛。虛危怪說向別處去。

參同契。乃東漢魏伯陽之書。葛洪云。伯陽作參同契。假借周易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反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大旨。然則晉以前已有人注參同契矣。如虞翻注。陰長生注。惜皆不傳于世。至五代爲蜀眞一子彭曉作通眞義。以五行解三相類爲五相類。誤矣。三相類者。太易也。黃老也。爐火之事也。三者之陰陽造化。蓋相類也。參卽三也。同卽相也。契卽類也。蓋自解參同契之義也。所謂委時去害與鬼憐。委鬼魏字也。鄭煥改鬼爲仙謬矣。百一之下。遨遊人間。百一之下爲白。人乃其旁之立人。合之則伯字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幷。湯遭旱而無水。易字也。阨之厄際爲旱。合之則陽字也。此自解魏伯陽三字也。彭眞一注。有蜀本。有袁本。有濟本。有虛一子鄭煥本。有汪剛刻閩越州蓬萊閣下本。

參同契自彭眞一注後。有張隨注。李抱素注。頗簡略。陳抱一注。儲華谷注。多有發明。朱晦菴常托崆峒道士鄒訴之名爲注。鄒卽朱。鄒本春秋邾子之國也。又作考異。

陶隱居眞誥所述。多有仙女下降之詩。識者之所不取。蓋隱居自爲之辭耳。朱晦菴曰。眞誥末後道授篇。皆是竊佛氏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而已。

唐有吳眞節玄綱論。司馬子微坐忘論。王昌遇易玄子詩。韓逍遙內指通玄篇。

司馬子微序天隱子云。要妙在乎與天地眞氣冥契同運又云。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此是至妙之術。儻三百六十日內。運自己之氣。適合天地之氣三兩次。則目覩身體清和。異於常時。況久久留之。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

化書乃譚峭所作。峭字景升。據其書來求齊丘序。齊丘殺景升。遂竊其書。自名之。

入藥鏡乃白鶴山崖蒲所作。呂洞賓詩云。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夏雲峯。儲華谷。蕭了眞。皆有注。予觀其書云。天應星。地應潮。不過謂上下往來爾。若泥其說。則斗杓每月移一辰。月月不同。海潮每日兩至。日日相倣。二者安得俱應耶。又謂所謂戊己。或謬爲戊癸者。遂以癸爲天癸。亦猶悟眞篇綿見芽生須急採。或以芽生爲癸生。是皆學三峯之術者。妄亂改之以證其邪說云耳。儲華谷戊癸化火之說。李玉溪坤癸之論。蓋欲反邪歸正。而強爲之辭耳。

五代時有鍾離寂道指玄三十九章。呂洞賓詩。施肩吾靜中吟。三住銘。西山會眞記。鍾呂傳道集。

宋有陳希夷指玄篇八十一詩。劉海蟾還金篇亦十四詩。陳朝元玉芝詩。楊虛純粹論。劉希鶴朗然子詩。寧玄子詩。張鴻濛還元篇。玉鼎悟解篇。張平叔悟眞篇。薛道復命篇。劉高尚法語。劉虛谷還丹篇。陳默崇正篇。李長元混元篇諸書。惟悟眞復命有注。

張君房集道藏之書爲雲笈七籤。多雜以符咒行持因果報應之說。曾至游子曾愷作道樞舉諸仙丹詩歌訣。如海蟾之還金。朝元之玉芝皆在焉。

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沈汾續仙傳。曾至游集仙傳。易如剛仙傳拾遺。陳葆光三洞神仙錄。他如洞仙傳。神仙感遇傳。其說雖雜。然古今諸仙之名。皆載於編。

丹家詩詞歌訣。如元陽子大道歌。曾先生靈源歌。張虛靜大道歌。高象先破迷歌。吳眞節學仙歌。玉鼎破迷歌。□處證道歌。劉高尚敲爻歌。金華子注洞微子詩。又有托古人之名爲之者。如陰君還丹歌。三茅君大道歌。葛仙翁流珠歌。許旌陽醉思仙歌。呂公玄牝歌。多有說得分曉處。劉虛谷易傳。不過借易以文其說耳。非知易者也。是故朱晦菴深詆之。

陳谷神了然論詹天錫大易內解。王虛白三教圓一論。楊蓬數三五歸一說。其說雖繁。儘有可觀。

白玉蟾有武夷集。上清集。玉隆集。海瓊集。金闕玉鑰集。又有留子元問道集。彭鶴林問道篇。皆門弟子所編。羣仙珠玉集。載張紫陽金丹四百字。石杏林還源篇。其文辭格調與玉蟾所作無異。蓋玉蟾托張石之名爲之耳。陳泥丸翠虛篇。亦是玉蟾所作。其首篇數首詩。皆元陽子詩。其後紫庭經。羅浮吟。歸一論。與武夷等集。如出一手。

玉蟾謝陳泥丸書。謝張紫陽書。無非張皇其說。然所謂青山幕雲。碧潭夜月。芭蕉春風之機。梧桐秋雨之祕。以論升降浮沉。極盡形容之妙。彼所以宛轉爲之假托者。蓋欲深取信於當時學者故爾。

玉蟾傳彭鶴林。彭傳蕭了眞。蕭有金丹大成集。發明玉蟾之說。所謂七七元來四十八。此是玄玄眞口訣者。還源篇則曰。老汞三斤白。鉛一點紅。四百字則曰。老汞三斤白。眞鉛一點黑。蓋四十八卽三斤汞其

一卽眞鉛也。一斤十六兩。卽二八也。二八卽金半斤。水半斤也。卽悟眞篇所謂藥物一斤須二八。調停火候託陰陽也。了眞有一圖。以重坎居子。重離居午。坎一變爲節居丑。再變爲屯居寅。離一變爲旅居未。再變爲鼎居申。三變爲未濟居酉。四變爲蒙居戌。是爲朝屯暮蒙。屯下震上坎。蒙下坎上艮。震動也。艮止也。應動靜在朝在暮之說。又有慶蟾輝作三乘內篇。沈白蟾作金丹篇。皆玉蟾之徒也。

許知微先天正宗。修眞秘訣。用十二時之交處候。自序云。淳熙間。得漢州彭夢遷所傳。其後有蕭覩復丹序。寶鑑內象丹旨。與知微所傳同。

葛洪抱朴子。不著姓氏。有達源篇。嘉熙己亥。壽春魏顯著其書。廬山素陽子陳剛有正道篇。淳祐二年。漢東孟琪。廬陵劉元綱。皆爲作序。

永嘉周無所金丹直指。寶祐甲寅蜀人楊子政跋。

梅時雜言。文之以濂洛之說。儘有妙理。

張用常眞如至命篇。慶元戊午。同陽子趙彥最刊板。

毘陵崔上谷丹訣有一字玄機參問七月無錫尤木石序其書。上谷之子巨川。又作金丹口訣直指。極論天上有戊己之時。與人身戊己相符。蓋謂坎戊離己也。在天爲日月相望之辰。在人身爲呼吸相含育也。

吾鄉嚴知府諱鶚。號隱齋。官至奉直大夫。有洞陽子明眞篇。寶祐丁巳刊板于家。

雲間有蟾谷子王奎貫靈篇。華谷子儲泳解陰符經。參同。樂鏡。悟眞四詩。又作會三集。松江有刊板。

括蒼道士馮守經有正道篇不曾刊板與王隨菴俱受道於曹默菴

宜春李簡易號玉溪子有心印經解悟眞指要義皇作用等書又有規十圖付長沙彭石頗簡明並刊于湖南近著江西有翻刊本又有彭石蜜語并跏趺大坐調元氣歌及注解極分曉末句云記此卽便付丙丁乃下手眞口訣也當時彭得之不忍焚遂流落于江湖間得此書者雖不容問可也

大德戊戌有道友自湘潭來以趙古蟾性命混沌書示予觀其注雖雜以禪語亦自明白

大德庚子夏壺隱示以金丹又玄篇云是梁九陽所作觀其自序云得之王山資天台山資王可道號眞常子與夏雲峯陳了空郁盧菴相倡和山資有衆妙義集至元辛巳文如心太傅攜此書示余係是寫本

永嘉夏元鼎號雲峯註陰符樂鏡悟眞三書眞西山爲序

瀘川郁盧菴刊修眞四書於羊角洞天其一韓逍遙內有通玄訣其二陳了空復一篇其三王呆徹舉一篇其四蔣丹房得一篇咸淳庚午蜀人何逢吉序

維揚陳字道號抱一子有立命篇紹定庚寅白玉蟾跋又注關尹子參同契紫霄堂丞相題跋于後

三谷子丘山有金丹百問序云乾道初受道於金華老人

委羽子指眞篇自序云紹定庚寅年作不著姓氏其徒有澄眞篇亦不著姓氏

金眞教王重陽金眞集馬丹陽微語集金玉集譚長眞水雲集劉長生仙樂集丘長春蟠溪集鳴道集王玉陽靈光集郝廣寧太古集北方有刊本總名七眞要訓燕山道路邇多刊印者大德己亥攜丁靈陽文

集惠子。又以馬丹陽語錄求予序。遂爲序其篇端。

或曰霍上谷玉蟾谷儲華谷糜洞陽皆知而不爲者也。雖有書存。乃空言耳。予曰不然。豈不聞列子之說乎。列子云。昔人有言不死之道者。燕居使人受之。而不捷言者死。燕居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人諫曰。人所愛者。莫急於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之。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雖能行而無術者亦有矣。衒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豈不能言生術哉。朱晦菴謂季通曰。陰君丹訣。見廉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行此而壽考者。乃吃猪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耶。愚四十年前。注參同契時。見呂四行八段錦術。詫其老健。每竊笑之。逮今思之。參同契之學。實屠龍術。不如四平之宰猪也。知而不爲。乃晦菴所謂坐談龍肉者爾。然學是學者。非屏妻子不可爲也。我輩讀聖人書。況有父母存。詎敢違天而爲偸生之計哉。然於此嘗夜坐而試之矣。蓋亦略知龍肉之味者也。豈不愈於坐談而不知味者乎。愚少也多病。羸不勝衣。所以苟延殘喘而至今未死。亦參同契之力也。

予自德祐後。文場掃地。無所用心。但閉戶靜坐。以琴自娛。讀易讀內外二丹書。遂成四癖。琴之癖欲以六律正五音。問諸琴師。皆無荅。後得紫陽琴書。南溪琴統。與音玉譜。始知旋宮之法。乃作周南召南詩譜。及

鹿鳴皇華等詩弦歌之離騷九歌蘭亭詩序歸去來辭醉翁亭記赤壁賦皆有譜琴之癖遂已易之癖集諸儒之說爲卷一百二十名曰大易會要以程朱二公爲主諸說之善爲輔又益以平昔所聞於師友者爲周易集說四十卷易之癖遂已內丹則集洩唐以來丹詩歌訣一百卷名曰通玄廣見集至元癸未遇異人授以先天之極玄及攝參同契發揮悟眞衍義等書其癖亦已外丹則硃砒汞不知幾成煙焰一夕猛省參同契金以沙爲主併和以水銀之說世惟有金丹無銀丹也遂碎其爐皂鉗鎚之屬此癖乃不復作嘗撰爐火監戒錄今姑舉其略

周世宗顯德三年召華山隱士陳摶問以黃白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眞宗景德年間朝謁山陵因詔異人左右以賀蘭歸眞聞乃詔對問曰知卿有點化術可以言之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以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王捷汀洲沙人賈販往來江淮間遇異人得燒金術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捷頗欲獻於上爲有司所欲從時祥狂遂以此獲罪竄嶺外未幾逋歸京師詣登聞院自稱樞密承旨謝從權嘗爲嶺南官知其術爲奏得脫軍籍內臣劉承規以其名聞於上召見與語悅之特受許州參軍改名中正留止京師前後貢金累巨萬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州團練使有老嫗工畢升會在禁中爲捷煅金具升曰其法爲爐皂使人隔牆鼓鑓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以鐵爲之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輒解鑿爲八片謂鴉嘴金

是也。上令倘方鑄爲金雹金牌各數百。蓋以賜近臣各一枚。餘悉藏玉清昭應宮。牌以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天慶觀金寶牌。卽其金所鑄也。每用蛇黃製鍊雄黃。所殺蛇蓋不少矣。後因治第擣土。見一巨蛇。首大如栲栳。驚悸得疾。辛卯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大人。諸子皆授殿直。捷知得神術。不以勢利。輒告於人。及得祿。賜與所化黃金。惟施貧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禮。又營繕。皆以黃金爲獻。以助經費。國史王中正傳。太史魯直所撰也。名臣碑傳琬琰集云。咸平年間。捷率兵康軍。遇異人。自言姓趙。久之。又見於茅山。命求鉛汞。教以作金法。廣陵志云。捷於維揚遇道士。相攜至五通廟。指示靈草。傳以合和密訣。大中祥符間。嘗撰文報謝。廟中碑有視文石刻。兵火不存。至今尙有燒金草存焉。

張文定公詠。字復之。號乖崖。在蜀有術士上謁。言能煆汞爲白金。公卽市百兩俾煆。十火而成。不差銖兩。公立命工煆爲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爐送寺中。以酒檟遣術者而謝絕之。

范文正公仲淹。早希文。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與之。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來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榮登第。乃以所封藥并其術還之。

胡文恭公瀚。字武平。少善一浮屠。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公曰。卻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所欲也。浮屠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

樞密院編修唐垂拱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伏火丹砂法。以金汞等分。結成砂子。裹以伏火丹砂。煆

之成紫磨金。未嘗對人言。亦未嘗輒用一錢。隨緣呼世英語之曰。我煅法。世惟語韓魏公矣。非韓魏公德業之厚於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自當有授汝者。然素知我有此法。必有妄求之費。因語數法不可成寶者。又語因觀默人豫此致禍者。戒之戒之。有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爲僧。居京師定曆院。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病瘵。國醫不能療。屠視之曰。應須我神丹。乃取刀圭與服而愈。子宣大驚。吏白之。幸獲居四郎之丹。奪命鬼手。子宣使人邀居不能至也。使門下之人寂轉喫其僧。資給甚備。僧一日謂來相。許分藥爲獻。子宣喜甚。送僧降階。僧退揖爲馬臺蹶到。應時折足。與歸數日。遂卒。

尹和靖先生焞。字彥明。語門人祈寬云。伊川因遠行。晚憩一古寺。設臥具於佛座前。未寢。聞若鼠嚙聲。熟視之。果有鼠在佛腹小竅中。銜一文字。欲出復入。伊川起視之。則見佛腹竅中有文字一卷。取而讀之。乃丹方。而其首曰不換世間術。伊川過目。悉能了其意。遂錄一本。仍以原紙納竅中。後因郊居。嘗煅此丹。其法以養四十九日乃成。煅近三十日。遇夜。則四野來聞之。宅中不遺火。某等皆見火發。如此數四。恐驚衆。遂取出棄。試以粟粒置銀盂中。凡丹到處。皆成黃金。崇寧間盂尚在。其金如線圈轉數匝。皆丹著處也。其丹不成者。封裹於衣箱中。以其近怪。故終不以告人。某嘗乘閒問伊川。伊川曰。此外丹也。若人內丹成。服之可以長年。點化五金。不足道也。某曰。胡不服之。伊川曰。這箇肚皮裏便着此物。晚年許傳此方與一道士。來傳而伊川卒。後月餘。道士至。則無及矣。

蘇子由謫川路志云。吾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好畫。往往走馬入寺。徜徉終日。有老

僧出揖之曰。小院近在此。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爾。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索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以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多名方。其一即化金方。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試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乾鍋中煅之。鎔即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淺深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而與之。陳視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愼爲之。陳姑應之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陳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卿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不妄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議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與修造。所費不貲。而不知錢所來。又祕其術。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與聰道其方。大抵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恙。

又云。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持陰眞君丹訣石本示余。余因問以燒丹事。對曰。內丹

未成內無以主之則服外丹者多死。嘗積枯草敝絮而置火於其下。無不焚者。後十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道人爲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期年乃成。公告予曰。藥成可服也。余謂公何以知藥成也。公曰。抱朴子曰。藥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眞成也。今吾藥如此。以是知其成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吾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東坡先生年二十有六。初仕岐下。有異僧強授之以化金方。既得其術。自是緘封之。後以授潁濱先生。潁濱亦藏之。逮居武昌。有親故知之。因扣其術。潁濱曰。吾先兄見授。祕之有年矣。暇日當求之。亦尚閒。久之呼求者至。出書示之。東坡岐下緘之宛然。潁濱乃啓封。披其書曰。此其是乎。求者欣然曰。是矣。潁濱卽焚於爐中。語求者曰。貧可忍也。此寧可爲乎。求者愧赧。若無所容。倉皇狼狽而去。

姑蘇查先生得煆硝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交。而法不傳。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硝作孟。令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有周旋過而問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硝所成。當取汞置孟中。就火試之。果至汞死。僧更以爲希世之遇。卽往禮謝再三。且語其孟之異。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孟用力將竭。可攜來爲公加藥爲之。僧取孟授查。卽碎孟別鎔。門臨大河。俟硝成汁。卽鉗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乃懊恨而歸。

方子明道人。寓瑞州壽聖寺。蘇轍城贈以詩云。水銀成銀利十倍。丹砂爲金世無對。此人斬術不肯傳。闔戶泥爐畏天戒。

予由嘗謂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火爐。將舉火。見一大猫蹲爐而溺。須臾不見。予由謂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敢講。

張義方合還丹。數年未就。遇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命子弟發丹篋。篋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餅餌一粒。痞癒而卒。

東坡詩云。鼻年眼力嗟尤在。多病頭毛切未華。故作明總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黃魯直注云。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近有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又詩云。曹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不錄全夔蹄。促席問道要。遂豪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稽。趙次翁注云。劉夫子豈劉宜翁乎。先生在惠州。有書與宜翁云。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棗者。望不惜分惠。其書具在毘陵後集趙堯卿注云。劉安世待制。字器之。曹南人。得養生煉丹術。公嘗師之。

壽州八公山側士中。及溪澗門往往得小金餅。世傳淮南王藥金。有印子篆文。謂印子金也。襄陽之間。春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謂趾屧跡金。如乾柿。謂之柿子金。小說謂麟趾屧跡。乃甚敬所謂藥金也。方家謂堇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于他金。東坡有物類相感志。草部有荛圃蓑雌等草。燕客多用之。然不得其煮煉之法耳。

予嘗閱華嚴經第七十八卷。有藥汁名訶宅迦。人或得之。以其一兩變十兩銅。番成真金。有一僧舉此致語。予語之曰。聞作華嚴經者則知之。僧笑而去。予嘗以膽礬少許擦刀頭。皆金也。意者訶宅迦其膽礬之

謂乎。至大辛亥。鑄錢時。予在饒州。曾見一膽水化鐵成銅。但饒州之膽銅坑所出故成銅。浦雨之膽出金坑。必能化銅鐵成金。華嚴所謂訶宅迦。今人不識之耳。佛語必不妄也。瓦石沙土皆可變金乎。春渚記聞。夢溪筆談。述異志。洎世錄。皆有瓦石沙土金。生薑非變金之物。投轄錄有生薑金。蕨菜非變金之物。清異志有蕨菜金。不特此也。尚書故實有竹葉金。暎車志有江茶金。甚而江淮異人錄有握雪金。宣室志有翻金。述異志有睡銀。果皆有之乎。曰幻也。何謂幻。詭怪妄誕也。

祕閣閒談。有所謂鐵釘銀。神仙感遇傳。有所謂生鐵銀。茅亭客談。有所謂銅錢銀。崑山雜類。有所謂鉛銀。鄧康簡詩云。鉛錫點金終屬假。慈謂鉛錫與銅鐵五金之同類。固雖是假。然亦變化。理或然也。若瓦石沙土。則恐不能。至於薑蕨竹葉江茶。不能變化。則無是理矣。夫薑蕨之類。自有質。與所謂是何物也。可謂妄誕之甚矣。

清源雜念祖方外志云。西蜀有人種生者。販水銀于長安。擔夫是武于棧閣。偶觸山石。鏡墜銳。遂挽路傍草塞之。既抵客舍。視之。則銳中水銀皆凝結矣。孫生知其爲盜。竊規制。欲多取之。使其僕夫數鞭。雖血出。若無知。遂驅數步。是墜于嘉陵江中。

韓清老農何遠。香渚記聞。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于潛山中。見一蛇腹脹。蜿蜒而行。徐過一草。便蠕蠕。以腹就磨。即之。張口而去。客念此草必消腫毒之藥。就取嚼。傷舌。疼甚。歸所有。客訊之。云。蛇爲腹脹所苦。即取草煎湯飲之。少頃。不復腫。舉室驚。但覺滴水聲。呼不應。即連觸之。其人血肉俱化爲水。

急挈裘而逃。客邸主人及明。潔釜將炊飯。則釜通體成金矣。乃密瘗其骸。既久。經赦客方至旅舍。乃與主人共語其事。

郭璞遊江湖紀聞。嘉泰年間。吉州禾山寺僧。見一蛇擊傷。惟頭尾略有動。復見一蛇。旋繞數匝而去。未幾。復見去蛇銜野草覆其傷處。不踰時。二蛇引領同去。既而寺有行童登樹折足。僧取此草覆之。并煎湯洗濯。令寢靜室。旦視。惟有枯骨存。肉則剝爛無餘。煎草之釜。則金釜也。僧知此草可以化鐵成金。遂祕其說。里人昭州守張某聞之。厚禮遣僧。欲知此草。僧不言。昭州遂令行童父母訟于官。繫僧于獄。令人語僧曰。若不言此草。終無出期。僧終不肯言。遂死于獄。昭州雖慘刻。僧亦愚甚耳。

張華博物志云。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苑祕書。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卒無驗。乃以此懼罪。

太平廣記云。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丹。而成粥者。給侍左右。十餘歲後。以家艱辭去。道者云。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贈子。遺子丹十粒。一粒化一斤銅成金。足以辦喪事。粥還如言。化金辦葬訖。復入山。更求丹道者不與。粥持刀劫之。不得。乃斷道者手。又不得。乃刖其足。道者顏色不變。粥滋怒。乃斷其頭。及解右肘。後有赤囊。開之。乃丹也。粥得丹多變黃金。爲人所告。有姦。粥自別能成黃金。唐太宗聞之。召令造金。太宗悅。授以五品官。造金數萬觔。而丹盡。藝窮請去。太宗令列其方。當任去。粥訴之帝。謂其詐。挾之以兵。粥尤列。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刖其足。粥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

江夏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僞蜀成都有柳條酒肆。其時脊以當壚者名其肆。柳條病經歲。有道士常來貰酒。柳條每加勤奉。道士乃留丹數粒。云以酬酒價。柳條依教服之。充盛如初。有漢金堂縣王道賓。爲太廟吏。知其事。遂懇柳條求餘藥。以鐵鐺盛水銀。投丹煎之。須臾成金。因以丹與金皇蜀王。問其眞（一作法）對曰。有草生三學山中。乞宰金堂。以便採藥。乃授金堂宰。明年藥無成。知其得丹于柳條。遂誅之。

劉長官名嬗。結茅青城山中。或云其有黃白法。一夕有三人醵酒果投宿。語及爐火。語笑方酣。客曰。知長者有黃白法。可以惠梁富之。長官初則堅拒。客祈之不已。作色曰。今夜須傳長官曰。適慕君子同道。乃相逼如此。三人懷愕瞠目眄之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不得法。必加害于君。乃探出白及脅之。長官與妻惶懼。遂授以法。并與殘藥。三人拱揖而去。按官昧爽下山。不復再往。因以居與李謐處士。

法空無相師。蜀川沈待制之季也。客于峯山僧法全。語及點化。全云。我有一術。點銅爲金。乃于袋中抄數錢匕。令空烹之。通夕不成汁。空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銅也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一作曰加鉛錫。其請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恐起貪人妄發之心。反致奇禍。實無益于人也。請言其自。我年二十無家。與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砂。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方未遂。今當散行。以十年爲期。卻以此日會于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卽道死矣。遂舉酒爲約。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卽留二浙至期。出豐樂橋。三人次第俱集。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三茅法差簡易。試爲之。面銅色不變。一人曰。我于成都藥市。遇一異人。得去汞藥。彼云奇甚。而

我未試也。因取同觀。而色益黃。意謂藥當一作再觀。及出。則眞金也。相與謀曰。京師豐家金肆。天下第一。往市之無疑。眞僧道士。聞以十數。市即得高直。時里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共作百兩金以爲別。飲市羊邊宮醞。大嚼酣飲而臥。不意鍋汁盡。火延于屋。三人偶醉。一人就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死。我獨微醒。徙破廚爐。脫命而出。懼有捕者。索濟涸。即投汴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始登岸。方在水中。幾溺死。誓爲僧。乃不復再作。或遇大緣事。不能成就。誓啓天爲之。不敢毫髮已用。況敢傳人乎。姿聆其說。益不敢逼。一旦不告而去。不知所在焉。

韓子蒼往嗣言。吉城一道士。俾木廚負洞待檀越。小廚中道登東所。將鐵瓶掛于樹間。瓶重木弱。爲風所搖。木葉搭磨。即著處皆金色。自是識化金之本。走四方求始受絕處。凡數處。以老病不出。幾十年。欲傳其術與人。而未有可付者。陰觀前一老人賣米爲業。不問荒歉。每年求息一文。以其爲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道士曰。明日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扃戶而共煅藥。鄰房道士。但有所聞。乃穴壁觀之。見二人各以火煅藥。傾注于地。則赤金爛然。遽相把玩稱歎。乃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宮嗽爭奪。在暵死二人。而衆士因是而皆坐獄。

何遠云。丹皇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甚于談訪者十蓋七八。然不知皆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陽歲歉。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銅爲金。化鐵爲銀。以救飢人。故後人以煅粉點銅者。名其法曰丹陽。死破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茅。如漢之三陽。聖歷唐之成鴉。近世王鍵不可詳。世無其法。但得之者。鑑毛冤角。

而爲之致禍者。十居八九。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其訣。知而不爲者也。章申公黃八座道夫。皆訪求畢世。費貲鉅萬。而了無一遇者也。

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見水銀一鐵。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

紹興間。淮堧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鐵牛。高呼鐵牛道人。在浮光數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庫乞錢。主人問鐵牛寃竟對曰。能糞瓜子金。主人欲以資財易之。道人堅不肯。後議止貸一宿。令置密室。來早開視。果糞瓜子金數星。道人至。取鐵牛去。主人妄想心熾。尋訪道人。欲買此牛。道人不從。百色宛轉。方允。議以日得金計之。償以一歲金價。在家數日。糞金如前。自後更不糞。視牛尾後。有一竅。無他異。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曉去。逆其所之。乃道人預買此婦人。密持其金。在其家前後糞金。皆此婦人潛置之。候計成而取去。織尋之。已逃矣。出趙灌園耿日錄。

破布衣妄破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君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自養身。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世之癡者。爲藝客所誤。皆切宜戒之。